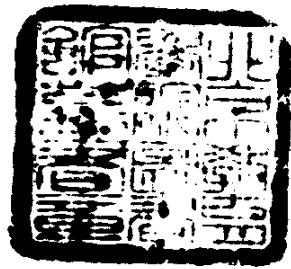


張天翼文集

第三卷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袁银昌

张天翼文集

第三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精 7 平 4 字数 263,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200册 (内精装 1,200册)

书号：10078·3594 定价：精 4.30元 平 2.60元



作于 1955 年 6 月摄于南京

编者的话

(一)本文集收入作者自1922年至1982年六十年来的主要文学著作。按体裁共分十卷：

第一至四卷：短篇小说

第五、六卷：长篇小说

第七、八卷：儿童文学、童话、寓言

第九、十卷：文艺评论及其它论著

末附：《张天翼著作(1922—1982)目录》

(二)收入文集集中的作品按体裁先集著后单篇，并各依初版时序编排。凡中、短篇小说过去结集出版的仍保持原来的集名、篇目和编次。作品一律收自最先编成的集内。续出的自选集中有重复者仅存目。

(三)本文集采用的版本是：凡经作者自己修订过的篇章一律据修改本校印。其它未经修改的采用最初版本。

除原版排印的错漏或经作者授意改动的个别文字外，尽量保持原著面貌，一般不作改动。

(四)作者原注全部保留，并在注前标明“原注”字样。此外为有助于读者理解文义，由编者适当加以注释。各集、篇的出版情况注于各集名页背面、篇的篇末。

沈承宽

一九八三年七月

第三卷目录

清明时节	1
清明时节(中篇小说).....	3
抢案.....	72
友谊.....	84
万仞约	99
儿女们.....	101
善举.....	145
巧格力.....	154
老明的故事.....	179
教训.....	194
万仞约.....	208
追.....	269
砥柱.....	271
度量.....	290
一件小事.....	297

照相.....	321
旅途中.....	332
蛇太爷的失败.....	347
中秋.....	379
追.....	389

清 明 时 节

清 明 时 节

—

整个上午，这随缘居茶店老不断地有人来，给挤得很紧凑。

来喝茶的都是那些挺有历史关系的老主顾。他们吃着家里的现成饭，每天到这镇上的大街来坐坐茶店：这简直成了他们做人的目的。有几位还是从十六七岁——嗓子刚变粗的时候起，就天天来泡一壶龙井，吃这么一块烧饼，一直到现在五六十年纪没间断过。

他们各人有各人一定的座位，好象守着自己的祖产似的。哪些人跟哪些人凑成一桌，也仿佛是天生成这样，谁也不敢换动一下。

靠窗的那一桌却是这整个茶店的重心。大家都注意着那一桌几位先生的神色，看他们谈着些什么。

那几位先生的嘴脸老是那么郑重其事，叫人一瞧就知道他们是在那里谈大事情。他们都是这里的区董。他们都喝过墨水，会帮人写写状子，也给人问问是非。那张褪了漆的茶桌就成了他们办公事的地方：别人要跟他们谈打官司的买卖，要

问他们借钱，都得恭恭敬敬挨到那窗子边去。要是没有什么交易的时候——比如现在——他们就作古正经地议论着地方上的新闻：李营长昨晚在罗二爷那里打麻将赢了二十几块钱，而劳副官上万柳墅去了，听说是去调查那里的一宗抢案。……

接着摇摇脑袋叹口气：那营兵在这里驻得太久了总不大妥当。

闭了会儿嘴，就又打算换个题目谈谈。他们瞧着自己桌上空着的一面。那张板凳现在可还靠在窗子下面歪着。于是有人对那里撮撮嘴唇，当作一件大事那么问别人：

“怎么谢老师还没来？”

照规矩那位老搭档该已经吃过一块葱油烧饼，冲过两次开水了。

那些嘴巴就又活动起来。有人认为那位谢老师这几天大概很不舒服：往后他跟罗二爷准会有一场了不起的纠纷。接着第二个人马上就来证实这句话：

“当然，当然。罗二爷做事向来不讲什么虚套的。程三先生你说？”

几双眼睛注到了程三先生那张圆脸——那两撇黑油油的胡子在嘴下画成一条弧线，很象一个“加官”^①。他是罗二爷的亲信人，总得知道罗家跟谢家会有怎么个别扭。

程三先生意味深长地咳嗽了一声，才慢条斯理地发表他的意见。他认为谢老师要是跟罗二爷作对，那一定会吃亏。道

① 旧时戏曲在春节首演或喜庆堂会中，开场由一个身穿红袍，头戴纱帽和面具的脚色手持颂词条幅，随着锣鼓点对观众舞蹈祝愿。这个节目叫“跳加官”，这个脚色就名“加官”，他戴的胖团团、笑咪咪的面具叫做“加官脸”，程三先生就长了这么一副尊容。

理很明白：

“他们谢家的族人都在谢家坝，镇上姓谢的就只谢老师跟谢标六：他们怎么斗得过罗二先生？莫说这个，就是谢家全族来也不行的。有什么法子呢，唉。”

他扫了大家一眼，觉得很为难地摇摇头。他声言他要做个和事老，可是罗二爷对什么事都要干到底，不能够转一个弯。这里他轻轻叹了一口气。至于谢老师——那也未免太执拗了一点。

“谢老师也是！棋盘角的祖坟怎么一定不肯迁呢，唉。”

于是这几位先生拿出一副认真劲儿来谈着。肚子里可隐隐地觉得痛快：跟他们身分相同的人要是有什么难办的麻烦，他们就有赌赢了钱那么舒服。

他们装出关切的样子来批评罗、谢两家都有点不对的地方，象谈到自己兄弟的错处似的。

怎么办呢：谢家卖了棋盘角那块地给罗二爷，祖坟总没卖给他呀。

“不过罗二爷也难怪，是吧。好好一块地，中间倒堆着外姓人家的祖坟，讨厌不讨厌呢，是吧。”

当然罗二爷想要谢家迁坟——好把坟地买来成一片整的。可是谢老师却打算在这上面发一笔财，死熬着价钱：要五百花边！这可就是谢老师的不是了。罗花园的当家师爷来跟他一商量，他一个劲儿往谢标六身上堆：

“要问我们堂老弟哩，我一个人作不得主。”

其实谢标六算什么脚色！——在这镇上开了一家姓记广货铺，一个生意人，他敢跟罗家里挺腰把子么。你一跟这家伙

谈吧，他也往谢老师身上堆，一面说话还一面溅唾沫星子。

怪不得别人要动火，怪不得。罗二爷在地方上从来没见过不顺手的事。这回当然得使性子：干脆在棋盘角打个篱笆——把谢家里的祖坟也圈到里面，给谢老师一个难堪。

程三先生呷口茶咂咂嘴，给罗二爷下了个考语：

“罗二先生呢，人倒是好人，不过脾气那个一点。”

谈锋就偏到了罗二爷身上。他们认为这位脚色做事有眼光，棋盘角那块地就买得不错：这是一块好地。

他们眼珠可在瞟着程三先生，要听听他的口气。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堪舆家^①，他告诉罗二爷那块棋盘角有个旺穴，可是谢家的祖坟并没葬在那个穴里，只是挡住了那条龙脉。这么着罗二爷才硬要谢老师迁祖坟，好让他自己百年之后葬到那个正穴里。——没外姓人挡住罗家里的风水。

从前罗二爷可不信这一套。可是这几年地方上很糟，罗府上也有点支持不住，他老人家就听了程三先生的话，把希望寄到子孙身上了。

“棋盘角真是一块好地，程三先生你说是不是？”有谁冒里冒失地插进来问。

可是程三先生故意岔了开去。他把题目转到了水灾旱灾，吊羊^②的好汉们，地方上的不安静。别说象他自己这号普通人难过日子，就是罗二爷也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的。

“因此他如今常烧烧香，打打坐，想修点子福。你看罢：我说罗家里将来会中兴的。”

① 看阴阳宅的风水先生。

② 原注：吊羊：绑票。

接着就有好几张嘴赞叹起来：罗二爷到底是了不起的。那些鼻孔里流出了轻轻的叹声。

这时候忽然门口一阵黑，所有的眼睛都盯到了那里，隔着白雾瞧那进来的人——那脸子虽然背着光，那模糊的轮廓可非常熟悉。

一个嘎嗓子就亲亲热热地叫了起来：

“谢老师怎么才来呀？”

于是谢老师照例在那张长脸上堆着笑——可是不大自然，嘴里镶着的那几颗假牙齿就给挤到了外面。他溜着那双三角眼睛对大家打了个招呼，一面挺小心地提着他的水烟袋走到他老位置那里。

别人看得出他脸色有点不自在，仿佛他那条相依为命的板凳有什么梗着他的屁股。他也象老是怕人提起他什么亏心事似的——偷偷地瞟一眼这个，瞟一眼那个。

这些士绅又上了劲。他们绕了许多弯，想尽法子要谈到他跟罗家的纠纷上去：他怎样去对付棋盘角那丢人脸子的篱笆呢？他可是硬到底不肯迁他的祖坟么？

可是谢老师不打算叫他们痛快一下，老是避开这些话头。他扯到了李营长的一些趣闻，然后又谈到驻在此地的那营兵。他瞟了程三先生几眼，就把脸子转向着右边那位灰胡子：

“李营长对他部下——倒是管束得好的。你看如何？”

这些可逗不起大家的兴致。那营兵还是去年十二月开来的，四个五个的在那些老百姓家里借铺——谢老师家里也住着这么三个。当时大家都绷紧着脸谈这个坏消息，一回到家里可又得堆着笑，拿出对大人物请安的劲儿来跟借住的副爷

们攀谈，腰板子老是鞠躬似地弯着。一面还请求罗二爷跟李营长去联络联络感情。

那些穿灰布衣的侂子倒很讲理：一直住到现在二三月——没闹过什么事，顶多不过在买东西的时候要赊账。于是大家都放了心。反正那些副爷不会闹别扭——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对家里的借铺客人渐渐摆出自己的身分来，爱理不理地竟有点看不起那班粗家伙了。

他们似乎想叫谢老师快点结束这个题目，谁也不答腔，只用鼻孔“唔”着。

谢老师鼻孔掀了一下，挺有把握地说：

“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些侂子啊——我晓得的，唔。他们好管些闲是闲非，这是他们的天性。然而只要不惹他也就没有什么，唔，没有什么。”

接着谈到了他家里那三位兵大爷：他们昨天在城里替一个不相干的家伙打抱不平，跟人打过一架，回来之后还兴高采烈地谈着。至于究竟为了什么事才打起来的，他谢老师可就知道了：他向来懒得打听那些闲是闲非。

“其好^①事有如此者。”谢老师用力地把水烟袋往桌子上一放，结束了他的话。

别人都瞧着他。他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去嚼他的烧饼，那几颗假牙齿就给推得一动一动的。

可是同桌的人又提到了罗二爷，一面瞟着谢老师，想看出他这种泰然自若的神色是不是做作的。

其实谢老师早就打定了主意。他记得下月初二是罗二爷

① 音 hào。

那位少爷的生日——满十四岁，他想跟谢标六合伙送一副红对子去，这么着他就能跟罗二爷当面谈一下：往日他要到罗花园去亲近亲近的时候，总得借个题目，谈谈地方上的事，再不然就是送点礼。这回他打算仍旧照老例办事，借个机会会会面，商请罗二爷在清明节以前把棋盘角那块地的篱笆拆掉，然后再谈迁坟的交易。

事情着手得很快。

两天以后，谢老师就用钱南园^①的笔法把对联写成功了。上款是“慕隐乡长大人文郎家骏世兄诞日书此为贺”，他自己认为这个称呼很得体，并且是新旧合璧的。

于是他跟他那个堂兄弟把这份礼物带到了罗花园。

那位门房师爷捧着这副红对子进去，又原封不动地捧出来。他歪着一张嘴告诉那两个姓谢的：罗二爷今早出了门。这当然是撒谎。至于这副对子——可不敢当得很：少爷不做十四岁生日，什么礼都不打算收。

谢老师背脊上一阵冷。他结里结巴地说：

“然而上款已经写好了的，要是……要是……唔，这是特为送少爷……没有别的用处。”

这么谈判到吃了两块烧饼的时间，谢家哥儿俩又挟着这份礼物回去。

谢老师那张长脸红得象那副对子。他想不透罗二爷怎么能够那么看不起他。他进过学，从前还在省城的一个阔人家里教过书——大家就一直叫他做谢老师。他每年也有八十担

^① 钱沅(1740—1795)清代书画家，字东注，号南园。正楷学颜真卿，行书参用米芾笔法，清中叶以后，学颜字的多取法于他。

租谷，并且还送了他儿子到县城里进中学。他在地方上也算有点声望。可是罗二爷简直不给一点面子。

“罗二太对不起人，太对不起人，”他咬着牙。

那位广货铺老板就轻轻叹了一口气。低着脑袋在他堂哥哥后面走着。他比谢老师高点儿，可也是那么瘦。两个眼睛配成一个“八”字形，仿佛有谁用手指在他腮巴上往下捺住似的，嘴上老是有唾涎，嘴角给泡得发白。

他向来佩服谢老师做事有见地有手段，不过他觉得谢老师也有个小毛病：有时候讲话太随便，难免要得罪人。他就知道这位堂哥哥想尽方法要亲近罗二爷，一背转脸来可又跟别人谈罗家里的坏话。

于是他舐了舐嘴，小小心心试探着说：

“我说我们讲话顶好要小心些。要是讲了罗二爷的闲话——他总会要晓得。罗家里跟我们结仇怕就是为了……”

突然谢老师停住了步子，猛地回过脸来：

“你倒有这么多话讲！——先在罗花园的时候偏生你又不开口！”

走了这么五六丈远，谢老师的气似乎平了点儿。把脸转向谢标六，用着斩钉截铁的口气：

“我们预备一下罢，唔。后天我们去上坟。”

二

清明那天——谢老师没到随缘居去。

他正取下他的假牙，把嘴里的漱口水吐出去对它冲洗，堂

兄弟可就提着一只香篮进了门：褪色的蓝竹布长衫上加上那件大马褂，看来象一把迎神用的大伞。

谢老师把水淋淋的假牙齿塞进嘴里去，眯着一双眼睛斜看着那只香篮——这些货色是他哥儿俩各人出五百钱合办的。不过这一吊钱的东西有点叫人那个：蜡烛小得象红辣椒一样，那把香也没往年那么粗。两双眼睛互相膘了一下，广货铺老板就用手指打着数目字的手势，又指指香篮，喷着唾沫星子报告这些香烛的行情。于是谢老师说：

“你铺子里还是贩些香烛来卖卖罢——上算些。”

院子右边那柴房的门忽然叫了一声，一位兵大爷弯一弯腰走了出来，手里拿个木脸盆。这是大家都叫他做“兔二爷”的那个。他那双红眼睛盯着厅屋里的谢家兄弟，用种很随便的样子对他们招呼一下：“早哇。”

那位主人没理会，只专心抽他的烟，眼睛成了斗鸡眼。左手托着水烟袋，大拇指不住地在他上面摩着，那个红绸做的托袋已经转成了酱色。

谢标六对那位兔二爷笑了一下当作打招呼，想找一点话来扯扯：“我们今天要去上坟哩。我们祖坟是……”

他经谢老师膘了他一眼，就马上住了嘴。

厨房里不时发出磁器碰磁器的声响：谢太太在给他老爷泡炒米粉。她好象对那些碗盏有仇似的，手脚下得很重。她那两片厚嘴唇老动着嘟哝着些什么，一会儿又溜起嗓子来喊他们小姐：

“端妹子，来！把开水提去先给你爹爹泡茶！”

这些响声忽然使谢老师烦躁起来。他用力把水烟袋往桌

上一顿，眉毛结成了一堆——那双眼睛就成了三角形。

可是那边柴房里又起了叫声，象赌中了宝那么有劲儿。这是个嘎嗓子——一听就知道是犹开盛那个老侬：

“起来，易良发！”

“瘟家伙！”谢老师低声骂着。

这位老师端坐着吃炒米粉的时候，那三个副爷在院子里——好奇地瞧着谢老师，仿佛从来没见过别人吃东西似的。

广货铺老板站到厅屋门口，一只右脚踏在门槛上，装着亲切的样子跟侬子们谈天。现在镇上人只有店老板们对那营兵还客气。招呼老朋友似地招呼他们一下，就绷着一副苦脸跟他们谈店里亏本的事：意思是想叫别人买东西不要赊账。

于是谢标六一面咽着唾涎，一面告诉别人他铺里的糟糕情形。他还用了报纸上看来的“不景气”这种字眼。他并不回过头去看他堂哥哥的脸色：这么着他似乎就有权利去随便哇啦哇啦，嗓子也提高了许多。

对面的三双眼睛都盯住他那张嘴。易良发蹲在地下，一面还小声儿哼着蹦蹦调，朝天鼻孔一掀一掀地。有时就得插进句把话来，说了就瞧瞧他两个同伴。他那只结着一大片紫疤的左手搭在犹开盛肩膀上，一高兴起来就把这只手移下去，到别人腰里呵痒。犹开盛就把那只疤手狠命揍一拳，嘴里嘟哝着骂一句什么。接着仍旧把屁股在阶沿上坐正，叫易良发别吵，抬起眼睛来注意地瞧着谢标六。一面用力地抹自己的脸，皮肤发了红。

说话的人可从铺子谈到了他们谢家。他背家乘^①那么仔

① 即家谱、家史。

细地告诉别人：他们大族都在谢家坝，只从公公起——那些坟墓修在棋盘角。可是罗二爷在那里打了个篱笆。

这里他转过脸去瞟后面一眼：谢老师可在恭恭敬敬地扣他的马褂。

易良发打住了他的蹦蹦调，睁着大眼睛问：

“干么他打篱笆？您就不理这个岔儿么？”

“有什么法子呢？地是他的。不过祖坟总是我们的呀，我说这个——这个这个——面子上总不好看。他要这样么。”

那位兔二爷呸地射出一口唾沫：“真混蛋！”

谢标六更加起了劲。他凑过脸去放低了嗓子：告诉他们这全是程三先生捣的鬼，唆使罗二爷去要棋盘角那块旺穴。这些事都瞒不了他谢标六：他消息灵通得很哩。他那两片水绿绿的嘴唇越动越快，唾沫星子象放花筒似地往别人身上溅，犹开盛也就不停手地抹着脸。

可是厅屋里那个人忽然咳了一声。谢标六仿佛看见了什么信号，赶紧闭了嘴。脸向那边转了过去，踏在门槛上的右脚也给移开了。

现在什么事都已经准备停当，谢标六提起那个香篮，等他堂哥哥走第一步。

三位副爷用眼睛送他们出门，谢标六还多情地向他们瞟了一下。

在路上这哥儿俩都不言语。做弟弟的怕谢老师骂他刚才多嘴，可是那个并没开口。这位堂哥哥似乎有什么心事，嘴闭得紧紧的，出气的声音带点儿颤。

他们爬上棋盘角的山路，一瞧见那个篱笆，就觉得给十几

床厚被褥连头带脚压着似地，有点透不过气来。

门可紧紧地关着，还贴着一张纸条：“闲人莫入”。谢标六很勉强地把拳头在这门上碰出了响声，里面的狗就威胁地叫了起来。

接着沙沙沙脚步响：大概罗二爷在里面修了一条煤屑路。于是——喳达！门是开了，可只开了不到一尺宽：露出一张光油油的脸。这是那个痞子漏勺子老七，罗府上的清客。

“做什么？”

谢老师绷着脸，表示犯不着回答的神气，只斜了谢标六一眼。

那个就挺吃力地笑着，指指香篮子，对那个痞子说起话来。

可是漏勺子只冷冷地看着他，很安详地回答：

“我们罗二爷招呼过的：不准放闲人进来。”

“我们怎么是闲人呢？我说我们是来上坟的：祖坟总是我们谢家屋里的祖坟。我们今日来……”

“上坟你去上你的好了，没哪个不准你去。不过你们不能够踩上我们的地！”

谢老师嘴唇发了白。他决计要拿出他的身分来：

“什么混账话！——我们飞过去上坟么！”

“随你老人家打主意呀。怎么跟我商量呢。这些坟又不是我睡的。”

“这还了得！这这！……”谢老师咆哮着，额头上突出了青筋。“罗二爷倒跟我很要好，你们这些人……你们——你们——哼，简直是离间我跟罗二爷的交情！……我跟罗二爷

说话去！……混账家伙！这是……这是……哼，阎王好见，小鬼难当！这太那个了，太……”

广货铺老板还来不及埋怨他堂哥哥说话太随便，那个漏勺子老七可就冲了出来：

“你讲老子！你讲老子！”

拍！——竟在谢老师那张长脸上劈了一个嘴巴。

谢标六马上把香篮子往地上一放——他已经顾不得什么禁忌了。喷着唾沫骂了几句什么，他胸脯上可也吃了别人一掌，跌跌撞撞地倒退了好几步。他仿佛还瞧见敌人在那里乐；那张光油油的脸子在笑着，晃了几晃忽然就不见了。同时訇的一声门响；喳达！——上了门。

太阳一会隐进云堆里，一会又露出脸来。他们哥儿俩的影子斜在地下一动也不动，只是一下子模糊，又一下子分明。

两个人都不愿意抬起他们的眼睛，也不敢互相瞧一眼；他们怕彼此看出了刚才的侮辱来叫自己更难受。

谢老师脸发青，呼呼地喘着气，全身的血好象都要绽开皮肉迸出来。好一会儿他才醒了过来似地一跳，用假嗓子叫着，要到罗花园去问个明白。

他们走得很快。谢标六那件大马褂没命地在两边晃，象是要找个着落的地方似地。这么跑了十来丈远，他可忽然记起了他们的香篮子。于是又悄悄地回到“闲人莫入”的门边，把那副行头恭恭敬敬端起来。

这回罗二爷倒没挡驾。不过花厅里坐着一位客人——县衙门的许科长，用着求情似的脸嘴在跟主人谈什么。

新到的两位客人给安排在下手两张红木椅子上，可并没

吩咐泡茶。他俩互相瞟了一眼，就紧瞧着罗二爷那张红脸。一等到可以插嘴的时候，谢老师赶紧就呵呵腰，跟罗二爷谈起刚才上坟的事。一面在肚子里推敲着字眼，脸上做得很亲热，还带着五成责备的神情：仿佛在对着自己老子谈起小兄弟的淘气。

那个微笑着，爱理不理地听着。他臼齿上有点毛病：烂了一个小洞，就老是歪着嘴吸气——弄点冷空气进去叫它舒服些。他从来不打断别人的话，一直要等到对方闭了嘴，他才有条有理地回答：意思吐完了就算数，从不再说第二遍。这么着谁都得小小心心地对他说话。

现在该是罗二爷开口的时候。他还是那么微笑着：

“谢老师的意思我明白了，但是我不便去开销漏勺子一顿：他这是忠心为主，他是受了我的嘱咐的。好了，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我跟许科长还有点事要商量：请便罢。”

“然而……然而……唔，我们扫墓总要扫的，这就……”

那位主人脸上的微笑突然隐了下去，歪着嘴猛的吸了一口气，他那个老脾气又发作起来：

“我的话——讲一句算一句，哪个忘八蛋来拗拗看！……谢老师你该放明白些：我一直忍住了没跟人抓破脸子，你莫逼得太狠。有人在我面前奉承我，装得比孙子还孝敬，一背过脸去就造我的谣言——而且还在田侉老面前造我的谣！我痛恨这些不称毛的家伙！——忘八蛋！……今天他偏生有这张脸来跟我打交道——畜生！……”

谢老师全身都凝成了冰，腿子发了软，逃出罗花园的时候差点没蹶下去。

他堂兄弟咬着牙动着嘴唇，念经似地骂着别人的祖宗。胸脯上给什么紧紧缚住似地喘不过气来，眼睛上涂满了血丝。脑子里乱七八糟地什么主意也没有，嘴里只是说着：

“好，看罢！我捣你全屋里的祖宗，你三十八代奶奶！……”

今天这回事谁都想不到，简直把这两兄弟弄糊涂了。

做哥哥的觉得这世界换了个颜色，太阳似乎在那里滴着血。镇上的人都青灰着脸子，用着嘲笑的劲儿跟他打招呼。在自己家门口瞧见兔二爷，他对他点点头，他就压着嗓子骂：

“杂种！”

他指尖冰冷的，紧抓着拳头，要打架似地往里面冲。

就是广货铺老板也没理会那三位副爷。他们吃惊地瞧着他俩：

“怎么岔这是？”

接着谢老师就在里面跳起来，拳头捶着桌子响。他声音一定要出出这口气。他象向自己兜揽生意似地煽着自己——

“打官司！打官司！”

于是莫名其妙地闯到了自己房里，牙齿紧咬着，发出嘶嘶嘶的声音。

太太正在收拾那副倒楣的红对子：虽然写着别人的上款，扔掉到底可惜，她就打算给挂到卧房里。可是一瞧见她老爷那种疯劲儿，她就吃了一惊，把一张嘴张得大大的，胖脸上的皮肉一丝也不敢动。

男的瞥一眼那个“慕隐乡长大人……”就觉得触动了一个致命伤的创口。他拳头在桌子上一阵子乱捶，往太太面前跳

过去，把对子抓过来撕碎。

这副对子并没裱上绢边，撕起来很顺手。

于是谢老师突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就冲到他堂兄弟跟前，脸凑脸只有寸多远，嘎着嗓子叫着。那几个假牙齿就不愿趴在嘴里似地乱动起来：

“你这家伙啊！你这家伙啊！你办的好差！——看看！六角大洋的一副对子！哼，如今这世界！如今……都是好货！都是好货！罗二那个杂种！罗二他……好，看他怎样狠法！……”

端妹子正在写“九成官”：十四岁的姑娘写得出那么光烫的字来总算不错的了。可是爹爹那双三角眼睛望她一盯过来，就又骂开了人，硬说她越写越没进功。

他没送她进学校，只在家里学着弄点菜，学着打打算盘写字。反正已经给定了亲，迟早是别人家的。她自己顶得意的是做粉蒸肉和写欧字。现在她就受了委屈地哭了起来。

谢标六走了之后，谢老师才安静了点儿，不过没吃中饭。

娘儿俩也吃得很少，老是不放心地膘着他。太太一面颤动着咀嚼筋，一面用着骂街的姿势咒罗家里。她呼吸得很急，发命令似地主张着要打官司。

老爷用力地插了一句话，一个个字都象是打气管里猛吹出来的：

“女人家晓得什么！”

不管有理没理，打官司总打不过罗家里。这口气出是要出，可是总该想个万全之策才好，不能叫自己再吃亏了。

“那怎样办呢？”太太红着脸问。

这下子似乎打中了谢老师的痛处。他屁股在椅子上一

顿：

“你们只会讲空话！只会讲空话！……”

他们小姐大概有点害怕，或者是替她娘老子伤心：她两条泪水滴到了饭碗里。

谢老师不抽烟，也没喝茶，太阳筋在一下一下地跳，鼻孔里呼呼地在出气。他打算镇静一下出点主意，可是怎么也办不到。左边腮巴发青，右边腮巴发紫——还有点热辣辣的。这块肉今天吃罗家里的清客打过的：他十辈子也忘不了，并且要告诉世世代代的子孙。

他全身又象给什么压得紧紧的，嗓子里榨出一声一声的“嗯！嗯”！叫人听着当他是跟谁拚命。他不知要怎么着才好：恨不得顶着脑顶往外乱冲——把镇上的人全都撞死，把所有的土墙砖瓦都冲碎。

于是他又是跳，又是用假嗓子叫着些话，嘴角上堆着白沫。

忽然鼻尖上一阵刺痛，鼻孔抽筋地一掀，泪水堆到了眼眶上。

怎么办呢？不知道。就是下一个时辰，下一分钟下一秒钟要怎么过法——也不知道。

这么过度地激动了好一会，他累得全身都发了软。他于是孩子似地哭了起来。

那娘儿俩也哭着。太太用波动的声音骂着罗二爷要遭路倒死，要活活的千人剥皮万人剐。一面抹着眼泪——她脸上松松的皮肉就给弄得扯动着。

谢老师瞧她们一眼，就觉得是自己的没能耐叫一家人都

受了辱，嗓子里就哭出了“啾啾”的声音。

院子里那三个兵大爷可摸不着头脑：互相瞧瞧，又瞧瞧那些关得不透风的格子窗。

“什么毛病？”

他们照他们想得到的一些事情里猜着。易良发以为准是谢老师跟谁打过了架，可是犹开盛把得定是他们夫妇俩闹别扭——犹开盛自己从前在家里的时候，就常跟媳妇儿吵嘴的。只有兔二爷没开口，眨着那双红眼睛，似乎在想着谁的话说得对。

突然屋子里面空隆空隆一阵乱响，那些高低不同的嗓子一齐叫起来。

三位副爷都吓了一跳，睁大着眼睛，紧张地听着。他们正在想着可不可以跑到里面去，里面的谢老师可奔出了房门。

那两个娘们拽住了老头儿，一面着慌地哭着。谢老师用力挣扎着，脸色发了黄，喷着白沫叫着：

“跟他拚命去！跟他拚！……嗯！嗯！我我我……”

兔二爷他们跑去帮着拦住他。

“干么呀，谢老师？干么呀？”

谢老师给拖进了屋子，就瘫了似地往椅子上一倒。右边腮巴烫得更厉害了些：他疑心自己在发热。

一个钟头之后，他渐渐安静了下来。想到刚才的疯劲儿竟有点害臊。他闭着眼睛，把自己的地位跟罗二爷的身分比较了一下，于是打定了主意。他叫端妹子去请谢标六来。说起话来也象平素那么有把握的样子，不过牙齿还咬着，出气也还是有点急促。

“我们一定要出出这一口恶气。我决计要叫那些泥腿子去打他一顿，唔。你可以找殷荣达讲一讲，事情办成功了我们不妨出几吊钱。不过你讲话要动听些：他们也是怵罗二不过的，他们借此出出气——没有一个不肯。而况我们还有钱，这个事情不是白做的。”

谢标六起了劲，吸了一口唾涎说这件事准办得到，一面想着殷荣达他们用粗拳头揍着罗二爷的脑袋，痛快地笑了起来。

可是这件事没有结果。殷荣达只回答了谢标六这些话：

“哼，谢老师是个好人么？莫讲了！去年时娃子问谢老师借了几块新谷钱，后来谢老师把时娃子逼得要上吊，你晓得不晓得？你晓得不晓得？”

这回谢老师拿出了平日那种镇静功夫——没发脾气，只狠命瞅了谢标六一眼，拿起那个水烟袋来。他在屋子里踱了七八个来回，忽然眼睛一亮，停住了脚步子：

“嗨，真蠢！——屋里摆着几个现成的人我们不去用！”

“哪些人？”

“那三个侬子。唔，那三个侬子。嗨，刚才竟没想到。……”

三

哥儿俩商量了许久，认为这方法一定行得通：谢老师知道那些兵大爷都有好管闲事的天性。可是最好还给他们一点儿什么实惠，那就更见效。

谢标六马上皱起眉毛来，象向债主求情那么苦着脸，说到

他铺子里近年来老是亏本。他去跟殷荣达谈的时候还没想到这上面去，只是一口气梗在胸上要吐一吐，叫他丢什么都不可惜。这回这件报仇的事有了一点点把握，他心里一轻松，就仿佛清醒过来似的，觉得要花雪亮的花边来干这一手——心头就酸疼起来了。

其实做堂哥哥的也顾及到了这一层。谢老师用脑袋在空中画着圈子，解释了一下，这用不着花大钱。只要请他们吃一顿就行。

这个主意逗得全家都很高兴，太太很快地走过来：两只脚在地上画着弧线，脚后跟很重地顿着，腮巴上的肥肉就给震得一荡一荡地。她想出了几样菜来征求他们的同意：宰一只鸡。烧一碗肘子。做一斤粉蒸肉。家里还有现成的腊肉什么的——已经起了霉，不如早点吃掉它。

谢老师很满意地微笑了一下，就是太太在小叔子跟前咕咕刮刮——他也没责备她。

地点当然是定在谢老师这里。用腊味来配四个碟子，其余是两个炒菜，四碗大菜。上菜以前还得来点瓜子花生，蒸一盘糯米粑粑。——先这么一吃，不管三个兵大爷肚子怎么大，也得打下那么四五成底子。

他们计算了好一会，谢老师才开口说出他早就想说了的话来：

“哪，六弟，我跟你——亲兄弟明算账，彼此都不必客气。我屋里有鸡。腊肉腊腰子也归我出，唔。其余那些鱼呀肉呀就归你去办。我跟你两下都不占面子也不吃亏。唔，还有酒饭也是我屋里的。还有瓜子花生……好罢，就也归我罢，我多

贴些倒不在乎。至于……”

太太用门帘把自己的脸挡住了一半，插进嘴来：

“还有柴火呢，还有猪油盐呢，作料呢？”

“是啊，是啊，唔。”

可是谢标六认为碗数不用办得太多。这个意见经别人反对了之后，他又估算到鸡呀腊肉的那些本钱——这数目比到他买新鲜菜要掏出的现钱，怎么样都相差得太远。可是谢老师把那些现成腊味当作目今的市价折数的。于是广货铺老板叹了一口气，轻轻地自言自语着：

“唉，其实我屋里也喂了鸡，也熏了腊肉的。”

第二步就讨论那天该找谁来帮忙。谢标六想要打发铺子里那个小徒弟来。谢太太立即顾到了一桩事：那个小鬼准会听了老板的吩咐，把一部分剩菜带回去的。她这就摆出了嫂子的身分，主张喊斜对面那个祥福嫂来——那个堂客办炒骨是拿手，并且请她还不用花工钱，只要弄点大锅菜给她吃一顿饭就行。

什么事都安排好了，谢老师就亲自去请那三个爱管闲事的兵大爷，——这么着郑重些。

“老乡，你们明天有事没有？”他讪着一口很吃力的官话，脸上堆着笑。接着他就说明了这件事。他怕别人不懂他的话，两只手还打着手势。

那些家伙似乎一辈子没给人这么邀请过，他们老实吃了一惊。

“干什么呢？”

“并没有什么，并没有什么，唔，不过请你们吃吃便饭。菜

都是本乡本土的，只怕你们吃不惯。”

他们三双眼睛互相看了会儿，就冲着主人不好意思的笑一笑。

那位主人为了表示得更周到点儿，还声明要买馒头。

“你们吃饭吃不来，我晓得的，我晓得的。”

这里他就格格格地干笑起来。

可是一转身——他觉得他做错了一点事：干么要说买馒头？哼，要出现钱，并且一个要花到四十文，不过没懊悔多久，就想法子来安慰自己：

“然而还是划得来的，唔。划得来的。”

请客的这天上午，他还是照常到随缘居去。他一进门，就用了监视似的眼色瞧瞧那个光头掌柜，瞧瞧那些忙个不停脚的茶房。他差不多是在探险，一面提心吊胆地猜到他们或者已经知道了昨天的事。

那些茶客照例跟他挺亲热地招呼着。开头一个字也不提到棋盘角的坟山。慢慢地大家都有点忍不住，那位程三先生就谈到昨天的天气，接着问他昨天去上坟走累了没有。这位不挂招牌的堪舆家还把脸子装得非常关切——可是过火了点儿，竟带着几成悲天悯人的神色：叫谢老师一瞧就知道——

“这个混账家伙！——他分明晓得那桩事！”

谢老师用鼻孔答了几个含糊的字，就声明他伤了风，有点头疼。一只瘦长的手扶到了自己的太阳穴上。

别的人互相瞟几眼，又把视线移到谢老师脸上去。有的瞧着他右边腮巴。有的瞧着他左边腮巴。这显然成了两派：他们低声争论着——昨天受难的腮巴子到底是哪一边。

今天谢老师没吃烧饼，只呵着空心肚子抽水烟。他一想到那三位兵大爷，心就一跳。他觉得有些模糊的快感跟着全身的血在奔着。可是同时时候又仿佛有一件终身祸福的大事在求牙牌神数似的——好歹还不知道。他心又怔忡了一下。

于是有一股冷气透过他全身，跟着又一股热气透过他全身。

他比平常提早一个钟头回家：五成为了怕别人提起昨天的事，五成是想早点去亲自催请他的客人——他认为什么礼节都该尽到。

可是程三先生轻轻拖住了他，极力主张他一回家就冲一碗红糖姜汤喝喝。说得十四分用力，连脸都皱起来：叫人知道他一半是用了那种医道很精的人的身分，一半是好朋友的身分。别人也附和着，并且说姜汤里不妨放一点紫苏。不过程三先生拚命反对：他认为紫苏对伤风头疼固然有效，但是这东西是耗气的——于老年人最不适宜。于是又分成了两派，一直到谢老师出了门还在争论着。

谢老师是手扶着太阳穴出门的。连掌柜的对他点头他都没理会。

家里的客人可用不着他亲自催请，早就由谢标六端端正正陪着坐在厅屋里了。

他一跨进门槛，就用种很熟练的手法作了两个揖：

“对不住，对不住。”

那三位上宾受了这种招待，一下子不知道要怎么着才行，都忸怩起来。接着——这仿佛也是出于他们的“天性”似的，刷地一齐站直了身子：小肚子吸进，胸部挺出，脚后跟靠着脚

后跟。

老半天，犹开盛才代表弟兄们说了一句话：

“您真是，嗨！”

主人忙着茶呀烟的。吩咐他堂弟到厨房里去催开水，一面他亲自给客人茶碗里添上茶。过会儿又把自己手里的水烟袋捧给犹开盛，手指在烟嘴上抹了一抹。

那位客人第二次立正。他不会抽水烟，可是也恭恭敬敬接了过来。手忙脚乱地抽了一兜，就仔仔细细地去装烟：这玩意有这么多行头，有这么多手脚，两只手非常不够用。他酱色脸上发了点红色，于是耐心着去吹纸煤，可是怎么也吹不着。

易良发忍不住要笑。就假装着咳嗽，转过脸去看挂在上面的中堂——“三星图”。

坐在下手的兔二爷，老不安地动着，总觉得屁股摆得不合式。一双红眼盯着厨房那边：等谢标六打那门口出来的时候，他就吐一口唾沫准备谈天。

可是谢老师又有话吩咐谢标六：

“到上房里去拿点条丝烟来罢。……呃。去问问嫂子——看粑粑炸好了没有。”

这位嫂子打扮得很漂亮。虽然她不出来陪席，虽然客人不过是住了三四个月的老客，她可也换上了那件假哗叽的夹袄。早起梳纂很费了点工夫，刷上小半缸刨花水^①——把一根根头发都结成了一块饼。肥脸上涂着许多“真正上等扬粉”，瞧来很象一块米粉团子。

^① 旧时用小瓷缸儿将榆木刨花泡水发酵，生出胶状粘液。妇女拿刷子沾它梳头，可使头发粘结黑亮。

端妹子呢，今天穿上了那件闪光纱的旗袍。她妈妈认为这天气穿这种料子的衣裳还不合适——怕她着凉。可是这位小姐哭了一场，嘟哝着她怕热，就让她著上了这件亮闪闪的东西。

她们在厨房里没停过手，一面跟祥福嫂谈着家常话。谢太太一提到她老爷——总是用着埋怨的口气。她认为他不会做人。这么一岁大水两岁旱的年头，他还是那么替地方上出力，不管自家死活地来体恤别人，照顾别人。端妹子的爹未免太慷慨，连一家人饿不饿肚子都不管。不过她声明他有几桩好事——也还是她劝他干的。真古怪：她也象她老爷那么傻。

于是她膘祥福嫂一眼，用兰花手的姿势去揭开锅盖，吹散上面的热气，想顺便借里面的汤水照一照自己的脸。接着又告诉别人——端妹子的爹可不比罗二爷，她这么把两个人扯在一块儿来谈，就显得是他俩就是同样地位的人了。

“那个姓罗的才不象‘他’那样做人哩。人家多精明：每年收了千把担租，还那样小器——一个烂眼钱也是好的！哼，如今他们到底也败下来了。千把担租啊——也不行！”

端妹子一直没开口。只有谢标六跑来传达命令的时候，她就大声把堂叔叔的话复述一遍，仿佛她妈妈是个聋子。

“粑粑要快点炸哩，姆妈。”

那位广货铺老板不等回答就回到厅屋里去，满身都来了劲儿地忙着，手背还不时地偷闲去抹嘴角。

主人跟客人们已经拿棋盘角做题目谈起来了。谢老师有头有脑地叙述着，象在替别人做状子似地。那块地可卖得真

伤心：罗家里知道他们谢家要钱用，卡住了只肯出五十块花边。并且还仗着势——不准第二家来跟他们谈这宗买卖。可是他们不得不忍痛出手：他们景况太困难。

谢标六就很快地接上来，说私话似地压低着嗓子：

“不景气呀，就是。有什么办法呢！”

那三位客人很仔细地听着，可是还听不大清楚。只约略地知道他们谢家因为缺钱用，就让一个姓罗的得了一块地。

“你说那个罗——罗谁呀？”兔二爷问。“他是哪一路人？”

他们从谢标六嘴里知道了罗二爷的声势之后，犹开盛又提到了那一块地：

“那不就是半买半占么？”

“就是这个话，就是这个话。”

“真他妈的！”

墙上的挂钟格勒响了一下要报时间。钟面的玻璃成了黄色，模糊地瞧得见两根针斗成个锐角，跨在“XII”跟“I”上。可是它铛铛铛地一个劲儿打了八下。

瓜子花生跟糯米粑粑都给端了出来。一烫壶米酒偏在主人位子跟前。

三位客人马上预备到桌子边去，可是谢老师还照着宴会的规矩讲礼数，他筛一杯酒，就对那客人作个揖，请他上席。这逗得那些客人们都惶恐地退了一步，用立正的姿势来答礼，一面在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

谢标六舐了舐嘴唇，故意想出许多别的话来谈着，有时候也夹着句把客气话——表示他也是个主人。

“请坐，请坐。不要客气，没有菜。”

主人端起杯子敬了头一口酒，兔二爷就脸红了一下，吃力地笑着说：

“我说嗨，咱们还是随便点儿罢，谢老师。别太……别太……”

几杯酒一下了肚，那种拚命装着的客气劲儿放松了许多。用不着谢老师请菜，那四双筷子就七零八落往碟子里伸过去了。

兔二爷吃得很多。下面两条腿竟老远地伸到前面，一直碰着对面谢标六的脚。于是那双老板的脚赶快一缩——曲到了自己椅子下面。易良发索性把右脚抬到自己椅子上踏着。犹开盛老是不安似地移动他的腿子，手也在桌面上没停过动作，还时时对他两个同伴使一个眼色。

他们仿佛是自己斗伙吃喝似的，仿佛除开他们三个就再没别的人。只有祥福嫂来上菜的时候，他们才转过脸去——打量一下她那副红腮巴。

可是他们到底还拚命留心着自己——保持了点儿仪态，只要两个主人一开口，他们马上就觉醒到了现在自己的身分，于是傻笑着，装着注意的样子听着。

谢老师的脚一直没动。他老记得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曾文正公”的轶事。据说那位大人物在什么地方赴宴会，瓜子壳吐了满地，只留下姓曾的那一双脚印，足见这位朝廷柱石脚一直没动过一下——这是贵相。谢老师也就学来了那么一手：就是腿子发了麻也不轻易移一移。

广货铺老板时而看看这个，时而看看那个，想等个空子插进嘴去，可是总没有这个机会，他就率性站起身来，到厨房里

去催菜。

谢老师正谈到了罗二爷打篱笆的事：他努力镇静着，好让这件事交代得有条有理。他酒喝得很慢，啜一口就得咂咂嘴。他嗓子可越提越高。

这回那三个客人听懂他的一大半了。

这故事里有种奇怪的味儿——慢慢引起了他们三个的关心。他们似乎闻到过这种味儿：这故事里有些东西对他们非常熟悉，逗得他们回想到一些什么。

他们六只眼全神贯注地盯着谢老师的脸。

谢老师说：

“无理可说，唔，无理可说。他要拣个好坟山，难道我们姓谢的就不配有好坟山？……不错，唔，如今年成又不好，土匪又到处闹事，地方上一年不如一年，他罗家里也支持不住，想找块好坟山——叫他自己屋里中兴起来。唔，不错，他有他自己的主意。然而——然而他怎么要逼到我们头上来呢？……然而我们也是到了窘境：我们的祖坟也该葬个好穴。哼，然而他们蛮不讲理。”

这里他深深地迸出了一口气。

坐在上首的犹开盛一动不动，手搁在桌沿上，简直好象忧郁起来了。兔二爷那双脚也缩了进来，似乎要把全身的肌肉都拉紧着来注意别人的话。只有易良发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不过没先那么老举筷子，有时候只悄悄地呷一口酒，象有谁监视他似地。

谢标六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到座位上来了，只听见他很响地啜了一下嘴。说话的声音可很小，叫人觉得他是在谈秘

密事：

“他仗着自己有钱有势，就不管人家死活。他这些家伙啊——简直是……不是我爱骂人……”

他对面的易良发睁大了那双红眼。

“他要那么多坟地干么？”

“那是您爷爷的坟不是？”犹开盛插嘴问。“有个坟地给他葬下了，还算挺不错的。还有死人没地葬的哩。”他转向易良发：“我爷爷呢？不是？”

“唔，还不止此哩，”谢老师嗓子打了颤。

闭了会儿嘴，谢老师又源源本本谈起昨天上坟的事来。他忍不住要在客人面前维持一点儿自己的身分——把他自己受的侮辱说轻些。可是一面他又有种制不住的欲望，要把这些委曲尽量吐出来才痛快，还不妨形容得过火几分。于是他的话就有点乱。听来罗花园的人似乎对他还有相当的客气，当他是地方上的一个脚色。接着他可又改过了他的话头：那小舅子竟赶猪似地那么瞧他不起：叱他，欺凌他，还揍了他。

他喘起气来，牙齿紧紧咬着，老拿起杯子来一大口一大口地喝酒。脸子渐渐发了白，颧骨透出了一点青的。眼球上闪出了红丝，眼眶外面画着一道黑圈。

末了他叫出了假嗓子，声音尖得刺耳。猛地对桌上一拳，那些杯子碗盏就吃惊地一跳。

“我一生一世没受过这样的凌辱！——我出娘胎以来没受过这样的凌辱！我……我我……连先父先母也没这样待我过……你姓罗的是个什么家伙，竟！竟！……”

一阵气一逼，鼻孔抽筋似地掀一下，眼眶里冒出了泪水。

那位堂兄弟赶紧欠一欠身，半坐半站的，指指点点地叫客人们来看真凭实据。

“哪，就是这里。”他指指谢老师的右边腮巴。“拍的一下——他们真的动手就打！……还有我这里，哪，”他指指自己胸脯，“也给吃了一家伙。你看！”

谢老师抬起那双泪眼来狠命地膘了他一下。

“他还打人！”犹开盛说。

他跟两个同伴互相瞧了一眼，谈到他们从前的一些事，——这在他们弟兄们中间谈过多次的了，可是每次一提到，总还是那么兴奋。

“他妈我们乡下那个伍阎罗，就这样！”兔二爷告诉易良发。

于是易良发把酒杯一顿，大声骂了起来：他从前在自己家乡也受过那些气。他脸发了紫，口齿也不清楚，谢老师不大明白他叙述的是怎么回事，大概总是为了高粱什么的，他吃了别人的亏。

“可不是么，那小舅子仗着他有钱有势欺侮人！”

“是啊是啊，正是这句话。姓罗的他……”

犹开盛鼻孔里大声地出了一口气，嘟哝着：

“天下乌鸦一般黑，反正……”

那谢家的两兄弟眼对眼看了一下，做哥哥的趁此想把预备要说的话吐出来。他先喝干了一杯酒。

可是易良发抢了先：

“只有揍！”

这些粗嗓子叫厨房里的人吓了一跳。端妹子跑到了院子

里，老远地瞧着这边，旗袍在太阳下面闪着亮。

谢老师用小指的指甲在眼角上挑了一下，颤声叹了一口气。他重复提到了他的伤心话。他把自己的身分放低，叫人觉得他只不过跟那三个兵大爷是同一流的脚色：他跟他们同样受了别人的凌辱，他跟他们赛似一伙里的弟兄。

广货铺老板有时就插句把——

“就是这句话，就是这句话。……吃吃这个炒鸡——还不错。”

易良发侧过脸去吐出鸡骨头，顺便对院子里瞅一眼。那位端妹子就一扭，辫子一晃，往厨房里跑去了。

那位老师又伤心地往下说：

“我懊悔我没去吃粮子：我要是在军队里——那个姓罗的还敢对我这样？我们这种人真是没有用处，唔，真是。唉，要是我把我们那孩子送到营里去当弟兄——也不会吃这个亏：哪个敢拿气给我们受！哼，看见人家受这些凌辱还要打抱不平哩。然而……然而……”

他嗓子里梗住了一块什么，脸上滴下了两条眼泪。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又说他从来没吃过这么一个亏。

“我——我——没有一个人帮我的忙。……我待人家这样体贴，这样苦心，然而……然而……你看，我这样至情至义待我的朋友，然而我没有一个知己。……”

接着他咬着牙嘟哝几句别人听不明白的话，咳嗽地抽咽起来。

那三个可给愣住了。他们背枪杆过活了好几年，简直忘记了人类有这么细腻的感情。他们想不透这位老先生怎么一

下子学起娘儿们的派头来。可是别人那么客气的招待，那亲切的劲儿，叫他们触到了那早就忘了的一些什么。

谢老师那种伤心的样子，就象是对着亲人诉苦似的。

他们五脏六腑都往下一荡，脸上的肉也似乎收缩了一下。他们自己的苦处在这里似乎算不了什么，只有哭脸的这位先生成了他们世界的重心：他们从没这么难受过。这仿佛有种什么奇怪东西推着他们，叫醒了他们早就不见了的那种感情。他们觉得是自己的朋友在那里伤心。他们跟他竟是患难相同的。

于是有两只手轻轻拍着谢老师，嘴里说着“呃呃呃”，可是想不出一句话来。鼻孔里颤声嘘着气，腮巴跟眼角中间那块肌肉——痛苦地打着皱。

犹开盛站起来把上身凑向着谢老师。他拚命制住他的激动，说话的声音就哆嗦着：

“呃呃，别这么着罢，谢老师。”

那个可就一把抓住他的手，哭得更厉害起来。

“我没有一个朋友……我我……”

兔二爷和易良发也走到了这伤心人的身边。

“别，别，”兔二爷的手搭到那耸动着的肩上，有点窘似的。“谁说您没有朋友！我孔夫子书是没读过，朋友义气我可还懂得。”

“着啊，咱们是朋友。谢老师，您别这么着。我们哥儿仨总得……只要您不怕我们老粗……”

“还是你们粗人好，”谢老师想到了这句话，可是没说出来，只抹抹眼泪看看他们。

那位广货铺老板一直坐着没动：只愣着瞧着别人。这里他可开了口：担保他们够得上朋友，他仿佛是个局外人的样子。接着大声叹口气告诉着三位：谢老师的伤心是难怪的。谢家哥儿俩吃了姓罗的亏，可是没个朋友来帮他们出出这口气。于是他又打鼻孔里很响地出了一口气。

易良发可跳了起来，很重地拍拍胸脯，脖子上的青筋突了出来：

“别忙，掌柜的！咱们干他一家伙！——瞧着罢！要是他俩不肯干——我一个人也得干！来！”

他伸出手在谢标六掌心拍了拍。

可是兔二爷也不让步。他猛地转过脸，瞪着那双红眼嚷：

“谢老师，您说罢。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有我！”

他等谢老师回答，可是谢老师只对着他掉眼泪。

犹开盛安慰着谢老师：他们三个不会瞧着他白受气的，朋友们帮忙是常事。他一面说话一面缩着嘴唇，显然他是在那里使着劲。

一个淡淡的黑影子在门口移了过来：祥福嫂捧上了一大碗粉蒸肉。她瞧着谢老师那种哭哭啼啼的样子吓了一跳，低着头把菜放好，就赶紧走了出去。

大家都不动筷子。

那位老先生感动得连手都哆嗦起来，全身一紧一紧地象在打寒噤。他用力抓着两条粗膀子——也不管是谁的。那张长脸仰起来瞧瞧他们三个，眨着水汪汪的眼睛。

“唉，唉，想不到……想不到……唉，活到了五十岁才得了

几个朋友。……”

广货铺老板又叹了一口气。他知道这句话是打心窝进里出来的。他堂哥哥虽然每年收八十担租，虽然是区董，在地方上有点声势，可是从来没有这么一个真心朋友。这里的人只在面子上敷衍他，只有顾到自己好处的时候才肯替他帮忙。

于是他喃喃地说：

“真的，唉，真的。”

谢老师的伤心稍为减轻了点儿。他用手抹抹脸。可是他的心还是跳着，肚子里有种热气要爆出来。那双三角眼在三个客人脸上转动着：他恨不得把他们搂抱一下。他脑子里闪了闪一个模糊的念头：觉得这三个老粗大概可以说有一点侠骨——世界上的确少不得这号人。以后还要酬谢他们一下才好。

谁的一只粗手又搭到了他肩膀上。

忽然——他感到远别了几十年的亲骨肉又团圆似的，鼻尖上又一阵疼，眼睛眨几眨挤出了两颗泪水。他热烈地站起来，颤着声音说：

“干一杯罢：今天是我们订交之始。愿我们生生世世……”

下面的话给哽住了。

三位新交的朋友赶紧站直了身子：胸脯子挺出，下面脚后跟靠脚后跟。

五只酒杯都给端到各人嘴边。脸一仰，照了照杯，大家又郑重地坐了下去。闭了会儿嘴，各人轻轻打心底里发出了叹声。

末了两位主人才在粉蒸肉上面点点筷子，并且仔细拣了几块五花肉敬到客人面前。

四

谢老师喝酒喝得太多。他喝了端妹子给他的一碗白糖水之后就睡了三个多钟头。醒来眼睛发红，嘴里干巴巴的，额头有什么紧紧箍着。

地下有一摊湿印，还有那用灰扫过的痕迹。

前面竹床上睡着谢标六——嘴张得大大的，唾涎沿着腮巴淌到床上，渗进了竹篾缝里。

谢老师坐了起来，皱着眉毛咂一咂嘴。

“倒杯茶来，端妹子！”

答腔的可是太太。她主张他再喝两碗白糖水。接着她用五成好笑五成不好意思的神情——小声儿告诉他先前他醉成了什么样子。

原来他又伤心地哭过许多次，还把那三个老粗搂抱了起来。他要跟他们拜把，还谈到义气，谈到共患难共生死。还有呢——他问他们有儿女没有，他要跟他们结亲家，就是把端妹子现在这头亲事退掉了也愿意。然后他又结里结巴说到他要向罗家里出这口气。于是又哭，又把他们抱着：叫他们做亲兄弟。

“你还讲，就是自己的亲生爷娘也比不上他们那样……”

男人大声打断了她：

“快去泡白糖水！……你倒有这多话来扯！”

于是他坐了起来。静静地把中饭时候的事记一记，可是很模糊。他手在额头上摸摸，瞅了一眼睡着的谢标六，就从桌上拿下水烟袋来。

他想起了一些没喝酒以前的情形。这些都没有什么，只是待他们太客气了点儿。他又记得那些副爷的食量：糯米粑粑简直没什么用处——吃了那么一大盘，他们还照样吞下了那么多菜。

喝了那碗白糖水，他啞啞嘴站了起来。可是觉得屋子一阵旋，他又坐下了。左手大拇指摩着烟袋托子，右手揉着眼睛。

太太在跟端妹子咕噜着：计算这次请客化了多少钱。接着她们俩对房门口张望谢老师一眼。

谢老师什么都没说。他记起了他吃中饭的时候愤激得到了什么地步：他的确哭过，一点没顾到什么面子不面子，老老实实告诉了他们那回事。他还跟他们搭朋友，还敬他们的酒菜。

“嗨！”他轻轻地说。他觉得自己做得过了火。

一想到那上面——他全身的皮肤上就热痒痒的，仿佛干了什么丢脸的事，竟有点害臊。于是他悄悄地吹着了纸煤，小声儿抽着烟：好象这也是亏心事似的。他把一肺都装满了烟，就一半吐烟一半噓气地吹出来。

他拚命把念头转到别的方面去，可是那三个兵大爷在他身上攀肩搭背的形象老是钉住他。他又是一阵热，仿佛有谁把滚水喷到了他脊背上。

不过这件事的结果倒是很圆满的：那些副爷一口就答允

帮忙，那么热心——竟逗得他真地感动起来。

“唔，”他这里又挺有见地地给他们下个考语。“莫看人家老粗，血气是有的。”

他们好管闲事。他们也受过罪，吃过别人的亏。

忽然谢老师象给推了一把似的身子一荡，心脏什么的也有点发麻。他一下子醒了过来——觉得自己做错了点儿事：他今天未免把那几位兵大爷看得太重了些。其实不请吃这顿，他们也会去干：他们那天在城里替别人打抱不平，难道别人请过他们么！

他慢慢把纸煤子敲掉灰，送到口边来吹——可怎么也吹不着。他有点不耐烦起来，一面心里隐隐地觉得自己上了谁的当，嘴里就嘟哝着，“猪一样的家伙！猪一样的家伙！”

左手慢慢在桌子上摸着洋火，眼面前晃着一碗碗的菜——这桌酒席是他们两兄弟贴出来的，老六还掏荷包买了那些新鲜肉鱼。于是他同情地膘了谢标六一眼。

那个睡得动也不动，只一股劲儿淌唾涎。

“哼，他倒睡得着！”

房里渐渐暗了下来，什么东西都模糊地隐在黑色里。有个把蚊子在什么地方叫着，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仿佛给风荡来荡去似的。

隔壁娘儿俩还是在老没完地谈着。嗓子放得很低，可是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楚地飘过来：

“酱油三个铜板一两，你爹爹讲的嘛——要好酱油。猪油呢差不多用了……俺，两斤板油只熬得……”

谢老师站了起来，皱着一双眉毛：

“还讲什么呢！事情已经做过了，还尽讲尽讲的！”

沉默。她们到厨房里去了好一会又回来，做娘的叫端妹子去看看六叔有没有醒。

厅屋里那架钟懒懒地报着时辰：铛，铛。打了这么两下就再也不肯打了。

谢老师就走到竹床边把他堂兄弟叫醒：理由是他们如今该商量一下正经事，不能老贪睡。现在已经是七点钟了。他还装副关切的脸色告诉别人：睡多了会伤脾的。

可是他们并没谈什么：哥儿俩都很累，脑子也有点昏。谢标六倒着实想好好讨论一会，不妨多耽搁些时候。不过堂哥哥摇摇头，拿手摸着太阳穴，声明他这当儿什么事都想不上来。最后他脱了鞋子，哼了一声，架着势要躺到床上去，嘴里用种挺沉着的声调说：

“你明天再来罢，唔。”

于是一连两天，他们都跟那三个兵大爷谈着。谢老师用的是旁敲侧击的方法，提醒他们对付罗二的事，好象他们欠了他一笔债似的。一面要补救一下请客时候他那些过火的举动，他就发了些议论：说明天下之中顶要紧的是一个义气。他挺着个手板打手势，假牙齿动呀动的——把听众的视线都吸了过去。他用着七成教训的口气。那三成就表示他们到底够得上朋友，因为他们正有着这种道德，他跟他们都是很讲究这一套的：这么着他们昨天答允帮忙的话就有了个约束。

“朋友顶要紧的就是这个义气，唔。不守信实的，卖朋友的——那是禽兽，是畜生。呃，是吧？”

那三个象听长官训话时候的脸色。有时候就挺挺腰恭恭

敬敬答道：

“那是。那是。”

“所以呀，”谢老师赶紧接上去。“对朋友不起的就是无义气——就不是人！”

那位广货铺老板可没拐什么弯，他只用着批货时候谈买卖的劲儿，从正面来打交道。他要的是正正式式提出个办法。

易良发就捞了一捞袖子，又提到从前他跟别人为了高粱秆闹的别扭：

“你放心，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遇到了这号人，我可不能放过！”

“那你——那你——？”

易良发会意地瞧了犹开盛一眼，可是免二爷嘴快：

“揍！”

接着易良发呸地射出了一口唾沫，也嘟哝几句什么，还把手掌拍拍胸脯。

谢标六可把那三个拖拢来，把脸子凑得很近，小着嗓子商量着，时不时还瞟他堂哥哥一眼。两片嘴唇不断地动着，眼睛鼻子也跟着扯着扭着。对面几个不安地眨眼：觉得有阵雨点打到了他们脸上。

耳房的那片门帘突出了点儿，老在那里动，有时候还得发出窸窣窣的声响。

这时候谢老师没言语，只安然自在地坐在一把椅子上抽他的水烟，仿佛事不干己似的。别人一开口，他就把衔着的烟嘴子用舌尖子顶着——免得它呼哧呼哧地叫。纸媒子让它尽烧着也没管，一个劲儿盯着地上发愣。

那边终于想出办法来了。这似乎是犹开盛的主意：他们要多邀些弟兄打到罗花园里去，再不然就冲进棋盘角的篱笆——把罗家的人揍一顿。

那突出的门帘忽然扭了一阵，听见它后面小声儿嘶嘶嘶的。

可是那位掌柜的张大了嘴：他一下子不知道用哪个办法好。

犹开盛嘴唇用力地缩着，瞧瞧谢老师，又瞟那门帘一眼，才把视线回到谢标六脸上。易良发跟兔二爷可上了劲，竟象发了饷，商量着要怎么乐它一下似的。他们认为那姓罗的经不住他们几下子捶，那些清客也挺容易对付。

掌柜的可给他堂哥哥叫过去了：谢老师认为他们的办法不妥当。

“人手太多是不行的。将来一旦闹穿了如何办呢，我跟你？”

“那怎么办呢？”谢标六扬起了一双眉毛。

“只有——只有——狙击之一法。”

“什么？”

谢老师稍为停了会儿才慢条斯理地答：

“只有一个办法，唔。罗二是常常出门的，我晓得的。等他出门，就在半路上截住他……”

没等他说完——他堂兄弟就一转身走开去，连要补一句“你切莫讲是我讲的”这些话也没来得及。

谢标六说出了这个好主意，他们虽然承认这个办法很对，不过没刚才那么痛快。并且谢家兄弟还再三嘱咐，只要把罗

二爷打一顿就完事，还不能下手得太重，不然出了人命案就不是玩意账。

兔二爷笑了一下：

“你们就是不干脆，嗨！”

广货铺老板凑过脸去，不放心地再追问一句：

“就是这样办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办了？”

“好罢。”

就这么着，他们静静地等着那个机会。谢标六一天要来两三次，报告一些罗花园里不相干的新闻：姑太太偷人，罗少爷害百日咳，诸如此类。

谢太太在门帘后面听了这些非常快活，走起路来把脚后跟顿得更重了些。有时候她就忍不住要兴奋地问问她老爷：

“要打罗二一顿啊？”

她老爷向来不在女人跟前泄漏什么，总得叱开她，叫她别多管闲事。于是她只好差端妹子去问六叔。

六叔可只起劲地喷着唾沫星子，回答了这些话：

“我说你等一下子好了。嗯，有把戏看，有把戏看。那些侉子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谢老师也高兴得连心都痒起来。不过他很镇静。他仍按照时候到随缘居去。程三先生他们跟他谈起罗二爷，他就用旁观者的神情来应付着。心跳得有点震耳朵，脸上微微有点发烫，眼睛里露出了光亮：他现在已经把胜利的快感预支了点儿过来。谈到罗二爷的时候，他的口气就带着可怜别人原谅别人的成分：好象清明那天受辱的不是他，倒是罗家里。

一回到家他就得问——“六叔来了没有？”“怎么样，唔？”

然后再去看看那三位客人有没有出去。有一次他竟到柴房里去看他们，忍住那里的大蒜臭和别的什么坏味儿。他老是跟他们谈起他们从前在家乡里的事：他认为这些是顶有用的文章。

他们要是不在家，他就得嘟哝着埋怨他们，甚至于骂他们是野马：仿佛他是他们的身主似的。

可是那个机会终于来到了！

这天谢标六急急忙忙奔了进来，喘得胸脯都要爆破的样子，在压低着嗓门报告一个好消息。他结里结巴说了好几遍，别人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罗二爷明儿一大早要到万柳墅去，而且是一个人去。

谢老师一跳：

“真的？”

“哈呀，怎么不真呢！”谢标六脑顶上冒着热气，汗水跟唾涎汇到了一块儿往地下滴。“他连轿夫都定下来了——他叫引牙子他们明天早晨去抬轿子。”

这桩事得赶紧告诉那三位副爷。

可是家里没有他们的影子。

谢老师额上突出了青筋，着急地顿着脚，那几颗假牙齿就起劲地跳着。

“真混帐！真混帐！吃倒死会吃，办起事来就找不到他们！只会吃，猪一样！——听你好多都吃得下！吃了不做正经事，一个也找不到！瘟家伙！瘟家伙！快上街去找他们呀！——光着眼睛看我有什么用呢！”

他一个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直等他们回家才定了心。

事情可决定得很快：明早他们三个到观音坡去守着，等那

轿子来。那地方不大有人，很冷清——正合适。这回的商量也还是由谢标六出面的。

那三位兵大爷刚一听见了这个消息，都上了劲，好象他们早就等不及了，巴不得马上动手似的。可是一谈到怎么样布置，他们刚才那一阵子的兴奋就全都过去了，并且叫他们干这些——还有点嫌不过瘾似的。

犹开盛到底年纪大几岁，想得也周到些：他认为穿着军服去可不大那个，顶好是借三套便衣给他们。

“小褂裤也成。随便什么。”

这叫谢家两兄弟踌躇了会儿。谢标六知道他堂哥哥小褂裤很多，随便拿出几套来就行。可是谢老师主张两个人分担，接着又怕自己的衣裳太小了不合身。最后他下了个大决心，很大方地走到房里去寻。

外面的人听见谢太太咚咚咚地在走路，開箱子响。端妹子也似乎放下了笔去帮着搬东西。那两夫妇在叽叽咕咕小声儿谈什么。

好一会谢老师才走了出来——空着手。

“然而不行。我的小褂裤都太小了，唔。你去拿几套来罢。”

“不过我是……我是……”

“快去呀！借几身小褂裤就蚀了一块肉么！这还是大家公上的事哩。”

他一直瞪着那双三角眼瞧着堂兄弟走出去。

大家闭着嘴。那三位朋友互相看看，又瞧瞧谢老师。

谢老师拿起水烟袋来，抽了一袋之后，就用种劝告的劲

儿叫他们小心。声音里和着烟，听来觉得隔了一层板壁。他主张明早出去的时候还是穿军衣，这么着走在路上就不惹人注意。小褂裤呢，用报纸包着，到了观音坡再换：事情完了仍旧穿上灰布衣。这里他忽然把纸煤在烟袋上一敲：嗨，他刚才忘了叫六弟带几张报纸来！

他渐渐又跟他们谈得上了劲，又不知不觉来了那种亲热的派头。右手用劲地摆动着，热心地叫着，用出他的假嗓子。

“只有你们够朋友——肯帮忙。你们有这个义气，我——我——我一生一世都记得你们。将来我总要对你们表示一点……表示一点……呃，唔，我总要……唔，我总——我总一生一世都记得你们！”

五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多钟，谢老师打随缘居回家，他就知道那件事已经干过了，干得很顺手。

那三位兵大爷七嘴八舌地叙述给他听，夹杂着许多骂人的话。他们说得太起劲了，就顾不着对方懂不懂，竟用了他们各人顶道地的家乡土语。几只膀子一齐动着，几张脸在晃着。易良发捞起袖子，很重地拍一下兔二爷的脊背，告诉别人他那一掌没打准，只拍到了罗二爷嘴上——也许打掉了牙齿。他有说不出的那种嫉恨，简直把那个姓罗的当做他家乡的仇人看待了。兔二爷抢着说他对那个什么罗二爷脸上吐了口唾沫，他知道那些脚色顶怕的是这一手。犹开盛笑了笑，打一打手势，嘴动着骂了一句什么。

谢标六把那双“八”字形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也张得成个椭圆形，挂下了那只下巴，瞧来他脸上的肌肉似乎有点嫌多。只要听懂了一句话，他就得叫：

“真的呀？……哈，他娘的！”

其实他现在是听第二遍。可是他仍旧那么觉得出奇：心跳着，全身的肌肉在抖动着，兴奋得直喘气。他仿佛在听着一个菩萨显灵的故事：自己巴巴地想着的是人力办不到的，天兵天将可叫他心满意足了。并且他们是成就了功德不望报的。

可是谢老师轻轻皱着眉，用心听着他们，也还是听不大明白。他紧紧闭住嘴唇——用力得发了白。他拚命镇定着自己要把他们的话抽个头绪出来。

大概他们在观音坡守着的时候，那里没有别的人。他们把脸子涂上黑泥。不多大一会罗二爷的轿子就来了，他们用步哨问口令的声调叫他站住。好象他们还折了一根树枝当武器——把三个轿夫吓跑，似乎有一个轿夫还挨了一棍子。然后他们拖罗二出来：揍了一顿。伤势大概不算很轻，那家伙嘴呀鼻子的都淌了血。

以后呢，以后他们就大大方方回到镇里来：谁也没注意他们。

谢老师牙齿在哆嗦着，心窝里麻痒痒的。血管里似乎有些热东西注了进去，全身都有种异样的感觉。好几次他忍不住要大笑出来，于是拿舌尖放到两排牙齿中间嵌着。

这世界忽然光亮了许多。那些用了几十年的茶几椅子一下子变成新的似地那么可爱。上面那幅“三星图”的颜色也鲜明起来。

他一辈子没这么快活过：仿佛他幻想了几十年的地位，怎么也巴不到的那种非常地位——一下子到了手似的。

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他喝醉了似地眯着一双眼睛。心还在很急地跳着。牙齿还在颤着。他一面在领略那个满足得沉醉了的味道，一面拚命制住了这种劲儿——不叫露到脸上来。

太太跟小姐在房里小声儿谈着，象中了头彩那么又紧张又欢喜。窸窸窣窣一阵之后，太太就似乎故意要外面听见地提高了嗓子：

“这就是报应，这就是报应！哼，在地方上做恶人吧，好了，到底有了报应！”

什么地方发出了一两下叹声。

谢老师眼睛张大了些。摇一摇上身，把脸子转向着那三个客人，他居高临下地问：

“唔，那你们对他讲了什么没有呢——对罗二爷？”

他们莫名其妙地微笑了一下，跟自己同伴彼此瞧了一眼，仿佛这些事值不得一谈的。兔二爷眨眨眼皮，满不在乎地吐了口唾沫。

“说来着。”

他们一把罗二爷打轿子里拖出来，马上就一口唾沫射到他脸上，指着他的鼻尖子叫：

“我们揍你！好，你这小子！——仗着势打上了篱笆，不许别人上坟！谢家的坟山是你的么！妈的，揍你！”

于是他们才动起手来。

可是谢老师给震了一下，站直了身子。他眼睛成了两个

三角形，脸拉长了许多，嘴唇抽筋似地开关了两下。这么着过了会儿他才迸出一句话来：

“啊呀，怎么跟他讲这些话！……这些话怎么可以讲的呢！
嘖，唉！……”

“什么？”犹开盛搔搔头皮，慢慢转过脸去瞧着两个同伴——他们在下唇上搁着一段舌子。

六

这件事叫地方上的人哄了起来。他们各种人用着各种话来推测着，这么发展下去就成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有些人确定是观音坡白天里出鬼，那里死过几个灾民的。还有些人以为是罗家的佃户勾通了外路来的土匪。也有人猜这件事是副爷们干的，说不定有一天会要兵变。

许多家人家就在白天里也关上大门。

谁也想打听打听清楚，都设法要知道随缘居里传出来的话：地方上的什么新闻，只有那家茶店里最先明白。

那些茶客也不断地议论着，一个个跑到程三先生跟前问罗二爷的伤势。他们还想要知道程三先生的意思：他以为这些行凶的家伙是谁呢？有人主使么？

程三先生赶紧吞下一口茶，点了点脑袋。行凶的一共有多少人，罗二爷自己也没有明白，大概总有四五个吧。他们脸上都涂着黑东西，身上都穿着白大布大襟褂裤。可是一听那些俚腔——就知道是些兵大爷们。不过当然弄不明白是哪几个。现在李营长不在镇上，罗二爷打算请劳副官去调查一下。

至于有没有人主使——程三先生可没说。他只是低声告诉别人：那些凶犯还对罗二爷交代了几句话，一听这几句话，这就很容易想得到这后面有谁在指挥。

“哪个呢，到底是？……那些打手讲了几句什么话呢？”

可是那位罗二爷的亲信人只摇摇头，抱歉地笑了笑，声明这些是不能够随便泄漏的。

有几位立刻想到了罗二爷最近结的仇家。于是有几张嘴凑近几只耳朵说出了这个意思。

过了会儿程三先生自己也忍不住了，他声音更放低了些，让别人知道那些凶犯对罗二爷说了什么。接着扫了大家一眼，再三嘱咐他们——别把这些传开去。

所有的脑袋就都晃动起来，嘴里小声儿吹出了“谢老师”这些字眼，听来就只是些“西西嘶嘶”的声音。并且照例还加一句——

“千万莫讲出去啊。”

连掌柜的也走了进来，手搔着光脑袋，盯定了眼睛，要知道他们谈什么。堂倌们提着个开水壶站在半路里，把脸子想法挤进人堆里去。

先前咬别人耳朵的那几位就拍一拍自己大腿，叫人别忘记他刚才没有猜错。

那么罗二爷就这么算了么？

大家巴望什么好事似地瞧着程三先生的嘴。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罗二爷一下子不好怎么下手。谢老师到底是个区董，在地方上有点声望。谢老师还在省城里那家了不起的人家里教过书，直到现在还有点交情。

罗二爷躊躇着。茶店里也有人顾虑着：

“如今一点真凭实据没有，要是指定他是主使的人，要对他怎么样，事情就闹大了——他从前那个东家不出来帮他说句话么？”

于是有个沉重的声音在许多耳朵里响着，告诉别人谢老师在地方的这点儿声望，也是省城那个东家替他造成的。

有些人可记起了罗二爷的伤势，就马上装出一副关切的脸色，仔仔细细问着程三先生。一面他们很吃惊地插进一些话来：什么，恐怕打断了一支肋子骨？膀子也受了伤么？原来罗二爷请中医治内伤，请西医治外伤。于是有几张嘴对中医西医都说了点意见，接着还介绍了几个专治跌打损伤的灵方。一位尖脸的中年人可摆摆手叫别人别多嘴，他主张罗二爷该喝点童便——这比仙丹还灵。

谈话转了方向：他们对这些药方有了一场大辩论。

谢老师一进来，大家就一个个回到自己位置上，谈声也一阵一阵息了下去——象一阵风从近刮到远处，然后没了一点声息。只有这里那里发出一两声故意似的咳嗽。

沉默。

掌柜的伸着他那个光脑袋，对门里吃惊地瞅了一眼：这随缘居打开张一直到今天——从来没这么静过。

堂倌们那些叫喊逗得大家都吓了一跳。茶炉上那些零零碎碎的响声——在现在仿佛太不相称似的。

许多眼睛都在偷偷地瞟着谢老师。

谢老师可很明白地方上的风声，也打听到罗二爷发了狠劲。可是他还是那么打着招呼，爱笑不笑的，只是嘴角在打

颤。这叫人难堪的沉静对他简直有一种威胁，他料得到他们刚才谈了些什么。他就好象怕有谁向他动手似地轻轻耸着肩膀，手也在暗底下做着要招架的样子。步子踏得非常小心：打算不叫它发出一点声响。他悄悄拖正那张靠墙的凳子，把水烟袋挺谨慎地放到桌子上。

远远有人在低声谈话，听着叫人以为这是小鱼在水面上吃东西。

什么地方有谁咳了两声。

程三先生把屁股移动了一下，脸子对着谢老师微笑着，满不在乎地提到了昨天那个乱子。

大家又都闭住了嘴，连呼吸也停止了似的。程三先生的嗓子就震得别人耳朵疼。

谢老师脊背上一阵冷。他颤着嘴唇，努力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真的呀？”

接着他马上想到这句话不大对劲，于是又轻轻地补了一两句：他听说有这么回事，可是他不相信。

“果然是真的呀？”他往别处瞟了一眼，哆嗦着嘘了口气。

可是他感觉到别人眼色里有着一点什么恶毒的东西。大家都眼巴巴地希望他有点灾难。他们用的语句都是含含糊糊的——叫他摸不清那到底是热是冷。

他记不起抽烟，也没去喝茶。手掌上湿漉漉的全是些汗，指尖也有点发冷：要动一动都没这个力气。心头一阵阵发紧，觉得有人抓住了他。他极力想听听别人说什么：只要有谁一开口，他赶紧就转过脸去。可是老听不出一道理：他的领悟

力发了麻，耳朵里也似乎有什么东西嗡嗡地在叫着。

“然而——这或者是昨夜里没睡好之故，”他对自己解释。

昨夜他的确一晚没睡着：老是想起犹开盛他们对罗二爷说的那句话。屋子里只要稍为有点什么响动，他就得吓了一跳。仿佛以前那几次兵乱的年头似的。一大早他就起了床，在屋子里踱着，一会儿又站到那扇纸糊格子窗跟前——听听院子里有什么声音没有。他老感觉到有种什么不好的预兆，时不时要怔忡一下。于是他又踱起来，一面打算着今天要做些什么事。躲在家里总不是个劲儿，随缘居还是得照常去。他该镇静自己一下：在别人跟前该拿出那副满没有什么的样子来。

然而这一手他没有办到。他提心吊胆地问自己：

“他们一定晓得了，一定晓得了，这些瘟家伙！”

回家的时候他觉得身子在空中飘着。一双脚也没了弹性：那条小石子砌的路似乎变成了棉花那么软的东西。步子不由自主地一会儿快，一会儿又等着谁似地慢慢移着。走几步就回头瞟一眼：他总以为有谁在后面跟着他。

家里象没有人住着似的，一点声音也没有。就是个把蚊子叫也听得很明白，耗子在屋子角里打滚，挂着的字画给风吹得轻轻地动：这些响声都放大了几十倍，可是听来叫人更觉得寂寞。

端妹子在静静地写着“九成宫”。太太走路也放轻着步子，说起话来就捣鬼似地把嘴凑到别人耳朵边。

有时候柴房里漏出了点笑声。那三位兵大爷成天地呆着不出去，蹲在泥地上掷骰子玩。兔二爷老是输，逗得那两个直乐。

谢老师很快地走到房里，把房门上了闩：好象他们的声音是不吉利的。

柴房里可又透出兔二爷的粗嗓子：

“这回准得赢你们的！”

一会儿他们哄的笑了起来：兔二爷掷了个“么二三”。这失败了的人动了火，抓起骰子来对它们吐了口唾沫，一把扔到沟里。

这些谢老师都听得很明白：不知道怎么一来——他思想忽然碰到了一些说不出的东西上面，碰着了她的隐痛的地方。他站起来又坐下去，肚子里仿佛有融化的蜡在滚着。

易良发又在哼他的蹦蹦调。犹开盛嘟哝着似乎在问什么，可是没谁答腔。兔二爷大概闲得无聊起来，想起那副扔掉了的骰子，就拿根篾棒在阴沟里掏着，一面不耐烦地骂着。

上房里坐着的主人咬着牙，忽然有种奇怪的冲动——想结结实实把那三个家伙捶一顿。他右手抓着自己的衣襟扭着，眼珠子盯定了帐檐上的“早生贵子”。

“他们说不定要乱讲……”

一下子——他那顶可怕的模糊想象叫他几乎发狂：他跳起来往里面房里走，马上又跌跌撞撞地冲了出去，仿佛要找个地方躲一下。一面他用尽了力量来制住自己：怕一个不留神他自己会乱叫乱跳。

这晚他又没睡好。

谢标六整天地在外面奔着打听消息，隔不了两三个钟头就得来一趟，压着嗓子向他报告敌方的动静。别人对这件案子可一步逼进一步。

李营长赶回镇上来了：他要彻查一下，那几个凶犯到底是不是他部下。县里也打算追出那件事的头脑来。龚县长发了脾气：青天白日出了这个乱子，在治安上太说不过去。许科长到罗二爷那里去慰问过两次，还转达了县长的意思。罗二爷说他已经知道了主使是谁，要是三天里找不出凶犯，找不出证据，他也要买打手来报复一下。

谢老师喃喃地说：

“听天由命罢，听天由命罢。”

把冰冷的手贴到了滚烫的额头上：他承认他没力气挣扎了。

对那三个侏子——他想尽方法不跟他们见面。他连早晨洗脸刷牙的事也搬到房里来做。房门老是上着闩。每逢进院子，他就用那种跟他身分很不相称的快步子走着。只要一看到他们的影子，他就打个寒噤，象看到了一条蛇似的。可是别人偏偏要跟他打招呼，还想要攀谈几句。谢老师只好随便点点头，费力地笑一下，鼻孔里哼两声，不停脚地赶快走过去。

他不时压着嗓子警告太太小姐：

“千万莫去惹他们：那些家伙是惹不得的。”

听见他们三个的声音，就仿佛听见猫头鹰哭似的，他得哆嗦一阵。他懊悔他不该跟他们搭上了交情：现在跟他们见面的时候要干脆不睬——那就办不到。

“见了鬼，见了鬼！怎么让把柄抓在他们手里呢。”

于是他把谢标六拖到屋角落里，颤声解释着：

“呃，六弟，我跟你心里明白：那个路径——我们并没叫他们去干。那是他们自己干的。我跟你不过谈了谈罗家里的情

形，于是乎他们出于义愤……”

哥儿俩眼对眼盯了会儿。谢标六才把视线移到了地上，说话的声音在嗓子里打滚——没完全吐出来：

“不过罗二爷着实上紧，想要抓人……他们大家都……”

“你真蠢！”堂哥咬着牙。“那三个侩子——难道是我们叫他们去打人的？我们讲了这些话没有，讲了没有？”

谢标六把腮巴上的皱纹皱了起来，记起了一点糟糕的事：他有好几次跟那三位兵大爷说过很多很多的话。他拚命想一想——他有没有吐出过那些明白的话头，譬如“去打罗二一顿呀！去打呀！”这些。他们商量要干那件犯法事情的时候，不总是由他谢标六出面的么？

他嘴张得很大，让唾涎滴到了下巴上。好一会他就打牙齿中间迸出一句话来：

“嗨，操得！真不景气！”

接着屋子里只有他们呼吸的声音。

谢老师两手撑在桌子上。因为有个分担那件祸事的人在他面前，他稍为定了定心。他觉得那三个老粗老呆在他家里，总不很稳当，想要谢标六劝他们到外面去走走，顶好是搬一个地方。

可是他堂兄弟伸出手来动几下：又象是摇手，又象是招架：

“我不去讲，我不去讲！”

“啧，你真是！”

做哥哥的努力忍住了怒气，在屋子里踱了一转又站住：

“再不然就这样：把柴房门封起来，另外开个门。象如今

这样，他们出出进进都要走我们这里，总不方便。至于做门的工钱——我跟你二一添作五……”

谢标六没言语，瞪着眼瞧着自己的一双手，象没听见别人的话。这么愣了两分多钟，忽然肩膀耸动了一下，一脸的肌肉都皱得缩起来，用着哭腔叫着：

“要是把我们抓到了牢里去……唉，真不得了，真不得了！家里有堂客，有儿女……真不得了……我的铺子又怎么办呢……”

七

这天程三先生忽然待谢老师特别客气。他用着一种向别人讨教的口气谈到钱南园的书法了不起，只是很难学，要象谢老师这么临得了他的骨髓的怕没有第二个，就是罗二爷也佩服这一手的。

说着就向别的桌上瞟一眼。

谢老师提心吊胆地听着，嘴角在抽着痉。那双手似乎没地方安置：在自己大腿上放了会儿又给搁到桌子上，用中指在褪了漆的木器上擦了会儿又收了回去——两手捅到袖子里，可是热得掌心出了许多汗，于是又抽出来。

程三先生啜白干似地呷了一口茶，就把脑袋凑过去，仿佛把谢老师当做自己一家人看待，问他有没有得到一点那件案子的眉目。

谢老师怕自己的嗓子会发生异样的声音来，就闭着那两片发白的嘴唇，只摇摇头。

一屋子的眼睛都往这边瞟着，脸子挨着脸子在低声议论着什么。就是同桌的人也不言语，侧着脸听他们谈天，装做没注意的样子。

那两张脸更凑近了些，叫谢老师闻到一股泔水样的味儿：他仿佛要忍受着这个来消灾弭难似的，并没把鼻子掉开。

程三先生告诉了他许多话，一个个字都有弹性地在他耳朵里跳着。口气里带着哀求别人帮忙的那种诚恳劲儿，以为这件事只要谢老师动一动嘴就能办成的，并且还报告了一个有利于对方的好消息。

“罗二爷只要正凶，不问主谋。”

“什么？”谢老师的肚子一抽动，打丹田里进出了一句问话。

那个又热心地把这好消息叙述了一遍：

罗二先生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愿意牵涉到主使的人——他不追究这个。他只要查出正凶来就算了。”

一下子谢老师全身的骨头似乎都脱了节：手掉到了大腿上，脊背往墙上一靠。皮肉也解体了似的。他觉得他掉到了不寻常的温度里面——不知道到底是冷还是热。可是背上头上都冒出许多汗来。肚子里老反复着：“他不追主使的人，他不追主使的人。”

冲着程三先生的脸紧瞧了会儿，他象做了太吃力的苦工之后一下子休息下来似的，吸足一肺的气嘘了出来。

他为了要回家去把这件事好好想一想，提早走出了随缘居。

大家拿视线送着他：那些眼睛象水面上的月影那么闪着

亮。他快要跨出门槛的时候，程三先生追了出来，在他耳朵边加了一句：

“这些话千万莫漏风，千万。”

一走到街上，谢老师又嘘了一口气。他慢慢移着步子，在领略着脚板踩在石子路上的味道——觉得有种轻微的快乐。

天上流着一球球的白云，每一团的边上都带着点灰褐色。风飘到脸上很舒服。

他那件汗透了的小褂子贴在背上冰冷的，他摇一摇肩膀。步子跨得很大方：没再疑心有人在后面跟他。一面耳朵里咕咕刮刮响着程三先生的话声，嘴里就咽下一口唾涎。他只要一想起这几天他自己那种害怕得怎么也镇定不了的神情——竟有点害臊起来。

“然而其实没有什么，唔。”

罗二不会怎么下他的手。他这么一轻松，就觉得他竟可以不理睬这件事。嘴角上现出一下隐隐的微笑，脑子里掠过一个不相干的想头：他似乎可以做个好人——叫那三个侏子悄悄地逃掉罢。

可是他进了屋子仍旧闭上了门。他决计叫自己冷静一下，心平气和地坐在书桌边，右手在眉心里轻轻地抹着。他考虑着他该怎么对付：这会儿是个顶要紧的关头，并且他还得弄明白程三先生那些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么过了十多分钟，他站起来踱着，两手反在后面。他到桌子边站了会儿，看着端妹子写“九成宫”。小姐瞟了他一眼，抓笔的那双手有点儿把不稳起来。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又踱了开去。

太太在画自己的鞋样，有时候鼻孔里吸一两声，或者用手

拍一下蚊子——腮巴肉就给震得一荡。

谢老师在太阳穴上很快地搔了两下。他急着要决定一个办法：他全家的命运怎样——就全在这一着。

十一点钟一敲过，忽然谢标六奔了进来。他似乎不知道房门上了闩，只是一个劲儿冲上去，那扇门就叫着弹了一下。等端妹子开了闩，他赶紧跳进了房，一把拽住了他堂哥哥。

“不得了！不得了！他要找你讲话……他他……他在随缘居……他找你……”

一家人都停了动作，连出气也屏着，睁大了眼睛——等那张水淋淋的嘴巴交代下文。

谢标六抓着拳头在空中晃着，一双脚乱动着，嘴里把同样的话混着唾沫星子说了好几遍。他转开身子往前跨了一步又打回头，捏着拳头在桌上敲了几下，于是重新零零碎碎告诉别人：劳副官到随缘居去找谢老师，现在还在那里等着他。

“他叫我来请你，他叫我……真不得了，我们屋里都有堂客有儿女……”

谢老师哆嗦着拿起了水烟袋。

太太主张他不要去，她认为劳副官他们没什么好心。可是她老爷理也不理，只嘟哝了一句：“妇人之见！”于是她尖声哼了一下，也管不着那许多规矩什么的，一面对小叔子很快地迸出一些不明意义的话，一面颤声叫着菩萨的名号。

小姐两手用力地绞着一块手绢，发慌地哭了起来。

可是他们的家长走远去了。他步子倒踏得很稳的，不过脊背上又淌了汗，风吹过来竟象有热东西戳着他的脸。

劳副官一瞧见他就站起来打招呼，很有礼貌地微笑着。这

位军官个子很大，可并不显得胖。那身灰布中山装透出了那副挺出的胸脯和圆肩膀。苍白的脸上有几条皱纹——好象用木炭勾出来似的。

这里的茶客已经走了不止一半。靠窗的这一桌只有这位军官跟谢老师。

谢老师老是干咳着，一面拿出东道主的派头来给对方倒茶，还问别人用过早点没有。

那个似乎不大懂得这些客套，只用了很简单的语句告诉谢老师——他是专诚来找他的。接着马上谈到了正题上，一点也没绕弯。

“我是为观音坡那件案子——找您商量来的。”

这种干脆态度叫谢老师打了个寒噤。他勉强地笑着。右手按在茶壶盖上，视线打别人脸上移到了那件灰布中山装——颜色褪得成了黯白的，只有挂皮带的地方显出鲜明的灰色。接着又瞧着对方那双手：生怕他陡地掏出小洋枪来逼他到牢里去。于是他全身的肌肉都缩了起来，紧得五脏六腑一阵阵的胀痛。

可是劳副官始终保持了那种又谨慎又客气的样子，仿佛在别的部队的高级长官跟前接洽公事似的。略为报告了一下那天出事的情形，就正式提到了谢老师：

“您一定知道点儿：到底那些凶犯有几个，是些什么人——是不是我们营里的。本来地方上除了打土匪什么的，别的事我们管不着。可是这件案子大家都说是我们营里的弟兄干的，我们就得查明是谁。所以我来找您商量一下。”

谢老师那张长脸成了灰色：

“呃，然而我……我……”

“呃，您听我说，”那个微笑着摆摆手，喝了一口茶，几个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准备要说许多话的样子。

趁这当口谢老师给添上了茶。手指可发了软似的，连茶壶也拿不动，壶嘴里出来的黄水就象一条绳子那么晃着。他费了大劲放下茶壶的时候，壶盖也差点没摔到地上。

有几位茶客照规矩该回去了的，现在他们可甘愿多呆一会：斜着眼珠子注意地瞟着这边。

那位军官的嘴不停地动着，手指在桌面上敲着画着。

谢老师那绷紧着的脸渐渐松了点儿。过会儿他透出了一口长气。这么过了两三分钟，他竟拿出平素那副舒坦劲儿抽起水烟来。脸上的皱纹也没象先前那么打着结，只是那副憔悴的颜色还没去掉。他向劳副官那面移近一下，把拿着纸煤子的手伸开得远远，小声儿地问：

“然而这样看起来，早晨程三先生对我讲的那些——想必真的是罗二先生的意思了？”

“对，”那个的声音很沉重。“主使的人决不追问：龚县长跟我们营长也是这么个意思。现在您要是不肯帮忙，那——将来我们自己查出了凶犯，那就得牵连到许多人。”

谢老师踌躇了一会。他知道对方在瞧着他，可是他不敢抬起眼睛来，只盯着桌面上那些疤。这位副官的干脆劲儿虽然叫人不会疑心什么，他谢老师可总要想得周到些：要看清这是不是给他当上。

对方拿起他的黑毡帽在手里玩着，这里停住了动作：

“您放心，这绝不是什么圈套，谢老师。我还卖您这个朋

友么！罗二先生说往后他得给您个凭据，我们营长也可以向您担保：这案子没您的事。大家全要请您帮这个忙，不然的话……”

“我晓得，我晓得，”谢老师定着一双眼睛，嘴唇没力气地轻轻动几下。

劳副官喊着堂倌。一面站了起来，把帽子戴上。

“请您考虑一下罢：我下午四点钟来领您的回音。”

那个全身一热，心一跳：象想到了情妇似的。他觉得他的敌人这么放松他，总有点儿别的玩意——这玩意他仿佛很知道是些什么。可是他得咬一咬牙：只要别人放一条生路给他，他甘愿牺牲一点儿。于是他心又一跳：现在这当口竟成了他一生命运的关键，他隐隐觉得也许会因祸得福，要是他干得好的话。

好象把他紧紧绑在凳子上的绳子一下子就解开了似的，他轻松地站了起来。对劳副官摇摇手：他抢着要把茶钱写在他自己的账上。接着对那个堂倌解释着：他早晨也泡过一壶的，这回只能当是他出去一趟又回来，因此拢总只能算一壶茶的账。

可是那位军官已经掏出了铜子。于是谢老师一把挡住，假牙齿动呀动地说他的理由。一直等掌柜苦笑着承认了这办法，他们才走出来。

劳副官右手在帽檐边随便一举，再叮了一句：“下午四点钟。”

街上那些屋子衬在一抹白云下面，黑的显得更黑，白的显得更白。什么东西都很新鲜明亮。这叫谢老师稍为有点吃

惊——怎么自己竟象在房子里关了几十年之后初次上街似的。

前面谢标六迎上了他，仿佛找到了自己的魂那么九死一生地叫：

“你还在这里呀！我当你是……”

接着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明他刚才急得要上吊，可又不敢公然跑进随缘居去。他右手背不住地抹着嘴角，鼻孔里咻咻地喘着气，又结里结巴问堂哥哥谈话的结果。

堂哥哥冷冷地膘他一眼：

“慌什么呢！——真是大惊小怪！”

这位广货铺老板跟着走着，想说的一大串话都没法发出声音来。只是让两只手忙着：一会儿抹抹汗，一会儿擦擦嘴。

一进门可又遇见那三位副爷。他们象瞧见了他们长官似的，带种畏缩的神情站正了身子。对谢老师用一半鞠躬一半点头的姿势招呼一下，嘴里还嘟哝了句把什么问候的话。

这回谢老师干脆不理睬，低着脑袋一直没停步子。谢标六就发慌地瞧瞧他们三个，又瞧瞧他堂哥哥。

马上房门訇的一声响，“喳喳！”——上了门。

易良发愣住了，他紧瞧着犹开盛，又向上房那边扫一眼，小声儿问：

“怎么回事，这是？”

“谁知道他什么毛病！”兔二爷唾出一口唾沫，莫名其妙地笑了笑。

太太小姐都打厨房里赶到了房里，对谢老师摆出一副又担心又惊慌的脸色。太太相了相老爷，就殷勤地叫端妹子替

爹爹泡茶，还忙着找出老爷的旧鞋子来给他换：仿佛谢老师这趟能够安然回家，值得她这么来奖励他。等什么都舒齐了之后，她马上就问到那件案子。

谢老师站了起来。于是三双眼睛都跟着他身子往上移了一步。

“一下子讲不清，”谢老师说。“我自然有办法。……你们总是慌做一团，一个小小波折也经不住。有什么用呢！”

一吃了中饭他就穿上了马褂，一句话不说地就走了出去。

家里都睁着眼瞧着他的背影，愣了会儿：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不过从他那平静的脸色看来，大概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祸害。太太就一下子惊醒了似的，叫端妹子到门口去张望一下——她爹往哪一方走。

那位家长出门就往南头那边去，当然不是去找太叔的。

娘儿俩瞎猜着。做娘的有点埋怨老头儿——总是什么事都不肯说，叫家里人不放心。其实她有时候也有好主张，可是别人不听她的。这里她忽然住了嘴，侧着脸听着。于是她们听见那三位副爷在溜着侗腔哼小调子，还咕噜着说话。她脸子马上沉了下来，好象有身鸦叫似的，呸地吐出唾沫，赶紧就拖端妹子逃到里面房里，还叫她卜个牙牌神数看看怎样。

可是她们的谢老师正在不快不慢地走着，步子拿得很稳，显见得他很有把握。

二十分钟之后，他由门房师爷带进了罗二爷的书房。

罗二爷躺在藤床上，从脑顶齐下巴包着白色的布条。小膀子上贴着真正北京货的狗皮膏药。右手时不时去摸自己的胸脯。他今天可很有礼貌：客人一跨进门，他就吃力地点点

头。

靠书柜的一张红木藤心椅上坐着程三先生，也规规矩矩对谢老师打个拱。

谢老师瞧着那位那副七孔八伤的样子，腮巴子跳了一下，他缠不明白现在他自己是在感觉到痛快，还是在可怜着别人。他掀着鼻孔没声没息地透出一口长气。

那碗蓝花盖碗的泡茶呈到了他面前，他于是觉醒到了自己的地位，就打定主意要开门见山地说个明白。他稳重地把上身转向着罗二爷那边，脸上堆着笑——眼角边打起一把扇形的皱纹。

“我是有一件事来向二先生请示……”

主人拿右手动几下，打断了谢老师的话。脸上一点表情没有，只提高了嗓子叫别人知道他自己的意见：这还是程三先生旁副官他们说过的那些。

谢老师老哼着：“是，是，”一面把上身往前面弯一下。有时候就得膘程三先生一眼，那一位可在抹着胡子，滚圆的脸上埋着微笑，看来竟有点福相。

说话的人似乎要表示郑重一点，这里坐了起来，他跟程三先生互相瞅了一下，歪着嘴角吸口气，用食指打着手势说：

“我向来讲一句算一句，我讲的不问主使的人就真不追问。冤家宜解不宜结。叫人家坐十年大牢，于我也没什么好处，是不是？不过我既然给了你这种方便，你也该帮我一个忙，棋盘角你们府上的祖坟，要请你们迁动一下，我就是这个意思。”

不知道为什么谢老师的腮巴肉忽然抽动了一下，声音也

打了颤：

“这个，自然要那个的，自然要……至于地价的话，自然要请二先生酌量，二先生随便赏一个……”

二先生第二次摆摆手打断他，认为这件事不妨待会儿再谈。现在顶要紧的，是那解冤除仇的约言得给一个不含糊的担保。

“正凶非查出来不可，李营长跟龚县长都追得紧。此外——哪个忘八蛋才牵涉到别的人。……老程，我们昨天的那个稿子呢？……谢老师你看，我要给你凭证的。”

于是程三先生象在自己家里那么熟悉而随便，在一个抽屉里翻出一张纸来。他扑在桌上，对谢老师指点着那张东西谈着。有时候罗二爷还得插句把话，好象他俩在演相声。

原来姓罗的打算要把那天的事当做路劫案报上去，这么就无所谓什么主使不主使了。这张稿子算是由地方上的区董联名来证明这件事的，谢老师当然也得在上面署个名字。此外事主方面也得有个正式状子，为了要叫谢老师更放心些，这个稿子想请谢老师来包办。这里罗二爷还补充了一句：至于润笔当然要照送的。

谢老师赶紧呵呵腰，对别人拱拱手，笑得更厉害些：

“呃呃，那不敢当，那不敢当，二先生何必这样见外呢？”

这件事可办得千稳万妥，没有了谢家的干系。那两个就把眼睛死盯住谢老师，好象怕他会逃走似的。他们巴巴地等着谢老师说出凶犯的名字来。

可是谢老师只咽了一口唾涎，舌子舐着那几颗假牙。他很快地转着念头：他也许不妨卖一卖关子，先谈一下地价，这

么着或者不算点儿。于是他很文雅地捧起蓝花盖碗来呷了一口茶，咳一声清清嗓子。

“棋盘角迁坟的事，不晓得二先生是不是马上……”

别人可要等一下子再谈这个。罗二爷甚至于用了叱责的劲儿叫他搁起这个问题。不过程三先生还是那么微笑着，他认为应该一桩事了一桩事，把那案子弄明白了再打算别的。

“是的，是的，是的，”谢老师眼对着罗二爷，脑袋轻轻点两下。

要是马上就把话题回过去，马上就告诉了那个秘密，似乎有点不大合式。谢老师就端起茶碗来耽搁了两三秒钟，并且还小心地瞧瞧四面，这才跨到罗二爷跟前。腰弯成四十来度，尽量地把脸凑过去，一面还时不时侧过来对着程三先生，表示他同时也向这一位说话。

“凶犯是哪个呢？——就是——就是——住在舍下的那三个！本来我早就该过来报告二先生的，然而这几天……这几天……”

罗二爷一跳：

“只有三个？就是那三个？”

这连程三先生都诧异起来，嘴动着迸出了一句什么。他们本来以为谢老师决不敢就叫家里住着的客人干这件事的，一定是找了远一点的副爷们来做打手。可是竟……

“只有三个！”罗二爷叫。

这个数目仿佛是对他罗二爷的一个侮辱，他用力咬着嘴唇，瞪着眼瞧着谢老师象要咬人一口的那种脸色。

那个的笑脸渐渐有点支持不住了。可是还在腮巴上死命

用着劲，嘴角就哆嗦起来。

陡然——罗二爷的伤处发了痛，“嗯”地哼了一声，马上又倒了下去。

谢老师赶紧收了笑容，换上一副发慌的脸色，用种又着急又伤心的声调问别人什么地方难受。他上身更俯下了些，伸着两手要去抚摩的样子，可又不好意思触到对方身上去。一直到罗二爷摇摇头说不要紧，他才透过一口气来：

“唉，真是！如今还痛不痛，痛不痛？”

接着他努力要替自己洗刷一下：观音坡那回事他其实没喊使别人去干，完全是那些侉子好管闲是闲非。他要把自己的态度更叫人明白些，就干脆用了痛恨的口气来议论那些粗家伙。一面说一面看着那两位的脸色，有时候还插句把问话想叫别人答腔。

听众没开口，只空让他吐出来的一个个字有弹性地跳着。这间书房竟象是空空洞洞的。他听见自己说话的噪音，竟有点害怕起来。

可是罗二爷想到了一些另外的事，跟程三先生低声商量着。他们于是叫谢老师写出那三个凶手的名字，打算马上告诉李营长。谢老师才换了个题目：立刻把声音收小，很忠心地说出一个更稳当的办法。

“然而我看不如这样：二先生可以交给我一点东西——无论什么东西，我就叫舍六弟拿去藏到那些侉子的床里，这样一来就可以查出赃物来，唔。二先生看如何？”

不过那两位认为要快点下手，不然就会漏风。并且可以说是曾抢去了银子钱——至于查不查得出赃来，那倒不在乎。

这天整个下午，谢老师一直呆在罗花园，连劳副官的约会也不算回事了。

他在那里替罗二爷写好了状子，才谈到棋盘角迁祖坟的买卖。他们谈得几乎要决裂：买主只肯出二十块钱，这数目小得叫谢老师吓一跳。可是罗二爷的老脾气又发作起来：

“你不肯就拉倒！那我也不必做烂好人帮你的忙！我要叫那三个正凶咬出主使的人来，哪个该吃官司就吃官司！——公事公办！”

程三先生调停了好一会，结果是谢家答允了那个地价，不过迁坟的工钱得由买主付出。今天先收五块，叫谢老师写个凭据——证明他出让了那块地。

谢老师嘴角发白，颤动着没发出声音来。他想：

“真背时！棋盘角的坟地，三位副爷：拢共只值二十花边！”

然而到底有个好处：往后他可以天天来亲近罗二爷。于是他竟在那里吃了晚饭，还亲眼瞧见他写好的状子给送了出去。他就跟他们大声地谈到狗皮膏和云南的白药：罗二爷的一切他都挺关心的。第二天一到随缘居，跟程三先生谈的头一句话就提起罗二爷：

“明天想请罗二先生到舍下吃便饭，你老兄做陪客。然而不晓得他老人家肯不肯放驾哩，就是。”

他决计要找谢标六商量一下：这回当然该哥儿俩合请。于是他很急地拖住程三先生，拍拍那个的肩膀，嘴里的假牙齿动呀动地：

“罗二先生那里务必请老兄去作个说客，先容一下，我这里再正式下帖子。一定要请他老人家放驾，给做小弟的一个

面子。如何？一定罢，唔？唔？一定罢。”

原载《文学》月刊 1935 年 7 月 1 日第
5 卷第 1 期 现据作家出版社 1954 年 4
月单行本校印

抢 案

拍!

黑夜凝成了一整块，这一声枪响可就把它打碎了。

柳闰嫂正在给五个月的毛团子吃着奶。这里她身子一震，奶头子脱开了小孩的嘴：那张小脸不耐烦地动几动，哭了起来。

拍! ——巴!

这所屋子仿佛跟那枪声有东西牵着似的，竟哆嗦了一下。她脸上的皮肉绷得紧紧的。听了这么一会儿，她就决计把柳闰喊醒来。

“小英子的爹! 小英子的爹!”

那个男人在床上翻了个身咂咂嘴。他还没睁开眼睛的意思。手随便抬了一下，又安安静静地睡他的觉。

这张床给煤油灯光洗成黯黄色。一支步枪斜倚在床头前。墙上钉着几个蚊子动也不动。

女的左手抱着毛团子，右手死命揉着她男人。

等到柳闰完全醒了过来，外面的枪声更密了些。于是他一跳，一把就抓住那杆枪。

两夫妇都拉长着脸静静地听着。毛团子还哭着，扭着脸

在妈妈怀里找奶头子，可是谁也没理会他。

那些声音象有风卷着似的：一会似乎很近，再听一听又觉得很远。拍的响一下——大地就跳一下。这里面还夹着一些叫喊，分不出到底是人嗓子，还是狗哭。隐隐地还响着敲锣的声音——浪头那么荡呀荡的。锣大概是破了的，只哗啦啦叫着：可是也说不定有人在奔着，有些树叶子在颤着，这才成了这么乱七八糟的一片。

屋子里这一对男女张大了眼互相瞧着。

他们大女儿小英子醒了过来，发慌地喊着妈。

这黑夜的世界象在熬油似的：滚着跳着叫着。滚烫的油星子仿佛打四面往这里溅进来。

柳闰嫂一面恐吓着叫小英子别嚷，一面到桌子边去打算吹熄煤油灯。

可是男的沉着地摆摆手：

“莫慌，莫慌：远哩。”

他们侧着脸仔细听着。

小英子颤声哭了起来。柳闰嫂嘟哝着骂了一句“倒头的孩子”，可也走到了她女儿跟前。她轻轻跟那女孩子说了几句什么，就记起还有个小的还没吃够奶，于是坐到了床沿上。

“远哩，”柳闰自言自语，可是抓枪的手却并没放松一点。“怕是在东街那块：你听哩。”

“刘家家里呀？”

这回枪声里分明杂着人嗓子。近处象有谁洒着沙子似的——哗，哗，哗，又有人在筑墙似的；他们的屋子一下一下给震着。

柳闰大概没猜错：这些声音的确是打东南角里扫过来的。

屋子里又静了下来，很清楚地听得见小英子匀称的呼吸。她虽然只有六岁，可是听惯了那些枪响。今晚上这些声音似乎来得特别厉害些，刚才倒老实有点害怕。不过到底没闹到家门口来。

两个大人轻轻说着话，还用了些隐语，怕板壁外面有耳朵。他们认为刘家可不怕抢：墙那么厚，望楼那么高，还有二十来杆枪。

女的含含糊糊问着：那些爬山老抢不着刘家里，会不会抢到这里来？

那个没开口，只把眼睛盯定了那扇门。

她就又问了一遍，还是没用那些明白的字句：仿佛那么着就不吉利似的。

丈夫拿拳头背抹抹下巴上的胡子根：

“怎能晓得呢？”

女的又侧着脸听了会儿，就自言自语地动着嘴唇：

“害就只害的我们这些人！”

那些爬山老抢不动刘家里，就到柳闰这种人家里来动手。去年年底梁家七公公还给绑了去，送了两只阉鸡才给赎回来。你看这是什么世界！

地方上——一个月顶起码得出八九回抢案。

怪不得矮子吴二老是埋怨着——

“尢你妈妈，连自己家乡，都登不住！”

这些话柳闰也说过。有时候他甚至于打算要带了一家人往别处去：可是他只不过这么空口谈谈就拉倒的，并没把它

当做一回事。他亲眼瞧见老阮跑到了上海，呆了半年又跑回来——还是个光棍，并且比从前更穷。

他柳闰做事可有分寸些。他知道反正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于是他还是规规矩矩种着他自己的那十五六亩田，挤出点儿全家的吃用来。虽然一年中间饱的日子太少，还老是闹土匪什么的，他可咬着牙熬着，让自己那张三十几岁的脸子皱得象老太公。

老婆不时轻轻地嘘出一口气，仿佛累了似的。她脸子绷得紧紧的一点表情也没有，只在静静地等那个乱子到来，显得很有把握的样子。

外面锣声清楚起来。听来那敲锣的大概在路上很急地打着旋，那联成一片的“锵锵锵”——就也在空中滚着圈子。

枪也似乎响得近了些：叫他俩想象到那些枪的后劲儿有多么大——好象看见了放枪的家伙给震得身子往后抖动一下。

两夫妇赶快把床上的席子拖到了地下，不管小英子愿不愿意就把她抱来放到地上躺着。那女孩子只不过哭了一两声，就给一个什么可怕东西堵住了嘴。

做娘的窝着嘴唇对着了灯罩口：灯火一跳就熄掉了。

屋子里一黑，外面的声音听来更加分明了些。

柳闰抓紧了枪往门口走，要跟邻居们谈个对付方法。可是突然又停止了动作。他用感觉辨出了那响着的是哪种式子的枪：嗯，竟觉得仿佛是保卫队在那里跟土匪打。

“莫慌，”他抓枪的手松了点儿。要是他没猜错，爬山老就不能往这边来。他现在也不用出去碰流弹。

以前那些队丁只会喝酒赌钱，自从汤老五接手办保卫队，到底也跟土匪打过几回。那个梁夺标不是打土匪打死的么：他们还替他开过什么“锤倒会”哩。

可是柳闰嫂不相信这一套。

“你倒想哩！……一个月八角大洋的保卫捐——一个不能少，保卫个什呢嘎！土匪越抢越凶！”

柳闰踌躇了这么两三秒钟，对自己的耳朵也起了疑心。

半空里——叱！叱！叱！黑夜好象在那里喘气。

女的把睡着了的毛团子放到地下，这小鬼可马上哭起来。她一面骂一面又把他捧在手里摇着。

突然——擦达擦达脚步响！

“妈妈的！”柳闰一跳就挨到了门边，枪口子对着外面。

可是一会儿他又放松了劲：他听出这来的人是吴二他们。

于是黑地里响着吴二跟陈虚子的口音。

这三个汉子就压着嗓子说了些话，声音可来得挺沉着。他们老是等那些歹人到了家门口才去报告保卫队，不然别人就得骂他们大惊小怪，并且还得办点酒菜来酬劳那些队丁。他们宁可自己拚一拚命来防御。

那个吴二流水似地说着他的主意：

“我们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象上回子一样：不打锣，莫作声，一个个躲着，等那些个爬山老来。”

他们得到附近那些人家去传达这些话。然后把所有的灯都吹熄，大家伏在黑角落里：那些歹人一走近——见一个打一个。

那女的静静伏在地下，右手拍着毛团子的背。她照她的

经验不慌不忙地等着：一定要土匪打近了才跑出门去，现在要是就出门那徒然吃流弹。

男人们可走在田塍上了，互相很快地咕噜些什么。

陈虚子插进了嘴来，结里结巴的叫人听不大明白。他觉得这次土匪准比上次多得多，单这么着怕对付不了。……

柳闰咬着牙问：

“依你呢？——怎干呢？”

那个大概一下子想不到别人会问他要办法，吓了一跳似的：

“什呢？”

接着吞吞吐吐出了个主意：他主张马上就派一个人去请保卫队。说了之后连自己对这个提议都吃了一惊。

吴二用了责骂的口气说：

“真是虚子！……要是爬山老不到这块来呢？——一点事没得，我们还要杀鸡烫酒去润润那些个队丁哩。这个贴本生意哪个做！”

“是嘎，”那位虚子的脸烫烫的。“我也是这个样子说的……我说等他们来了就去请保卫队，我原是……”

枪声停止了下來，好象一阵冰雹慢慢收住了似的。这么一来——仿佛反侧把那三个惊吓住了：大家闭了嘴。

只有狗在叫着，嘎着嗓子把声音打成一片。还颤得一高一低，似乎瞧见了什么东西——逗得它们害怕地哭着。听着叫人连皮肉都哆嗦起来。

偶然也有拍的一声——特别来得响，震得耳朵发痛。

沉默。

一会儿——忽然有一种杂乱的声响，威胁地一阵紧逼一阵：又象是有人往这奔来，又象是风声。

他们三个加紧了步子。

于是这一带——一个个发亮的窗门都成了黑的。

五六分钟一过去，这里的人全准备好了。他们埋伏在黑地里。他们散着躺在田塍边，蹲在树后面，伏在草堆里。

满天的星星在眨着眼。暗蓝色的天空下面排着些凸凸凹凹的东西——一些树，一些屋子，一些路。

那些脚步声响得更亲切了些：那些敌人似乎打算踏得小心点儿，用了偷偷摸摸的姿势。可是同时好象又要给人知道他们的声势，就在小心里面带着一点盛气凌人的步伐。

黑地里躺着的伏兵——分明地感觉到了那一阵阵的震动。

于是看见一些活动的黑轮廓往路上推进：瞧来他们是想闯进李大叔家里去。

一棵槐树后面发了第一枪，树叶子仿佛吃了一惊地沙沙落下几片来。火光闪电地那么一亮，接着滚起了一阵烟——把那些黑轮廓弄得模糊了好一会。草香里就夹着刺鼻子的火药味儿。

那些爬山老当然摸不着头脑。有谁用假嗓子叫了一声，那十几个黑影子乱晃起来。有几个尖声嚷着一些话：恐吓地叫别人认清冤家，不干自己的事就别管。

可是答腔的只是——拍！拍！

两边就这么开火了。

闯来的那伙好汉凌乱起来：叫他们对付漆黑的野地里的

伏兵——可不大有经验。枪口子没目标地冲着田里放。有几个可在射击着那些黑屋子。有时候不知道打哪里来的，突然有把锄头什么的劈到他们脚上。

其实埋伏的人只有八九个。有两个还是娘们儿。一共只有六支枪。

柳闰蹲在自己屋子跟牛栏的中间，后面的烂泥地上躺着他的老婆儿女。他枪放得很稀，一定要等到看见暗蓝色的天空下面出现了黑影子——他才动手。拍的一声之后，他就得猜一猜刚才有没有打中一个。

孩子们并没有哭。小英子把脑袋挤进娘的脖子窝里，全身在发抖。柳闰嫂把毛团子裹到自己的衣裳里面，冰冷的两手堵着他的耳朵。

枪声震得心也发了麻。这里那里都有红光闪着。叱叱叱的声响一会来在远处，一会儿好象贴着地面叫过来。

那些敌人可老是不退：这么东一个西一个地埋伏着，叫他们不知道往哪里跑。他们仿佛嫌他们的子弹太多似的，只是一个劲儿乱开枪。

打接触到现在——竟有七八分钟。

可是那些敌人不歇手。说不定他们竟看清了这些老百姓的弱点！

柳闰决计去请保卫队。土匪似乎没有退走的意思。枪弹是很珍贵的东西。

他一面把发了热的枪交给自己老婆，一面在肚子里埋怨保卫队拿了捐不管事：开火了这么久还不听见么。于是他往后面爬过去，躺在田塍边的陈虚子也硬要跟他同走。

两个人在地上爬着。到低点的地方就把两手离开了泥地，蹲着往前跑。陈虚子只要听见风吹草响，就得赶紧挨到柳闰身边去；手臂碰着树枝子也要叫起来。

他们往正北奔着跑出火力圈，到了石坝塘才上了往西南的大路，然后再抄那条弯弯曲曲的小道往南。

枪声小了下去，渐渐没了劲儿。听来还仿佛稀了似的，有一下没一下地响着。

“好象不打了哩，”柳闰放慢一下步子听着。

近处草呀树叶子的簌簌叫着，辨不出那边到底有没有停止放枪。耳朵里还嗡嗡地响，一面又觉得自己身边还有人在射击，就更加搅不清这是幻觉还是真的。

转到大路上的时候，他们才透过一口气来。可是模模糊糊地不知道自己走了多少工夫。

可是他们到了完全地带：他们已经瞧见了保卫队队部屋子的灯光。

忽然柳闰感觉到脚下的石子路上起了震动——有几个人的步子响，似乎也是去找保卫队的。他今晚上竟得了一种惊慌的习惯，就马上停了脚，一把拖住陈虚子。

他们两个的身子衬着队部屋子的粉墙，显出很分明的黑轮廓。

那几个走路的站住了，用着戒严时候的那种声调喊：“哪个？”

柳闰立刻就觉到了刚才的吃惊真是多事的，于是带了老百姓常有的那个小心劲儿说：

“是我啊。柳闰。我跟陈虚子。”

窗口透出来的灯光模糊地映出了那些人的脸——正是几个队丁，不过穿着便衣。手里都拿着枪。脸上汗油油的。

这两个老百姓喘着气报告了那回事。

一个队丁打断了他们：

“是嘍，我们正要去剿。他们有多少人？”

“嗯，不多：十几个。打都打了好半天了。幸亏我们老百姓家里有支把枪哩，不然的话——哼，看罢！”

刚才说话的团丁用力地横了柳闰一眼。

这预备去剿匪的可只有八个。他们就说宁可多去一些人，于是打屋子喊出五个队丁——一面扣着制服一面嘟哝着。有一个还打着呵欠。那位分队的王队长也走了出来：王队长对地方上的事向来很热心。他走在第一个，嘴里埋怨着柳闰为什么不早点来报。

“土匪来了你们不来报，等下子你们又说是我们光吃饭不做事。”

别人没答腔，只响着乱七八糟的步子。

那些队丁走不动似地拖着腿。穿便衣的几位还喘着气，拿手到脸上去抹汗。陈虚子偶然掉过脸来瞧瞧，这八个人只剩了六个。他记得有一个仿佛是借口要小便——便呀便的就不来了。还有一位可不知道什么时候溜开的。

穿制服的一直没少，不过老打着呵欠。

王队长没理会这些。他一面咂咂嘴，一面埋怨地方上的事不好办：吃力不讨好。保卫队这么抱着枪杆子过日子，替老百姓打歹人，还要给说了许多闲话。

“你们只会说人家。要是这块没得我们保卫团——你呀，

“嗯，看看瞧！”

柳闰叹了一口气：

“我晓得，唉！”

忽然陈虚子叫了起来：

“又溜掉一个！呃，真是的！”

他们没绕路：一直往大路上走。

穿便衣的队丁还剩了三个。有一位还是溜开了两步给叫回来的。

枪一点没听见。十来双脚踏在路上——仿佛老远的还起了回声。

陈虚子发慌地嘟哝着：

“快点个走嘎，快点个嘎，太爷！”

可是他们这趟竟是白跑。

爬山老已经给打退了。只有一个打死了的躺在田塍上，两个受了伤在哼着。

两三个火把在晃动，火光和黑烟在摇呀摇的。许多人在移来移去，象是墙上的黑影子：一会儿三个四个地聚拢来成了整个黑团团，一会儿又散了开去。瞧着这景象叫人疑心是在梦境里。

他们都在叽叽咕咕说着些什么。几只狗猛地叫起来，他才掉脸来，皱着眉毛避开火把的亮——望路这边瞧。

柳闰跟陈虚子赶紧跑了过去。

“我们有人伤了没有？”

“没有。”

柳闰嫂打吴三手里抢过火把来，用种叫人捉摸不定的声

调说：

“土匪倒打死了一个——口袋里有一副银圈子。还有两个爬山老打伤了。你望望瞧：来嘎。”

那个打死的敌人仰天躺着，大概给搬动了一下过。灰白色的皮肤被火把映得一红一红的，象讨厌这亮光耀眼似的苦着脸。

猛的——陈虚子退了一步，嘴呀眼睛的都张得挺大，惊叫起来：

“怎干的！”

连柳闰也打了个寒噤，睁大了眼睛瞧瞧他们的邻居们，然后又眨几眨去看那死尸。

“呵，这是——这是——队上的弟兄嘛！”

所有的视线都盯到了王队长脸上。

王队长很顺口地说：

“唉，他们打土匪打死了，唉！这都是为的你们，这都是！”

原载《创作》月刊 1935年8月15日

第1卷第2期

友 谊

官场里的人都知道现在那个姓马的全省渔税督办不久总得交卸。渔业公会正向查省长告他贪脏，并且他还是前任雷省长遗下来的私人，当然得撤换的。

活动这位置的有十来个。可是要算苏以宁顶有希望，他跟省长令弟查二先生已经搭上了交情。

苏以宁是个高个儿。配着那张丰满的脸子——显得很出色。近来虽然在赋闲，一举一动可还留着一种平常人不大有的气派。出门时候老是腿子叠腿子地坐在他的包车上，就是在没个人影子的小胡同里，他也一个劲儿踏着脚铃——丁当丁当丁当！并且嘴里一天到晚衔着一支肥大的雪茄。

原来这位先生并不是没有抖过：喝了几年洋水回国来，很干了些露脸的事，还娶了个漂亮年轻的太太。不过这七八年来可一直闲着，存款也差不多提光了。这么着他们夫妇中间常闹着大大小小的别扭，太太甚至于有点看不起他。

于是他变成了很爱咕噜，埋怨这，埋怨那，好象国家社会该了他一笔帐似的。

“老实说，如今这个世界我真是无法了解它，”他绷着脸抽了一口烟。“女人男人瞎混一起说是欧化，哼，对不起，其实西

洋人最讲求一个贞操。人心真是浇薄：个个人唯利是图。你看那姓马的办的渔税——哼，对不起，少说说也有十来万上了他腰包！不客气，这个问题我倒潜心研究过：这非切实整顿不可！……”

他挺直了脖子，抬起脸来瞧瞧别人，竟仿佛他已经就了全省渔税督办的任了的。

老实说，论声望论资格——他不折不扣够得上坐这把椅子。以前只是没门路。

现在他脸上可放起红光来，额头上那些黯色也消得干干净净的：主有贵人扶助。他那天拿出查二先生的名片给他太太看的时候，就连嘴唇都兴奋得发了白，一下子竟想不出什么话。只是——“你看你看！”声音还有点哆嗦。

这一下子可给了太太一些活气。她那双描画成的细长眉毛一扬，血红的嘴唇动几动，就把自己身子搭到老爷身上去，还把发亮的红指甲排在他肩膀上。

他俩又有了刚结合时候的那种甜蜜劲儿：她竟给了他以前的那种权利——让他亲着按摩着，一面还拿出那些温柔派头来——算是奖励他。

等到她觉得已经厮磨够了，她才软着嗓子问他对这件事可有把握。

苏以宁先生嘘了一口长气，微笑着点点脑袋：

“嗯。不客气，我有成竹在胸。……一个人做事也该择择主，老实说，在查省长这样的长官下面做事，倒是痛快的。我并不是在夫妇间也要说得冠冕堂皇，实在是查省长的私德——我跟你不得不敬服。你倒张开眼睛看看：看象他这样讲操守

的有几个。别说大人物了。况且查省长又是个最笃于手足之情的，查二先生有什么话他没有个不折不依，查省长待他二先生是——是——嗯，古来象他这样子的也不多。……你想想看罢……”

谁都知道查省长把他兄弟看得比什么还要紧，他动不动就得夸他那老二，挺有兴味地告诉别人老二的一句话，一声笑。他们是异母弟兄，可是别人同胞的都比不上。

这里苏以宁又重复了一遍那句话：要在查省长这么一位有德行的人手下做事——他觉得挺光荣。

女的只叹了一口气：

“唉，总得巴住了那位兄弟别放松才好。”

这么着，他们非常隆重地请查二先生吃了一顿晚饭，当天又约定了第二次见面的日期。于是那位省长的兄弟竟做了苏公馆的常客，似乎那里可以给他一点儿什么安慰。就是男主人不在家——他也照常去呆这么一整天。

两星期之后，这省城里就流传着一种谣言了，一个公子哥儿，一个年轻太太，怎么有这么多谈的？——哼，对不起！

这些不三不四的话一飘进了苏太太的耳朵里，她全身就一阵热。她觉得她受了委屈。可是她仍旧那么招待那位贵客，到了晚上她才跟丈夫发作起来：把那个错处往男人身上一栽。她声明她受不了外面那些个胡说八道的。

“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她的声音急躁得烧着火似的，嘴唇堵得比往日高。

老爷可愣了好一会儿。那支雪茄给凌在空中，老半天没去抽它。怎么，那些谣言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总不能把辛辛

苦苦抓上了的又放松呀，唉！

转弯抹角把这层意思说明了之后，他又恳切加了一句：

“你想想看，呃，你想想看，我拿什么东西跟他交际呢？……”

并且他还庄严地下了个结论，至于正当的社交公开他倒是极力提倡的。

太太笑了起来：

“得，这是你自个儿说的。往后要是有更那个点儿的谣言，我可管不着。”

这回男的没言语，只是瞧着她，咽了一口唾涎。

于是太太把那位贵客招待得更殷勤点儿。她靠他坐得很近；过会又鞠一鞠屁股再靠近些。说起话来她脸上哪一丝的肌肉都活跳着，一面在客人身上掸掸烟灰，再不然就在他肩上拿掉根把落下来的短发。

那位省长的兄弟不过二十四五岁，去年才打大学毕业，听说不久打算出洋去。他不大说话，常常脸红，眼珠老是偷偷地瞟着别人，象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女主人想：嗯，他是个“青头嫩”。

男主人呢，总忙着些什么：点着自己的烟，抽几口就搁到烟盘上，不一会儿又拿起来点着。要是开起口来，总得谈些只有自己知道而客人不大懂得的事。他对那“青头嫩”摆出了一点儿老大哥的身份，一位又亲切又有礼貌的老大哥。他认为这么着更够交情些。

“二先生你呀，”他甜蜜地微笑着，“老实说，你真是有福气的。我是爱说老实话的，哼，对不起，我所晓得的人里面只有

一个是我钦佩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令兄。……不客气，我是研究过来的：象你们昆仲那样——实在是福气。”

查二先生象是没听明白，又象是一下子想不出话来，他轻轻地问：

“福气？”

太太眼睛盯着别处，显见得在想着什么。那位客人一开口，她就猛地回过脸来，那浆过了的高衣领卡住了她脖子，差点儿没“咯”地叫出来。

那个红着脸瞟她一眼，轻轻嘘了一口气。

接着他们谈到政界军界的那些人物，那位贵客虽然瞧着说话的人的脸，可是眼光总是捉摸不定的样子，仿佛他有满肚子心事似的。有时候只点点头，象小孩听教训的那种劲儿。

女的也插了许多嘴，原来官场里的事她也挺熟悉。

末了苏以宁先生起了劲，把熄了的雪茄点着火抽一口，就放大嗓子叙述了些当今大人物的轶事。提起那些名字来不带姓，也不称官衔，看去他们跟他都是些挺熟的老朋友。

“子玉倒是个硬汉，有骨气，军人里面，我顶佩服的是他，老实说。还有聘老——呃，聘老倒真是个好入。令兄同他恐怕很熟。不客气，如今政界上的，我只佩服两个人，一个聘老，还有一位是令兄。”

接着闭了会嘴，这屋子里沉默得有种庄严味儿。

太太站起来拿了两支纸烟点着，分一支给查二先生。回到那张沙发上去的时候很用劲，叫客人的身子给震得荡了一下。她瞧瞧他，把眉毛扬了扬，又把脸转向她老爷。她说：

“不错，张督办派人送信给聘老的那回事呢？——你告诉

他过没有？”

“哦，效坤么？”他笑起来。

可是关于那派人送信的事并没交代明白，倒是把那位“效坤”描写了一大篇。他比着手，哪，那位将军高大得异乎寻常，那双长腿是很出名的；至于他的手——哼，对不起，手也比平常大得多。

太太忍不住伸出自己那只细嫩的手来给查二先生看：

“你瞧我的。……你的呢？”

她跟那小伙子手掌合手掌比了一下。

他的手冰冷的，有点潮湿，并且发着抖。

“怎么，不舒服么？”她问。

苏以宁先生可着了急，立刻打住了自己的话。他把半截雪茄往烟盘上一放，走过去摸摸别人的额头，抓抓别人的手，还硬要那位贵客伸出舌子来给他看。他认为这是着了凉，于是用种慌张的样子叫车夫去买两包神曲，一面解释地说了一句：

“老实说，医学是——我是相信中国药的。”

这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就由轻松变成了紧张。

那位客人有点喘不过气来：这骤然的变换似乎使他身体受不了。

“呃呃，苏先生，苏先生！”他感情激动得连声音都打颤。

“不要买药，苏先生。……我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接着惨笑了一下。接着嘘了一口气。

女主人也嘘了一口气。她手落到了沙发上，跟别人的冰冷的那一只触到了一块儿，就互相抓着了。她觉着他打了个寒

噤。

“唷，这家伙！”她肚子里说，嘴角上闪一下微笑。她知道那一位什么毛病。那个“青头嫩”准没见过什么世面，二十好几了——动不动还得害臊。然而这种脚色要一钉上了一些什么，那疯劲儿可比谁都厉害。

老爷也好像觉到了一些什么，那一男一女谈着天的时候，他虽然使劲抽着烟装个满不在乎的脸嘴，眼睛可常得膘到他们身上去。

可是有一天晚上，太太又对他堵起嘴来，这回她真的不干了。

“为什么呢？”男的嘴里含着什么似的声音。

“二先生那个神情，你还看不出来么？”

“这有什么要紧呢，老实说，他不过是个小兄弟。”

太太下唇一撇，用鼻孔笑了一下：

“嗯，小兄弟！他从没跟人交际过，这种人——那个起来——就顶那个！”

男的瞧着她的脸有半分多钟。他还是认为这个机会不能放过，况且别人要是有什么弱点，那可就更加容易着手。他舌子打着结，老半天才把这些话说明白。脸色很正经，不过老是膘着对方的脸色。

那个忽然中了奖那么兴高彩烈起来。这天她又用了她好几年没有过的那种爱娇，那种温柔体贴的样子来抚爱他。

于是苏太太很放心地去捉住那小伙子的弱点。她一个人在屋子里接待他，挨得很近地问他要不要她介绍一个女朋友，她有个表妹很不错。

“她准得一见就爱你。……你没恋爱过么？”

他颤声说：

“以前没有过。”

“现在呢？”——她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那位客人抬起一双不安的眼睛瞧着她，一会又低了下去。

她抓住他两只手。她听见他在喘气，觉得他在哆嗦。

突然——他身子抖动一下，脸色发了白。他用种叫人害怕的声音，压着嗓子叫起来：

“唉，我真痛苦，我真痛苦！……我忍受了好久了！……你们总是以为我很幸福。……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痛苦，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真我真……你们待我太好了，我太感动了。……你们不知道我的痛苦！……”

他抽出了那双冰冷的手，身子往一张椅上一倒，胸脯急促地一高一低——仿佛刚才说得过多的话使他累了似的。

“痛苦？”她脸上蒙了一层灰。“连我——连我——连我也不知道你么？”

“没人知道，没人知道。……你待我是……唉，现在我真……我对你是……我对你是……唉！”

他一站起来就拿着帽子。他嘴唇颤动了会儿可没说出话来。他闭上眼睛转过脸去。然后毅然决然走掉了。

两个钟头之后他又走进了苏公馆。他身上有点黄土，显然他并没有回到他自己家里去过。

他还是那么激动，脸子发白，全身哆嗦着。女主人就温柔地拿了许多牛头不对马嘴的话来安慰着他。她认为她自己很

有了点把握，于是抬起膀子来箍到了客人肩上。她为了叫自己脖子能够转动得自如些，还把高衣领上的扣子全数解掉。

也缠不清到底是谁先发动的，两张嘴渐渐斗近，渐渐斗近，就猛地合到了一块儿：她嘴半闭着，客人的嘴紧闭着，撮着象一只风干的蘑菇。

她心跳着。她想，他还是头一次跟人接吻。

两张嘴一离开，他忽然倒到椅子上，俯着脸给手捧着，哭丧着声调：

“唉，太对不起苏先生，太对不起苏先生！……我其实早就对你……早就制不住……唉，太对不起苏先生！……”

他又发了那个老毛病，抓起帽子——象逃犯似地跑了出去。

苏太太全身发着热，她想追上去，甚至于想告诉他她愿意跟他跑。可是腿子仿佛给谁攀住了，她手撑到门上愣了好一会，才拖着步子到床跟前，用力地往上面一倒。

“我要怎么着就怎么着！”她坚决地想。“什么对得起对不起！——他自己承认的！”

然而她好象要在老爷面前补过似的，她就用了老参谋决定战略的那种沉着劲儿告诉他——想要求查二先生的事现在可以提一提了。

“成熟了么？”老爷脸红了一下，疑神疑鬼地瞧着太太。他忽然有种闷住了的一些什么想发作出来，可是咬着牙制住了自己。

太太带着俏皮样子生了气：

“甯，什么成熟不成熟！你别喝白醋，别人只不过提醒你

别放走了机会！你这么冷言冷语的干么呀！……”

苏以宁先生又咽了一口唾涎。

“唔唔，是的，是的。我要向他提。是的。”

他一直想了开去。事情一定不难办到，哼，不客气，闲了这七八年他可得挺一挺腰板了。他太太到底是个能干人，当然也还在爱着他，因此当然也还是对他很忠实。……

于是他把太太打床上抱起来，把拖鞋套上她的脚，还在她腮上亲了一下。一面他低声说着他的步骤，只要查二先生介绍他去跟省长见见面，他就有办法。

“况且——况且——还有二先生替我打边鼓！”他快活得心脏都麻痒了一阵。

就这么办。第二天他对那位省长的兄弟发了许多议论，把手里的雪茄当做武器挥着。眼睛常溜到太太脸上去——似乎问她有没有说错什么话。

太太在玩着自己的一条绣花手绢，一句话也不说。

那位客人的眼眶上有一圈青色，脸色不安——象有什么重东西压在他脑顶上似的。他大概想瞟女主人几眼可又不敢，视线就老是打苏以宁脸上移开去停到了半路里——赶紧又折回来。

说话的人先打友谊谈起，两个膀子都拿来打着手势。

“如今这世界呀——哼，对不起，做人真要小心，朋友没有个靠得住的，总是互相欺诈，互相扯谎。老实说，他们只会吃酒吃肉，没一句正经话：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要说患难之交啊——哼，对不起，你打了灯笼去找也找不到。我跟你是……并不是我空嘴说白话，不客气，象我们这种友谊是不可多得

的。……”

他停停嘴点着那支雪茄，窝着嘴唇吹了一口烟。然后叹了一口气。

“唉，别说朋友，一般人连兄弟也视同陌路。而他们这种——美其名曰欧化！对不起，欧洲人才不这样哩。只有一般自以为是的家伙才有这种荒谬的行为。将来你出了国就可以晓得，西洋人并不是不讲道德的。所以当今政界上的人我只佩服两个，聘老跟令兄。令兄真是了不起：你们还是异母兄弟，他这样子的……他友于之情……人家都告诉我，令堂大人弃养的时候，令兄那样悲痛，生前他又那样尽人子之道，唉……我一想起来真非常之感动。想到先父母……先父母……”

他声音打起颤来，嗓子里哽住说不下去了。

查二先生脸子白得发青，眼眶里有了水，牙齿使劲咬着下唇。

大家闭了会儿嘴。有谁叹了一口气。

苏以宁先生问：

“令堂大人弃养了好几年了吧？”

“五年。”那位客人呻吟着，哆嗦着。

“唉，是的，是的。唉。”

他在屋子里踱了几个来回，到桌子边去擦洋火。于是吐出了他闷住很久的那个意思：他愿意追随别人的令兄，要请这做弟弟的介绍一下。

“老实说，我只是为的敬服令兄。……如何呢？”

两个主人的眼睛都盯住了客人。

那个打了个寒噤，预感到有什么祸事似地瞧着苏以宁。这

么愣了分把钟，他才抽痉地摇摇脑袋。

沉默。

“怎样呢？”男主人一直带着笑，腮巴子挺吃力。

太太觉得奇怪：难道这“青头嫩”竟有这么一手——一定要他想着的东西到了手才肯给人帮忙么？

这里就又来了个极其不舒服的沉默。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停止了活动，连时间也不往前走了似的。

查二先生显然非常难受。他用哀求的脸色瞧瞧这个，瞧瞧那个。忽然他全身都抽动着，鼻子上沁出些汗颗子，手抓着拳在发抖。

一对主人瞧着这样子竟吓了一跳

“你怎么了？……”

“我……我……我……”

客人颤得说不出。脸子可怕地转动了会儿，就猛地跳了起来。他嗓子成了哑的，带着哭腔叫着些话：

“我痛苦极了，我痛苦极了！……你们都不知道我的痛苦！……你提起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嗯，她死得不明不白！她她她——她是我哥哥逼死的，我的哥哥——就是这个哥哥！……他逼死了我母亲，带骗带抢地夺去我一份产业！……”

“什么！”男主人一跳。

他太太成了化石。

查二先生淌着一脸的眼泪，两个拳头在空中抖动了几下，嗓子里咕咕地叫着。忽然身子往沙发上一倒，抽着肩膀哭起来。

“他种种的凌辱，种种的欺侮，种种的！……”

“怎么怎么，查省长是……？”

男主人的声音带着八成鼻声。他指尖有点麻木，竟忘了还夹着一支雪茄，就一直没去抽。

那位“青头嫩”正在拳头上用着劲，连身子都哆嗦着。那张沙发也给震得怪不安稳，似乎还听得见弹簧颤动的响声。

然后他又死命咬着牙，打牙缝里挤压出了一些叫声。听得明白的只有两个字：“报复！”

苏太太一双眼睛害怕地瞪着。她想要把手动一动表示一下什么，可是只莫名其妙地一个劲儿在绞着那块绣花手绢。

空气凝成了固体。谁都透不过气来。

这么过了二十来秒钟，查二先生才镇定了些。不过他身子还象受着寒似地发抖，胸脯一高一低地在喘气。眼睛空洞地盯着地板，沁出了些泪水——顺着原来的两条水路往下流。

一直闷在肚子里的那些委屈，今天到底给发泄出来了。

可是他不知道该打哪里说起。他哥哥生怕他有什么发展，他找了他自己舅舅来交涉，他才进得了大学。他哥哥还不许他把家里的事说出去，要不然就得弄死他。一面还到处去说要送他出洋，其实——嗯！并且表面上装得那么着，就谁也不会懂他查二先生的痛苦。

他行动是给监视着的。那做哥哥的怕他想法子弄回他那份产业。

于是他抽动着肩膀哭出声音来。

“我什么路子也没有。……我只有在你们这里得到一点安慰。……我的痛苦只敢对你们说。……”

男主人一直在屋子里踱着。脸子发了白，牙齿把下唇咬得陷了进去。

那一位太太把手绢放到嘴里咬起来，沾上了点儿口红。心脏给挖去了一角似的，她一下子竟不知道她该怎么做人：简直没有了依归。那个“青头嫩”——她的确爱着他的，可是……可是……

“你们待我太好了，你们你们……”

那个客人重新又哭了起来。

苏太太觉得天地都在旋动着，天地都洒上了一把灰：她的爱情这一来完全失了根据。她“嗯”的叫了一声，脑袋往后面一倒，耳朵下面挂着的葡萄珠就狠命荡了几荡。衣领挤得她脖子隆出了一条肉。

老爷愣了会儿，忽然狞笑了一下。把手里的半截雪茄使劲往地下一摔，张大了眼问：

“查省长怕你泄漏这个秘密，是不是，是不是？”

那个全身抖动了一下，鼻孔里哼了一声，嘴唇发了灰色。

“我只敢告诉你们。唉，你们……”

男主人眼睛里一亮。他搓搓那双冰冷的手，把嘴闭得紧紧的，把视线移到查二先生脸上。哼，对不起，他这回可以径自去见省长了，并且——哼，不客气，他还有这么一笔好礼物。

于是他推推他太太：

“慌什么呢，慌什么呢。唉，你真是！”

原载《文学》月刊 1935年9月1日

第5卷第3期

万 仞 约

商务印书馆 1936年3月初版
(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

儿 女 们

—

傍晚。屋子里已经黑得什么都瞧不见。外面刮着风，飞着满天的黄沙，大地给震得一荡一荡的。黑云堆成了一整片，象一块厚铁，渐渐往地面上沉：似乎已经盖到了屋脊上，再过一会就得把屋子压扁。

广川伯伯坐在锅子旁边，注意地听着外面。风大叫着掠过这些屋子，还夹着沙沙的响声——象有大块石子什么的落到地上，又象是有人走路。

“她回来了……”

他马上咬紧着牙。左边腮巴上抽动起来，他那张瘦脸就歪着扯着，仿佛有谁在他左耳上使劲拉着似的。一面伸长着脖子，把脑袋偏了一会儿，更起劲地听着。鼻孔里短促地吸了几下气，象要嗅出那走路的到底是谁。

屋子仿佛给飘到了天上，摇晃得叫人发晕。四面八方都吹哨似的，拖着声音叫“呜——”，越叫越高，尖得刺耳朵。于是渐渐低下来，象有人在哼着。可是一会儿又高了上去。

没谁在走路。这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

顺手把烟杆拿过来，可是到半路里——他忽然又愣住。一些泥屑掉到他身上也管不着，只侧着脑袋听着。眼钉在地面上，时不时对门口那儿瞟一下。

老是觉得有那烂熟的脚步声。要象往日那么着——越走近就步子越快，于是门一响：

“爹！”

广川伯伯就得抬起脸来，爱笑不笑地把嘴角动一动。

可是这回抬起脸来——只让左腮巴抽动几下。嘴里嘟哝着：

“三天了，三天了，小银儿这……”

锅里小半锅灰黄色的小米稀饭在冒着热气，滚着一个个圆泡。广川伯伯可只横了它一眼，没想到要吃。往日——只要家里能有东西进嘴，总是小银儿照拂他的。

“她在哪里，她在哪里？”这老头儿颤着两片干瘪的嘴唇。

“小银儿跟黑二一样，跟黑二一样。……他们毁了我。……”

他手哆嗦了一会，又把烟杆放到原处。

风更紧了些，仿佛要把这地方连地皮卷去似的。

远远的有枪响——

“拍！”这声音象碰到了什么东西又弹回来，于是再来了一声——“拍！”

说不定土匪又在那里抢那汽车站，也许是抓到了几个歹人在打靶。……

“这年头儿，这年头儿，唉！……天翻地覆了……什么都倒过来了……这年头真是！”

这年头广川伯伯也变了许多：胡子一根一根成了白的，脸

上的皱纹也深了——密密地一条挤着一条。他手指老颤着，用不起一点劲：几乎连纸都拿不起来。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连脾气都不大发：想着黑二对他不孝顺，顶多只嘟哝几句。

“二十几岁了，什么都不上规矩：不学好。……我知道你巴不得逼死我，我死了你才称心，你才……你尽丢我的脸。……一年到头跟小傻瓜他们在一起——一批小人！不知上下，不知好歹！……幸得小银儿没给你带坏。……大才要回家了——叫他揍你一顿！……”

不管黑二听不听，老头只一口气说着。他一个人在家里也老是这么自言自语，一面左边腮巴就一抽一抽的：他那年遇着龙风吹歪了脸，拿桃叶跟头发什么的诊好了，可是脸子还有点不平正，左边还常常抽筋。越抽得厉害——话也就越多，于是又埋怨这世界变得太古怪，一天天只闹别扭。什么事都瞧着不顺眼，活到快六十岁的人，还给弄得不知道怎么过活。总而言之一切都颠倒了过来：儿子不听老子的话，小伙子不相信好人——就象廉大爷那么个活菩萨，他们也忌恨他。

“好话你们不听，好话你们不听，唉！廉大爷待人那么好……廉大爷从没亏待过你们呀。……”

他老是说“你们”“你们”：他是站在廉大爷那一边的。

这世界上只有廉大爷顶懂得广川伯伯。广川伯伯虽然读通了书，考运可不好——一直没进过学^①。自从廉大爷瞧见广川伯伯替别人做的一副挽联，就跷起个大拇指——“才子之笔！”马上请广川伯伯到他家里去教他几位侄少爷。现在那些侄少爷都进了洋学堂，再没理会这位老师了，可是廉大爷还

^① 明清科举时代，童生应试，取中秀才，入县学成为生员，叫做“进学”。

把广川伯伯当朋友看待：家里有事的时候就让广川伯伯跟那些爷们儿坐在厅上吃酒席，不叫跟长工们在一块儿。

廉大爷只有一桩事干得不对——干么要办那个汽车公司！汽车路一造，风水一破，就什么事都别扭了起来。

可是别人都羡慕广川伯伯跟廉大爷那么接近。

“广川伯伯，叫廉大爷给你们大才黑二找个差事呀。”

这两个儿子可没子儿给念书。大才推了几年手车，汽车一通，他那买卖便完了蛋。于是廉大爷把大才送到瑞州的汽车公司里做事——给客人背铺盖什么的。现在做了磅行李的：说是拿一件件箱子网篮到洋秤上去称。有时候也寄几个钱回家。他还讨了个媳妇儿。

黑二的事就没办法。廉大爷只摇摇脑袋——“难，难”，剥几下指甲，接着就告诉广川伯伯：大才还是硬插进去的。

“这全是看老兄的面子，要不然……呃，黑二的事慢慢再看罢。”

也许廉大爷嫌黑二不学好。这只能怪黑二他自己。黑二分租别人一点田，还老是骂街：一会跟师爷们顶嘴，一会突出双眼珠说廉大爷那家恒隆当准得放一把火烧掉。

“黑二你！……开当店是做好事呀，他们……”

“好事！——点一把香到廉大爷跟前去磕头罢，我看！”

就这么个蛮劲儿！

广川伯伯又嘟哝起来，左边腮巴抽得把肌肉扭成一块。他告诉黑二——谁也是折磨出来的：要是守点本分，规规矩矩做人，廉大爷准得提拔他。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要吃苦……只要你学好，

总会……唉，我本来还望着享点后福的哩，哼！”

接着又把这套话重复了四五遍，一直到吃东西的时候也还不住嘴。他拿打颤的手把黑色馍馍送到嘴里去：白齿脱得只剩了一颗——一天到晚见鬼地疼，他就用门牙和犬齿嚼着，上唇跟下唇磨呀磨的。一面尽嘟哝着，瞧瞧黑二又瞧瞧小银儿：他生怕小银儿给她这不安分的二哥带坏。

“大才是好孩子——可是没在我身边。我只靠小银儿……要是你跟你二哥学坏了，那我……”

可是孩子们总得有点别扭：小银儿埋怨她这门亲事。她不愿意嫁到那油坊里去。

“怎么！”广川伯伯眼睛睁得大大的。“那孩子不好么——有吃有喝的？……不害臊，女孩子说这些话！……爹能害你么！……廉大爷好心好意做这个媒，是为你打算，是为的你。……一个油坊小老板，家里有吃有喝，又肯学好，又是廉大爷族上的，别人还抢着要做亲哩。”

于是小银儿没再开口：到底她不比黑二。到十一月里给娶了过去她就能够安安稳稳过日子了，廉大爷还算是广川伯伯的亲家老爷哩。

“到那时候我到大才那里过活，随黑二去鬼混。我随你去干什么，可别说是我的儿子，别说是我的儿子，嗯！……今年我跟大才去过年，我不管你！……”

黑二笑了一声：

“得，叫小银儿嫁过去做个油葫芦罢。呵，多好！——咱们都得沾上点油哩，滑不溜的！……我啊，我可不认这门油亲！”

小银儿那天闹别扭准是跟黑二学的，准是跟黑二学的，

唉!

到了前天——可一下子来了天大的别扭——

小银儿跑了!

“爹，小银儿跑了，”黑二满不在乎似的。

“什么?”老头儿打炕上跳起来，两手撑住上身，哆索得要倒下去。

“十一月里要嫁到油坊里去——怪腻的：她不干。跑了：往别处找活路去了。”

广川伯伯瞧着他的二儿子，似乎叫他别逗着玩儿。广川伯伯不相信这回事。可是广川伯伯心跳得连屋子都震动起来。

黑二的脸可正正经经的：

“瞧吧，我早说过，这门油亲咱们沾不上。”

沉默。

这屋子仿佛在翻筋斗，把广川伯伯摔倒下去，五脏六腑给捣得粉碎。

什么都完了蛋！就连小银儿也撇开了他！

“我死了罢，我死了罢！……这世界，这……老天爷老天爷！真太——太……”

广川伯伯嘟哝着，等着。拿棉絮裹着身子，石头似的坐着，他听着外面，瞧着门口。他没淌眼泪——好几年来他眼眶没湿过一回。他只是心脏上一阵阵的痠疼，象有烧红了的针刺着似的：刺一下——他全身的皮肉就抽动一下。

大儿子没在跟前。二儿子这辈子没有了出息。他觉得全世界里只有他跟小银儿俩，可是……

这么大一个天下，就留了他一个人！

“她会回来，她会回来。……天无绝人之路。……”

“爹睡罢，唉！”

“我等着她，我等着她。……她不能那么没良心，她不能——她不能……天无绝人之路。小银儿知道我的苦。……”

黑二铲些马粪放到炕洞里着了火，瞧了瞧老头，着急起来：

“爹真是！……睡罢，喷！……着了凉可不是玩意帐：咱们没半个镞子抓药。”

“她会明白过来，她会……”

这一晚小银儿没回家。

于是第二天，第三天。

两三天里广川伯伯的胡子似乎又白了许多，肚子饱饱的老不想吃东西。他冒着风出去到别人家里打听，还沿着汽车路一直走到汽车站，到那些茶店里走走，看听不听得着一点儿影子。

黑二可发了愁：

“别出去了罢，这么大的风。……找得着么！小银儿这回在外面干得好了，往后也许还得当那个什么‘人上人’哩。……吃点儿罢，爹。”

老头儿用劲横了二儿子一眼，左脸上没命地抽动起来：

“小银儿在哪里你知道的，你一定知道。你要逼死我，你要逼死我，你是……你是你是……小银儿给你带坏了，给你带坏了：你叫她跑，你叫她你叫她……”

声音越说越高，炸破成了嘎嗓子，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接着他全身都哆嗦起来，猛地举起了烟杆，在黑二脑袋上打了两下。

黑二不动，只眨眨眼睛，象有些沙土刮到了脸上似的。

“咱们不能把小银儿逼死呀。……她一说起那油坊小掌柜，她就哭，往后要是嫁过去——想想她那日子！那小掌柜是……”

“你叫她跑的，是你！是你！……”

许多人都瞧见这几天小银儿跟黑二说着哭着，他们哥儿俩成天捣着鬼。于是黑二往什么地方去了一趟回来，这天小银儿就跑了。出这主意的当然不止黑二一个，另外总还有几个人帮他们，不过大家都不能确定说出这些人是谁。

广川伯伯还是等着：听着外面的风，一有点别的响声，他的心就一跳。他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锅子里的东西，嘴唇在颤着，脸子更歪了些。

“天翻地覆了，天翻地覆了！……”

读过圣贤之书，在廉大爷府上教过馆，可是他的二儿子不上规矩，女儿——甚至于跑掉！他觉得小银儿比黑二听话，可是现在她跟黑二站在了一条线上。他们远远地离开了他，让这老头儿孤单单的没半个亲人。

“我要走，我要走。我去跟大才一块过活。……”

风似乎要窜进屋子里来，刮得哗哗地响，接着就下雹似的一阵沙泥。

什么地方又来了枪声：拍——巴！

忽然广川伯伯生起气来，咬紧着牙，手也哆嗦得厉害了些。他喃喃地骂着小银儿：他觉得什么别扭都是小银儿闹出来的，说不定黑二那么没规矩倒是小银儿引坏的。要是她回来了。他就得——

“我揍她，我揍她，我撵她出去——不许她回家里！不许她！……”

腮巴子抽得连左眼都一眨一眨的，眉头和嘴边上就痛苦地皱着。他闭了会嘴，把脑袋俯了下去：下巴搁在胸脯上。

外面脚步响。

广川伯伯一下子抬起脸来。身上仿佛流着一种什么东西——象是一阵热，又象是一阵冷。

要真的是小银儿回来了……

步子越响越近——给埋在风声里，听不出是谁的脚步。

他打了个寒噤。他希望不是她，又希望是她。

擦擦擦的声音到了墙外，于是门一响——黑二。

“吃了没，爹？”

黑二站在黑地里显出一个模糊的轮廓，脸嘴一点也分辨不出，只瞧得见他那双眼睛在动着——看看锅子，看看旁边那两个冷得硬了的馍馍，又看看老头儿。他轻轻地嘘一口长气。

这晚广川伯伯只喝了点小米稀饭。黑二可大声嚼着，耳朵边那块栗子肉一起一伏的，一面说着外面的事：廉大爷怕土匪抢到这地段来，要大家派捐造门栅。

“他怕苏老八抢他汽车站哩。……下了雪反正汽车走不了。刚才龙老头儿跟我说，下了雪不开汽车，哥哥说要回来瞧瞧，还带点儿东西。”

“大才要回来么？”

广川伯伯想到大才那微笑的脸子，心里轻松了点儿。于是他颤着手指拿过烟杆来，满满地装上了一袋烟。

二

第二天早半天，廉大爷府上的马爷来找广川伯伯：廉大爷请他去有话商量。

广川伯伯给谁打了一拳似的一阵难受，膝踝子差点没折下来蹿一交。廉大爷要跟他商量些什么——那谁也想得到。这是广川伯伯家里的丑闻，也是廉大爷族上的别扭。广川伯伯生怕别人提起这回事，他老是偷偷地瞅别人的脸嘴——想看出他们有没有装鬼脸。只要对方眉毛稍微动一下，广川伯伯全身的皮肉就紧紧缩了起来，鼻孔也给堵住了似的出不了气。要是那张脸没一点表情，广川伯伯可又觉得射来了一阵逼人的冷气，叫他狠命地打个寒噤。他仿佛老听见有人在他后面咕咕刮刮说着话，哼哼地夹着冷笑，谈他的黑二和小银儿：这老头儿还读过四书五经，可是教出这些个儿女来——全做些颠颠倒倒的事！……于是广川伯伯就得瞟瞟这面，瞟瞟那面，用力地咬着牙——撑住劲儿不叫自己倒下去。

这回——廉大爷就得当面跟他提这件事！

可是广川伯伯当做不知道似的。他眼睛并不对着马爷，他嗓子变得古怪起来——仿佛站在风地里冷得直哆嗦的声音：

“商量什么事？”

马爷笑得满脸全是皱纹，象结着许多蜘蛛网。谁也瞧不出他笑得怀不怀好意。

“我不知道。呃呵。俺，我不知道。您过去了就明白。”

外面风小了些，不过远处还低声叫着，仿佛有长途汽车跑过似的。黑云越堆越重，拚命往下沉，一个不留神就得塌下来。要是把膀子举一下，手指就仿佛能摸到那冰冷的云块。在这下面走着的人，那怎么也想不起这世界上居然还有一个太阳。

广川伯伯的一双腿也有云那么重，仿佛前面有人挡着他：走得怪费劲。他爬上那条汽车路，一面嘟哝着埋怨这条路难走。

“全变了，全变了，唉！……从前是……从前是……这世界要变到什么样儿呢，这世界？……天气也不对了，路也不对了，这真是！……”

路沿着山丘一起一伏。望着前面的高处，路似乎已经到了尽头，可是前面又是一段从低到高的路：这么一段一段的，都是上面狭，下面宽，象倒叠着许多漏斗。这么一过了汽车站，穿过几家店面，往东北角儿一拐，就瞧见了廉大爷的屋子。

广川伯伯打了个寒噤。他忽然希望这条路加长——要长得一辈子走不到。他有点怕起廉大爷来。

对面一阵风，广川伯伯赶紧把脸侧过来一下。路边的低洼里那些小屋显得更小：广川伯伯的家也在那里面。汽车路堆得象城墙那么高，一下雨下雪就得有水滚到那些屋子里去。

“风水破了，风水破了，唉！……什么都完了，全都七颠八倒。……我是个孤老儿，我是。……连廉大爷也瞧我不起了。……”

这回廉大爷得对他说些什么呢，往后还把不把他当朋友看待呢？——“唉！”

一进了廉大爷的屋子，他心就乱跳起来。

廉大爷在新造的“菩提小筑”里。于是广川伯伯小心地进了那扇圆洞门。走过佛堂的时候他膘了那边一眼，瞥见五姨太太在敲着木鱼念经。广川伯伯就低着脑袋，象到了大成殿^①似的，一步步踏着走廊到靠东的厅子上。

那块寸多厚的棉门帘一掀，就听见廉大爷沉重的话声，似乎嘴里有一大口痰：

“确乎如此，确乎如此：天门口是个要隘，非造门栅不可。一夫当关，万夫莫摧。这是——呃哼！”

瞧瞧厅子上所有的人，廉大爷又把这话说了一遍。

这里人很多：纪议员，六舅太爷，施圣人。廉大爷起劲说了几句，就住了会儿嘴瞧着他们：象想要他们喝一声彩。接着他手指东划西地告诉别人：他这回赶回家来是专门为了造门栅的事。

“这干系着地方上人的生命财产，非问不可。……汽车公司还有很多事要亲自去办的，然而为了地方上，这是——权其重轻，当然回来办这个。为了大家的生命财产，公司倒了也在所不惜。……”

广川伯伯放心了点儿：廉大爷只谈着防土匪的事，不会扯到那乱子上去。可是把眼睛扫远了些，他身子就往下一沉。

油坊亲家也坐在这里：嘴闭得紧紧的，似乎在用心听廉大爷他们说话。他旁边坐着那位小老板——谁也不相信这小伙子是在油坊里长大的：那么黄瘦，背驼得象个猴子。眼珠老偷偷地膘这个一眼，膘那个一眼，仿佛做了坏事怕别人揍他似

^① 曲阜孔庙的主体建筑，是供奉“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夫子塑像及祭孔的殿堂。

的。鼻孔里响出了一种声音：“哽！”过不了一会又是——“哽！哽！”

六舅太爷抽着洋烟：烟味儿跟新漆味儿混和着。

廉大爷可说到了苏老八那股土匪的厉害，到一个村子就洗一个村子，还有许多不安分的家伙入了他们的伙。他们到处放火，把什么都抢得精光。年轻力强逃得掉的都逃走，逃不掉的就——

“逃不掉的就杀——见一个杀一个。逃不掉的都是些年老长者。”

大家就轻轻叹了一口气。

“确乎如此。”廉大爷加了一句，瞧瞧大家，用力点两下脑袋。

广川伯伯左腮巴又抽动起来。长长地嘘一口气，可是胸脯还那么紧紧的不舒服。

“唉，一点不错，一点不错：世界真是变了。……”

“然而还不仅如此哩。”

那些土匪还把人凌空吊起来问他要钱。这里廉大爷打了个手势，指指天花板，就细细叙述那些吊人的方法：把人凌空吊着还不算，还在他脚上戳一个洞，拿麻绳穿进去，麻绳下面吊着一个百来斤重的铜鼎。

“于是乎问你要钱。如果你不给，就尽是这么吊着。过了七天七夜，你再不给钱，他们就用红铁烫你的脊背，然后在烫破的地方撒一把盐。……真是惨不忍睹。……如果我们不防……”

“怎么能够不防。这批土匪太猖獗了。”施圣人脑袋画了

个圈。

“唉，他们还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扔到茅房里，拿《论语》《孟子》撕碎了去出恭！”廉大爷的眼睛移到了广川伯伯脸上，又那么点点脑袋：“总之，是家家抢，家家杀！……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纪议员应声虫似的说了一句，就咬了咬嘴唇，绷着脸。

于是沉默。大家脸子绷紧着，互相瞧瞧。还有几个叹了一口气。

广川伯伯嘴里吃着东西似的，把牙齿磨了几下。他想象到苏老八那伙人把他抓住，黑二可早就逃掉了，于是他脖子上吃了一刀。他们还拖住了小银儿……

“她在哪里，她在哪里？也许已经……”

幸得廉大爷打定主意要在天门口造门栅。廉大爷说要造得象城门一样，只要两个团丁把守就尽够对付了的。不过钱就花得多了些，不比那些木门栅。这是大家的事，照老规矩派捐。

“这真是众志成城了……”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又是纪议员，不过这回他脸子绷得没那么紧了。

广川伯伯把视线打廉大爷脸上移开，扫了大家一眼，又回到了原处。他嘴唇动一动想说什么，可是没发出声来。

那些人都没言语，象在回味廉大爷刚才那些话。

佛堂里笃笃的木鱼声闷闷地响着，听来仿佛是好几里路外面发出来的。

这边暂时只有油坊小老板的鼻孔里有点声响：“哽！”——

“哽！哽！”

廉大爷的眼珠子在移来移去：一落到广川伯伯身上，广川伯伯就心头一紧，可是又觉得有了点儿安慰似的。

“要是他提起那回事呢？……”广川伯伯就简直不知道这难关怎么过法。

这回廉大爷他们又开了口——谈到了汽车公司。

广川伯伯把手抹一下下巴，放到太师椅的把手上。他左眼眯着瞧着廉大爷，忽然感到了失望：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干么要巴不得别人早点提到那回事。

可是，总有这么个时候的。于是廉大爷碰一下广川伯伯的膀子，叫他跟他到厢房里去说话。

“小银儿回来了没有？”廉大爷小声儿问，很切己的样子，似乎问到了他自己的女儿。

“没有。……唉，这世界我真看不顺眼。廉大爷，我真看不顺眼。连小银儿都变了。……”

廉大爷叹了一口气，闭了会儿嘴。

“我们是通家：老兄的事我是极其关怀的。可是可是——唉，你亲家今天特为来问我有没有这回事。你叫我怎么说呢？……真是不幸，于你于我都……而这门亲事又是我做媒的。而我又忙得很，为了地方的事。……不然，我可以派人去找小银儿。……”

广川伯伯眼睛对着板壁上挂着的画，嘴角上抽动得更快起来。他不知道要怎么着才好。手这么放着似乎哆索得比平日还难受，可是移开了也不合适。腿子直发软，象不是自己身上的东西。他咬紧着牙，忍住肚子的一件什么东西不叫迸发

出来：全身发着热。

对面那个闭住了嘴，仿佛想得很远。时不时摇摇脑袋，鼻孔里伤心地嘘着气。

“唉，人心大变，人心大变，”廉大爷又摇摇脑袋，声音提高了点儿，就象刚才那么着——嘴里似乎有一大口痰。“确乎如此，‘这世界真看不顺眼’。象你我这样……唉，人心大变。这真是！——唉，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靠不住！……”

忽然广川伯伯全身跳似地动了一下。他的心事只有廉大爷懂得。天下这么大——只有廉大爷一个人知道他的长处，也知道他的苦处。于是他紧盯着廉大爷那双小眼睛，手渐渐伸过去好象要触到廉大爷身上——可是在半路上停住了，没命地颤着。他觉得要对廉大爷痛哭一场才舒服。他眼眶发了红，喘得差点没晕过去。

“亲生儿女……亲生儿女……”

广川伯伯脸上抽动了一下，全脸的皱纹就深深地结了起来，仿佛身上什么部分忽然一阵疼似的。闭了会儿嘴，那些皱纹才慢慢放浅了点儿。

“我是——我是——”他仰着脸瞧着对方，象在求救，“我是个孤老儿，我是个孤老儿。……”

“呃呃，这个呢，我看是……”

“黑二不学好，廉大爷您知道的，不学好。……小银儿本来听话，这回又——嗯，她又给黑二带坏了，小银儿给黑二带坏了。……我是个孤老，我是个——没一个亲人，身边没一个亲人。……廉大爷您给我想想，唉，小银儿竟是黑二叫她跑的。黑二知道小银儿在哪里，黑二是……”

“什么？”廉大爷眼睛里发起光来。

“黑二叫她跑的，这黑二！……”

廉大爷刚才那副愁眉苦脸一下子给扫得干干净净，全身都来了劲儿；谁也想不到变得这么快。他叫着说：

“那叫黑二找她回来，叫黑二找她回来！……”

佛堂里的木鱼响忽然停止，五姨太的尖嗓子嚷起来：

“死不要脸，明明是要找回小银儿来想上手！哼，瑞州有了两个姘头不够，又来……”

廉大爷脸发了紫，就更提高了嗓子：

“马上找回来，于老兄的面子也就……限他明天找回来，明天！”好，就这样罢。……”

于是把广川伯伯拖回到厅上。

木鱼声音重新响着。可是过了会又停住，五姨太嚷了几句什么，越说越快，谁也听不明白。这么吵了分把钟，就安静起来了——笃笃笃笃笃……不过敲得比先前重了些。

广川伯伯走出廉大爷那里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午。廉大爷一直送他到圆洞门口。

“不错，”廉大爷下巴那么一点，眼也闭了一下，“门栅是大家的事，捐款请老兄准备准备，也请开导开导地方上的人。”

“是的，是的。天门口的门栅……唉，这世界真颠倒了，廉大爷，真颠倒。……要是不造门栅——嗯，那不堪设想！全地方的人命——这是大家的性命，大家的性命。是的，是的。……”

廉大爷挺着腰站在圆洞门里，把双小眼睛盯在广川伯伯那顶深蓝色的风帽上，又渐渐往下移，瞧着那件油腻腻的老灰布皮袍——这皮统已经传了三代，平日不轻易穿的。

“这个，这个这个——”

住了会儿嘴，廉大爷侧过一小半脸去瞟了那佛堂一眼。然后他告诉广川伯伯：门栅得造得坚固，宁可多花点钱；至于每家摊派多少，今晚就叫人来估了价再摊。乡下人没读过书，什么事都不讲理，广川伯伯得开导开导他们——让他们知道厉害。他嗓子里咳了两下，又瞟了那佛堂一眼，于是小声儿叫广川伯伯把跑掉的人找回来：黑二应当明白道理，明天就交出小银儿，要不然——

“要不然大家脸子都下不去。”

至于廉大爷现在的脸子——那可是绷住的。

广川伯伯又嘟哝起来，左边腮巴一抽一抽的——脸上的皱纹就拚命闪动着。

“我真难受，我真难受，唉！……黑二不上规矩：一天到晚——黑二是——黑二净跟小倭瓜他们瞎混，正派人的话一点不听，一点不听。……我这么老了，我这么……”

可是那个打断了他的话：

“总之——这两件事就奉托了。”

拱拱手，掉转身走了进去。

广川伯伯一面走着，一面还是自言自语着。手捅到了袖子里，可是怕弄了那些大毛，就又把手抽出来。

“他们那些小伙子——唉，他们跟正派人结了仇似的。……廉大爷放债他们要骂。廉大爷买了赵六家的山地他们也要骂。开当铺也要骂。做了好事他们不知道，做了好事他们不知道。……要是地方上没有廉大爷——真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黑二前生跟我有冤仇，唉，连小银儿都给带

跑了。……你们想逼死老头儿，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想逼死老头儿。……唉，这个世道，这个世道！……”

要跨出大门的时候闭了一会嘴：他手撑在墙上，费了顶大的劲才把颤着的腿搬出了门外。门槛有尺多高哩。

外面的冷气紧逼着他。他嘴唇麻木起来，牙齿冷得发痛。把嘴一闭住，可是透不过气来：他就张开一小半，一面吐着浓烟似的热气，白胡子上结着一粒粒的小水珠。

那双腿子越走越重，脚趾断了似地疼，怎么也走不热。手捅到袖子里去又拿出来，过会儿又忍不住要捅进去。嘴唇轻轻动着：他不嘟哝就不大舒服。

黑云又往下沉了许多，可还没下雪。只有东北角的地平线上——云薄了点儿，画着一条灰白色。

“这日子过不了，这日子过不了，这简直是！”

他就简直想不透——现在这批不学好的小伙子到底是什么东西投胎的。就连廉大爷……

广川伯伯常对黑二他们解释：并不是廉大爷赏识了他的学问他才感恩图报。廉大爷读过书，明白道理，肯给地方上出力，谁都知道他是个善人。

“你们什么事都是颠倒的，什么事都是颠倒的，唉！”

可是黑二老是跟小倭瓜他们打在一块儿。

可不是——广川伯伯一走近自己家里，黑二跟小倭瓜他又在那块坪上哇啦哇啦吵着，打架似的。

“他有钱干么他不造门栅，要派咱们捐！”

“我可不怕抢，我家里……”

黑二把帽子拿在手里，脑顶上在冒气。腰带也解了下来

搭在右肩上：

“什么，就是他怕抢他汽车站。他怕土匪——可叫咱们摊钱！”

“黑二！”广川伯伯用力叫，可是叫得声音不大。

“他有钱他一个人造就得了。咱们连稀饭都喝不饱，干咱们什么事！”

广川伯伯又叫了几声黑二，别人可没听见。他想走过去把黑二拖出来，揍这家伙几拳——给他点教训。可是两脚象在地下生了根，不能移动一寸远。他睁大了眼睛，瞧瞧黑二，又瞧瞧小倭瓜那些人的脸。

他们仿佛没瞧见广川伯伯，只是红着脸，骂着廉大爷十三代祖宗。小倭瓜那椭圆形的脑袋光着，在许多红脸里一上一下，嘴里喷着唾沫星子。

“他敢！——他来派捐就揍他一家伙！”

“不缴！不缴！”

接着七八张嘴都说起话来，还夹着娘们儿的尖声。他们一面打架似地吵着嘴，一面翻出了廉大爷从前做的事。声音顶高的是赵六嫂子，叙述着廉大爷连吓带骗地捞去了她家一块山地。一面说一面眼泪鼻涕都流到了下巴上，于是指着那条汽车路不断地骂，嗓子渐渐带了嘎声。

“该活刚！下油锅！——仗着势欺侮我们！”

“×你奶奶，要不是廉大剥皮，咱们也不会到这步田地……”

“勒死他这兔崽子！”

几个赶过车的就更起了劲：他们从前还过得去，现在可挨

了饿。

小倭瓜把脑袋又一伸，一口唾沫射到了地下：

“田大瘸子呢？你瞧！”

那几个可还谈着没修汽车路时候的生活。只有赵六嫂子听着小倭瓜说田大瘸子的事：她一面撮着鼻涕，一面插几句嘴。

广川伯伯眼前浮出田大瘸子的影子——一拐一拐地晃着。

“怪他自己，怪他自己。……谁叫你欠了钱还逞强？唉，欠了钱不算，还守着那块地不走。……可怜，可怜。……可是谁叫你自己不安分。……”

田大瘸子借了廉大爷一笔钱，押下那块地，过了期没还，廉大爷当然得收了那块地：可是叫人去掘白薯的时候，田大瘸子一个劲儿不叫掘，这还怪别人么——“唉！”还打了架。于是给抓去吃官司。廉大爷好心好意借给他一笔钱，可遭了这么回事——

“以怨报德，以怨报德。……”

忽然一个雷似的嗓子盖住了一切：

“田大瘸子老实！要我啊，哼！……这回他来派门棚捐我就给一个——嗨，瞧罢！”

这是黑二！

广川伯伯打了一个寒噤。象会有什么大东西打到身上来似的，他赶紧躲进了自己的屋子——打亮的地方一走到黑地里，眼前就旋转着一个个的星星。他在屋子里乱踱着，要叫自己听不见外面人的说话，可是，那些声音老是挤进里面来。手

脚软得象饿了什么七八天，肚子里的东西似乎在翻上翻下。左边腮巴结实实在抽动着，连脸上的皮肉都抽得发痠。

他竟忘记脱下这件皮袍去换上那件破棉袍。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唉！……我只好死。……我看不来。……老天爷，老天爷！到底怎么一回事，到底是？……”

牙齿用力磨着，听得出格勒格勒的响声。

准得有个大祸事会到来，可是他没工夫去想这祸事是什么。他觉得他的世界更小了，那个别扭一来——他和他的世界就得压成粉碎。他往哪里也躲不了，这屋子可靠不住：说不定那炕边就伏着个什么东西，一个不留神就得冲出来抓住他。……

于是他坐到了一张凳子上，没命地喘着气；皮肤有成千累万的小针戳着似的——麻不象麻，疼不象疼。

“什么都完了，什么都完了，唉！害死我！……”

屋子仿佛在荡着，叫人晕得要呕吐。接着渐渐侧得厉害了些，脚下面这块泥地旋到了天上去。广川伯伯坐不住要掉下来，全身用一用劲，于是什么都又回到了原位。

外面有个尖声嚷起来，哭丧着腔调，一串串的话象淌水似的，怎么也听不明白。

广川伯伯眼盯着那扇门，离他视线集中点两三寸远的地方，有个黄色亮点子在滚着——他把眼睛移到那上面去，可是它又跟着移开了：还是离着两三寸远。

“下雪了，下雪了，”有人咕噜着。

老头儿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就脱下身上的皮袍收起来，换上那件棉袍。手颤得插不到袖子里去，他足足穿了五分多钟。

往日老是小银儿帮他穿这件棉袍。……

“这孩子没良心，这孩子！我要杀死她，……”

可是等黑二一进到了屋子里，老头儿又象要拚命似地冲到黑二跟前——要他把小银儿找回来。他哆索得骨髓都在波动着，没命地喘着，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廉大爷问他要人，小银儿再不回家的话——大家的面子都不好看。老头儿自己也惦念着女儿，现在他身边没半个亲人。

“要是她回来——我不责备她，我不责备她，唉，我只要——让我再看她一眼。……廉大爷叫你去，廉大爷叫你……”

“爹真是，嗨！”黑二扶着老头儿要他坐到凳上去。“你干么要到廉大爷那儿去！问我就是：叫廉大爷问我要人罢，我交给他！”

“你简直……你简直……”

“不关你的事，爹你不用管。我去回廉大爷的话，我去！”

“哼，你去回话！你是……”

广川伯伯眼睛突了出来，牙缝里发出啾啾的声音。他眼睛四面扫着，停到了那根烟杆上，就用劲地把它拿起来。

儿子站在那里没动，愁眉不展地瞧着老头儿，鼻孔轻轻嘘了一口气。

忽然广川伯伯又把烟杆放下来，倒下去似地往凳上一坐，咚的一声响。两手插在袖子里，肘撑在自己膝上，手拱得高高的，让额头俯着搁在那上面。

黑二问：

“爹不舒服么？”

沉默。

广川伯伯觉得他一辈子什么都完了蛋：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没先前那么难受了。他心里空空洞洞的，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想。他静静地坐着，仿佛在等着什么似的：也许是等大才回家，也许是等别的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廉大爷府上的马爷又到了这里：把伞倚在门边，拍拍身上的雪，就问小银儿回来没有，一面偷着瞅黑二几眼。

黑二咂了咂嘴，带七成鼻音说：

“等着罢。”

那个笑着，脸上皱纹结得密密的：

“您家亲家说的，说的……”

嘴里“呃呵”“呃呵”干笑了几声，吞吞吐吐说上老半天，才叫人听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位油坊亲家说过——别的事他不管，一到了十一月初八就抬着红轿来接新娘子。

“好罢，就这么着，”黑二说。“下月初八叫那掌柜来接罢：新娘子我们有的是。”

广川伯伯只抽动着左腮巴，脑袋俯着——下巴尖子搁在胸脯上。别人说话他似乎没听见，他自己也不插半句嘴：这些事他现在全不管了，全不管了，“唉！”

那位马爷一连来了好几次：天天在这时候进门。他问小银儿的消息，还告诉他们——门栅捐派到广川伯伯家里是六块大洋。

“六十块好不好？”黑二正正经经地问。

“黑二哥说笑话。呃呵。黑二哥是——俺，黑二哥……”

“谁说笑话！廉大爷要派我们六百块也有：没有——叫廉大爷啃我骨头！”

拍拍自己的肩胛骨。

马爷还是笑着，眼珠瞟来瞟去，不敢盯到黑二脸上。于是他身子转向着广川伯伯，开口提到了小银儿。

忽然一个大东西挡在了马爷和广川伯伯中间：那是黑二。

“嗨马爷，话得说明白。我跟你说过：小银儿的事爹管不着！问我——有话就跟我说！我不许你跟我爹说什么！……我老实告诉你：你别当老头儿好欺侮，你们要仗着势捣麻烦——那你想错了点儿，嗨。……往后你们廉大爷有什么话，叫他找黑二！——黑二站在这儿！”

“黑二你！”广川伯伯叫。“你说话更没一点分寸了！”

马爷可笑得更厉害起来，露出一排紫色的牙床。他还调停那爷儿俩，说黑二哥只是性子躁了点儿，其实是难得的好人。这回黑二哥似乎还没懂得廉大爷一片好心，要不是廉大爷，那边男家还得闹得凶些。于是又“呃呵”笑了一声，偷偷地瞟黑二一眼。住了分把钟嘴，咽下一口唾沫，又主张顶好是把小银儿早点找回来。那位油坊亲家说过：要是找不回来，那下聘的五十块钱就得请广川伯伯还他，他好拿去缴门栅捐。

“得，”黑二说。“他要人就交人，要钱就交钱：凭我的！说定个日子叫他来拿罢，我等着。”

沉默了两三分钟，马爷慢慢把身子转向了广川伯伯。他刚一张嘴，黑二可一把拿起门边的伞，抓住马爷的衣领往门外

走。

“来，咱们在外面说。别麻烦我爹。”

下一次马爷一进门，黑二就揪住他往外走，不许他呆在屋子里。

“黑二哥，廉大爷请广川伯伯过去有话说：门栅的事也得商量商量。还有是……”

“我去！……上回你叫爹爹去我不在家，不然的话我不让我爹去！”

广川伯伯坐在锅子旁边，摇摇地把烟杆拿到手里。左腮巴抽着，左眼不住地眨着。他什么也想不透，老是当自己在做梦：他希望那什么大祸事一来，就醒在床上。这几天脑子里也糊里糊涂的，就是要想些什么也想不上来。吃东西也似乎没吃到自己肚子里。早上起来穿了衣，瞧瞧自己身上，忽然感到了奇怪：怎么一来著上了这些衣裳的，他记不起还是自己动的手，还是别人替他穿的了。他忘记了小银儿：仿佛觉得她还在家里。半夜里远远的枪声也没叫他害怕：只不过象放放鞭炮，天地响。土匪的事没放在心上，连造门栅的事也忘掉一大半。管他什么乱子——总而言之，总有个时候他会打个呵欠醒过来。他只念着大才。

“大才怎么还不回来呢，大才怎么还不回来呢？……”

他把烟杆塞到嘴里，叱的吹了一下。

外面——黑二和马爷的步子响，踏在雪地上擦擦擦的，渐渐地声音变小了下去。

广川伯伯愣了会儿。

“怎么，他们竟走了？……”

格达! ——烟杆不知道怎么一来掉到了地下,叫他吓了一跳。于是小心地把它捡起来。

这么愣了好一会,忽然广川伯伯跳了起来,疯了似地抢出门去:门一开——风卷着雪片直冲进来,他几乎跌退了几步。可是他用了死劲顶出去,一口气爬上汽车路,连门也没带关。

地面上全堆着雪。没有了路,没有了屋子,只是拱拱洼洼的一片白色:脚一踩上去就陷下半尺来深。雪片密密地飘着,象织成了一面白网,丈把远外就什么也瞧不见,只有灰色的底子上飞着成千累万的白点。雪落到广川伯伯身上,有几片落下的时候还有弹性似地跳一下。

广川伯伯没带伞,也没著上那件皮袍。他忘记了冷,也不知道自己走着什么地方,象有鬼附在他身上似的。衣裳上胡子上全是雪。

可是雪更密了些:似乎要把这世界埋起来。

这老头儿自己不知道走了多少路。他仿佛记得蹒在雪地里过,什么时候他可又爬了起来。象有人推着似的,他直往前面跌跌倒倒地走:两脚仿佛不是踏在地面上,只是凌空飘着的。

到廉大爷府上的时候,仿佛只走了一分钟,又仿佛走了几百年。

那厅上又坐着那位油坊亲家。廉大爷和黑二站在那里。他们见了广川伯伯,都吃了一惊。

广川伯伯腿子发了软,倒退了几步,脊背撞到了柱子上——留下了一大片湿的。他耳朵里嗡嗡地叫着,眼面前还瞧见那些雪片飞着,打上面飞下来,又打下面飞上去。一会儿

忽然一个热东西烫着他的嘴唇：一碗酽酽的茶。

“干么跑来呀，爹？”

“广川伯伯跑辛苦了。”

“歇歇罢。喝这碗茶，广川伯伯。”

广川伯伯眼睛一张，瞧见许多眼睛盯着他。

他们的脸色都不大好看，似乎吵过了嘴。黑二脸发红，眼睛也发红。胸脯一高一低的。不过在他爹跟前——拚命忍住了不叫自己喘气。

“爹真是！”

方砖地上有许多水，流到了砖缝里，就很快地一直浸开去，那方格子线就显得格外分明。

马爷端着那碗茶，一面叫广川伯伯喝几口，一面还那么笑得一脸都皱着，不过嘴角在哆嗦：笑得怪吃力的。他时不时拿眼睛去膘廉大爷，可是廉大爷没在意，只是在跟广川伯伯说着客气话——请他好好坐一会。声音没往日起劲，嘴唇也发了白色。

佛堂里五姨太太又在敲木鱼，很规则地笃笃笃笃。可是力气用得似乎不大匀：一会儿响些，一会声音小了下去。

广川伯伯休息了很久。黑二把他身上的雪拍去，衣裳可还是湿的，在冒着热气。大家瞧着他，又互相瞧瞧，谁也不言语，都希望别人先开口来打破这难受的沉默。

可是连佛堂里的木鱼都沉默了下来：五姨太太在嘟哝着骂着。

廉大爷苦一苦脸，咬着嘴唇到了佛堂里：

“呃，还吵什么呢：我已经决意不去找小银儿了。”

“哼，你要是再管闲事，再要去找小银儿——我可不答允！”

“哪里哪里！他们不过是要找回那下聘的五十块，还了了事。……我们是商量门栅捐。”

男的瞧着她的脸色，想等她说句把话，可是她没理会，又敲起木鱼来。他这么愣了好一会，才懒懒地拖着一双腿回到厅上。

大家的眼睛迎着他。黑二在微笑，眼皮还挤了一下。

那位油坊亲家忽然站了起来，走在廉大爷跟前。他脸上的皮肉永远不会动的：绷得象扎了绳子。

“大爷您说句公话，那下聘的五十块……”

廉大爷跳了起来：他把一肚子气趁机会全发到了厅子上。这些事他再也不来过问了。他为了要调停两家子的事，费了那么多心血，可是黑二一个劲不讲理，怎么也不肯交出小银儿来。油坊亲家老是要找人，再不然就追那五十块钱。这别扭怎么也闹不清。

“我不管。钱——你自己去讨。我不管。我只要你缴清那四十五块门栅捐：明儿派人来拿。……你们呢，”脸子转向了广川伯伯，一面把眼睛瞟了黑二几下，“你们是六块。”

油坊亲家脸上的皮肉还是一点儿不动。

“我那儿来的这么多现钱！他们那五十块不还我——我可缴不了。”

可是廉大爷不答茬。他反背着两个手，在厅子上踱来踱去，遇到有水的地方他就绕开几步。嘴里大声地发着牢骚。接着他很响地叹了口气，反复地说着：

“我不管，我不管！”

于是客人们都走出了廉大爷府上。

黑二扶着广川伯伯回家，广川伯伯左脸上抽得比往日更厉害，嘴里不住地嘟哝着。什么事都坏在黑二手里，连小银儿也变坏了。

“越来越不成话，越来越不成话，唉！……天天跟小傻瓜他们在一起，你们还说，你们还说，……唉，连造门栅的事你们都要骂，你们都要骂。……真不知道是何居心，真不知道……”

可是广川伯伯在顶难受的时候，来了一件叫他觉得舒坦点儿的事——

大才这天下午回了家，还带来了两块钱。

广川伯伯心跳着，脸子渐渐向大才凑过去。手伸了出来要去摸到大才身上，可是哆索得再也举不上了。他喘着气，嘴拉开得大大的。

“你可知道小银儿……？”

三

大才比黑二矮这么两三寸，脸子比以前白了些，瘦了些，颧骨就显得有点高。他只是一个人回家，没带他媳妇儿来。两兄弟模样差不多，下巴都长得很阔。可是脾气不同：大才不象黑二那么多嘴。他一坐下来就把眼睛瞧着地下，想着什么似的，一面把指节捺得格勒格勒地响。

广川伯伯眼睛生了根似地瞧着他大儿子，嘴唇颤着：他有无穷的话要对大才说，可是一句也说不出。

在这世界上——他到底还有一个儿子：这儿子能够孝顺老头儿，听老头儿的话。广川伯伯身边到底来了一个亲人。于是他全身都发了烫，有股气逼住他似地，弄得鼻尖直发疼：他就拚命眨着眼睛，手指也兴奋得颤着。他仿佛漂在大海里攀着了一根木头：以后的日子还有一线亮光。小银儿和黑二都离他站得远远的，跟他作对，可是他现在到底有了一个帮手。

“黑二也好，小银儿也好，都不是好东西，哼！……你回来得正好。……”

他嘴呀眼睛的全往左面扯，腮巴抽动一下，它们就震一下。他嘟哝一会，就磨一会牙，告诉大才——黑二做的那些混蛋事。什么乱子都是黑二闹出来的：好人的话不听，一年到头跟小倭瓜他们鬼混，说着不三不四的话——连廉大爷主张造门栅他们都要七嘴八舌。

“天门口造门栅是防土匪，防土匪，可是他们——他们竟说廉大爷不该……不该……”

大才坐着一张矮凳子，两手撑在膝踝上。

“这些事您别操心了罢，爹，”他说。“黑二也有这么大了，他有他做人的道理：让他混去罢。儿子这么大了谁还管得了？”

“不过——不过——门栅的事……”

黑二搔搔头皮，用鼻孔嘘了一口气，插进嘴来：

“我不说过么：廉大爷怕抢——他自个儿去造个门栅就得了，派咱们什么捐！”

“他自己造！他自己造！”广川伯伯磨磨牙，眼睛扫来扫去找他的烟杆。可是一会他又安静下来。“这是地方上的事呀。

土匪一来大家都遭抢，大家都过不了日子。……”

“哼，抢：咱们有什么给他抢？——仰天躺着有个鸟，扑着睡连个鸟也没。抢？”

老头儿狠狠地横了黑二一眼：

“你瞧，你瞧！——这么不明理，这么不明理，唉！……我知道你要逼死我，我知道！……土匪来了见人就砍，见人就斩——你们年轻的逃得了，让我给土匪砍死，让我给……”

黑二笑着，把右手抓着自己的左胳膊：

“爹你别听那些个胡说！见人就砍，他还得定打几把刀来砍哩！他不怕砍钝了刀么。爹你真是！”

“黑二！”大才低声喊了一声，装了个嘴脸，黑二就没往下说。

广川伯伯又嘟哝起来，他老实怕土匪来了砍他，把他吊起来向他要钱。土匪总得防；要不然谁都遭劫，连四书也拿去上茅房。这么说着他就兴奋起来，声音提高了许多，手颤着乱动着，还咬着牙。

“我怕土匪，我怕！我怕！……反正你们年轻人逃得掉，你们就不管我。……”

“唉，真是！”黑二忍不住说。“咱们有钱缴门栅捐么？”

老头儿眼睛睁大着对着黑二，嘴里啾啾地响着，嗓子也发了嘎声。黑二全是故意胡说八道；家里虽然穷，可是这六块钱门栅捐怎么也得缴。大才带回了两块钱，还有那件皮袍也可以卖掉；六块钱不怕筹不出。门栅是大家的事，谁也得捐；谁的生命也是要紧的。

“是啊，性命要紧，缴了门栅捐就没有吃的，咱们性命！”黑

二瞧了大才一眼就住了嘴，站到老头儿身边，手扶到老头儿肩上。“唉，歇一会儿罢。都是黑二不好，别再那么……”

“爹您别管这些事罢。您也上了年纪，黑二不学好，随他去，这些事让我来对付，您别管那么些。有吃就大家吃一口儿。”

广川伯伯瞧了大才一眼。他气渐渐消了下去，不过他不肯去歇歇：大才要扶他的时候他摇一摇脑袋，只伸出膀子来似乎要什么东西。于是黑二抢着拿来那根烟杆，装着一袋烟点着给他。

安静了这么十来分钟，兄弟俩互相打打眼色，走出到外面来。

雪下得小了点，轻飘飘地落到他们身上。

黑二抓起一把雪来，拿在手里搓着，小声儿问：

“小银儿在那边好不好？”

“对付劲儿。现在算是学手工，到了明年许能赚几个工钱。”大才用力地捺着手指，格勒格勒响了一阵。“她还想念书哩：城里有不要钱的学堂，晚上念书。”

“呵！”

“小银儿跑了爹很生气，是不是？”

黑二把雪团子扔掉，搓了搓手，轻轻地嘘一口气。

“爹真是！——跟他说不明白。”

“别跟他说了罢，”大才又捺捺手指，可没捺出响声来。

“可是……”

他们往前面走了几步。黑二掸掸衣上的雪，随手拈下一点雪花，用手指把它搓化。然后把手撒了两下，抬起脸来往下说：

“爹只相信廉大爷他们是好人：给骗了还不知道。你瞧这回那什么门栅捐罢！”

“爹是念的那些个书——全是帮那伙人的书。”

“嗨，真坑死人！大家要象爹一样，廉大爷不坐了天下么。”

哥儿俩在雪上踏着。一片白色里有一条给许多人踏过了的槽，弯弯曲曲扭到前面，象一条黄蛇：新的雪片落到了那上面，就褪成了淡黄色。

“往后别跟他说什么了。”

忽然老远地有个粗嗓子打断了他：

“大才哥！”

“呵，苏哥儿！你好？”

苏哥儿一张尖脸，腰有点驼，又黑又瘦，那模样跟他那粗嗓子怪不相称的。他仿佛有急事似的，向他俩招着手，嘴里哇啦哇啦，说得很快，谁也听不明白。那张尖脸一晃一晃的，衬在雪地里显得分外黑：他似乎因为别人没听清他的话——就更加发急。两手招了会儿又乱指指，一面气喘喘地走近来。他在说着对付门栅捐的事。

“大才哥回来更好了。……门栅捐——大家商量商量，明儿那些舅爷就得捐上门来！”

他喷着唾沫星子，话还没说完——就揪住两兄弟的膀子走。

可是不凑巧：黑二瞥见汽车路上有个高个儿走来——油坊掌柜。

“慢着！”——黑二转身就跑，迎着那个人。

那位油坊亲家站住，似乎吃了一惊。可是他脸上的皮肉

还是一丝不动，绷得紧紧的。

“找你爹。”

“找我就是。我知道：你要那五十块钱。”

前面大才和苏哥儿也站住往这边瞧着。苏哥儿又粗声说着什么，手指指汽车路，又指到了天上。大才往这边移动了两步，苏哥儿也跟了两步，嘴里滴水似地嚷着，一直到大才对他摆摆手他才住了嘴。于是他把嘴张得大大的，嘴角上有一小堆白沫，眼睛也尽量睁着，瞧着黑二和那油坊亲家：似乎苏哥儿到这时候才知道黑二干么要忽然跑开。

油坊掌柜石头似的站在那里，眼盯着黑二的眼。

“我要缴门栅捐。那五十块钱马上就得还我，不然的话到下月初八就来接新娘子，到那时候还钱可得要五分利息：我先告诉你。”

“好，连本连利还你！要不然你剃我的肉去卖：总得比大肉贵两子儿一斤哩。”

“黑二哥您得明白事理。人是不回来的了，还是马上还钱。……”

黑二把两手叉在胸脯上：

“马上么：得，你跟我来！”

黑二打算要走的样子，眼盯着对方——意思想要他跟着来。

“找你爹说话……”

“那不行！”黑二往前跨了一步挡住他。

大才走了过来，他说没钱也没办法，不过往后总有一天得还清：这不是吵嘴的事。他措词很客气，可是脸象对方那么绷

着，声音硬得铁似的。

“我们过的什么日子您是知道的。大家客气点儿，逼得太紧了也没什么好处，是不是？”

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两方的眼睛互相射着。等到油坊老板走了，大才黑二才跟苏哥儿往那边跑去。

“瞧着罢！”油坊老板咬着牙，在雪泥槽里走着。这笔钱他得请廉大爷来催。廉大爷做了媒就是做了中人，而且有这么大势力，不怕他们不还。要是讨来了，宁愿给廉大爷一个回扣。于是第二天趁大才黑二不在家的时候，马爷找到了广川伯伯，把脸凑近广川伯伯的耳朵，一面笑得满脸都是皱纹。

“廉大爷请您去有话商量。”

广川伯伯站了起来，茫然地瞧瞧四面。想要大才跟他一块去，可是大才出去了。他张张嘴要喊，可是又怕黑二听见了也要跟着去，在廉大爷跟前没上没下地丢老头儿的脸。他找了一会儿什么，就用手解棉袍扣子，要去换上那件皮袍——皮袍可没了影子。

“一定是黑二藏起来了，一定是黑二藏起来了，唉！他怕我去缴门栅捐，他怕我……”

这么着又把棉袍扣起来，只好就穿着这件出门。回来的时候沾上些雪点，化成水浸到了棉絮里，连骨头都要给冰得发疼。

“黑二这混蛋，黑二这混蛋！……”

广川伯伯这回埋怨黑二的——还不是那件皮袍的事。黑二做的那些坏事叫广川伯伯走上了绝境，使广川伯伯没脸子见人；就连顶懂得他的廉大爷，今天也变了脸！廉大爷没请他

坐，也没叫人端茶出来。当着油坊亲家和马爷他们的面，对广川伯伯冷冰冰的。说起话来就象吩咐长工们的那么个口气。

“喜期是下月初八，小银儿是找不回來的了。到那时候闹得吃官司，要你还那五十块钱是要算利息的。我以为大家抓破了脸也不好看，故此出任调人。下聘的五十块——迟还不如早还，彼此都留面子。而且你亲家要缴四十五块门栅捐，你也要缴六块。现在决计如此——把你亲家的门栅捐拨到你身上：你只要拢共缴清这五十块。懂么，拢共五十块！算起来你还少缴一块钱：这一块大洋我给你贴。……好，说明白了：就这样。以后你跟你亲家就没有交涉，只是我跟你的事。懂么，我跟你的事。……总之，这五十块都是你该缴的门栅捐，非缴不可的。非缴不可！不缴就是破坏冬防——就是通匪！”

“不过……不过……”广川伯伯脸上一阵阵发烫，舌子打着结似的。他一下子想不出话来说，只觉得那什么大祸事就得临到了他身上：他要向廉大爷求救。

可是廉大爷拱拱手打断了他，又象是有个东西衔在嘴里

的声音，脸子冰得射出了股冷气——叫广川伯伯打了个寒噤。

“抱歉之至：纪议员在东花厅等着有要紧事商量。请便罢。”

脸一撇就摇摆着走了开去。

就这么打发广川伯伯回了家。

“完了，完了，唉！我这辈子全完了，我这辈子！”

广川伯伯坐着发愣。左腮巴象有只粗手在用力扯着似的，抽动得非常难受。左眼给拉得一眨一眨的——眨一下，眼角的皱纹就跳动一下。脸子歪得不象广川伯伯，只象是个陌生

人在装鬼脸。嘴里的唾沫似乎给抽尽了，干得发苦。棉花上透进来的冷气直往身上刺，连骨髓都痠疼起来。他简直不能够相信刚才的事是真的：这怎么能够？——连廉大爷都瞧他不起！他一辈子只有廉大爷这么个知己，可是这回——那张脸绷得没点儿笑意，说起话来斩铁截钉的，“就这样！”“请便罢！”没留一点地步，没留一点地步，唉！广川伯伯也读了一肚子书，知道礼义的，可挨了这么一副脸嘴！广川伯伯还是他的西宾，在他家坐过馆哩。广川伯伯就觉得全身的皮肉在渐渐融化，蜡似的越变越软：廉大爷那张冰冷的脸在他眼前一晃，全身就又是一阵软。

“这怎么能够呢，这怎么能够呢？……”

他希望这是个恶梦。也许呢——刚才到廉大爷府上去的是另外一个人，不是他广川伯伯。

脚冷得发疼，似乎脚趾都掉了下来：这双脚到廉大爷那里去的时候踏过雪地的。

廉大爷那张一点不客气的脸子又一晃，广川伯伯给打了一拳似地全身一震。

他这辈子什么都完了：连廉大爷都没把他放在眼里。这全是黑二害的：儿子不学好，叫老头儿丢脸——到哪里去也难做人。

“这黑二！——这活冤孽！”

他磨着牙，眼睁得突了出来，用劲太厉害，全身都发着抖。他被黑二埋到了黑坑里，叫大家把唾沫吐到他脸上：黑二不让他干干脆脆死，只使他在这世界上受活罪。

“他好忍心，他好忍心！……”

没命地喘着气，脑袋不由自主地微微动着。脖子有点痠疼——似乎撑不起这干枯的脑袋。他就把脸伏到了手上，可是手也哆索得托不住。他怎么也得报这个仇：他要把黑二打个半死，也要把小银儿打个半死。什么乱子都是他俩闹出来的。谁都笑他，谁都跟他别扭，廉大爷还向他追那五十块钱——这算是门栅捐，今天就派人来取，不缴就是通匪！……

突然广川伯伯仿佛从梦里醒了过来似的，身子震得摇了一下，就站了起来。顶要紧的还是这五十块钱的事：把什么都卖掉也不打紧，只要缴清这笔款子。他四面瞧着，往炕那边走了几步，然后转身向门口走去，可是到了门口又打回头。他要找大才回来——跟大才谈这件事：全世界只有大才还能跟他说话，只有大才是他的亲人。他得叫大才想法子筹这五十块钱，叫大才替他出一口气——把黑二小银儿揍死。

他愣了那么一会就开门走出去。

天还是那么重重的直往地面上沉，仿佛全宇宙的云都聚到了这里。瞧来似乎它永远不打算晴，一个劲儿飘着鸡毛大的雪片，要把这高高低低的大地压平。广川伯伯一点不冷，只冲着白色网子里走着，胡子上睫毛上落下了雪片——象几点白纸灰。

村子里正热闹着：三个五个聚在一块，说着门栅捐的事，红着脸喷着唾沫。

广川伯伯一连走了好几家，直到了苍大叔那里才瞧见大才。

他们许多人在嚷着吵着。苍大叔摇摇脑袋叹着气，摆摆手叫他们别吵，一眼瞧见了广川伯伯，就迎上了一步。

“广川伯伯来得好。广川伯伯您瞧，”苍大叔又转身向大家摆摆手，叹了口气，眉毛皱得格外深。“咱们怎么闹得过廉大爷！你们年轻伙子——唉，你们不想想廉大爷多大势力！”

“苍大叔真是！”黑二叫。“蚂蚁还抬活蜈蚣哩——只要人多！”

“这逼到了咱们头上，咱们还不吭气……”

“这么捐，那么捐，捐你妈的！”

“他怕抢，他有钱：造门栅干么派到咱们头上！”

“操你妹子！”苏哥儿嗓子更粗了些，舌子结得说不出话来。“那些舅爷——操你！咱们是好欺侮的，是不是？”

苍大叔又摆摆手，可是大家都静不下来。他只好把声音提高，象个女人似的嚷着：

“这不是办法，这不是办法！廉大爷那么厉害……”

“那就让他派捐么！”

“吃的喝的全没有，还派什么鸡巴蛋的捐！”

大才脸上青筋突了出来，嘴里喷着唾沫星子：

“不缴！不缴！”

怎么，连大才也混到他们里面去了！广川伯伯睁大了眼瞧着大才。

“大才，大才！……”

可是大才没听见，尽在嚷着些什么。广川伯伯拚命地喊，嗓子发了嘎。忽然面前那些人全模糊了下去，渐渐变成了一些金花银花在打旋——一会儿旋近，一会儿旋远。耳朵里听着他们哇啦哇啦吵着的声音慢慢的远下去远下去。他身子摇摇的，两条腿撑不住劲一溜，倒到了一个人身上。

“广川伯伯晕了！”

接着就一阵乱：几只手扶着他，几张嘴在他旁边说着话。

雪地上忽然起了一阵紧急的步子响，擦擦擦几声——一个人打白茫茫的雪网里冲了出来。

“小倭瓜回来了！”

“小倭瓜！”有人喊。“那边怎么样了？”

小倭瓜那椭圆脑袋发了紫，热气直冒，嘴里喘不过气来：

“全老二给抓去了，全老二！”

“什么！”

于是一下子一点声音没有，谁都绷紧着脸听着小倭瓜。小倭瓜把紫脑袋着急地一晃一晃的，两只手乱舞着，说得上气不接下气。派捐的带了几个团丁，派到了全老二那里，全老二没钱，他们催，两边都骂了起来。他们说全老二破坏冬防——“通匪！”给抓去了。

大家又高声吵起来，什么也听不清楚。谁都是用了全身的力气在叫着，青筋在红黑色的脸上显得格外分明。许多脑袋乱晃着，手乱舞着。

可是小倭瓜跳起来摇着手——叫大家别嚷。

“派捐的已经往咱们这儿来了，咱们怎么样？咱们得有个办法。……”

“不缴！不缴！不许他们来！”

大才跑到了小倭瓜跟前——那里地方高些。他叫：

“咱们到青龙桥去拦住——不让他们进来！咱们得评评这个理！”

“青龙桥去！走！”

“咱们得叫他放掉全老二！叫他……”

许多身子都动起来了，又吵得什么话也听不见。苏哥儿把他那尖脸一晃，腰伸直了一下，张大着嘴高叫一声什么，就到屋子里去拿出一面破锣敲着，一面驼着腰跑着。锣声一阵紧一阵地响，急得叫人不相信这是用人的手敲出来的。一口气——锵锵锵锵锵锵锵……震得连心脏都哆嗦着。同时雪地上就响着乱七八糟的脚步子。

广川伯伯觉得大地在痉挛，一抽一抽地动着，过会儿就得裂成粉碎。他两只脚似乎凌了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大才黑二拖回了家。

“大才，大才，……”广川伯伯眼睛瞧着地下，左腮巴拼命抽着。他熬住疼似地咬了一会牙，猛地抬起了脸，颤着的两手一把抓住大才的衣襟。“大才你不能跟他们学，你不能……你想想，你想想，你是——廉大爷待你那么好，……”

“爹你不知道，”大才很快地说，“你受了他的骗。……我不过不说。我在瑞州过了一天好日子么？他们待我们——嗯，我们比牲口还不如！”

“门栅捐总要缴，门栅捐……”

苏老八一跑了进来大家就得遭殃：拿四书上茅房，把祖宗牌位扔到粪缸里，村子里的人跑不掉的都得杀，还凌空吊起来问他要银子钱。门栅怎么也得造，饿死了不在乎——这笔捐总得想法缴出来。

黑二嘘了一口气，皱着眉毛：

“咱们有什么给他抢的！……廉大爷怕别人抢他汽车站，叫咱们大家捐钱，这也是孔夫子说的么！”

“门栅是大家的事，门栅。……你们有眼不识好人……”

大才一面要扶老头儿坐下去，一面想说服他。廉大爷有的是钱，他要是在瑞州那靠家儿身上省下十天钱，就能造两个门栅。他们几家子怕抢，可仗着势叫没吃没喝的也派钱，缴不起的就是通匪，这么着廉大爷是好人么？大才说得流水似的：门外脚步响得越急，他也就说得越快。

“大才！大才！”——外面叫。接着小倭瓜他们把门一推走了进来，可是站在那里愣住了。

广川伯伯不肯坐下去，还抓住大才的衣襟：

“我们穷是命里注定的，命里注定。……门栅捐总要缴，门栅捐总要缴。……我们是命苦，这是命。不要那么怨天尤人。……”

“怎么来了‘命’！”黑二显得很着急，右手在自己左胳膊上用劲抓着。“干么要‘命苦’一辈子，你不叫咱们做‘人上人’了么！”

老头儿横了他一眼，牙缝里又啾啾地响着。他眼发了红，脑袋轻轻转动了几下，就瞧着他大儿子。他抓住大儿子不放手，全身都颤着，肚子里象有个什么热东西要迸出来。于是鼻尖子一阵疼，多年来没淌过的眼泪流到了抽动的脸上。

“大才，大才！……我只有你这一个儿子，你不要跟他们去，你不要……大才，大才，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不要跟他们去，你不要跟我作对。……大才！唉，我是……我是……大才你……善心人总有好结果的，善心人……廉大爷是为了地方上……门栅是大家的事，门栅是……大才！……唉，我只有你这一个儿子，我只有……”

“爹你别管这些事罢，去歇一会儿去。”

“大才！大才！……”

可是大才到底跟他们走了。他跟黑二扶老头儿上炕去躺着，就走了出去：门给带关一下，可是弹了一下又开开来。于是一阵乱步子响。

地下那些掸下来的雪点化成了水点，还杂着许多泥脚印。雪片打门外飘进来，落到这些湿泥上就变成了黄黑色。

外面那些人嚷着，步子响着：一会儿就远去——听不见了。

“祸事来了，祸事来了！……”广川伯伯颤着嘴唇，心脏上一阵刺痛。

黑二小银儿都撇开了他，他只有大才这么一个儿子，只有大才是他的亲人，可是也跟他们走了。他全身象给什么缚得紧紧的，五脏都给压得裂了开来。他不知道这会儿左腮巴上有没有抽动：只是皮肉全发麻，就是有人砍他一刀也不知道。这世界上真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什么一线光也没有，只他一个人走着——越走越狭，仿佛在个牛角尖里，什么路都断绝了，挤在漆黑的尖子里吃苦。

“这辈子什么都绝了路，什么都绝了路。……连大才都跟我作对，老天爷！老天爷！……”

他拿哆索的手一把抓住被絮，嘴也咬着被絮——用门牙和犬齿死命地磨了起来。

原载《文学季刊》1934年12月16日

第1卷第4期

善 举

漫天漫地刮着风，路灯的光一闪一闪的。

柴先生刚打余主任那儿回来，他把腮巴埋在大氅领子里，耸着肩膀走到了自己家的后门口。

他并没觉得冷：肚子里倒正在发烫。唔，他今天碰到了几桩得意的事：赢了余主任他们七十块钱不算，余主任还跟他特别要好——对他说了许许多多心腹话。是啊，余主任相信他。于是他一直微笑着，仿佛余主任在这后门口等着他似的，他鼻孔里还轻轻地哼着歌。他觉得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怪可爱起来：胡同里这排房子似乎对他顶亲热，就是风也刮得叫人舒服。

厨房里那桔红色的灯光打铁栅窗里射出来，土敏土的路上就有一块方方的亮，照得见旁边一条槽——在流着腻腻的水。上面的煤味儿混着下面的霉味儿往柴先生鼻孔里冲：他觉得似乎并不难闻，没象往日那么要吐口唾沫。他还是微笑着，举起个右手来，很有礼貌地敲着门：那只皮手套撞在门板上——发出了一种顶温柔的声音。

“高妈，”他软着嗓子叫。嘴一张，牙齿就给冷气振得一阵酸。

忽然——墙边有个黑东西一动。

柴先生老实吓了一跳，退了一步——

“谁！”

“我……”那黑东西长高了一点儿，哆嗦着声音。“我三天没有吃的，我……”

呵，一个花子！

他透了一口气，瞧那花子一眼。脸子当然瞧不明白，只看得见那个黑模糊的身子——弯着驼着，哆嗦得站不住，嘴里嘘气也就象电铃声响似的那么颤着。

怎么，这有什么好玩儿的！这么个大冷天，三天不吃点儿东西，瘪着个肚子呆在这儿光喝西北风！

“唉，真是！”

柴先生愣了会儿，就打定主意要同情他。

“进来！”——后门一开，他就喊那个花子。“你好好烘会火，吃顿饭，我再给你几个钱。……高妈，还有饭吧？”

高妈瞅了那花子一眼。

“冷饭还有一点。”

“好，给他一点。”

说了就头也不回地往楼上走，可是到半路里又想到了一些什么。就停了步子。是啊，做好人总得做到底，那他今天就算又做了件得意的事了。他喊高妈。

“高妈，没热饭么？”

“只有冷的。”

“唉，冷的要吃坏肚子哩：去冲点开水来泡泡吧。”

舌子在嘴里咂了一下，喷的一声，他就很重地踏着步子到楼上。

楼上漆黑的。

“高妈，高妈！……太太小姐呢？”

厨房里洋铁水壶锵锵地响了几下。

“太太带小姐上陈太太那里打牌去了，说今晚上恐怕不回来哩。”

柴先生一阵冷，刚才那些劲儿全都凝成了冰。

“怎么……哼！……”

他懒懒地拖着一双腿子又下了楼。

这成个什么模样！——这所一楼一底的屋子，就只剩了他柴先生一个人。还带个花子在厨房里。于是柴先生向厨房那边瞅了一眼，那花子可动都没动，靠墙蹲着——缩做一团。

柴先生想叫他安心待一会儿，等高妈冲了开水来他就有得热饭吃。可是柴先生只张开一小半嘴——没发出声音来：他似乎提不起兴致来说这些话。

客厅里电灯亮了起来。柴先生的右手刚离了开关就马上脱掉大氅，往沙发上一倒。

“哼，老是打牌！……今晚恐怕不回来，今晚……”

外面的风尖叫着，仿佛这所屋子都给刮得一荡一荡的。

他打了个寒噤，跳起来去瞅瞅炉子：炉子里的火没了劲儿——成了紫红色。垫着炉子的铁盘里没剩一点煤。

“高……”

第二个字还没喊出口来，他就记起高妈不在家。于是他搓搓手，皱一皱眉毛。

一阵阵的冷气似乎从四面墙上透出来，他耸动一下肩膀。眼睛往地下扫一转，仿佛要想挖出一块煤来放到炉子里。可

是只有高妈知道煤藏在什么地方：高妈可冲水去了——这真是个新奇玩意儿，呵，这全都是为了那个花子！

“真奇怪！”柴先生皱着眉嘟哝着。他自己也摸不清——刚才怎么会有这么个好兴致把个花子引进门来，还叫冲开水给他泡饭吃。

打个呵欠咂咂嘴，他打算上楼去睡觉。可是他两腿没动一动：他一上楼去，这儿就只有那花子，那靠不住。

“这倒楣的花子！”他用拳头在沙发上捶一下，他自己的屁股就给震得一荡。接着他趁着这一弹的劲儿站起来把大氅披上身。

他老实想发一下脾气，可是咬一咬嘴唇又给忍住了。柴先生就是这一桩顶好：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不使性子的。

“嗯，哼。”

鼻孔响了几下，就跨起腿子踱起来：皮鞋踹在红漆地板上发出空洞的响声，在深山里似的。他定一定心，打算想些得意的事，譬如余主任……

一提到余主任——他嘴角就得拉开点儿来挂着微笑：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可是这回他没笑：嘴角硬得钢条似的怎么也拉不开。他只轻轻嘘了一口气，身子打转——一眼又瞅见厨房那边。

“麻烦！哼，真是……”

又打了个呵欠，把两个膀子伸了一伸。他什么得意的事也想不上，顶好只要——往床上一倒，拿本书看看，让自己睡觉。他就在客厅门口站了会儿，瞧着那个花子，接着把眉毛紧紧地皱了起来，右手在自己大腿上一拍。

“真倒楣！”

太太今晚不回来。还有呢，这花子呆在厨房里叫他不放心上楼去。……高妈怎么还没来？……

那花子把脸埋在两只手里，似乎睡着了。可是柴先生的声音一响到客厅门口，他就抬起脑袋来，拿手撑在地下，哆嗦着站直了身子。

柴先生吃了一惊：不知道那花子要干什么。柴先生索性往前面走了两步，站到厨房门口。

花子颤着嘴角，摇摇地把身子移前了几步，突然倒下去跪着。那张瘦得不成人样的脸上——滚着两条眼泪，嘴唇也哆嗦得厉害起来：

“活菩萨……活菩萨……老爷这么好心……”

这家伙显然是太激动，说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他刚才在外面给冻得脑筋都僵了，这回才记起世界上有柴先生这么个好人；他就趁这机会表白他的感激。

厨房里那盏电灯虽然只有十支光，柴先生到底也瞧明了那花子是怎么个模样。

那张瘦脸脏得发灰黑色，许多皱纹打着结。身上那件衣破得象挂着流苏，还糊着许多黑东西，这件衣也许是夹的。腿上可只有一条单裤，开了几个大洞，露出灰色的腿肚子。头发有两寸来长，一根根直竖着，刺猬似的。有几根还沾着些黄东西，说不定是些脓血；他额头上正长着一颗什么疮。

柴先生退了一步：他怕那花子身上有虱子掉下来。并且额头上那颗什么疮——说不定是梅毒。

那个可爬了起来，往柴先生跟前进了一步。腿子站不直，

膝踝是弯着的。背驼得象个猴子。两手微微向前伸着抖着，似乎想把柴先生搂抱起来。嘴里颤声说着，感动地哭着。

“我没有讨过饭……我找不到工……流氓不准我讨饭，打我……老爷真是活菩萨……”

“好了好了，别说了罢！”

柴先生一掉转身子就往客厅里走。他真的想发作一下，可是到底忍住了，只咬着嘴唇，鼻孔里猛地吹了一口气。然后把自己身子摔到沙发上——屁股给弹得跳了一跳。

“真讨厌！”

皱着眉移动几下脸子。他想着觉得奇怪：世界上一些没用的家伙尽是用来麻烦别人。三天没吃饭，哼！这种人还能养活老婆女儿么！这么活着有鸟用！嗯，可是这些家伙偏偏不肯死，倒拚着这条性命来犯法：土匪，强盗，还有就……

他站了起来，搓搓手，又把炉盖揭开来瞧了瞧：里面有气没力地映着红光，有几块煤已经成了白灰。

“高妈还不回来，还不回来！……”

都是那个倒楣的花子！那家伙……那家伙……哼！他刚才躲在外面墙边，也许就不怀好意——想剥别人猪猡，再不然，就是要偷东西。……

柴先生又坐了下来，眼睛盯着那个炉子。他想：布施这种人也许不算白费，不然的话——他家里说不定会被那花子抢走些什么。这种家伙只要有点饭吃，就不至于去当土匪当强盗的。

“唔，怪不得有人提倡什么人道主义哩。”

于是他掏出一本小册，拿派克自来水笔记着日记。

“余今日作一善举……”

这么开始了一句，他就把笔抵在腮巴上想了会儿。接着就描写他遇见的那花子。于是——“令人酸鼻”。可是马上又把这句涂掉，改成“余见之不禁泫然泪下”。

风叫得吹哨似的，一会儿远去，一会儿又近来。门缝里也挤进了冷气，射在身上象刀子切着那么疼。

柴先生撑住劲儿把这桩善举写完，打算再发点议论——明天好给朋友们看。可是手冷得麻木起来，连笔也抓不住。

“混蛋，混蛋！”

他恨恨地把小册子一摔，又站了起来，不耐烦地踏着脚。他现在觉得人生唯一的乐趣只有一桩：上楼去把身子卷在鸭绒被里，好好睡一觉。可是他走不开：太太小姐不在家，高妈也老不回来，要是那个花子偷了什么……

忽然他有点怕起来：他呆在客厅也不大稳当，要是那家伙摸去了厨房里的锅子饭碗……

柴先生马上又冲到了厨房门口。

那花子可趁这机会驼着摇了过来，颤着嗓子。

“老爷真是活菩萨……老爷真……”

“闭嘴……你这你这……”

可是那个总想说几句才舒服：他从没遇见过这么一位活菩萨——对穷人这么体贴，还怕冷饭吃坏肚子，叫老妈子去冲开水。他流着泪水，两手莫名其妙地动着，不知道要怎样才好：似乎想对这老爷磕头，又似乎想跟这位老爷结实亲热一下。

“我找不到工……要饿死了……我一辈子没见过老爷这样的好人，这样……这样……”

这位老爷咬着牙，压着嗓子叫：

“混蛋！混蛋！混蛋！”

只好又往客厅里走。

那花子可移着那双走不稳的腿子跟了上来。

“老爷真……老爷真……”

柴先生——那可怪不得谁，他真耐不住了。怎么，竟跑到这客厅里来！让满身的虱子掉到这红漆地板上，让额头上那颗杨梅疮传染给他么！这么一来——这客厅就只能放一把火烧掉！也许还烧不干净哩！

于是他咆哮起来：

“混蛋！混蛋！……你竟敢……你竟敢……混蛋！……滚出去！”

那家伙退了两步，他不知道要怎么说。活菩萨这么布施他，这么周到，他一辈子也报答不了。

“我……我……”又滚着眼泪。“我简直……我简直……”

柴先生感到脑袋都要爆破了。他冷得手脚麻木起来，不住地要打寒噤。他瞌睡得眼皮也睁不起——象有百来斤重似的。可是……可是……混蛋！叫他滚还不滚！竟敢违抗！

“滚出去，滚出去！你这……这这这！”

他四面瞧瞧想找个武器，于是一把抓起那个煤铲子来。他发疯地舞着煤铲子，眼珠差点没突出眼眶来。

“滚蛋！强盗！流氓！……滚！……叫巡捕来抓你！……”

把那个花子赶出客厅，赶出过道里，一直赶到厨房的后门口。他一手开了后门——一阵冷风冲了进来。

那个张大着眼，张大着嘴，正要想想这位活菩萨是怎么回

事，那把煤铲子可抵着他的驼背，给推到了门外。接着后门猛地一关——訇！

柴先生又坐到客厅的沙发上：他还是不能够就上楼去，得等高妈回来。他鼻孔里还嘘嘘地喘着气，眼球上涂着红丝。

“要是那个花子……”他忽然又想到一些倒楣的事。

那个花子没了吃的，也许来抢他的东西。他刚才承认过——布施别人并不是贴本的事。

他打了个寒噤，想起那个驼着背颤着腿的模样。他马上就放了心：那么个鬼样儿，饿了三天没吃东西，站都站不稳，还有力气去犯法么！于是他嘴里喷的一声，全身都似乎松了劲。

可是高妈一回来就吃了一惊：

“噢，花子呢？”

“混蛋！你管什么花子不花子！……怎么冲水这么久不回来！混蛋！冲到爪哇国去了么？”

“那里倒没有去过。”

柴先生横了她一眼，预备走上楼去。在楼梯口站住了叫：

“开水冲来了就去泡一壶铁观音！——送到楼上来！”

原载 1934 年 11 月 17 日天津《大公报》

巧 格 力

星期六上午放了学，卞德全和汤家驹可不往家里走。他们挨着墙跑了两丈来远，鬼头鬼脑瞥校门口一眼——看高老师有没有瞧着他们。

高老师说过的，大家一直回家去，不许在路上玩。

同学们冲着他俩装鬼脸。卞德全把舌子伸一伸，嘟哝了一句“妈勒格蛋”，就一把揩住汤家驹往大街上走。

书包挟在胁窝子下面，渐渐重了起来。要是老师瞧见他们挟着书包在路上玩……

“妈勒格蛋，书包真麻烦，”卞德全吐口唾沫。

汤家驹比卞德全矮点儿。他走一步颠一颠脚，那大脑袋象浮在浪头上面似的——一高一低，一高一低。

“快到了么？”

“唔。哪，”卞德全拿手指往前面一伸，谁也瞧不出他指着什么地方。“那个。你看见没有，哪哪哪。”

那个把大脑袋移动几下探望着，其实他还不知道卞德全指的是哪一家。

“我不晓得。”汤家驹想了会儿。“怎么我没看见过呢。”

“我天天看见。有一块大玻璃：有这么大，哪。比这个还

要大哩。妈勒巴臭蛋，那些真好看。”

一辆汽车停到路边，发怒地“呬！”一声叫。一个胖子赶紧一避，冲到了汤家驹身边——书包给撞下了地。

“妈的！”

胖子拍拍他那件纺绸大褂，拉长着腔，横了汤家驹一眼：

“咦，学堂的学生子——作兴骂人的么。”

卞德全拖汤家驹到对街去。

“妈勒格蛋，我们不理他！”

一到了目的地，汤家驹失望起来。

这有什么了不起！——“野荸荠”，“武进唐驼写”，“各种茶食”……他上舅妈家里去就得打这儿走过。一点也不稀罕。说不定这所屋子还是他爸爸打的墙哩。

“哦，这里！”他说。他松了一口气。

可是卞德全管不着什么稀罕不稀罕，他满身全来了劲，叫汤家驹看玻璃窗里面那些花花绿绿的盒子。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卞德全的食指触在玻璃上。

“这就是巧……巧……”

“巧格力。哪哪，有字的：巧，格，力。和记……呵，妈勒格蛋！”

那块玻璃比高老师还高。里面堆着洋酒：红的，绿的，黑的，叠罗汉似的。那旁边就是那些盒子——所谓什么巧格力。

汤家驹虽然常打这儿走过，可没仔细瞧那些玩意。这回他就咂了咂嘴，叫了一声“妈的”。也许是真的引上他的趣味，也许是想不要叫卞德全太扫兴，他就张大了眼睛问：

“这是你们姐姐做的么？”

“嗨，”卞德全象考了第一的那么副脸色。“我们三姐在和记做活：我们三姐是做巧格力的。”

他说起“巧格力”三个字来说得非常流利。

汤家驹嘟哝一句“巧——巧——巧格力。”妈的不容易顺口。

不过那个三姐到底很能干：单是盒子就够好看的。象教科书那么大小，写着红红绿绿的中国字——说不上是正字是草字，只仿佛刘老师写的“要守秩序”“不要随地吐痰”的那些字体一样。还有英文。还有画：一个笑嘻嘻的洋菩萨在吃什么东西，腮巴子红红的象刚才挨了爸爸打嘴巴。

“这洋菩萨比小狗子还胖呀，”汤家驹自言自语地说。“乖乖，还有两条带子！”

是的，那盒子外面斜绑着两条带——一条红一条绿。再外面呢，就给包着一张东西：纸不象纸，玻璃不象玻璃。

唉，盒子有他们书包那么厚哩。

卞德全的食指又触到那块大玻璃上——就给留下半个螺印。

“这里面都是巧格力，”他说。

那个轻轻嘘了一口气，把眼睛移到卞德全脸上，又瞧瞧卞德全脑袋上的疖子。

“好不好吃，这巧——巧——？”

“没有吃过呀，格蛋！”

接着他就大人似的叹了一声，食指在玻璃上轻轻摩着，画着一个个的“W”。

可是汤家驹似乎有点不相信。

“你没有吃过! ——你们姐姐做的呀。”

“贵哩,”卞德全眼睛盯在前面一家布店的旗子上,象在想什么。“很贵很贵的。”

两三个苍蝇叮在卞德全的那些疖子上,他把脑袋摇了摇。他生了一个整夏天的疖子,到现在还没全好,消了一个又长一个。后脑勺上堆起一个红泡,晚上睡觉都不大方便。脑门上那个更大,尖儿上还有一颗白的,仿佛嵌着一粒黄豆。

汤家驹朝着卞德全吹了一口气,大概是想把那几个苍蝇吹开。一面觉得卞德全那个三姐有点傻:

“是她做的呀。她只要拿点来吃吃就行了。”

“我们都不吃的。我们三姐天天到和记去做巧格力,和记小老板还钉我们三姐的梢哩。”

“什么?”那个又听到了两个不顺嘴的字。

“钉三姐的梢。”

“梢是什么?”

“我不知道。”

“钉起来不疼么?”

卞德全想了两秒钟,又把脑袋摇一下赶掉那些苍蝇。

“恐怕是疼的。钉起一定疼。三姐老对妈妈说,小老板是坏蛋;三姐姐说起来就生气,好象……”

店里一个伙计隔着玻璃瞧着他们,这里可就一下子冲了出来。

“小鬼,玻璃给你摸脏了!”

“什么,妈勒格……”

“滚你妈的! ——”那家伙晃晃他那拳头。

“嘻嘻嘻嘻！”

瞧那店伙计一眼：又高又大，他俩打他一个也得打败仗的。

走开的时候，卞德全满肚子不高兴。妈勒格臭蛋，那些巧格力还是三姐做的哩。

“妈勒格臭蛋，我下回叫三姐不要做，哼，看你……”

“妈的，”汤家驹又一颠一颠地走着。“他们这墙壁一定是爸爸打的。”

卞德全脸红着，疖子在一阵阵的胀疼。可是他熬住劲儿，一面还问汤家驹——有人钉他爸爸的梢没有。

没有。汤家驹边说边拿袖子揩脸上的汗，脚也颠得厉害了些，似乎要跟卞德全比比高矮。

“有人打爸爸，”他接着说。

譬如上个月他爸爸给圣公会修墙，就挨洋人打过嘴巴。于是他俩很懂得地谈到大人们的事。不论你是谁，做活的时候总得熬点疼：汤家驹的爸爸挨打，卞德全的姐姐挨钉。

“妈的，爸爸一定打得过洋人。爸爸要打，金八叔就把爸爸拖开了。金八叔怕爸爸吃生活。”

卞德全舔了舔嘴唇，想到三姐准打不过和记小老板，就让他钉那个梢。三姐只是天天到和记做巧格力，装在五颜六色的盒子里，给拿到糖店里摆着。

野荸荠的伙计还不准他们摸玻璃哩。

无论什么往玻璃里一放，就只瞧得着拿不着。要是抓一盒来，把里面的巧格力送进嘴里——顶好吃的，顶贵的。

“妈的蛋，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

他们进义务小学已经整整两年，知道了许多东西，可是这些东西他们还没懂得，这巧格力。

卞德全咂咂嘴，巧格力象钉梢似地钉进了他脑筋里。晚上梦见三姐带回了一盒，有黑板那么大，他急着要掀开盒子盖，可是怎么用劲也揭不起来。

第二天他起得迟了点儿，用手抹抹脸，骂了一句“妈勒格蛋”，于是记起今天是星期。下半天他到学校前面的转角里等汤家驹：约好了到他家里来玩的，也许能够想个方法吃到巧格力。

这回汤家驹还是第一次到卞德全家里去。卞德全的妈妈坐在桌边做火柴盒，她跟前放着一个象火柴盒那么大小的木块，拿那些木皮在那上面一箍，面糊一抹，蓝色纸条往上一绕，就成了一个。手指动得怪快的，连瞧都几乎来不及瞧明白。

她似乎不知道有人走进了屋子，连眼睛也没移动一下，只一个劲儿瞧着她自己的手做活。脸拉得很长，仿佛她下巴有十来斤重似的。左手把做成的盒子往篮子里一扔，一面右手就把木片和纸片拿过来：手指很快地动几动——又是一个。桌上那一厚叠的木片和纸片就渐渐薄下去。

走进来的两个人都不言语，汤家驹象给什么压着，更说不出话来。

卞德全当然不觉得陌生什么的，他还是摇摇脑袋赶苍蝇，拿一叠洋片给汤家驹看：一张张都脏得成了黑色，边上长了毛。接着他有意要说点正经事，就告诉汤家驹——妈妈一天做多少火柴盒。早晨妈妈到公司里去领那柴木片纸片，晚上妈妈把做成的送到公司里。做成八十个就赚了一个铜子。妈

妈做活可没人钉她的梢。

忽然妈妈嘴角上象闪电似地闪了一下微笑：

“要死！你哪儿学来的这死话，死孩子，要死的！”

她说起话来老是死呀死的，吐字只吐了一半，听到耳朵里就全是些“嘶——嘶——嘶——”。

卞德全把脑袋一仰：

“噢，三姐不是有人钉梢么。”

妈妈手指伸到面糊碗里去，碗边的苍蝇就嗡的一声飞了。妈妈并不回过脸来：

“不许多嘴，死东西，要死……死……”

汤家驹比先前自由了许多，跟卞德全玩着洋片，说他有几张比卞德全的好。

“我有两张赵子龙，”他用袖子揩一下脸说。“我还有一张薛仁贵——薛仁贵吃中饭要吃三桶饭哩。”

“薛仁贵我也有。……汤家驹你看这一张：这个象那个洋菩萨，妈勒格蛋！”

妈妈这回可又插了嘴：

“不许骂人！一天到晚说这些死话！”

他俩互相瞧着笑了一笑。

“嗨，”卞德全还拿着那张洋片。“这个要真是那个洋菩萨就好了。巧格力！妈勒格……”

赶紧住了口，伸一伸舌子。

要真是那个洋菩萨，叫他屁股挨一次打都情愿。吃巧格力当然不能够象吃饭那么整吞，他得规规矩矩嚼它一下，象常识课本上说的“吃东西要细嚼”那样。不嚼也行，他只要能舔一

舔，知道它是这么个玩意，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那玩意很贵呀，可是。

三姐要做多少天活，妈妈要做多少火柴盒，才能够买一盒那东西呢？

“总要舔一舔，”喱喱嘴说。

卞德全早就知道巧格力是了不起的东西。他也许瞧见别人吃过，可是他是瞎猜的，说不定是别的糖果。他问过许多同学，谁也没尝过，有些连那名字都不知道。

“三姐做的，三姐也吃不着。”

一连好几天，卞德全散学之后总得绕到野荸荠去看那些盒子，不去就仿佛丢了一件东西似的不舒服。有几次汤家驹陪他去，可是自从跟汤家驹打了一回架——汤家驹扭红了他的耳朵，他吐了汤家驹一脸唾沫，两个都给高老师打了二十下手心，就不跟汤家驹好了。于是他一个人溜到大街上，在那家糖食店门口发愣，只是不把手指触到玻璃上去。

那些盒子还是漂漂亮亮地放在那里。

三姐说过巧格力是甜的。

“比香蕉糖呢？”——有一天校长给他们香蕉糖吃，他一直还记着。

“傻瓜，这怎么能够比！”

不能比。也许一千根香蕉糖，一万根香蕉糖，四万万根香蕉糖，还抵不上一盒巧格力哩。

甜的东西卞德全吃过许多，不过这巧格力甜到怎么个劲儿——他可想象不起来。

可是忽然有一次，高老师说巧格力是苦的。

“巧格力是一种植物做的，叫做椰子。巧格力是椰子的……椰子的……”高老师自己也忘了是椰子的壳还是椰子的肉了，总而言之是——“巧格力的味道本来是苦的。”

“怎么？”卞德全老大吓了一跳。

仿佛给摔到了冰水里似的，他全身都不舒服起来。说了巧格力的坏话就似乎说了他卞德全的坏话，他觉得受了委屈，差点没掉下眼泪。苦的，那么贵，谁爱吃！

“苦的，妈勒格臭蛋！”

高老师说呀说的就说开了。哼，巧格力原来还可以做糕饼吃！

“还有呢，西洋人酒席上常常有巧格力……”

于是乐梅江很聪明地说：

“我晓得了，我晓得了：做菜吃的，嗯，是咸的！”

“比肉呢？——谁好吃哩？”

巧格力一定还有一层毛，一层皮。把毛刮掉，洗一洗，一块块切碎，下了锅，就成了怪好吃的菜。

活的巧格力呢——也许象只猪，嘴巴是翘起来的。

卞德全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用力盯着玻璃里面那些讲究的盒子。一只只巧格力也在盒子里爬着，嘴巴翘得高高的要找东西吃。卞德全似乎听得见它们爬着响——喳喳喳喳，象金壳郎关在火柴盒子里。……

可是——

“唉，”卞德全又象大人那么叹了一口气，想起了高老师的话，“是植物呀。”

植物。桃花，杨柳，梅子。不错，还有狗尾草。巧格力象

桃子那么大，在一棵树上长着几千几万，一成熟就掉在那些盒子里，笃的一声。于是拿到糖食店去。可是也说不定象狗尾草一样，四面满长了毛，三姐她们就谨谨慎慎地把那些毛拔去，这就叫做——“做巧格力”。做得一个不留神，小老板就把她的梢死命地钉一下。

野荸荠里面那些伙计都在做买卖，谈天，谁也没掉过脸来。卞德全就向玻璃走近两步。他伸手要摸上去，可是到半路里又放下。

那些盒子好象比前天胖了些，大概是那些巧格力太多了，拚命要挤出来。上面那洋菩萨笑得直眯眼睛，红脸上似乎在冒热气。里面的巧格力准是才出锅的。

卞德全把手指衔到了嘴里，脑顶上有苍蝇也忘了去赶跑它了。

“象肉一样。象香蕉糖一样。妈勒……”

不管它咸的甜的，总是世界上顶好吃的东西：很贵很贵，要有许许多多钱才能够买一盒。

嘴里水分忽然多了起来，沿着手指流到掌心里。他不知不觉把牙齿咬紧一下，手指给咬得怪疼，赶紧拔出了嘴。跟着发见手上水淅淅的，就顺手一甩。

他咂咂嘴：还留着手指的味道——咸的。

三姐真太没用：她自己做的巧格力，可是……

两天以后汤家驹又跟他要好起来。不过汤家驹对巧格力冷淡了许多，他知道反正吃不到。

“太贵呀，妈的。”

说了就用牙齿刮刮嘴唇，似乎嘴唇皮是顶好吃的东西。接

着告诉卞德全：他在他爸爸跟前说过，可是爸爸打了他一个嘴巴：“配么！妈的这少爷公子的派头打哪儿学来的，居然想吃巧格力！”

卞德全把舌头伸一伸，鼻孔里“嗯”了一声。

“这一件事是不能够对家里说的呀，”他记住下面不给加个“妈勒格蛋”，不过嗓子里总觉得少了一件东西。

这件事他也对妈妈说过的，妈妈听着吃了一惊：这死孩子怎么有这死念头，“穷人生个富人体”，要死！那么嘶嘶嘶地说了一大气，一面手指不停地做着火柴盒。

于是卞德全哑了哑嘴。

“唉，要是我做了三姐就好了。”

可是三姐有时候还不愿意做那种活哩，她发着脾气嚷着：

“再不干了，再不干！我宁可饿死！我受不了那种……那种……那流氓！——把别人当什么看待！……”

她哇啦哇啦吵着。妈妈总得说上许多好话，说呀说的她们都说出了眼泪来。

要是和记肯叫小孩子去做活：他干。他宁可让他的梢给小老板每天钉三下。他不怕。他只要在做巧格力的时候能够舔一舔。总得有一天……

可是三天又过去了，没舔着。四天，没舔着。五天。六天。七天。八天。

可是——呵，到底还有第三个“可是”！到底有这么一天！

这天妈妈叫卞德全去买两个铜子面粉，回家的时候跑得直喘气。脑袋上一个新生的疖子出了血，后脑勺隆起一个疙

瘩。左眼下有一块肿的，又青又红。他把报纸包的面粉往桌上一扔，就把件什么东西赶紧藏到席子下面。

妈妈在生气：

“这死孩子！死到哪里去了，两三个钟头才死回来！倒路死的！我老等你等得急死！要死，你这……”

忽然妈妈瞧见了卞德全藏什么东西到席子下面去。

“这是什么？”妈妈太注意这件事了，甚至手指停了动作，并且脸都掉了转来。

这是——一盒巧格力！

就是那种盒子！洋菩萨红着脸笑嘻嘻的，比陈老师还胖。有字有英文。那一条红带一条绿带还是好好地斜绑着。外面就包着又象纸又象玻璃的东西，不过撕破了一点。

“哪里来的？”——妈妈象要打人的样子。

卞德全睁大着眼瞧着妈妈，呼呼地还喘着气。

“赢来的，”他说。

赢来的：他没扯谎。

他往日去买面粉的那家店里有人喝喜酒，不做买卖，他一直走到兴中路才买着。回来的时候绕点路想打野荸荠走过，可是到了祥瑞坊他就站住了。他瞧见一个塌鼻子孩子拿着——那盒巧格力！

老远的他就认得出那玩意。他仿佛能够闻得到那盒子的味儿，听得见它有种声音似的。这东西好象是他身体上的一部分：别人抓得紧点儿他就得感到疼，搔几下他就肉痒的。

“巧格力，巧格力！”——卞德全的心脏差点没跳出嘴来。

就在他跟前，并没隔着一块玻璃！要是那么伸手一抓，花

花绿绿的盒子就会落到自己手里，接着他嘴里就能嚼着全世界顶好吃顶贵的东西——肉也比不上，香蕉糖也比不上。

他舌子在上颚上磨了几下。那盒巧格力在他眼前晃着，别的什么都没瞧见。他要是能够一口气吞下——就是给梗死了他也愿意。于是他咽下一大口唾涎。

忽然——

“哈哈，哈哈……”

卞德全吓了一跳。

嗯，塌鼻子孩子在笑着跳着。手里那盒子就晃得更厉害起来，跟着他那身子很快地一上一下，一上一下。

“妈勒……”

卞德全仿佛觉得自己的手，给塌鼻子抓着晃似的，很不好受。

塌鼻子原来在瞧两个人打架。两个都比塌鼻子高点儿：有一个带着一只铜耳环，脸子很熟，大概他住在共和路，不过卞德全不知道他姓什么。那个对手呢——是一张尖脸。

瞧来他们并不是打着玩儿的，一面用着劲一面骂着。只要尖脸一失手，塌鼻子就笑着跳起来。

“哈哈哈哈哈……”

盒子就又是一阵晃，那些花呀字的全瞧不明白，只看见划着一条条五颜六色的线。

不知道怎么一来，带铜耳环的给摔到了地下。那尖脸打了胜仗。

跳着的塌鼻子可愣住了。他正要嚷出一句什么，嘴刚一动，尖脸可一把揩住了他的膀子：

“你笑什么？”

事情很明白：塌鼻子是帮那带耳环的，耳环子一给打败，尖脸就趁着这胜劲儿也要对付塌鼻子。也许那盒巧格力会给打得粉碎。

铜耳环一瞧见卞德全就叫他帮他们。虽然他俩从没说过话，可是铜耳环象遇见了老朋友似的：

“喂，打这个小猢猻！打他！”

卞德全估量一下那个所谓小猢猻——这家伙的力气一定还不如乐梅江哩。

可是他不动手。他把眼睛移到那盒巧格力，又移到塌鼻子脸上。

“打他，打……”塌鼻子哭丧着脸对着他。

卞德全心一跳。他又很快地膘一眼那盒巧格力。

“我要是打胜了你给我巧格力，”他说的时候声音打颤。

“打他，打他！……”

一下子！——尖脸把塌鼻子扳倒到地下。铜耳环爬起来要去救，尖脸就乱踢着腿，不放别人到他跟前去。

“打……打……”塌鼻子哭起来。“给你巧格力……”

塌鼻子穿着的扣绊皮鞋，有一只掉了。尖脸捡起这只鞋子一扔，给扔到了铁栅门上挂着。

卞德全很快地把手里那包面粉放到门边，往尖脸那儿扑了过去。他记住他的疖子，他就只用拳头打，不拿脑袋去撞——整个暑假里他跟别人打着玩儿的时候没敢用脑袋撞过。可是这么着就不大顺手似的，腿子老是溜来溜去，一撑不住劲，仰天一跤。

脑袋上的疖子出了血。可是他咬着牙，抓着尖脸的膀子，两个人在地下滚。

铜耳环可没来帮他，只拍着手叫塌鼻子看他们打。

“少爷你看，他们打得真……”

塌鼻子又打着哈哈，脸上还有眼泪。他捧着那盒子跳着：一只脚有鞋子，一只脚没有。

“哈哈哈哈哈，比马戏好看，哈哈……”

地下的两个几下子一滚，卞德全可伏到了尖脸身上。尖脸起不来。

“小猢猻打输了，小猢猻打输了！”

小猢猻好不容易才挣开身子，一爬起来就拚命逃走。

“痢痢头！痢痢……”

卞德全追了几步，接着站住很响地踏几下脚吓吓别人，于是转身来抬起面粉包。

后脑勺上一阵阵的疼，仿佛连骨头都碎了似的。他使劲咬紧着牙，死命忍住他的眼泪，把眼睛眨着。嘴角上还笑着，可不说什么，只规规矩矩等塌鼻子给他那个：巧格力！

可是那两个咕咕刮刮在说着什么，时不时拿眼睛对卞德全的脑顶瞅一下，塌鼻子就得耸着肩膀，嗤的低笑一声。

卞德全拿衣襟揩揩脸，忍着气喘，很客气地说：

“喂，给我罢。”

“什么？”

“这个——这个巧格力。”

塌鼻子把眼睛移到铜耳环脸上。铜耳环把眼睛鬼头鬼脑地眨几眨。

他们不给。怎么，他们竟想赖！

“妈勒格……一个人说话总要诚实呀。你说过我打胜就给我的。”

沉默。塌鼻子瞧瞧卞德全又瞧瞧铜耳环。卞德全牙齿嵌在下唇上，眼盯着那漂亮盒子，心脏上痒痒的象有蚂蚁在爬着。

分把钟一过去，铜耳环可出了一个主意。

“你把少爷的鞋子拿下来，就给你这……”

这容易。卞德全攀上铁栅门拿着那鞋子。他想早一秒钟下来就早一秒钟有那盒东西，可是刚才打过架，手没了劲儿；不留神一溜，膀子上给戳破一块皮。

可是塌鼻子迟疑着把盒子慢慢送出来的时候，铜耳环又眨眨眼睛，低声说：

“你给了他——不怕太太骂么？”

卞德全全身都发了烫。他对准那盒子——一把抓过来，转身就跑，左眼下挨了铜耳环一拳也没回手。

“痢痢头抢东西！”——铜耳环追。“痢痢头抢东西！抓住他！”

“我赢的，我赢的！”

一口气跑过两个转角，铜耳环没追得上，也许是不敢追。可是卞德全没一点劲了，几乎连路都走不动，拿着那盒巧格力的手哆嗦着，仿佛没了感觉，谁相信他手拿着的真是那个玩意！疖子象有钉子钉着，越钉越深；照这么看来，给人钉梢当然是再疼不过的。

这么着他带了一盒巧格力回家。

可是妈妈不准他吃。

“死胚！倒路死的！吃死了就好了……一块两毛一盒哩，你这死孩子死想要吃！要死！这值钱的东西你倒……”

妈妈想也不用想就有了主意：叫他拿去卖给什么人，可以卖得比一块两毛钱便宜点儿。于是她用手赶一赶面前的苍蝇，接着告诉他——就是卖了六毛大洋也好，家里要的是钱。

家里要的是钱。于是卞德全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肩膀一抽一抽的。

三姐回家知道他有了一盒巧格力，就马上跟妈妈一鼻孔出气。

“当然卖掉它：卖八毛钱还有人要的。”

他瞧着那盒子：它跟他似乎很亲热。他抱过它，摸过它那层透明透亮的皮——纸不象纸，玻璃不象玻璃的。揭开这东西，再透过盒子的壳，里面就是那个了——世界上顶贵顶好吃的那古怪玩意儿！

他轻轻地嘟哝着：想叫别人听不见，又想叫别人听见：

“我要吃的……”

“唉，”三姐皱着眉毛。“亏你进了两年学堂，还这么不懂事！”

眼睛动也不动地盯着那盒子，他上颚上有种淡甜的味道。不管卖不卖，他总得尝一点儿。

“我要尝。我就是舔一舔也……”

“不行！”三姐声音提高了许多。“你吃过了谁要！小毛，你也有这么大了，还是……”

卞德全可生气起来：他自从进了学校就叫做卞德全，顶不

高兴别人叫他“小毛”。他叫道：

“好好的名字不喊，老是‘小毛’‘小毛’的！你再喊我‘小毛’，我就喊你‘糖妞儿’！”

劈！——他脸上挨了三姐一个嘴巴。

“打扁你这张嘴！——越学越下流了！你……”

“糖妞儿”这名字是和记小老板取的：三姐一听见就得动火。她咬着嘴唇，咬得发了白。胸脯一高一低地在呼气。眼睛睁得差点没突出眼眶来。

妈妈帮着三姐骂他，一面在篮子里数着火柴盒。说的话和数目字混在了一块儿，不住地“嘶嘶嘶”：又象是骂“死”字，又象是数“四”字。

吃饭的时候，妈妈和三姐都对他说好话。还是那么一套：家里正要钱用。巧格力可并没有什么好吃，卖掉总实惠得多。其实这事情他早就懂得，不过没把它联想到巧格力上去。

卞德全把筷子一扔，猛地大哭起来。他疯了似的跳着嚷着。

“我一定要吃，我一定要吃！……我想了许许多多日子。……我要……我要我要……”

他倒到竹床上滚着，嗓子嚷得发哑。他跳起来想去把那盒巧格力抢来，可是没动，又倒下去。接着就扑在竹床上抽咽着。

“唉，看他这脾气！”三姐叹了口气，走近那竹床。

妈妈拉长着脸瞧着他，筷子凌空着没去扒饭，嘴角上那条皱纹在痛苦地抽动。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哭得这样伤心！”三姐颤声说。

“要死的！三姐并没说错呀，刚才是……”

刚才三姐并没说错。家里短钱用，就是多赚一毛钱也好。进了两年学堂的孩子还不知道困难么。只是贪吃，一块两毛钱的东西到了手，也吃了让它变粪！这么大了还不明理，偏要……

这道理谁都明白。就是一个铜子——也顶有分量的。要不然妈妈干么不停地做火柴盒，做八十个又做八十个。

不过这是巧格力！唉，只要舔一舔……

这回三姐没说那一套，只用两手把卞德全的肩膀扳起来。卞德全止住了哭，嗓子里还咕咕的叫。

妈妈瞧着他。三姐拿手巾揩他脸上的眼泪和汗。

“看你怎么好，性子躁到这样，”三姐把手巾放在竹床上。“让你吃罢。想了这许久，你就吃……”

卞德全抬起脸来，瞧了她们一会儿。

“我不吃了。……我去卖掉它。……”

于是眼泪又流到了脸上。

三姐轻轻地问：

“怎么又不吃了？”

“总卖得到几毛钱的。我去卖。”

妈妈眼眶里湿了起来，嘘了一口气。三姐呢就眨眨眼睛，扔了一把鼻涕。她们瞧着他拿起这盒巧格力出门。

“怎么不明天……？”

“怕老鼠吃。”

“吃完饭再去呀。”

“回来吃。”

可是三姐还喊住他，拿手巾揩揩他的脸，这才让他走。他

去找汤家驹：他们得商量商量。一块两毛钱的东西只卖八毛，准有许多人抢着要买，不过有个条件：谁买去谁就得开了盒子拿点儿给卖主尝尝——只要一点儿。

于是汤家驹又一颠一颠地跟卞德全走起来。

大街上比白天里热闹。老远的就看见红的蓝的那些光条，做成一个个字和花纹：这些灯不叫做电灯，另外有个古怪名字，顶不容易记的。有几条灯生了病，一个劲儿在抽痉，瞧来不大好受。

一些漂漂亮亮的人都上了市：在冰店里邈出邈进，在人行路上慢慢踱着，一有汽车走过，他们就赶紧掏出一条花手绢来堵住了嘴呀鼻子的。

卞德全走在汤家驹前面，两手恭恭敬敬捧着那盒巧格力。

卖给谁呢，这儿全是些生人。熟人里面可就没谁吃这种东西。同学们都象卞德全一样，谁要！那些老师——那可说不定。可是卞德全不敢跟老师做买卖，要不然老师一问：“这哪里来的？”——打架，抢，赢来的。哼，二十下手心！罚站！

“妈勒格……”

卞德全找东西似地四面瞧瞧走路的人。哪种脚色吃哪种东西，一看就知道。于是卞德全压着嗓子叫一声——

“来！”

拖着汤家驹就赶上一个花花公子，跟着走，钉着别人问要不要买。

“不要不要！”

他们问过六七个人，每一次总得跟着走百来步。要是对方的脸色稍为和气点儿，他们就跟上五六十丈，或者竟有半里

路。于是他们站住，四面空空洞洞地瞧瞧，不知道要怎么着才好。腿子老实也累了起来。

“唉，卖不掉！”卞德全说，瞧了汤家驹一眼——表示十分对不起他：跟卞德全空走了那么些路。

要不是怕累坏汤家驹的话，卞德全就钉着人走十里二十里，老钉着钉着——别人总会买的。

汤家驹说了一句“妈的”，用袖子揩揩汗。他这回只是陪陪卞德全，至于要尝尝那巧什么的味，他早就撇掉了这念头。他瞧瞧卞德全，对卞德全脑顶上轻轻吹了一下，他就说他打算回家去。

“迟了爸爸要打我。”

卞德全把盒子很谨慎地挟到胁窝里，空出一只右手来抓住汤家驹，移动了两步。

“你回去好了。我卖掉了就可以尝一尝了。我一定给你留一点。”

两双眼对着。卞德全咂咂嘴，又加了一句：

“我一定给你留——不留的就是狗。”

汤家驹感激地笑一笑。刚要走，突然他又站住叫：

“看！”——指着前面两个人。

那是一男一女。男的穿着白色毛茸茸的裤子，雪亮的衬衫，拿着一袋什么东西吃着，跟女的笑着谈着。女的扶着他走，时不时伸手到他拿着的袋子里掏东西吃，眼珠子膘来膘去的：她一定以为她那件花衣很好看哩。

不用说这准是巧格力的买主。

卞德全一追上去，汤家驹也就莫名其妙地跟着走。

“要买不要，巧格力？”

又走了几步。

“一块两毛一盒——只要一块钱。”——一面说一面回头瞧汤家驹一眼。

又走了几步。

“要便宜还可以便宜点儿。”

谁也没理会。卞德全可不放松，一直跟着，嘴里背书似地说那一套话。跟呀跟的就转了弯，到了共和路。

那铜耳环晚上准在共和路的！可是卞德全那么愣了一秒钟，还是跟上去。

“巧格力——要不要！便宜哩。唉，真便宜。”

男的不睬他，他就绕到了女的旁边。

“真好吃，巧格力真好吃。……便宜货：哈呀，真便宜。……唉，真好吃。……”

挨着女的挨得太近了点儿，她猛地尖叫起来，象从五层楼上摔下来的那个劲儿。接着拍拍她自己那件花衣。

男的站住了，突出了一双眼珠：

“干什么！”

“噢，我干什么！我问你们买不买巧格力！”

“滚开！”

汤家驹挤到了前面，对他们伸长着脖子：

“妈的，这共和路是你一个人的么！”

“滚！你这……”那男的一手掌，打得汤家驹摇摇的斜了两三步。

许多人都拥了过来。有几个笑着，还有些就哇啦哇啦。

卞德全把那盒子挟着，用一只手抓住那男子的左腿。

“你打人，你打人！妈勒格臭蛋！你打人！”

那条光光烫烫的白裤子给卞德全抓得起绉，还有几条黑的，仿佛才下了习字课。

看热闹的喝采着——这两个小流氓着实勇敢。可是有些人替那条白裤抱不平。不过也有人说不该打小孩子。这里面就有一个高音，怪急促地——

“算了罢，算了罢！走罢走罢！”

接着另外又来了尖声的：

“哈，这癞痢头！就是抢巧格力的！”

卞德全和汤家驹在一个劲儿对付那男子：一面保护着那盒巧格力一面打架。他们被一些人拆开，可是挣脱了身子又冲过去交手。他们喘着气，鼻孔里“嗯”着，嘴里骂着。

“好好好，巡警来了，巡警来了！”

那一圈人让出一条路来。

打架的人住了手。卞德全什么也不瞧见，什么也没听见，只知道有二三十张嘴围着那巡警在说话。他没命地喘着气，紧紧地挟住那盒巧格力。脸上一脸的眼泪、鼻涕、汗，他也没拿衣襟去抹一下。

不知道怎么一来大家的声音都平了下去，只是那个男子一个人在说话，唾沫星子直对着巡警脸上喷，一会儿指指卞德全，一会儿指指汤家驹。于是嗓子又提高了些，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说了好一会，又把拥着看热闹的人指一转，又把红着的脸转向着卞德全和汤家驹，恶狠狠地骂了几句什么，才算是完了事。

卞德全叫起来：

“我卖巧格力。……他先动手打人。……”

“他的巧格力是抢的，抢的！”——那铜耳环！

巡警吵了几句什么，对铜耳环问了一番话，把卞德全从头到脚看一遍，就伸手到卞德全手里抓去那盒巧格力。

“我赢来的，我赢来的！”卞德全可不要命，摀住巡警的膀子死也不放，要夺回那盒子来。“妈勒格臭蛋，你抢我的……”

“你住在哪里，你住在……喂，问你！同你到你家里去！”

唉，闹了乱子！要是闹到妈妈和三姐跟前——那可就更麻烦。他不能让巡警到家里去：跟这种人打交道总不是好事，大家会羞他的。

“我不知道。我没有家。……还我……妈勒格……”

拍！——后脑勺上吃了一下。

“妈勒臭蛋！妈的×，打我疖子……”

疖子破了一个洞，血滴到了脖子上，淡黄色的脓腻腻地流着。又象给钉了梢似地疼到骨头里，锤子也仿佛下得更重了些。

巡警抓住卞德全的膀子拖他走。

“没有家……小流氓……好，先带你到栖流所去……”

没汤家驹的事。汤家驹想去找人来帮他们，就赶快地跑着，一面叫：

“卞德全不要怕，我找人来帮我们！妈的，打他！钉断他的梢……”

卞德全咬紧着牙——忍住疖子疼。他恨恨地钉着巡警手里那盒子——上面的洋菩萨笑嘻嘻地在吃东西。那层通明透

亮的皮在发光。里面的巧格力也许在乱爬，也许已经融成了水。可是巡警拖住他还一直走着，踏一步——腿子就一阵酸痛，鼻孔象给堵住了似地透不过气来。

铜耳环跟着他们走，高兴得走路都蹦蹦跳跳的。

于是瞧热闹的渐渐散去，咕咕刮刮的谈笑声也就平息了下来。

作于 1936 年春，初收《万仞约》

老明的故事

“呃呃，你们听我说，你们听我说！”

老明把牙签插在牙缝里，摆摆手叫大家静下来。

十六只眼睛都移到了老明脸上。谁都吃得又饱又醉，脸子红红的。

“你们说一个人的发迹全靠命么？”老明把牙缝里的牙签抽了出来。“我说命是要靠的，可是只能够靠三成，俺，我是这样说的。其余呢——要你有本领，要你能干。不过还有一桩顶要的，就是要——要——要身边有个得力的人，你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没有帮手，那你升不了官，发不了财。”

“怎样才算是得力的人？”一个光脑袋问，眼睛里发了亮。

“哪，譬如，”老明拿着那根牙签打手势。“譬如匡老五——现在发了迹，我也跟着有点好处，他从前当团防队长，没什么出息，一给编到正式军队里就一天一天抖起来了。我是这样说的：他一到了正式军队里他就交了好运。俺，这里他就靠了三成命好。还有三成是匡老五有本领。四成呢——靠了个好帮手，四成！”

“我知道我知道！”坐在对面的小伙子赶快插嘴，显得很内行似的。“匡老五是打土匪有功，还逮住了罗振廷，就编到军

队里，还升了官，是不是？”

“嗯，那你还没明白这回事。”

于是——老明稍微卖了点儿关子：瞧瞧大家，闭了会嘴。

“怎么回事？”——到底有人忍不住问。

大家都把屁股移正一下，静静地等着老明开口。他们急着要知道匡老五的事——也许他们能够捞到一点教训什么的，学着那些法门去拚命发迹一下。

有几个可老远地想了开去：他们把那手本领一学到，自己坐着的这把椅上就得一天天地升高，顶多三四年，就也象匡老五那么享福——每天抽他什么斤把云土，搂搂窑子里买来的女人，呵！……想呀想的就微笑起来。

老明一开口，这几位微笑的朋友都吃一惊。

“俺，我是这样说的，”老明拿牙签戳一下牙。“匡老五要没有那个得力的人——他可没有今天。那得力的人……”

“是不是你？”

“我？哼，我没那么得力。”

“谁？”

老明停了会儿嘴，瞧瞧大家的脸色。

“这是不能说的。不过我们大家都是同乡，说说没什么；这件事也过了好多年了，给你们知道了也许不大在乎。可是你们不能告诉别人。”

接着老明咳清了嗓子，把牙签扔到地下。

“匡老五那个得力的人是那个，是……是……刁金生你们知道不知道？”

他们大家不知道。

“俺，就是他，”老明用劲地说了那个“他”字，又瞧瞧那七八张红脸。

“刁金生？刁金生是不是那个……”

“呃呃，听我说听我说。”

老明又拿起根牙签来，可是没放到嘴里去：让嘴来说话。

“刁金生是个小小个儿，脸上黄油油的象涂了蜡。你们别看不起这么个家伙，呵，有能耐着哩。他一辈子就只想发迹，可是老抖不起来。其实他干起事来真肯卖力气。从前吴大帅跟北伐军打仗的时候，他就拚命抓那些南军里的奸细——一个个都是些小伙子，二十来岁一个的。他拍拍我的脊背告诉我：

“‘老明，过会儿我就得有官做：连吴大帅也知道我刁金生这名字哩，说刁金生真不错，他妈妈的！’

“北伐军一打到，刁金生就跟些小伙子谈开了，他忙着弄什么协会，跑得满脸的汗。

“‘这年头儿作兴的是革命。瞧着罢：过会儿大家都得叫我做刁委员。……’

“好，刁委员！——委员还没做上，一些军队可逮起反动分子来。刁金生就做了引线，抓住了那什么协会里的家伙。

“‘反动分子当然得抓，我可顾不了交情。我总得立个功，让我有个出路，老明你说对不对。’

“对，谁不望着有个发迹。可是刁金生不走运。哪，这就是他的命。他什么好差使也没有，只在匡老五那个团防队里帮忙。有时候他想着想着就发起毛来：

“‘五爷，成全成全我呀。’

“‘别忙，’匡五爷老是叫他别忙。‘你立了功我是知道的。

我正想法子要编到正式军队里去：我跟岑团长谈过，他叫我打了土匪立功，就……就……’

“匡老五的话一点不假：他跟那个岑团长打过交道。唔，匡老五巴上了岑团长——这就是匡老五的那个三成运气。俺，我是这样说的。岑团长是个外行团长，从没抓过枪杆儿。这姓岑的有的是家私，进过几年洋学堂，在家里闲着，不知道怎么一来想要尝尝带兵的味道，就讨来了一张委任状，卖了家私去买了七八百支‘汉阳造’，算是成立了一团。

“你们当然知道：匡老五要把他那团防队编进去，岑团长可巴不得。可是办团防是地方上的钱：要是匡老五打土匪有功，岑团长呈请师部让他改编正式军队——师部里一准，大帽子这么一压，地方上也就不敢反对改编了，是不是。

“着，匡老五要立功——这正是好时候。

“有土匪！——就是罗振廷那伙。

“那时候我虽然也在匡老五队上，可是土匪那些情形我可说不上。老实说，大家都也不大明白。就是匡老五也不知道那些好汉怎么一会来了一会又走。你说他走了么，过了天把可又大大方方地到了周家店。嗯，麻烦劲儿！谁都说那伙家伙不容易对付。听说上次架走了陆大爷的大少爷，第二天就撕了票。听说他们人并不多，顶多百把个。听说……

“不过有一件事是的的确确的。陆大爷他们吃过亏，憋住这口气，商会里就悬赏了五千块：你要是逮住了罗振廷那土匪头儿，这大堆花边就锵朗锵朗都给装到你袋子里。

“五千呀，妈的！好买卖！

“匡老五打烟榻上跳了起来。

“‘打土匪，打土匪！……刁金生，别烧了：我抽够了！……来，我们来商量点儿正经事！……’

“队上的弟兄们可发了愣。

“‘什么，真的去打土匪么！’

“‘别说了罢！×你妹子，说着挺好玩儿似的！’

“‘呃，真的！——真的要叫咱们打土匪哩！’

“‘有那回事？……吓，你真有一手：说的时候自己一点不笑。……我说天掉下来了，掉到了我们院子里：这是真的，呃，真的！’

“我也觉得这件事不大对劲。

“‘五爷别忙：再抽一口儿，我们谈谈。’

“着：谈谈。

“‘我想立个功呀，’匡五爷也知道他自己刚才太起劲，有点害臊似的。不过嘴里还说他的有道理：‘立了功，编到老岑那团里，那可就……可就……’

“刁金生叹了口气，插进嘴来：

“‘我只要当个排长，我只要……’

“‘还有商会里的五千花边哩！这五千就能买百来支枪，一编过去就足足有一营……’

“五千花边，不错。可是——

“‘可是您知道土匪是个什么样儿？’

“‘谁知道！’匡老五躺到了烟榻上。‘大概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吧。’

“‘嗳，瞧瞧！……打土匪不比打烟泡，要是吃了黑枣子可不是玩意帐。’

“他俩也明白过来。匡老五想了那么一会，就一口咬着刁金生送过来的烟枪。

“怎么办呢，眼巴巴望着那五千块钱——可上不了腰包。不知道怎么一来，我忽然——忽然——用一句书本子上的话，就叫做什么‘心血来潮’。嗯，这么来了一来潮，可就有了主意。我是想叫……”

“慢着，时候没到哩。对不起，你们得待会儿，到了那时候我当然会交代。俺，我是这样说的。

“我那个主意的第一步：先打听土匪到了哪儿。

“刁金生就拍拍胸脯。

“‘好，我去间谍一下！’他想当排长，一说起话来就老卖弄一点‘军语’。‘我是外路人，他们不认识我，正好……’”

“就这么着。刁金生在外面跑了一整天，就有了落子。呵，妈的，真是匡老五交上了好运！你们猜土匪到了哪儿，土匪？”

“土匪么——嗯，跑远了，跑得没了影子！罗振廷那伙家伙只不过走过周家店那儿，大概他们还嫌我们这地方榨不出油来，就停也没停地往刘泽跑去。

“你们当然知道：这正是我们团防队打土匪的时候。

“打呀，打呀，妈的！”

“我们开到了周家店——对不起，又得用句书本子上的话：‘所向无敌。’我们到那些土丘里走着：也还是没有敌人。可是管不着，枪总得开：开枪！”

“百儿！百儿！百儿！……”

“弟兄们怕步枪后劲儿大——受不了：要是把枪托子抵在胸脯上，百儿一声，自己就会震得仰天一交。于是大家都把枪

托子顿在地下——朝天上开枪：这么着安稳些。

“好在没打死人。不过事后我才知道，有个田夸老中流弹受了伤：枪弹打肩膀上进去的。

“我们这么打了会儿，就排齐了队伍回来——没伤了一个弟兄。

“匡老五可把眉毛皱了起来：

“‘土匪是打过了，可是没逮住罗振廷呀。’

“刁金生就又叹了一口气。他知道匡老五这回立了功，就得给编到正式军队里去。可是那五千块没捞着，就买不了枪：买不了枪，他刁金生这排长交椅就一下子坐不着。

“‘怎么回事呀，’他苦笑了一下。‘我做事总算是卖力气的了，可是……老明你说，要不是我逮了这许多反动分子，这世界还能这么安稳不会！他妈妈的！’

“‘别忙，’匡老五说。‘我编到了正式军队里，总得有一天要扩充的，你还怕当不了排长么。’

“‘哪一年才扩充呢？’——就又叹了一口气。

“不用说，那五千花边一到手就能扩充。嗯，我那个主意的第二步就来了。要那五千块不难，这儿有个好法子：俺，我是这样说的。

“‘怎么办呢？’刁金生马上抬起那张蜡黄的脸子来。

“‘只要说——我们已经逮住罗振廷！’

“‘什么！’匡老五叫了起来。他可没料到这一着。‘别人要是来看呢？——呵，没有罗振廷！完了蛋！’

“我说：假装一个不就成了么？不过这个假罗振廷总要一个才从外路来的人假装——别人就认不明白。

“这只有刁金生——才够格。

“刁金生真的拍了拍胸脯：

“‘我来！……五爷待我这么好，我也得报答报答。话又说回来：我自己也有点好处哩，他妈妈的！……不过……不过……呃老明，没危险吧？’

■‘有什么危险！五千块一拿到，我们编成军队，买了枪，你当你的排长就得了。’

“匡老五也满身来了劲儿，拍拍刁金生的后脑勺：

“‘包在我身上！……你帮了我那么多忙——逮了那么些个反动分子，我还不记你的功，让你吃亏么！’

“这还怕什么！俺，我是这样说的。县里要是叫我们把罗振廷解去，我们就说岑团长要问这件案子。他们还敢跟团部里闹别扭？

“着，我们就拿大麻绳把刁金生绑了起来。大家都拍手乐着，刁金生也笑得露出了那块牙花肉。

“我们就又走着，到了那些老百姓家里——叫他们办点儿酒菜：我们替老百姓打土匪，还抓住了土匪头儿，他们当然得款待款待。这就叫做感情，是不是。我们要吃肉，就是肉——老百姓没有什么舍不得，只不过叹了两三口气。我们要吃鸡，就是鸡——老百姓咬咬牙宰了烧给我们吃。有时候弟兄们不大高兴，就把碗一掀——哗啦！

“‘×你祖宗，你们这么不讲感情！我们替你们地方上出力，你们可弄这种菜给我们吃！枪毙你！……再弄过！……’

“‘你们家里二妞儿怎么不出来陪陪我们？——我们吃人么？……喊她出来！’

“一到了镇上——可就更热闹了，我们又捞了顿吃的。许多人来看土匪头儿。

“‘哈，这土匪头儿我看见过的！’

“‘是啊，昨天我还看见他在这街上走过哩！’

“‘这家伙胆子真大，呵！’

“五六个弟兄守在刁金生旁边。刁金生偷偷地对我装鬼脸。我呢——就跟一些爷们儿谈着吃着。匡老五可没工夫聊闲天：他到赛昭君那儿抽犟大烟去了。

“大家都挺快活。事情也干得很顺手：都照着我的话做。别人要解这个罗振廷到县里：不行，岑团长要，俺。一面我们呈报岑团长：土匪头儿是逮住了，可是不能往团部里解：土匪有两三万，走过大虫山的时候怕他们来劫。

“我说过的：岑团长是个外行。他摸不清罗振廷那伙子到底有多少人，要是解过大虫山给劫去了可不是玩意账。他没了办法，于是他派了那位文副官到我们这儿来问口供，还带了一位司书，七八个盒子炮。那团里就只有这位文副官懂得公事。他是个高高个子，带一副眼镜的。

“刁金生着了点儿慌：

“‘老明，我怎么供呢？’

“‘你爱怎么供就怎么供。’

“‘唔。’

“匡老五又拍拍他的后脑勺：

“‘供得象点儿呀，嗨！’

“‘我知道。’

“他们问的这些口供我全记得清清楚楚。文副官一面问，

那位司书就一面记。他先问他是不是罗振廷。是的。

“‘你这一股有多少土匪?’

“‘三万八千多。’

“那文副官似乎吃了一惊:

“‘三万八千多!……有多少枪?’

“‘五万多枝枪。他妈妈的,还有一万多机关枪,五千多大炮。……’

“‘你当了多少年土匪?’

“‘六十几年。’

“‘什么!’文副官着实打量了刁金生好一会。‘那么杀过多少人?’

“‘杀过么,嗯,少说说也有——也有——两万万!’

“文副官用劲盯了他一眼:

“‘比张献忠杀的人还多!’

“‘张什么?……我不认识那姓张的。’

“‘听说你们杀人的方法很厉害……’

“‘嗯,那可是真的,’刁金生很快地说。

“‘怎么个杀法?’

“我们大家就瞧着刁金生,看他怎么说。他想了会儿:当然他得想一会儿。

“‘杀法么,多哩。先剥了一层皮,血淋淋地挂着。我们就拿辣椒泡的陈醋浇在他身上,还撒一把胡椒面儿。等上什么七八天,他肉长老了,就再剥一层。这么剥了二三十回,我们就烧个火锅子——吃涮人肉:割一块吃一块。我们吃饱了他还没死哩。……’

“‘怎么他还不死?’文副官听得上劲。

“‘唔,那是……那是……嗯,我们拿长生不老的药给他吃的,叫做灵……灵……嗯,灵什么草的。他一吃呀,呵,他妈妈的,怎么也死不了。把他身上的肉全割完了,五脏六腑也都掏了出来,那副骷髅骨头还伸着个胳膊打呵欠哩。

“文副官把膀子搁在桌上,紧瞧着刁金生:大概是想叫刁金生往下说。等得不耐烦起来,就问:

“‘还有呢?’

“‘还有一个是……是……哦,这么着:拿两千多根铁钉钉在人身上,全身都钉满了,就挂在屋檐下风干。一天给他喝一勺顶好的参汤,这么挂三年也死不了,让他受活罪。……’

“这么说了会儿,文副官就愣了会儿。谁也没言语。文副官把眼镜取下来,用手绢擦一擦,照一照,又戴上去。接着顺手把那位司书写着的纸拖过来瞧一会又还他,就抬起脸又往下问:

“‘你多大年纪?’

“‘二十八岁。’

“‘什么,你不是说你当过六十多年土匪么?’

“‘唔唔。呃。嗯。我……我我……呃,也许我不止二十八岁。……’

“‘照实说!’

“‘那就六十多岁吧:六十……六十……呃,譬如说,六十八岁。’

“文副官象没听见,只瞧着他自己的那双手:

“‘你说你有三万八千多人,还有那许多枪,你怎么被掳的

呢?’

“‘什么?’

“‘我问你怎么给逮住了的!’

“‘哦,这个!……他妈妈的,说起来长着哩。’

“大家等着刁金生往下说。刁金生闭了会儿嘴,瞧匡老五一眼,又瞧我一眼。

“‘这么回事,’他说,‘我带着这三万八千弟兄到周家店,匡队长可带着四个人在山上放步哨。老远我一瞧见就叫:冲锋!我们全都冲了上去,大炮机关枪什么的都放了起来。可是——他妈妈的,我们上了当!呵,匡队长带着那四个人把我们包围起来了!……我那三万八千弟兄倒死了两万多!……我们拚命打,想冲出去,可是匡队长那五个把我们越围越紧。……打了这么一个多钟头,匡队长就一把揪住我的胳膊。怎么回事呀,呵,原来他把我逮住了,他妈妈的,……其余那些弟兄就给唏里哗啦打散了——完了蛋!……’

“那位司书就把这些话全都记了下来。文副官把那张东西拿过来看了一遍,于是叫刁金生在这上面画个押。

“这么就办完了公事。

“等文副官一走,匡老五就高兴得直跳,拍拍刁金生的后脑勺。

“‘真有你的!……供得挺象的,不错!……来来来,咱们喝一杯酒罢,嗨!’

“刁金生快活得直打哈哈,把白干一杯一杯地往肚子里灌。

“‘那五千花边是稳的了:五爷您有好处,我也……’

“‘是啊是啊，’匡老五赶紧点点脑袋。‘咱们是那个，是不是。你没了我——你当不了排长。我没了你呢——我就捞不着那五千块来扩充部队。……我是……我是……老明，你说咱们是交好运了不是。……’

“对，就是这句话。不过总得有个得力的人做帮手：要不是刁金生……

“刁金生跳了起来：

“‘着哇！……我老是给五爷卖力气的，五爷您说？’

“‘我知道我知道。……逮反动分子全靠你，这回又……’

“又喝了几杯酒，刁金生可谈开了。他说一个人要会识风，做事要卖力气，那他总能发迹的。要不然他这回怎么能当排长——不是他替匡五爷立了这个功么。于是他透了一口气：

“‘呵，这排长差使我望了好久了，这回才算稳到了手。……’

“他一直乐着，到了晚上还说着笑着。嗯，他简直快活得睡不着觉。

“这晚上有月亮，刁金生就溜着个小嗓子唱着——

“‘一更一点月东升……’

“这晚上那个文副官又来了一趟，掏出一件公事来对匡老五一念，马上就——马上就——就叫弟兄们把刁金生绑个大花结推出去。

“刁金生给弄得摸不着头脑——睁大了眼睛：

“‘怎么！……’

“那个‘么’字还没说得完，就——

“百儿！——一枪！

“枪弹打刁金生后脑勺上进去，从刁金生眼睛那儿出来——一个酒杯大的窟窿。……”

“呃呃，你们别插嘴：听我说，听我说，俺，我是这样说的：刁金生竟这么死了。有什么办法！岑团长怕土匪头儿押久了会出乱子，又不能往团部里解，就叫就地枪决，派文副官监刑——这公事就是文副官带来的那个。

“要是我们告诉别人说这个罗振廷是假的，刁金生当然就死不了。可是这么一来——别扭就到了匡老五跟我身上，更加不用提那五千块；也许还得吃官司哩。匡老五也这么说过——

“‘给他们知道了这回事——咱们就得挨毙。让老刁去死一死，那五千块是现成。……象刁金生那么肯卖力气的人——有的是。还有比他能干的哩。咱们并不少他这么一个，老明你说是不是。不过他运气差点儿就是了。……’

“这么着匡老五就拿五千块花边买了好些枪，扩充了部队。……”

说到这里老明就住了嘴。透了一口长气，拿牙签插到牙缝里去。

“这件事没人知道么？”那个光脑袋扬着眉毛问。

老明摇摇头。

“没人知道，”——他说多了话，嗓子有点发嘎。“后来县里的报纸上都说匡老五了不起，商会里送了五千块不算，还做了一块金字匾送他。陆大爷还送了他一百两刮刮叫的云土——呵，真够味儿！……刁金生的那些口供也在报纸上登了出来，大家都伸出了舌子：‘妈的，杀人这么个杀法！……’还有

呢——那个长生不老的药，叫做灵什么草的，县里一家药店就说他们有这种草，地方上一些爷儿们就买了许多，那家药店发了一笔财。人参也是了不起的东西：把人全身用铁钉钉着，一天喝一勺参汤，在屋檐下挂三年也死不了。于是有人就要试一试——逮着一个土匪照这么办给他参汤喝，可是才钉了二十几根铁钉就死了。只有匡老五没拿这法子试过。”

“匡老五就是这次抖起来的？”

“是啊，”老明拿着牙签打手势。“匡老五命是好，人是有本领，可是没有刁金生他也没有今天这么舒服：抽抽云土，搂搂小老婆的。俺，我是这样说的：三成命，三成本领，四成呢——靠刁金生这么个得力的人。”

原载《水星》月刊 1934 年 11 月 10 日

第 1 卷第 2 期

教 训

钟响了一下：不知道到底是十二点半，还是已到了一点，也许竟是一点半。

总而言之已经很晚很晚：对门那排眼睛似的窗子也一个个闭了起来——漆黑的。电影准也散了场，唱大戏的准也散了场；连那卖馄饨的广东人也不到这弄堂里来了。

可是妈妈还没有回家。

妈妈这几天一个劲儿跟爸爸吵嘴，今天早晨可打了起来。她一面骂着一面冲出了门——脸也不洗一个，粉也不搽一下，就这么着一直没回家。她连皮包都没带走，让它斜躺在床上，露出手绢的一只角——仿佛给皮包压得很难受，想要拼命挤出来。

小狗子想到妈妈就有点不放心。

“妈妈还不回来呀，”他瞧着姚范那只塌鼻子，似乎想叫他回答。一会儿他忽然又想到他们得再玩点什么。“我们再推牌九，好不好？”

姚范打了个呵欠，揉揉眼睛。

桌上横七竖八地摊着骨牌，那些红绿点子褪了色：先前姚范摸到一张天牌和四六，他还当是一副天对。这么一副牌他

可不大愿意玩。

“我们不推牌九。”

那边阿凤跪在地下，手伏在沙发上，把个玻璃瓶对着嘴，让瓶里的一些什么水灌进去，衔了会儿又吐到瓶子里。这回她就掉过脑袋来，瞧着她哥哥和姚范：

“接龙！”

“接龙！——你就只会接龙！”

小狗子嘴角往下弯一弯，把屁股搁上桌沿，两脚踹在红木椅子上面。

总得想出个花样来玩玩，不然的话留不住姚范。要是姚范回到楼下去，这屋子只剩了小狗子和阿凤哥儿俩，就一点也不好玩了。

姚范又打了个呵欠，他真的要走。

“让我们回去罢，让我们回去睡觉。”

“姚伯伯还没有回来呀。”

“我不怕”，姚范往门口走去。

一下子小狗子跳了下来，抢到了姚范前面，冲上去把门闭着，拿脊背抵在门上。

“别走别走。”

阿凤也叫了起来：

“不要走！这几天不要走！”——她老把“这时候”说做“这几天”的

“我们要睡……呃呃……”

又是打呵欠。接着又是揉揉眼睛：这回揉得厉害了些，把那只塌鼻子也挤得扭了一下。于是他走到了小狗子跟前。

小狗子不叫走。姚范要把小狗子拖开，可是那个一伸手，姚范退了两步。

阿凤跳着笑着。

“不走了，不走了。……哥哥力气比你大。”

她手里的瓶子也跟着她的身子一晃一晃的，瓶里的水溅了出来：她脸上挨到一点水星——冷冰冰的，她才发觉了这回事。她就张大了眼对着瓶子发愣起来。

门边的两个孩子又扭在了一块儿。可是姚范不是小狗子的对手，给小狗子推到了桌子跟前。

小狗子大笑：

“你力气没有我大呀。”

“那……那……”姚范喘着气，红着脸笑着。“你占了我们的便宜。在外面我们打得过你的。”

可是小狗子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得多。他趁着这威风劲儿，在空中送了几拳。

“哪！哪！你看！……我力气象爸爸一样大，我也……”

阿凤把她的瓶子小心地放到沙发上，插进嘴来：

“我晓得，我晓得。爸爸打驼背，驼背不打爸爸：爸爸力气大。爸爸拿着那根……”

忽然小狗子绷紧了脸，把肚子挺了出来。他仰着脸，皱着眉毛，眼珠子扫到那两个人身上。嗓子也装得粗了些：

“哇啦哇啦啥事体，啊？”

他在扮他的爸爸。

于是大家都拍手笑起来。阿凤并没觉得好笑，不过别人在打着哈哈，她也就咧开了嘴干叫着，手敲着那满是水渍的沙

发，那玻璃瓶就一跳一跳的。

姚范仿佛忘了要回楼下去睡觉的话。他呵欠也没打一个，眼睛也没去揉一下，一站起来就往小狗子跟前走去。

屋子里到处塞满了阿凤的尖叫声：她不住地拿手打着沙发，瞧着瓶子跳得好玩。她现在可记不起刚才是什么东西逗得她笑的。

那两个大孩子在扮戏。阿凤可一点也没瞧见。

挺着肚子的小狗子跟前——站着那个姚范：背驼了些，两只手作揖似地拱着。小狗子眼睛盯着他那俯着的脸，就只看见扁平的额头上突出个矮矮的鼻尖子。

一瞧就知道——姚范是做那个驼背。

“我是……我是……”他苦着脸，一面拚命忍着笑，那声音就颤颤的挺象是那个哭腔。“我在店里做了九年，我……”

小狗子瞅了阿凤一眼：

“别叫，阿凤！”

那个猛然一回转脑袋，马上就住了嘴，两手搁在沙发上不动。她小声儿笑了两声——“嘻嘻”，接着耸了耸肩膀，象闯下了祸怕骂似的。

她哥哥可一点不笑，还皱着眉毛，绷着张脸子瞧着姚范。于是那个假驼背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

“我做了九年，我我……不要开除我罢，请你做做……”

“讨厌！”小狗子用力叫了一句，连唾沫星子都给吹了出来。“谁叫你两天不来上工，谁叫你……谁叫你谁叫你……”

他可一下子记不起那天爸爸还说了些什么话。于是他跳过了一段，就把手叉在胸脯上，一上一下地踱起来。

姚范跟着他走。

“做了九年，做了……我没有偷懒过……”

“谁叫你两天不来上工，谁叫你谁叫你……”

“我儿子病得快要死了，我去想法子的。我并不是不来……我做了九年，我做了……不要开除我……”

“谁叫你谁叫你……谁叫你……”

“不对，”那驼背伸直了腰说。

“你爸爸说：‘咦，我管你的儿子么！’”

“俺。咦，我管你的儿子么！”

“可怜可怜我罢，我做了九年……”

小狮子楞了会儿，这才记起他得怎么表演：

“到你爸爸房里去了。是不是这样的？”

于是绕着桌子走到沙发边。刚要坐下，可又站起来，他打抽屉里掏出一支铅笔——当做爸爸的烟卷：衔在嘴里。爸爸的烟象是有面糊的，能够沾在他下唇上掉不了。可是铅笔办不到：小狮子只好拿牙咬着。

姚范没跟过来，只叹了一口气。

“我做了九年……店里我当它自己的家一样，我总是……店里出了什么事我总是帮着老板的……”

“怎么？”小狮子手在沙发上一擦就站了起来，紧瞧着阿凤。“都是水！”

那个移开了一步，扁着嘴，张大着眼看着她哥哥。

可是哥哥这回没象往日那么动手就打人，他只把屁股移到了一张红木椅上。他等着那扮驼背的往下说，这么演下去——就得轮到小狮子来那个拿手好戏。他眼珠子一动也不

动地盯着姚范那张嘴：那张嘴在嘟哝着；那张脸对着床。

“你们看，我在店里辛辛苦苦做了九年……天地良心，我总是为着老板的……我儿子病了，我两天……两天……他们歇了我的工，叫我……老板不体谅我……老板……”

唔，正是这时候！

于是小狗子打椅子上跳起来，猛地往姚范跟前冲过去。

“你说我什么，你说我！”

阿凤快活起来：刚才那种怕挨骂的脸色已经松了劲，她尖叫着：

“这几天要打架了，这几天要打架了……”

小狗子很忙地打打手势叫她别嚷。接着马上就咬着牙——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可是驼背的背驼得更厉害了些：

“我说……我说……”

劈！——一个嘴巴子。

“你再说你再说！”

劈！劈！

忽然驼背逃了开去，伸直了身子，抬起他那张扁平的脸，涨得通红。

“小狗子，我们不作兴真打的。”

“我没有真打呀。”

姚范咽下一口唾沫。他右边腮巴老实有点疼，可是他不好意思说出来。

这时候有人到了房门口，门纽给旋得格格地响着，开不了门。

房里的人可没听见。小狗子打算把这顶起劲的一段表演下去。反正姚范并没一口咬定说打疼了他，小狗子就再来了一下——劈！

“你说什么，你！”

“错了。现在你要说话了，你说……”

“你再说！”——劈！

姚范一屁股坐到了床上。趁那两个没看见的时候，赶紧偷偷地去摸一下右边腮巴，咽了口唾沫。

“我们不来了。”

“不来……？”

房门那里不耐烦地又响了几下。

阿凤瞧着她哥哥，一面把玻璃瓶的嘴对着自己的嘴：也没笑，也没有不高兴，好象大人们正要给她糖吃的时候——她故意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

她哥哥可愣住了，张大了嘴瞧着姚范。姚范一下子忽然不来了。这么半路上截住真太不好玩，就仿佛推牌九刚拿到一副响对——突然舒老师闯了进来一样。

他嘘了一口气，轻轻地拖着姚范的膀子。

“来呀。……我不打你好了。”

啾的一声：阿凤把瓶嘴子拔出了她自己的嘴。她嚷着：

“要打！要打！……”

“娘格……！”小狗子横了她一眼。“姚范，来罢。……你做完了驼背就做姚伯伯。”

“我们爸爸不打人。我们做爸爸就……”

那女孩子学着她妈妈那么着，把脖子一扭，很快地说：

“我晓得，我晓得。爸爸给姚伯伯钱：给了十块钱，给了一百块钱，给了——给了——给了许许多多钱。……妈妈骂姚伯伯，妈妈说……妈妈说……”

两个男孩子都盯着她，她就住了嘴。

“妈妈说什么？”小狗子问。

“妈妈说姚伯伯是坏人……”这里她又扭了几下，学着妈妈跟爸爸吵嘴时候的那种劲儿，一面拚命提高了嗓子。“死不要脸，想要那驼背的老婆，把驼背……”

这些话小狗子可听见过。妈妈老是拿左手叉在腰上，右手拍着桌子。有时候还淌着眼泪，给粉抹得很粗糙的脸上——就流着两条亮亮的线。鼻涕也许有点儿：腻腻的挂在鼻孔下面。妈妈可并不去洗脸，只扭着脖子哇啦哇啦。她骂爸爸不要脸，要吊驼背老婆的膀子，就把驼背撵走。姚伯伯也不是要脸的：他帮爸爸打这些主意。还把驼背抓起来——当他是……

可是爸爸有爸爸的理。

“啧啧，你不明白这个……这个……”

小狗子可明白这个。于是他又把肚子挺了起来，放粗了嗓子说：

“你们女人家只会吃醋，你不明白。我是……我是……现在店里……”

爸爸正是这么个模样。爸爸还搔搔头皮，叹了口气：小狗子也就这么来了一手。

姚范笑了起来。

小狗子更加起了劲。他又搔了搔头皮，再很响地叹一口气，就打衣柜那边踱到沙发跟前，又从这里踱了过去。

“噢，真要命：女人家！……我哪里是要吊膀子，我是看她聪明。……王小二他们要在店里捣乱，我叫这个女人去……我叫她去……我叫她去……”

他忘了爸爸在这里说了两个什么字。意思他懂得：爸爸是想要叫驼背的老婆帮爸爸——看王小二他们捣什么乱，叫她跟王小二假装要好。

不过妈妈不相信。妈妈说……

于是小狗子坐到一张椅上，紧瞧着阿凤。

阿凤看看她哥哥，又看看姚范，老半天不开口。

“你说呀，”小狗子忍不住叫。

“我不会……”

坐在床上的人对她装个鬼脸，把塌鼻子皱了一下。

小狗子使劲地撇一撇下唇，嘟哝着骂了一句。忽然他记起爸爸做的一桩事来：他去拿一条手巾给阿凤。

“不要吵了。措措脸罢。”

这个她会。她马上撇过脸去，提高了嗓子：

“这几天我不措脸。”

“傻瓜！‘这时候！’不是‘这几天！’”

阿凤觉得没趣：她会说的可又说得不对。她就似乎真的生了气，也象妈妈那么伸直着脖子，老半天老半天不掉过脸来。

她哥哥没管她这一套。他只踱来踱去，装做挺不耐烦的样子，没命地搔着头皮——沙沙地响着。于是他又沿着桌子走了一圈，到床边站住，手搭到姚范肩膀上。

“老姚，给我想法子呀。”

这是叫姚范来扮姚伯伯。

“不要紧不要紧，”姚范背书似的那么熟，手在扁脸上抹了一下：再象没有。“我去跟嫂子说，保你……这个雌头不要放过……”

“那驼背呢？”小狗子皱着眉毛。“驼背会问我要老婆……”

“容易容易，”姚范的嘴凑到小狗子耳朵边，可是声音并没放低——也许还更加提高了些。“给他几个钱——没事。这种人对他不能硬来：你那天不该打他。……你不愿意花钱那就……”

这里他停了会儿，把那堆塌鼻子皱了一下，又凑过嘴去：

“我们对局子里说，说驼背通歹人——抓他。说他通……通……”

小狗子眼睛老眨着，现在可忍不住跳了起来。

“我耳朵要震聋了！”

“是这样的。”

“不对。”

“是这样的。我们晓得的：我们爸爸声音大。”

可是小狗子走到桌子边：反正现在的戏没有打架的场面，也不用吵嘴，做起来不怎么起劲。他瞅了姚范一眼，就拿起骨牌来用中指摸着。

“长三！”——拍的一声翻开来。“娘格……杂八！”

阿凤刚才堵着嘴，别人一直没理会她：尽这么生气也没多大好玩，她就爬上椅子伏到桌子上来。

“我们接龙，来不来？”

“我们来一个，”姚范一走近桌子，就一把掬了一大半骨牌到自己跟前。

房门又格勒格勒一阵响。

“开门开门！”——姚伯伯的声音。

可是门一开——头一个进来的倒是小狗子他们的爸爸！

“哼，你们做了好戏！你们当我没听见……我要给你们一点好教训！……小狗子！”

“哪哪，你又是！”姚伯伯嘴里衔着烟，赶紧拔掉烟来让嘴说话。“你总是硬的：你平素吃亏也就在这里。对店里的人要用软功，对雌头要用软功，对孩子也要用软功，不然的话……”

姚范到了姚伯伯跟前，挨着姚伯伯：他爷儿俩显得很亲热。

那两兄妹只瞧着他们爸爸。爸爸皱着眉毛，挺着肚子。眼睛成了三角形，在电灯下面闪亮。

阿凤没移开眼睛——象给爸爸吸住了似的。一面她挺小心地爬下椅子，偷偷的不叫出一点儿声音。可是她左手一个不留神碰了一张骨牌——达的一声响，她自己也给吓了一大跳。

谁也不言语。

爸爸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反着两只手。他眉心那几条皱纹平了下去，眼睛也小了些。步子可跨得很大——走过去又走过来，只有姚伯伯给他一支烟的时候，他就停住了步子。

“姆妈呢？”他问。

“姆妈没有回来。”

于是爸爸又一上一下地踱了起来。只有姚伯伯坐着，用手抹了抹脸，就专心抽他的烟，——仿佛还是头一次尝味似的。

这么着五六分钟，爸爸到底也有停步的时候：他坐到沙发上。

阿凤怕爸爸发觉沙发上的水渍就得打她，于是躲到角落里。她瞧瞧爸爸，又把眼睛移到桌子上：她才知道那个玻璃瓶还躺在两张骨牌中间——忘了给带下来。

沙发上那个大男人并没发脾气，只轻轻打个手势。

“小狗子，过来。”

小狗子慢慢地向沙发那里移着步子。他瞧见爸爸嘴角挂着一丝笑意，他脸色也就活了点儿。

“我问你，”爸爸拍拍烟灰，又掸掸身上，“爸爸是好人还是坏人？”

“爸爸是好人。”

“驼背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个题目可答不出：小狗子摇摇脑袋。

“不知道么？”姚伯伯笑嘻嘻地插了进来。

“我问你：驼背年纪大了，做不动活了，他还要偷懒，店里的人少做一点活，爸爸就少赚一点钱，这样……”

“爸爸少赚一点钱——你们也就少吃一点糖，少玩一个皮球了。”——这又是姚伯伯。

姚范趁这时候在姚伯伯耳朵边捣句鬼，声音可很大：

“我们要买一个皮球——大的。爸爸给我们……”

“好的好的。哪，哪，听说话。”

沙发上那个说话的人抽一口烟，喷到了小狗子脸上。

“我问你：驼背做不了活，他又偷懒，叫爸爸穷下来，爸爸叫他滚蛋，他还说爸爸的坏话，这种人是好人还是……？”

“是坏人。”

那边姚伯伯几乎叫起来——“对啦对啦！”他瞧着爸爸，爸爸微笑。

“不错，你是明白道理的：小孩子顶要明白道理。……阿凤，听见没有？出来，不要缩在那里。阿凤你明白不明白？”

“我晓得，我晓得。驼背这几天是坏人。”

姚范忽然想到了驼背的老婆：她呢？她是不是坏人？

“她呀？——帮我们的是好人，不帮我们的就是……”

阿凤把玻璃瓶拿到了手里。她张着嘴想说一句什么，爸爸可又站起来在屋子里踱着，她嘴一下子闭不住，就把瓶子塞进去咬着，牙齿碰着玻璃——格隆的响了几下。

这回爸爸没走上几步就站住了。

“刚才说的那些事情——你们不许说出去，听见没有？”他瞧见小狗子他们不懂似地看着他，就又补了一句：“驼背的事，驼背老婆的事，都不许对别人说，听见没有？连对姆妈都不许说，不许告诉姆妈。”

姚伯伯摔掉烟屁股，笑着瞅了他们一眼：

“现在的孩子真鬼精灵。我们当他们是小鬼，不要紧。俺，哼，我们商量的事他们全都明白！”

于是两个大人都笑起来，显得很得意。

“不许说。听见没有？你们要是一说出去——当心爸爸剥你们的皮。你们听话的——爸爸还赏你们钱。”

“我们现在就要钱：爸爸现在就给我！”小狗子说了耸一耸肩膀。

“这几天就给我，这几天就给我！”

“你妈的！”爸爸掏衣袋。他嘴里那支烟沾在下唇上挂着，微微地荡着，仿佛很重似的。“哪，这里两块。姚范一块。小狗子你跟阿凤分一块。”

姚伯伯用手抹抹脸，扭扭姚范的塌鼻子：

“好了好了，现在大皮球不用我买了。”

姚范把那个扁脸一仰：

“钱是我们一个人的。皮球你买给我们，我们不管。”

两个大人又打着哈哈。爸爸拍拍姚伯伯的肩膀，说姚范比他爸爸厉害。

“他比你更精明。真是你的好儿子，将来……”

他们没提防小狗子在跟阿凤闹别扭：小狗子一把抓住那块现洋，另外在袋里掏一个双毛子给阿凤。

“哪，分给你的。我们已经分好了。”

可是阿凤要那个大的，就是把这玻璃瓶送给小狗子也愿意。于是她拔出嘴里的瓶子，在衣襟上揩干那些唾沫。

“给你瓶子。我要那个大钱，我要那个大钱。……”

“滚！娘格……”

姚伯伯瞧了他俩一会，就提高了嗓子嚷：

“你看你看：小狗子更精明哩！他拿下那块钱，只分给妹妹两毛……”

他们又大笑起来。爸爸笑得比刚才更加起劲，于是赶紧扔掉了烟屁股，热烈地把小狗子拖到他身边，用力摩着小狗子的脑袋：

“这孩子！这孩子！”

原载《国闻周报》1934年10月8日第11卷第40期

万 仞 约

一

远远的有了锣声：一会儿停止，一会儿又响——敲得怪匀称的，一点也不性急。这声音象水纹似地散到了田野上，连嫩草都颤了起来。树上的麻雀老大吓了一跳，就啾的一声飞跑了。

那边山里起了回声——锵，锵，锵。

“什么把戏，这是？”

村子里的人都把脸子侧着，翘起耳朵来听那打锣的叫些什么话。

田里的大哥们也拿手替眼睛遮着荫，往大路上瞧了会儿。

“还背一块牌哩，娘卖肠子的！”

“他喊些什么，那个老官子？……牌上写些什么呀？”

“弯弯扭扭，鬼话胡诌：你爷认不得。”

那打锣的老头可不管别人认得认不得，他只一股劲敲着锣，咧开他那嘎嗓子嚷着些什么，往隆记铺子那边拐过去。

“地方上的人来看哪：莫犯山呀，犯山的……”

隆记里那些喝着酒的家伙都拥出了店门：十几只眼睛盯

到前面。

锣声越近越响得亲切。那老头肩膀上那块写着字的木牌——跟着他身子一高一低地在晃着。

“哦，萧老官！”

“这麻皮！又是鸣锣禁山！”

“莫管他。猪屎老九你跟我来：我们好好吃几块豆腐干。这回再赢了我的就算你狠。”

于是他们又拥进了店里。猪屎老九跑得过火了点儿，带翻了一条板凳：他可瞧也不瞧一眼就跨过去，蹦到里面一张桌子边，挺熟练地洗着桌上那副骨牌——“来来来，还是老子的庄！南二公，你老人家不嫌吵吧？”

老板娘嚷了起来：

“猪屎老九，条凳掀翻了——不替人家端起来么？”

“莫吵莫吵。等我猪屎老九赢了大花边，你老人家就要巴结我：养个妹子给我做堂客。”

“这些油渣子！——狗嘴巴里到底长不出象牙。”

猪屎老九没再答腔：他们那伙人在专心推他们的牌九。骨牌在桌上拍喇拍喇响着，几个嗓子叫喊着，连萧老官的锣声都给盖得不大有劲儿了。

老板娘把手插在袖子里，搁在柜台上，嘴动了几动。她有一分钟不说话就不舒服。于是她瞧瞧路上，又瞧瞧对面桌上的南二公：看着这回鸣锣禁山，南二公总得有几句话说的。

可是南二公满不在乎。他并没拥出店门口去看，只不过对外面横了几眼。他右手紧抓着那半壶烧酒，啜一口就咬上一小角左手里的豆腐干——慢条斯理地尽嚼着，仿佛永世嚼

不烂似的：瞧这劲儿他似乎打算把这块豆腐干吃上什么两三年。

到底老板娘有点忍不住：她把搁在柜上的两肘移出了些，装了副歪脸：

“南二公你老人家听见没？——又是鸣锣禁山……”

“唔，尸框骨头！”南二公骂了一句，又把豆腐干送到嘴边去。

锣声已经响到了店门口：锵，锵！

“来看哪：来看告示啊……”

“哼，”南二公横了外面一眼。“这许多名堂！”

老板娘也撇一撇下唇，两个嘴角往下面一弯。接着掉过脸去瞧瞧打锣的萧老官，她马上就换上一副笑脸，连眼睛都眯成了两条缝。

萧老官站到了店门口。

里面那些打牌九的人没理会这回事，只巴巴地瞧着猪屎老九扔骰子。接着有谁高兴得直叫。猪屎老九可脸红得象生牛肉，掀开了他自己两张牌，嘴里嘟哝着扯到别人十八代祖宗，一面把铜子送到别人跟前去。

南二公打了个嗝儿，又横了外面一眼：

“尸框骨头！这些屁名堂——那是闵贵林兴出来的！”

不过老板娘似乎没听见他的话。她索性把身子转向外面，脸上还那么笑着瞧着萧老官，嘴动了儿动，她在等着机会跟萧老官拉天。

锵，锵！——那个又敲了两个锣。

“看万仞约的告示啊：不准砍山上的树啊，来来往往的不

准劈枝带叶呀。……”

他嚷着就瞧瞧周围的人，接着用手抹一把额上的汗，把那块木牌顿到了地上。木牌上写着许多话：虽然认识这些的没有几个，可是大家都知道万仞约是个什么把戏——写着的也不过是那么一套。上面横着四个字：“万仞约示”。下面的字小点儿：六个字一句，有这么十几二十句排成了豆腐干似的那么两堆——写得整整齐齐，不作兴带一笔草的。要是在前清——写得了这么一手字的就能够当个把秀才哩。

“字倒还写得溜光溜滑的，”老板娘挺内行地看看那块木牌，还把脑袋偏了一偏。“萧老官，你怎么不进来歇下子气——吃半壶把烧酒。”

“不了。我还要走起这路过东冲去。”

“嗨嗨！”

她这么轻轻喊了一声，就把身子坐端正些，老实把萧老官当做个谈话的对手。她问那个雷家里偷了杉树的事怎么办，是不是闵贵林打定主意要打官司。于是她就张大了嘴巴，似乎在等着听一桩了不起的新闻。其实这件事她知道得挺详细：地方上什么也逃不了隆记铺子，别人还没传开来的事——她肚子里就早已经明明白白。譬如说这回雷家里犯山的事，她就象亲眼瞧见似的。她能够烂熟地背给你听：那天雷十一走到万仞冲，爬上山，偷偷砍下两棵杉树——想拿回来做田塍桩。可是给逮住了。不用说，要罚。不过罚的数目太大了点儿，叫雷家里吃不消，就咬咬牙齿说宁愿打官司。得，就这么一回事。背完了这些话，她就得把下嘴唇撇一撇，用鼻孔哼一声——

“哼，打官司！雷家里要是斗得过万仞约上的人——你打烂我的铺子！”

萧老官也认为打不起官司来。

“雷家里要打官司——那他弄错了路径。”

于是许多人都围着萧老官谈起来。萧老官似乎忘了还要到东冲去，干脆把那块木牌靠柜台放着，一屁股坐到板凳上。

只有南二公没凑进去：他还慢慢撕下豆腐干来嚼着，不过嘴巴动得比先响了点儿。

“如今那个闵家里就这么撑神气！”他肚子里说。“万仞约！——尸框骨头！……他早年简直是……要是没有我……”

谁都明白那个闵贵林早年的历史，大家也知道闵贵林跟南二公拜过把。就是万仞冲里的四方牌那块山地，也还是南二公半送半卖让给了闵贵林的。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别人谈得更加起劲，声音震得耳朵都响了起来。萧老官提高了他那嘎嗓子，告诉别人万仞约又有了个新规矩，这是贵林四爷定出来的：谁抓住了犯山的家伙——就赏四吊八。

“赏四吊八？”——连猪屎老九也插了嘴。

南二公把刚才啜的酒吞了下去，嘴巴抿了一抿：

“四吊八！他买那块山还只出了一吊八哩！……”

“哦，那是你老人家做好事。”

的确是做好事。闵贵林的老子在桃源县里当过一年师爷，回家造了一所房子，可没买得起田。闵贵林就在家当大少爷，当呀当的把几个钱当完，老子一死，他就到安化那些地方打流，拣拣茶叶。回到乡里还是一条光棍，老是在南二公那里

借米借钱的。

“这不是路，贵老弟，”南二公跟他说过不止一遍。“一个人总要有点吃饭家伙。你总要……”

到底有一天——闵贵林想出了一点吃饭家伙。他瞧着种杉树长得快，打算捞块山地来试试，南二公就把四方牌那块山让给他，自己只留一点儿柴山。二十几年一过，闵贵林可就这么撑起神气来了。

“他真狠！”

南二公嘘了口气。他肚子里装满了一些什么想吐出来，就四面瞧瞧，然后把眼睛盯到老板娘脸上。

可是那个没理会。一直等萧老官背着木牌敲着锣走了，她才掉转脸来。她仍旧用袖子筒着手，搁在柜台上。

“闵贵林这一来——在地方上结上好多怨啊！”

“他怕什么！他横竖仗着他们族上九爷的腰把子！”

南二公把酒壶端起来要送到嘴边去，可是到半路里又放了下来。

“唔，他买那块山只出得一吊八，”他用右手抹了抹嘴。“那个时候——我见他太……太……”

柜台搁着的那双手赶紧移了开去，老板娘脸对着许多人，很快地插嘴：

“我晓得我晓得。那一吊八还是分九个月还清的，一个月两百钱，利息都没算一个铜板。闵贵林跟南二公讲：‘我的山胜如是你的山，只管来砍柴，要是你柴山不够你只管来……’南二公，是的不是的？”

那个在细细地嚼豆腐干，正打算要慢慢开口，老板娘可又

往下说了：她把屁股移得坐正了点儿，不管别人听不听。

“万仞约啊……那名堂我晓得。……”

这么着就打了开台锣。接着她咽了一口唾沫，打闵贵林从前背时的几年说起。

“那时候到山去斫柴的——连常斫断他的杉条子。”

于是她瞧瞧四面——看别人在不在听着她的，她还特别钉了南二公一眼。其实不用她操心，大家都知道闵贵林的来历：只要把眼睛一闭，就能够想象得出闵四爷在万仞约上议事时候那种笑嘻嘻的劲儿，嘴巴里出了许多主意。这位贵林老四靠的是那块山，要是人家偷了他那些杉条子他就没了出息。抓到个把犯山的，假如是个厉害家伙——他可又没办法对付。于是他把万仞冲的那些山主全邀了来，立了个万仞约：犯山的都得罚，不怕你厉害，这许多大爷们都是铁硬的腰把子，常在衙门里进进出出的，总斗得你过的。

“这回子雷家里就是吃的这个亏。”

大家都要表示自己知道这些底细，就七嘴八舌谈起来。谁都抢着说话：生怕自己有的这点儿材料给别人说了去。

“这个万仞约——连东冲的金七阎王都邀了进去。娘卖麻皮的，东冲离万仞冲倒有二十来里了。他们……”

“难怪萧老官要打起这一路过东冲去。”

“如今万仞约上有七十几担谷子了哩：真吓人！他们入约的只出上斗把几斗谷，放到约上，生出去滚利——如今有七十——七十——七十几担！”

“名堂多，名堂多。闵贵林当着万仞约的经理，他就在冲里盖一个屋，给萧老官住着——叫他看守。……人不为己，天

诛地灭：他把那个屋造到他那四方牌底下。……”

猪屎老九还在里面的一张桌上跟别人赌牌九，这里忽然动了火：也不知道是输了钱发脾气，还是真的呕了闵贵林的气：

“闵贵林那只野种子崽呀——要遭天雷劈！”

许多人都笑了起来：他们觉得痛快。他们没子儿买炭火，总得到山里去砍砍柴，可是一个不留神就得掉下大祸事来：万仞冲的那些山——在这村里象是个大疖子，一碰到那上面就痛得你要命交。

于是八九张嘴都骂了起来，有几张嘴里还喷出了唾沫。只有老板娘的嘴冷冷地笑着，下唇撇出了一点儿：别人看不出她到底是笑闵贵林，还是笑店门口的这些人。

南二公也把酒壶在桌上一顿，用劲地叫：

“尸框骨头！闵贵林到底是个什么家伙！”

二

闵贵林到底是个什么家伙？

闵贵林是个四十来岁，个子不高的家伙，左耳下面有个疤的。

只要天一亮，他就带一根竹篾做的尺和一本簿子，慢慢走到万仞冲里去。他走起路也学着他族上九爷的那种派头：一步一步地踏着，身子跟着一双脚在左右地摆，那件夹袍就往两边晃。要是别人说一句——

“到底贵林四爷跟闵九爷是一族的，走起路来活象。”

他全身就一阵热，摇摆得更厉害，几乎连脑袋都晃得发晕。

不过也有一点不大象：闵贵林老是把舌尖子伸出来钉在嘴唇上，有时候还打左边舐到右边，又打右边舐到左边，仿佛那上面有肉汤似的。

现在他就这么舐着，让冷风吹着他的舌尖子，一面抬起脸来瞧瞧四面的山。

那些高高低低的山——围成一个马蹄铁的样子：象一个大妖怪用两个膀子圈着，只在两手尖端留下一个口子让别人走进冲里来。万仞峰正是大妖怪的脑袋，矗在正中央，顶上还糊着些紫灰色的云。

闵贵林的那个四方牌——算是左肘，那上面栽着的树都整整齐齐，比哪座山上的都漂亮。于是闵贵林微笑了一下，舌尖子猛地缩了进去，逗得嘴唇碰出一声响——“啵！”

“一个人只要会打主意……”

接着他又回答自己的话，在鼻孔里“唔”了两声。两只脚踹得重了些，那件夹袍就摇晃得要飞起来。

地下是润湿的。小草树叶上也有粉似的水点，在五颜六色的云下面就绿得发油。那条涧流着闪着亮，打山里淌下来，沿着这条路——七弯八扭的给引到冲外面的田里去。

他踮定涧里的大石要跨过去，可是脚一滑——擦！踏到了水里。

“娘卖肠子！瘟水！硬要把它填死才……”

这些引去灌田的涧水反正没他的份：他没有田。

弯起腿子来看看他那水绿绿的脚，在地上使劲踏了几下，

就往萧老官那个小屋子走去。走路的派头又象先那么——左一摆右一摆的。

一些鸟在咕咕刮刮吵着，打这棵树上飞起来，射过冷侵侵的空气，停到那棵树上又吵一阵。山下的几个池塘里不时发出一种响声，似乎有谁扔了石子进去。

萧老官一瞧见闵贵林就张着嘴笑：掉了一颗犬齿，留下了一个黑洞。

“四爷早。”

“唔唔，唔，”四爷脑袋轻轻地点着，鼻孔里轻轻地响着，一面不停步地直往四方牌走上去。

“四爷，”萧老官跟上他小声儿叫，接着干咳了一声。“地方上人讲了你老人家几句空话。”

“哪些人？”

“南二公他们。还有雷家里那些人。还有封家富牙子同那个……那个……”

“哦，”闵贵林笑一笑，把眉毛扬了一下。

两个人走着弯弯扭扭的斜路，泥土松松的象踹在褥子上。萧老官似乎比那个性急：步子跨得很短，不过动作得快。走几步就差不多要赶到了闵四爷前面，他就等一会——又让别人打头走。可是闵贵林没顾到这些，他只是在萧老官跟前，步子就踏得格外方正，脸上可装出不经心的样子，表示他天生的就是这么个派头。

四只脚零乱地响着。

“四爷，连东冲都有人讲你老人家的空话。”

“东冲？”闵四爷心一跳。“又是那些不称毛的家伙吧？”

“俺。”

“嗬？唔，唔。”

闵贵林身上发热，挂出来的舌尖子噉的一声缩了进去，他脸上的肌肉动着——使劲忍住了笑。可是他鼻孔里倒叹了一口气，接着就拚命装着满不在乎的声调，告诉萧老官：一个人总得招点儿怨的：只要你在地方上有点声望，别人说你的闲话也就更加起劲。

“我们那九爷，不是的么？……还有高六爷，蓝四胖子，哪个不是的？我呢——我是……”

他瞧了萧老官一眼，又叹了一口气。他打了许多譬喻，叫萧老官知道——越是大好老，说坏话的就越多。现在连东冲都有人埋怨他闵贵林，嗯，真是！

“如今连东冲都……”他很响地叹了口气，瞟萧老官一眼，一面走到一棵树跟前，拿篾做的尺圈上去量着。“如今连东冲都……”

“是的啰，是的啰。海宽风大：要是个平常人哪个来讲你空话！我还巴不得那个……那个……”

闵贵林猛地把量树的篾尺抽开，叫了起来：

“就是这句话，就是这句话！唔唔，唔，就是这句话！……是的啰。我们那九爷也真心真意跟我讲过：‘四弟你莫灰心，有点腰把子的哪个不招怨！四弟你莫灰心，只要我们心里对得住皇天：我们万仞约是大家的事。’……我们九爷拍拍我的肩膀子——‘四弟，那些空话听他们讲去。横竖是些不称毛的尸框子，讲几句还怕蚀了一块肉么！’我们九爷……唔唔，海宽风大，海宽……唔，我们九爷抓着我的手劝了我好一阵。我倒

是……我倒是……”

于是他谈了开来，说到他们九爷是个好人，地方上事他都肯卖力气。九爷老是找他贵林四爷去商量些什么，叫他做他一个帮手。可是他那两个儿子——

“并不是我喜欢讲我们侄子的空话，实在是……”

鼻孔里“唔”了一声，摇摇脑袋，又拿那根篾尺去量树。

萧老官站在两行树的中间瞧着闵四爷，一面右手伸进衣领里搔着，有时候搔到了脖子上——黄色的皮肉就画上了几条白线。

天上那些五颜六色褪了下去，云都成了柠檬色。地上倒着人影子长得象一根竹竿。泥土里蒸出了一些淡淡的热汽，发出一股怪味儿。

闵贵林把那棵树围着量了两遍，就抓着一枝笔要在削白的一块上面写几个字。他把肘靠上去，笔在空中摇了好一会，才颤颤地开始第一笔。嘴里低声嘟哝着，划了一撇又停停笔，然后慢慢地去点一点。写完了一个字就得眯起眼睛来瞧一瞧，再把笔摇会儿去写第二个。

这么过了刻多钟，到底把那个要写的字对付了过去。于是他退了两步，侧侧脑袋，欣赏他自家的书法。

“兆月刀二九寸六。”

“唔唔，唔，”他自己应了几声，就拿舌尖子用力地抵住下唇，翻开那本簿子把这几个字抄进去，还注上这棵树的号头。

吐了一口气，回过脸来看萧老官一下。又说到了他们九爷。两只脚踏了开去：要去量第二棵树。

萧老官也往前面移了一步。他瞧闵四爷那个有点驼的脊

背，再把眼珠扫到那副平平的肩膀上——看来仿佛他没有脖子似的。

别瞧这么一副肩膀——九爷在这上面拍过！

这位贵林四爷撑得起腰，只是荷包少了点货：待萧老官并不怎么大方。过年的时候萧老官只拿了他一吊八年赏，可是听说他在万仞约报帐说赏了两吊八。

“是的嘢，”萧老官想，看着闵贵林抓着笔又在一棵树上摇着。“闵四老官就只这一桩事不好。”

除了这一桩，闵贵林着实把萧老官当做亲信人看待：什么事都跟萧老官说，连杉树买卖也跟他商量。

“吴三拐子那主生意我不做。萧老官你看：对口围的树啊，这是！……娘卖肠子，人家是刮刮叫的南湖杉，连永州那路的都没我这么好，吴三拐子只出六角五一株！这个蚀本生意哪个做！……”

“是的嘢，不划算，”萧老官认真地点点脑袋。“呃，你老人家怎么不在山座里栽点桐子树：‘一年一个顶，两年一个叉，三年四年有桐子榨’：长得快，利息大。”

“种不得种不得，”闵贵林把脑袋伸过去小声儿说着，生怕有谁偷听了去似的：背就驼成了一把弓。“桐子榨得四五年就变了干瘪颈，值不得。我不象他们那么蠢。”

萧老官就得笑一笑，很懂得地点点头。于是闵贵林更加有了劲儿，小声儿说别人那些有山地的都是脓包，不知道半点生意经。不客气的话，要是他闵贵林有了对面洼公厝那块山他早就赚了大花边买下百把担谷田了。

每天他俩总得这么谈会儿，一直到闵贵林把要量的树都

量过了才分手，到了山下的时候，闵贵林就总还有些机密的事嘱咐萧老官。

“萧老官，今年四五月里要闹米荒，我看。”

这天是这么开始的。

唔，主意来了。于是萧老官干咳了一声，准备好好地等他的下文。嘴里只——

“是的嘢，是……”

忽然闵贵林站住了脚，一把抓住萧老官的肩膀，叫萧老官的脑袋靠近他跟前。四面瞧了一转，就把脸子使劲地伸到萧老官的耳朵边。

“约上的七十几担谷我都要生出去。”

萧老官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露出牙齿中间那个缺口：

“你老人家要……？”

“唔唔。”

停停又：

“唔。我都要生出去。……你去放个风。……三成五的利息。……”

“约上的人呢？”

“自然要瞒着他们：连屁都莫放一个。……我们九爷那里——也不给他晓得。……听见没？”

“俺。”

“你到乡里人那里放个风。……唔唔，唔，就这样子。”

萧老官瞧着闵贵林摇摆着走去，就伸一伸舌子：

“他要这样子就这样子，干我屁事！”

万仞约上的七十几担谷他想一个人生出去！这些谷子借给约上的人只要两成息，大家在这时候就摊着借，到了出新谷的时候就还清。这回闵贵林打算由他借给外人，算三成五的利。

“七得七，五七三斗五：他要一个人凭空赚十担五！”

可是闵贵林打算盘正打得心脏都痒起来。脚也走得快了些：赶快赶快，趁约上的人还没来摊借的时候——赶紧生给乡里人。他舌尖子在嘴唇上也舐得挺快，连舌尖子都磨得麻木了。

“一个人只要会打主意，唔，我们九爷。”

他嘴里说惯了“我们九爷”，连肚子想的也就不改他的称呼。

娘卖肠子，他们九爷这几天就跟他说过要摊借约上的谷子。唔唔，唔，这桩事要动手得快：一个人只要会打主意……

于是一连几天他都在看着风，问萧老官怎么还没人来借谷。

“怎么样的，唔？”

“人家赚息重：平素的总是三息，如今要三五息。……万仞约的生谷又硬不过，他们怕这里……”

“娘卖肠子！”闵贵林咬着牙。“横竖今年要闹米荒，迟下子看他们不来借罢，娘卖……”

愣了会儿他又发起急来，赶紧把舌尖子啮的缩进嘴里——让它来说话：

“这个路径要赶快才行。……三成息就三成息罢，娘的尸框子！”

萧老官眼睛盯着他：

“俺，是嘞。”

闵贵林那双细长的眼睛眨了几下，左手摸着耳朵下面那个疤，嘴唇动着可没发出声音。

那条涧水勤快地流着，响个不歇气：这声音忽然逗得闵贵林烦躁起来。他皱着眉横了那涧一眼，又抬起眼睛来紧盯着萧老官。

“啧啧！老实讲给你听：我实在是没有法子才出这个主意。……”

顿了一下，拿舌尖打左嘴角舐到右嘴角，嘘了口气。

“我苦的是没有田：只靠着四方牌这块山栽点子杉树秧子，这个路径又不是连常有出息的。……娘卖肠子，好容易四五年长个对口围，唔，炉仓没有了米，这么大的杉树也只好三株五株的卖给人家。你想呢！……这回子要不大点冤枉主意——我还有屁路！……”

“我晓得，我晓得，你老人家……”

闵贵林把手贴在萧老官肩上，脸子渐渐凑过去，瞧这劲儿象是要跟人家亲嘴似的。

“只有你是我的亲信人：我的心事你晓得。……这个路径要赶快：要是我们九爷赶着来摊谷子……”

“俺，是嘞是嘞。”

可是他们九爷也不是个马糊人，他偏偏派人喊闵贵林到立本堂去商量摊谷子的事。

“来了神，唔！”他说了一句，就赶紧往茅厕里走：他老是在要出去的时候，赶着在家里先出一回恭的。

三

一到了立本堂，劈面第一句就听到：

“四弟，我们约上的谷子……”

九爷托着个水烟袋，在屋子里上一路下一路地踱着，只有吹烟屁股的时候就停一停步子。接着把右手里的纸煤交给左手，让右手掸着衣上的灰，一面窝着嘴唇吹着，象裁缝徒弟吹熨斗似的。

地上密密地缀满着水烟疤，看得叫人长鸡皮疙瘩。

闵贵林的眼睛跟着九爷在移动，舌尖钉到了人中上。他站在一把椅子跟前：本来打算要显得是自家人那么随便——一屁股就坐下去的，可是九爷那张脸扯得很长，吸住了他似的叫他坐不下去。

“这不是个路径，”他想。

要是这屋子里只有九爷跟他闵贵林两个人，那就是给打了两下嘴巴子也不算丢丑。可是——娘卖肠子！顶糟糕的是，这屋子里还坐着一个客人：

那个高六爷！

于是他膘了那个高六爷一眼。

高六爷可只一股劲在那里对付他的鼻烟。打那淡绿的壶里倒出点酱色的粉末在中指上，送到鼻孔边使劲地吸着，嗅了几下就张开嘴哈出一口气。接着把眼睛闭了会儿，一面打袖子里抽出一条折成长方形的手绢，在人中上抹了几下。

也许高六爷在眯着眼睛偷偷地看着他……

九爷忽然站到了他跟前。呼的一声吹掉了烟屁股，就抬起那张长脸来瞧着他：上眼皮挂下了些，嘴角那里有两条不很浅的纹路勾到了下巴上。

“约上如今有七十六担多谷吧，呃？趁这时候……”

闵贵林脸红了起来，左耳下的那个疤泛了紫色。他瞟了高六爷一眼，又偷偷地瞅一下九爷，然后把眼珠盯到地上——那个刚吹下的烟屁股还在冒烟。

那个没把脸放下去：想叫他回答。这么等了会儿，就去吹他的纸煤：“忽！忽！”

不知道为什么——那红着脸的人听得九爷在这吹煤子的声响里，还夹着两声冷笑。于是他身子轻轻地抖动了一下。他知道现在自己的脸色有点不大对劲，就用右手在这上面抹着。鼻孔里小声儿嘘口气，舌子结里结巴动起来：

“这七十几担……这个路径……这个路径……这要邀大家来议一下……这个……这个这个……”

“怎么？”九爷抽了一口烟，猛地抬起脑袋来，连纸煤上的火都忘了去吹熄。

那位高六爷觉得不是吸鼻烟的时候，就把眼睛张得大大的瞧着闵贵林。

糟糕！……总得把这件事说圆过来才行。……

“这个路径……这个……”

停了会儿。他瞅了高六爷一眼，就伸长着脖，把脸凑到九爷耳朵边，左手撑在桌上。

“这个……这个……俺，约上有人跟我们捣蛋，跟我们！”他左手指尖在桌上敲了几下，一听就知道他指甲很长——打

在桌面上发出一种挺脆的声音。“唔唔，是这个路径。……顶要紧的是跟九爷你老人家捣蛋；不客气，哪个跟我们九爷捣蛋就是跟我闵老四捣蛋，我是要来一家伙生的，俺！……今年又要闹米荒。……有个人在中间……”他咧开嘴唇干笑一下，就紧抵着嘴，点一点脑袋——似乎说：“你看！”

“哪个捣蛋？”

“哪个捣蛋？……这是……这个路径……我看是……这个这个……唔，那是——那是——蓝家里，”他右手的大拇指屈着，伸出那四个指头来：“他！”

九爷仿佛给弄得莫明其妙：瞧瞧闵贵林又瞧瞧高六爷。

于是闵贵林跨到了高六爷跟前，挨着耳朵边说明白这回事，脸上的皮肉跟着嘴动着：一会皱皱眉毛，睁大了眼，接着马上堆着笑——嘴张开得很大，差不多占了脸部三分之一的地位。可是突然一下子又收住了笑脸，把两个嘴角拚命往下弯。一直到说完了才又紧抿着嘴，警告别人似地点点头，然后伸出舌尖子来舐嘴唇。

他这回说得挺流利，不象先在九爷跟前那么结里结巴的。

“就是这个路径！”

“他打算怎样捣蛋法？”高六爷把手绢插到袖子去。

“这个……这个……唉，我不懂得。……不过他总要捣蛋的，我听人家讲。他是……娘卖肠子，他这个路径……”

三双眼睛互相瞧着：大家闭了会儿嘴。

屋子里比上次多了两张新凳子，发出一种漆味儿，还混着水烟气味。地上有几颗烟屁股在冒烟：弯弯扭扭往上升，刺进了鼻孔叫人咳嗽。

院子里有喜鹊叫，六只眼睛就对格子窗那里看一眼。

前面一间屋子里有些人在说话，还夹着尖笑声。突然有个粗嗓子嚷了起来——一听就知道是九爷的那位大少爷：

“什么，疤颈壳来了么，怎么我没看见！”

那口气——就象是有个花鼓班子到乡里来了似的。

接着那边又有轻轻的说话声音，小声儿笑着——吃吃吃的，似乎笑大少爷莽撞，叫得让这边的人听了去。

这边的当然听见，瞧瞧闵贵林的脸色就知道。他脊背上滴下一勺热水又滴下一勺冷水，全身皮肤上象有猪鬃似的东西戳着。

娘卖肠子，简直不是个路径！那位大少爷，——不叫他“四叔”，叫他“疤颈壳”！

九爷微笑一下，鼻孔里哼了一声：

“哼，没有名堂，什么疤颈壳！”

那个疤颈壳扭了一下。赶紧堆上笑，腮巴子在颤着：

“大少爷真是……大少爷真逗人爱；人又聪明，读书又发狠。……九爷你老人家莫连常去骂他。……我倒极喜欢这种……这种……”

“嗯，讲倒讲得好！”

闵贵林咽下一口唾沫，可结结实实劝起九爷来。象大少爷这种儿子的的确确是好儿子，他闵老四可以写个包票。孩子气是有一点的，不过有了孩子气也不算坏，呃，对不对。这里他还掉过脸去对着高六爷，征求高六爷的同意。

“高六爷你老人家看呢？”

接着他就很吃力地笑着，用右手食指在空中间点着，叫九

爷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大少爷到底是九爷的大少爷，将来一定做官做府，不比他闵贵林的儿子——只配到安化的茶庄里去学生意。他要叫九爷放心，就干脆赌了个血淋淋的恶咒。

“要是大少爷将来没大出身——你老人家就把我的脑壳砍了来做尿壶！”

说了就大笑起来——出气少，吸气多，嗓子里就大叫着——“哦！哦！哦！”

现在闵贵林活泼得多，全身的骨头都脱了节要飞出去似的。他觉得随便点儿没什么大要紧，就又“哦哦”地笑，还对地下吐了口痰。屁股已经安顿在椅子上，并且把右腿搁上左腿。他肚子里满装着话，打算整理一下把它说出来。他的意思无非是想叫九爷明白他的大少爷不错，别人家里的那些儿子女儿可都是混里混帐在过日子的：哪，钱家里的二少爷偷东西，蓝四胖子的妹妹就跟长工们不三不四的，哼，还听说她跟蓝四胖子也有一手——他们亲哥妹，娘卖肠子！……

“这些家伙还有出息？……他们要是出息——你老人家只管砍掉我脑壳！……”

就又拚命地笑，肩膀一耸一耸的。眼珠子可溜到高六爷身上，又瞟了九爷一眼：看他是不在那里笑。

过了会儿他摸摸新椅子，估估价钱：他觉得好是好，只是买贵了一点。

“唔唔，这个……”脸转向了高六爷，“我们九爷的总是……”

唔，一点不含糊，他跟九爷是自家人。

可是闵贵林这种活泼劲儿支持不了多久。

他家里那位九爷抽了几口烟，冷冰冰地膘了闵贵林几眼，就跟高六爷谈起那七十几担谷子的事来。怎么，蓝四胖子要跟他捣蛋？他怎么个捣法？这话靠得住么？

“你看呢？”九爷装上烟，把烟袋嘴子抹抹，捧给了高六爷。

又说到那个路径！

闵贵林仿佛听到了一声雷响，全身一震。搁在左腿上的右腿软瘫了似的慢慢移了下来，脸上也似乎有鱼膘胶糊着——皮肉都给绷得紧紧的一丝也活动不起来。

不知道他根据一种什么理由，他一下子忽然非常懊悔：娘卖肠子，这不是个路径！刚才他的确活泼得过火了些。

高六爷的脸色可很平静，抽了口烟，把纸煤上的火一吹，满不在乎地说：

“我要亲自去问蓝四胖子：他倒是个直性子人。……”

什么！——这又是个霹雳！

闵贵林可着了慌。脸红得象猪肝，全身的肌肉在一跳一跳的。可是——不管怎样他总得挣扎。他就赶紧凑过脑袋去，插在那两张脸的中间：

“问不得！问不得！千万莫去问！……等我……等我……这个路径……等我去打听。……”

“不要紧。问一下清爽些。大天光里讲话：大家要明明白白。”

这可怎么办！闵贵林觉得砍他一刀都不要紧，这件事不能去问，老实说，他没料到高六爷有这么一手的：怎么，不是大家都知道蓝四胖子跟九爷高六爷合不来的么？

于是他拚命调匀他的呼吸不叫喘气，警告别人这件事不

能问，脸子可苦着象在哀求。他一面很吃力地在肚子里搜寻一些理由，要说出些利害，可是说上老半天也只有这么一套——

“千万莫去问，千万莫！……这个路径……——一问就烂了皮！……”

高六爷不很大方地瞅了九爷一眼，九爷在鼻孔里响了一声：

“嗯。”

这里闵贵林只好住了嘴，扭起了脸子等九爷往下说。

忽然前面屋子里哄出了笑声，还有手敲着什么东西的声响。闵贵林胸脯里就感到了一阵热。

九爷嘴角弯着，两条皱纹弯到了下巴上。脸子只对着高六爷，好象这里就没有一个闵贵林似的。

“你的主意不错，”九爷掸掸衣裳，声音挺沉重的。“我看也是去问一下好些：青是青，白是白，……不怕你六先生笑话：我们这位贵林老四的话——十句里头只信得两句半。……这回子讲不定又是他的什么鬼主意。……”

“鬼主意？”那位贵林老四笑着，大红色的脸在抽动着。“怎么办呢？”

“嗯，还不是的！……你当着约上的经理，就只你占面子占得多。……”

贵林四爷那张嘴更加笑得大了点儿，额头上全是汗：

“哈呀，九爷你老人家真是！”

那个没言语，只在鼻孔里笑了一声，就一摇一晃地在屋子里踱着。

“怎么办呢，怎么我占面子呢？”

汗更淌得多了些，有点喘不过气来。眼钉着九爷在一来一回地踱，脸子也就跟着移动。他那张笑嘴还咧开着：要闭拢似乎还不是时候，腮巴子就吃力得发酸。

高六爷当做没听见，呼哧呼哧抽着水烟，用心地瞧着烟袋，眼睛成了斗鸡眼。

“你自己凭心讲，”九爷的脸绷得很长，嘴角那里到下巴上的两条皱纹成了个倒“八”字。“嗯，你自己讲：你当了约上的经理不占些面子？你把萧老官的屋起到你的四方牌脚下，只管得着你的山。上一回观音山里就给别个砍了好些杉条子，如今连人连贼都找不到。你想！”

“那个……那个路径……我看怕是猪屎老九犯的。……”

“猪屎老九犯的！……你要是把良心摆到中间，莫太占面子，把萧老官的屋起到冲口，不是就没事了。……六先生说是的不是的？”

高六爷赶紧答了腔，拚命把声调弄得客气些：

“呃呃，唔，这个……俺，四爷是有点不该这样……”

闵四爷求救似地瞧瞧四面，他老实想趁个空子逃出去。脸上的汗沿着皱纹淌下来，他就取掉那顶油腻腻的瓜皮帽，于是脑顶趁这机会冒热气。拿手背在人中上揩一下，就苦着脸告诉他们——他闵老四可没要占他二位的面子。万仞冲里有那五个塘，只有三角塘跟井塘里中间有点地方可以造一间屋子——娘卖肠子真巧，恰恰在四方牌底下！冲口呢简直没有地方盖屋，这九爷倒不妨去看看。

说到这里他笑起来，嘴角在抖动着。

那两个没怎么理会他。高六爷把水烟袋嘴抹一抹递给九爷，九爷就没命地抽起烟来，气也平了下去，顶多只不过横了闵贵林一眼，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把话：

“嘿呀，幸得我不象你一样——光只靠那块山吃饭，不就我早已给你饿死了！”

于是他换了个题目：跟高六爷谈起田来，连闵贵林好几次想说话都没知道。

这些事——贵林四爷可插不进去。可是他总得把刚才谈的那个辩白几句。他等着那两个有谁住一住嘴的时候，马上作个势，提一提要说话，别人可又岔开了他。他一共舐过六回嘴唇，张开过八回嘴，肚子的东西总没个机会进出来。

“这不是个路径！”他想。“这个瘟高老六什么时候才走呢？”

等那个高老六走了之后他才能够跟他们九爷说几句贴己话，并且还打算在这里吃一顿中饭。他得小声儿告诉九爷，他闵老四就是烧成了灰——也还是九爷的自家人。一谈上了劲，九爷许还留他吃晚饭哩。……

他心一跳，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于是把瓜皮帽戴上，小心地踱到窗子跟前，肚子在想着待会儿跟九爷说话该怎么措词。“我们是自家人”，或者“自家人总是自家人”。还有句要紧的！“九爷你老人家要摊谷，叫李五到约上去挑就是：自家人总是……”

不耐烦地瞟了高六爷一眼，他折回到桌子跟前，用指尖轻轻敲几下，舐了舐嘴唇。这么站了五六秒钟，就慢慢地往门口踱去。

突然——九爷用力地回过脸来：

“莫走！——等下子有话讲！”

贵林四爷挨着门边，身子缩成了一团。赶紧笑着说：

“是啰是啰是啰！……我去看看大少爷。……”

于是他轻轻走出房门，在院子里透了一口气。

“唔，去看看大少爷，看看那家伙到底是……”

跟自己商量一句，就挺有礼貌地往前面屋子走去。到房门口的时候站了一回，预先装好一副很殷勤的笑脸。

前面屋子里的几个都很随便。九太太衣领没扣，头也没梳，脱了鞋子盘膝坐在大少爷床上，跟舅太太谈天。闵贵林一进门，她赶紧拖上鞋子，揪着舅太太的膀子就往里套房里走，嘴里一面嘟哝着——

“瘟家伙！……”

小姐到底有点新派，没穿袜子也没逃走：两肘撑在桌上，没命地咬着一块手绢，张大了眼瞧着门口。

大少爷二少爷可很欢迎这进门的人。

“嗨，疤颈壳来了！”

二少爷一伸手就抓走了闵贵林的帽子，塞到胯下夹着。

“才剃了脑袋，光脑壳！”大少爷嚷。他十六岁，嗓子去年夏天才变粗的，可是比闵贵林高一个脑袋。

闵贵林皱着眉笑着：

“莫吵莫吵二少爷。帽子还给我。……”

“喊我一声老祖公！”

“你看二少爷！好玩哩，我的老祖公不就是你的老祖公？”

“配呀？配呀？丑死人！”

这所谓疤颈壳红得发了紫，嘴可还笑着，瞧着二少爷，想不出一句话来说。

其实这些少爷小姐并不算怎么顽皮，不过跟疤颈壳开开玩笑可不要紧：这是他们爹妈特许的，有时候还暗示他们去对付疤颈壳，逗大家乐一乐。

这时候九太太和舅太太正在里面屋子里吃吃地笑。

大少爷起了劲，拿根尺在闵贵林脑顶上没命地一下——
戛！

“打光脑壳！”

“呃呃呃，大少爷，”他摸摸自己那光脑壳。

戛！ 戛戛！

小姐把手绢掩住嘴笑着，肩膀抽动着。

二少爷对闵贵林脊背上打了一拳：

“喂，叫我老祖公！……叫啊！……叫不叫，叫不叫？……”

“这二少爷！……嘻嘻嘻，真逗人爱，这孩子！”

看来他是不肯叫老祖公的。于是二少爷把胯里的帽子拿出来，吐了许多唾沫到帽里，还擤了一把鼻涕进去。

“戴上去！”

“呃呃，莫吵莫吵，”闵贵林把脑袋偏了过去。

可是二少爷一跳，猛地把帽子嵌到了闵贵林脑顶上。

“戴就戴，我不在乎，”闵贵林吃力地笑着。“只要是一家人的——我不嫌脏。”

脑顶上腻腻的，还有温热，老实不好受：他可忍住不去动一动帽子。他只伸出了舌尖，走着九爷那种摇晃步子到一张椅子前坐下。

“你配坐我们椅子！起来！”二少爷对准他的下巴，劈！

牙齿给碰得咬了一下舌尖子，疼到了心窝里。他就吃了辣椒似地用嘴吸几口气，笑着站了起来。

“二少爷真调皮。你们三个都聪明调皮，读书也极发狠：我就喜欢这种孩子。如今书读得比你四叔多了吧？……大少爷，你书已经读到了哪里？”

“不跟你讲！你晓得个屁！”

“嗯，那我也晓得些，我书是没读得你爹爹那多，我也读过一些。我还读过杂字书：写杂字你就写我不赢。你不信就试一下。……来，我考你一个字：哪，萝卜的萝字怎样写的？……你倒写写看。……”

别人没言语。

于是闵贵林大笑起来。

“我晓得你写不出。……哈哈！哈哈！……嗽！嗽！嗽！……”

他伸出手去抚摩二少爷的脑袋。……

忽然——他手上挨了不轻不重的一拳。

“拿开！——脏手！瘟家伙！”

二少爷也嚷着：

“脏手！偷东西的手！——偷过我们屋里的东西！”

“怎么办呢？”闵贵林声音打颤。

“你偷我们那只花瓶，偷爹爹那只玉圈子！”

闵贵林的眼睛在屋子里扫一转，把脸子对二少爷那里凑过去。他决计要开导开导他这个侄儿。他把嘴唇撮着，装着忍住笑的样子，就象一个母亲责备一个不满周岁的娃娃，怪他

老贪心吃奶似的——骂是该骂，可舍不得绷住脸子叫怪可爱的小孩不好受。

“二少爷你真没有名堂了。我跟你们是自家人，我总是……哪，大少爷你总该明白的：地方上要有人跟你爹爹作对，就胜如挖了我祖坟……”

那两个少爷哇拉哇拉嚷了起来：

“你分明占我们的面子，你鬼名堂多得……”

“滚，你这疤颈壳！”

“我们都晓得，你当了约上的经理就替你一个人打算，我们爹爹上你的当……”

不用说——这些话当然是九爷告诉他们的。

“滚，滚！我们屋里都给你弄脏了！……滚！……”

四只手推他出房门，还要推他出大门。

闵贵林还支持着他的笑脸，很客气地挣扎着，仿佛给人推着坐首席似的：

“呃呃呃，呃呃。我跟你爹爹还有正经话要讲。”

“又是要哄我们爹爹！……不准你在这里：滚！……你还想在我们屋里吃中饭罢，不要脸的！……滚你的臭瘟蛋！你在这里——连地板都给你弄脏了！”

闵贵林一个人站在大门外面。

怎么办呢，九爷还有话要跟他说呀。他得告诉九爷，“我们自家人……我们自家人……”

他要回进门里去，可是二少爷拿着门棍对他装着凶脸，接着二门訇的一声关上，还上了闩——擦达！

“这真不是个路径！”

往日那两位少爷虽然也跟他开玩笑，可没今天这么厉害——今天闹得有点大人气。唔唔，真有点大人气。这准是九爷常在家里说起他闵贵林……说不定还叫他们这么对付他——一个自家人！

闵四爷全身有股冷气在流着。他走了两步，就把帽子取下来，用袖子揩揩脑顶。

“娘卖肠子，就是九爷也……”

就是九爷的脸色也不同了点儿，今天！甚至于还当了外姓人的面，他这么一点都不客气。要摊谷——叫李五去挑就是。怎么要发这么大个狠劲！

“这是什么路径，这是！”

要是九爷信他不过——那可不是个玩意帐，往后他也许连日子都不知道要怎么过法。九爷今天的确有点那个。脸扯得那么长，嘴角边的皱纹直勾到下巴上——“你把萧老官的屋起到你的四方牌脚下，只管得着你的山！……”

“娘卖肠子，只为得那个路径，那个……”

就为了那个屋子，就只为了萧老官！呵，就是那个萧老官！——一副嘎嗓子，胡子长得猪鬃似的家伙！嘿呀，他是个什么东西，他是！

于是他见着萧老官的时候，就老绷着脸，说起话来粗声粗气的：“怎么的，啊？”或者就——“不准！我跟我们九爷都不喜欢这样！”很多天他都拚命找萧老官的错处，这么他就可以结结实实发一回脾气。可是萧老官做事老是非常谨慎，没出过一点岔，闵贵林就大大地失望，吐口唾沫骂：

“娘卖肠子，萧老官算什么家伙，萧老官！”

萧老官有点觉得奇怪：为什么贵林四爷改了样子，肝火那么旺。其实他替闵四爷卖够了力气。约上的谷子已经出借了二十几担，都算在闵贵林名下，三分息：这就是他萧老官的功劳。

有许多话——萧老官都放在肚子里。他有点看闵贵林不起：约上给他的年赏都要扣下一吊钱上自己的荷包，这么一位大爷！可是萧老官除开这里没地方安身，别人发脾气只好让他发，自己忍住点儿，只要事情做得谨慎。这一向萧老官可真小心得到了家：就象闵九爷那天派李五到约上来挑谷子，萧老官还到贵林四爷那里去请了示的。

可是闵贵林不单是在萧老官跟前动肝火，就是对贵林四娘也生过几回气。

“娘卖肠子，都是你这个扫帚星害人！”

贵林四娘就得把那只红眼眶睁得圆圆的，用食指用力地指着他的额头：

“你这瘟鬼！你自己是穷命，还怪别个设陷了你：你偏好意思讲这句话！……老太爷也留了几个花边，就给你瞎浪个精光，打了一世的流，要没有南二公让一块山给你——一屋人还不给你饿死？……细林要比你有出息得多，倒好好的学生意，你自己倒想想看，还算是他的爹哩！……哼，扫帚星！好象没有了我跟细林——你就会发了财似的！……”

“好了好了，算了罢。……嘿呀，我只不过讲了句把。”

于是闵贵林坐了下来。他肚子的气很快地也就消掉，只拿出一本簿子摊到桌上，把食指蘸蘸唾涎翻着。

他脑子里可还是乱七八糟的：一会想到约上剩下的几十担谷，一会又想到他的杉树买卖——吃的穿的全靠这个。家

里一要用钱，就咬一咬牙把对口围的树零卖掉，甚至于两株三株的交易他也来。这回程家里跟蓝四胖子卖了一大批给吴三拐子他们，杉树跌了价，他闵贵林的可就没了路径。

“娘卖肠子！——”

把簿子一推。接着赶紧侧过脸来瞟一眼：他生怕贵林四娘又要跟他顶嘴。

不过——唔，总得想点办法。……他也许可以把万仞约上剩下几十担谷子偷偷地祟出去——越快越好，不然的话约上的人都来摊借，他就没了这个好处。可是——

“要是再囤个把月……”

囤上个把月，这些谷子准会涨到五只花边一担。

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踱着，一下子打不定主意。脑袋有点发胀，眉毛深深地皱着。可是他并没忘了那种走路的派头：还是那么一步一步地踏着脚，上身往两边晃。

突然他站住：

“这个路径还是赶快的好，娘卖肠子，慢点他们就……唔唔，这个路径……俺，明日子还有个小小路径。……”

于是他很快地坐了下来，写了几个纸条子：舐着嘴唇慢慢地摇着笔，写完一个字就得侧过脑袋来鉴赏好一会。

“万仞约存谷出祟。”

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这些条子到万仞冲里去找萧老官，叫萧老官拿去贴到路上——要跑得远一点。

“莫贴在这一路，要贴到眼底坳刘家滩那路去，晓得了吧，唔。贴在这路——要是给约上的人看见就会烂皮。”

“眼底坳……刘家滩……如今就去么？”

“自然呀，迟了就不是路径。”

可是到眼底坳和刘家滩去，萧老官就赶不回来吃中饭。他结里结巴告诉了贵林四爷这个意思。跑这么远的路，谁也不能够挨到下半年三四点钟还不吃饭。说了就傻了似地瞧着闵贵林，嘴还张着没闭下来。

娘卖肠子，这萧老官想要他给百把两百钱做饭钱！

闵贵林瞅了萧老官一眼，觉得这家伙又丑又可怜：下巴皱得干橘子似的，钉着些不黑不白的胡子根，牙齿上那个缺口成了个歪黑洞，象有谁拿笔点了一点——点得十二分不方正。闵贵林打算发一发脾气，可是马上又改了主意：于是把脑袋凑到萧老官耳朵边，小声儿说：

“萧老官你真是！一个人总要知足。我如今养着你，总没有一点子亏待你过。你还想要我贴你双料饭钱么。……怕赶不回，快点走就是。……就走罢。”

这里的事一说清楚，贵林四爷掉脸就走：他去干那个“小小路径”。他到了雷家里。

“雷十一在屋里么？”

只有雷十一嫂在屋子里，还有个他的弟弟，别人叫他“糯米酒糟”的——他显得是在做客的样子，身子还穿着三成新的蓝竹布衣，干干净净的。

雷十一嫂瞧见了闵贵林似乎吓了一跳，退了一步，咬一咬牙，就很快地说雷十一张罗钱去了。万仞约罚得那么重，家里当尽卖绝还凑不起这数目，雷十一就到永丰他舅舅家去借钱，大概明天中饭边他会回来。她嘴唇渐渐发白，她要使说话的口气不要太不客气，声音就给压得打颤。

说完了她就站着等闵贵林走，糯米酒糟也冰冷着脸瞧着闵贵林。万仞约的罚款是这个月底要缴足，今天还没到期。

闵贵林可大大方方的一屁股坐了下来，很客气地笑着。

“我有桩事要跟你们讲。”

他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想把这里的空气弄松些。可是雷十一嫂老是不坐下来，他只好舐舐嘴唇，把脸凑过去，压小着嗓子，挺关切地告诉她一件事。

“如今他们大家议了事，要替你们雷十一立块碑哩。”

“立碑？”

“唔立碑，”闵四爷很难受似的脸色：一瞧就知道他是站在雷十一这一边的。“娘卖肠子，讲是要在万仞冲里立块碑：某月某日。某某犯了山，罚款好多好多，地方上人‘一体知悉’——唔唔，‘一体知悉’，这是书上的话。……这简直不是个路径。……这是蓝四胖子跟那个……那个……”他指尖敲敲那张板桌，“那个程家里！——都是这两个瘟家伙出的主意。……”

接着他说他反对这种主张，可是没用。

雷十一嫂咬着牙张一张嘴，就哭了起来：

“立碑……我们明日子还要做人么……”

那个糯米酒糟粗里粗气地说：

“事情是不是真的还不晓得，你就先哭起来！”

“不是真的？”贵林四爷站了起来。“我倒一片真心真意来讲给你们，你们还不相信！……你放明白些：莫害了你们姐夫。……立了块碑——万人看，万人见，那真丑死人！你看是……哼！”

可是他闵老四要是尽力想办法，这件事还挽回得过来。于是雷十一嫂仰着满是泪水的脸，求四爷开开恩。

“我给你老人家磕个头。……”

“莫莫莫！……起来起来，十一嫂，有话是好讲的。”

拜托他是可以，不过他一班手下人都是穷家伙，象萧老官他们。要办的话只有出几只花边，交给他闵贵林去经手。

“花边倒要出几个：有钱买得仙人胆……”他笑了起来。“五六块子钱就够了。”这里他又放低了嗓子：“要是立碑——碑钱横竖也要归你们出的，你们想想看这个……”

“我就不信这个鬼！”糯米酒糟半路里截了进来。“赔也赔了，罚也罚了，还要立什么鸡孙子碑——出鸡孙子碑钱！”

闵贵林可动了火：

“就这样！怎么？……这是万仞约的新规矩：就要这样！你不服——你叫你们姐夫写状子去告，我们万仞约同你打官司！我跟我们九爷都出马！……”

说了就走。他知道雷十一嫂准会赶上来请他回屋子里去的，他就用力地摇晃着叫自己的步子慢些：他怕雷十一嫂那双小脚赶他不上。

结果——当然是有人请他打回头。

那女人求他开恩，她甘愿出几个钱。不过五块太多：家里什么都卖掉当掉来赔万仞约的罚款，连一床烂被都抵给了程六老娘。人活着总得吃点东西，可是炉仓里一粒米也没有，只是……

她又淌下两行眼泪：她真没办法出五块花边。

嘿呀，这个路径还讲价么！

“你要晓得，这五只花边不是我自己要。”

做买卖可总有点虚价。他们哇啦哇啦嚷了一起，算是三元四角——成了这交易。到半月就得把这笔钱交给闵贵林，不能够迟半个时辰，不然的话——万仞冲里就立碑，出了碑钱还要丑给万人看！

糯米酒糟一直红着脸站着，也不动，也不说话，瞧着他们讲价。

这个小小路径一谈妥，雷十一嫂就捧着脸抽咽起来。

“也可怜，”闵贵林想。他不愿意瞧她，一跨腿就走出了这屋子，轻轻叹了口气。“这有什么法子，总是报应，总是他们祖宗做了要不得的事。……”

天上有几片云在浮着，一流过太阳跟前，地下的影子就模糊了一会。树叶子给照得发亮，象是些金星。

闵贵林走得有点热：他把帽子取下来拿在手里。脚也重了些，步子跨得很费劲。雷十一嫂的哭腔似乎在他耳朵边哼着：“当尽卖绝……炉仓里没一粒米……”

“娘卖肠子！”

他心一荡，莫名其妙地骂了一句。雷十一偷的杉树是高六爷山上的，闵贵林就仿佛隐隐觉得有点可怜他似的。哼，这个路径真是！

又把帽子戴上，脚步放慢了点儿。他拚命去想雷家里的坏处：斫杉条子——当然该罚。生成的是犯山贼，黑道日子生的！吃苦是活该，他们这一辈子懵懵懂懂，都是他们自己不好，谁叫他祖宗做了坏事！

“唔唔，唔。一定是他祖宗做了要不得的事，生出子孙来就

偷东西。……该的！如今还便宜了他哩！……”

他把这些话在肚子里温了一遍，自己应了几声：

“唔，唔唔，唔。还便宜了他。……娘卖肠子！”

于是他轻松起来，步子加快了许多，那钉在嘴唇上的舌尖也啾的缩了进去。他想到那三块四角钱，想到雷十一嫂那么傻里巴机的一张脸，就忍不住好笑，一面心跳得怪响的。

这小小路径干得很顺手，天气也好：今天什么都挺满意。只有一件事不大称心：他在家上茅厕没拉个痛快，要在外面出恭可不大上算——现在的粪价不轻。

可是他有种命运的经验：太如意了总有点不如意的事跟着来的。于是他仍旧非常快活，一口气走到隆记铺子，开口就嚷：

“老板娘，半壶烧酒！”

老板娘也叫了起来：

“你老人家什么地方发了财来呀？”

闵贵林一愣，马上就装了副平淡的脸色：唔，只不过为了约上的事跑了一趟。他四面瞧一会，接着问为什么南二公没有来。然后慢慢谈到地方上的新闻：吴三拐子上了程家里的当，买下些烂杉树。呷了口酒。瞧着老板娘用袖子筒着手搁在柜台上，专心地听着他，他就更上了劲，又细细叙述了高六爷那位大小姐偷野老公的故事。总而言之如今好人少，这真不是个路径。蓝四胖子呢——更坏：跟他亲妹妹不干不净的还不算，竟还要跟闵九爷作对！

“娘卖肠子，跟我们九爷作对！那就——我不客气，我总……我总……”

四

隆记老板娘简直是个千里眼：地方上的什么事她都亲眼瞧见似的。只要跟她谈上一次，就什么新闻也都知道了底细。

离闵贵林在这里喝半壶烧酒以后个把月，隆记铺子里又传着一件事：有人犯山——恰恰犯到了那倒楣的四方牌。

“哪个？”

“南二公屋里的细毛。是猪屎老九捉住的。……”

这件事当然一点也不假：连脏都暂时存在了隆记铺子里。

其实南二公的两个儿子都规矩。大毛租了别人一些田，养活一家三口子，一天到晚做着活，不干点坏事。细毛只十一岁，帮着做点活，看看牛，砍砍柴。这天细毛上自己山里砍柴，错过了界，砍到了闵四爷山上：闯了祸！

可是细毛出去的时候还非常快活，他怎么也想不到会出这回事。他跟两三个孩子进到了冲里，他们拿茅镰在禾枪上敲着。一路上插着的竹牌——四正四方写着万仞约的告示，还涂了一层桐油的，他们就举起茅镰一劈——擦达！成了两半边。于是打一阵哈哈，又敲着唱着。拍，拍拍，拍！

“天苍苍呀——闹里！

地黄黄呀——老里！”

萧老官一瞧见他们带着茅镰进冲，就提着嘎嗓子叫：

“不准带刀入山！喂，你们……”

“怎么！我上我们自己的山——干你屁事！我又不是你们万仞约的，要你这么巴结！……”

孩子们就更吵得起了劲：

“撩起对面崽宝——闹里！”

“撩起闵老四那个崽宝——闹里！”

“唱一场呀——老里！”

“听见没——闵老四是我的崽！……”

“萧老官呢？”

“萧老官是我的鸡孙子，哪！”

萧老官要追上他们发作一下，他们可没命地逃，直到瞧见萧老官走进了他自己屋子里——他们才住了脚。

总而言之细毛他们很快活。他们抬起脸来瞧瞧岩石缝里淌下的水，就摘一片冬毛叶折一折，插到石缝上兜水喝。他们还用禾枪打了一会架，这才用茅镰敲着唱着爬上山去。

细毛瞧见猪屎老九在山座里闲踱着，看来不大正经。

“嗯，萧老官看见！”

“怎么，”猪屎老九蹲了下去。“我屙屎！”

细毛笑了一阵，就管自己做起正经事来。他很小心地不踏到闵贵林的山里去，可是那火土灰的地界一点也瞧不出：一个不留神就在闵贵林的山里斫了一根什么枝子。

那个屙着屎的猪屎老九一跳起来就往细毛跟前奔去：

“犯山，犯山！……细毛……”

一下子细毛才知道自己闯了祸，要给逮住了就得遭殃。于

是拔腿就跑，树刺戳破了皮肉，挂破了衣裳，他都管不着，只满山的滚着。

猪屎老九大叫着：

“萧老官，快挡住细毛！……他斫杉条子！……”

这么一来细毛就给捉住了。萧老官冷冷地瞅他一眼，鼻孔里哼了一声，一把抢去他手里的茅镰。

于是他们把这赃物送到隆记这里来寄放着。

“哪，”老板娘指指地下：一捆柴，一把茅镰。

还有呢——贵林四爷对这件事可真动了气。他顾不了他的把弟兄：犯了山的就得老老实实受罚。他把约上的人找了几个，上白马坳那茶亭里议这件事——还办了一桌水豆腐，五壶米酒。

连这桌水豆腐花了几个钱——老板娘都算过帐来的。

“连酒是一吊七百几。”

“明日子怕就要……”

“明日子他们有好的吃：南二公总要抹台子^①的。他们叫南二公明日子到茶亭里去讲这桩事哩。”

一点不错，第二天有人到白马坳的茶亭里去：不过不是南二公，是大毛。还挑了些酒菜。

茶亭旁边这间屋子里有八九个人。闵贵林带着萧老官头一个到。他觉得有点奇怪，怎么今天到的人比往回多，连他们九爷和高六爷都也很早的就跑来了。

“还不晓得菜够不够哩，”他想。

大家都两个一堆三个一堆地谈笑着，象老说不完似的，一

^① 原注：请酒赔礼。

直到上了桌子还没停嘴，只让闵贵林一个人去对付大毛。

闵贵林吞下了嘴里的东西，把筷子一放，脸对着大毛舐一舐嘴唇。

“大毛，昨天你们细毛到万仞冲里……”

他背书似地说了那么一套。万仞约专门是保护森林的，在官家里立过案。细毛这回竟犯了山，自然得罚。他闵贵林是万仞约的经理，公事公办，他可顾不了交情。他这里把脸绷了起来，眉毛轻轻皱着，膘一眼那碗红烧肘子。

那碗红烧肘子正有一双筷子叉了一大块去，给送到了别人嘴里，可是那张嘴还不大知足——

“这肘子没嫩烂。”

嫩是没嫩烂，可又来了第二下子。

高六爷瞧了大家一眼，就报告了一件了不起的事：红烧肘子只有城里那家湘雨楼做得顶好，那次丰县长请他吃饭，就有这么一样菜。

“我到如今都还记得那个味。”

“放不放糖？”

“那倒……呃，这是……”

对面那位闵贵林干咳了一声，又跟大毛说起话来：嗓子提高了些。那个湘雨楼的红烧肉问题只好搁一搁，大家闭住了嘴。

“犯了山就没有讲手，”贵林四爷舐舐嘴唇。“昨日子我们约上的人已经议过了一下，哪，”他掏出一张纸来念着：“赔偿大洋五元……”

“要五块？”大毛叫了起来。

“自然要五块！……砍了一根杉条子——这杉树就没了路径，对口围的南湖杉！——五块还多！……”

大毛把眼睛睁大了一下：

“我就有句话要讲给贵四叔，你老人家莫动气。”

“讲罢！”

“哪，这样的，”大毛脸色很不好看，声调也不大客气。“你老人家四方牌那块山还是我们屋里让出来的：你老人家想想罢，你老人家只出了一吊八呀——九个月还清的，你老人家记不记得？……”

“娘卖肠子！如今提这些话做什么！”

那个大毛一下子站了起来：

“不作兴骂人！我们是田夸老，讲话也都好好的讲。你老人家是场面上的好老官，开口就呪娘！……个个都有娘，我们的娘也跟好老官的娘一样要紧！……”

“你你你！”闵贵林喷着唾沫。“你在……你在……你你……”

他愣住了一会，把桌上的人都瞟了一转，平下气改了口，不过胸脯还在一高一低的。

“你到底是来吵嘴还是讲话？……有话就讲，莫啰里八嗦。……讲罢。”

“我们是好好讲话的，我们不呪娘。我不过是要你老人家记得：那个时候你老人家在我们屋里吃米借柴——那时候你老人家就认了我爹爹做把弟兄……”

闵贵林鼻尖上堆着汗颗子，全身似乎有火炙着。

可是大毛还流水似地往下说，一听就知道他那些话是早

已经想好了的。

“你老人家该还记得：那个时候你老人家跟如今桌上的各位老爷不大讲得来，你老人家呪了一通娘，插了别个几十代祖宗，就眼泪巴巴的跟我爹讲：‘二哥只有你是我再生爷娘。……我的山就是你的山：只管来砍柴，我们两家的子子孙孙也都是一家。……’你老人家亲口讲的，你老人家……”

“嘿呀，”那位贵林四叔把脖子一扭。“万仞约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我怎么能……怎么跟你讲这个……这个……”

“大家都晓得：没有你老人家就没有万仞约。万仞约的规矩都是你老人家兴出来的，你老人家想要……”

闵贵林当做没有听见，他决计要换个题目谈谈，于是又把那张纸送到眼睛跟前念着。

桌上的人都禁止大毛插嘴，硬揪住他坐下。

“赔偿五元，”闵贵林挺起肚子说。“罚款——二十四吊。赏金——四吊八：这是赏猪屎老九的。还有昨天……”

忽然屋子里暗了一下：一个人走了进来——蓝四胖子。一句口也不开，只跟桌上的人点点脑袋，可没睬闵贵林一眼。接着很快地坐到萧老官给他搬来的椅子上，两脚没着到地，两条短短的粗腿子就凌空挂着。

闵贵林偷偷地膘蓝四胖子一眼，又舐舐嘴唇往下报。

“昨日子邀约上来的人来议这桩事，轿钱一起是六吊六，酒饭十吊——连柴火。这个路径自然是归你来抹台子。……笔墨纸张——一吊二。……一起是——哪，赔偿五元，罚款二十四吊，赏金四吊八，轿钱六吊六，酒饭十吊，笔墨纸张一吊二：一起是——共计大洋五元，钱四十六吊六。……限十天里缴

清。来，画个押。……你爹爹怎么没来？”

“受了风寒，困在屋里，怎么来！”

“那就你画押。”

“画押！”大毛又站了起来，眼球上全是些红丝。“那么鸟屎大的杉条子要赔四十六吊六，五块花边！……就是卖了人来作抵也要我来得及呀！限十天，哼！……山上那个火土灰的地界——怕你老人家自己也看不清，莫讲细毛！走错了界就犯这大的罪，简直是叫我们抵人命！……”

“我们不讲那个。……你服不服，服不服？不服就只管去打官司，就是到京城里去告御状我们也不怕你！服——你就画押！”

“不哩！我要跟我爹爹商量。……”

他一抽身就要走。

“抓着他！”——闵贵林连假嗓子都叫了出来。

于是七手八脚揪住了大毛。

这屋子里的许多嘴都对大毛骂着，这么吵了七八秒钟，就有谁叫：

“送他到团里去！——当土匪办！”

九爷也老实动了火，很响地拍一下桌子——那些碗盏什么的就一跳：

“叫团里把南二公也抓起来！——一起当土匪办！……太岂有此理！你是个什么家伙！……你晓不晓得你在什么地方，你在什么人面前，你！让你发横么！……到团里去叫他们把南二公抓起来！”

闵四爷可来了劲。他挺勇敢地冲到大毛跟前：劈！劈！——

没命地在别人脸上来了两手掌，唱相声似地把九爷的话也学了一遍：

“你晓不晓得这是什么地方，你在什么人面前，你！”

给打了的人给揪住了不好挣扎：颧骨上发了青，鼻孔里流下两条鼻血。

劈劈！——闵贵林又打了两个现成嘴巴，接着掉转脸来，笑一下叫九爷别动气：

“跟这些家伙生气又何苦呢：气坏了体子不是玩意帐。……九爷你老人家千万莫愠气，我来整他。”

于是又结结实实打了几下。

“娘卖肠子，你晓不晓得你在什么人面前，你！让你发横么！……黑道日子生的！生就的土匪坯！办你！办你一屋人！你屋里一窝子的土匪！……萧老官，到团里去！——叫他们把南二公捆来！……快些去！九爷不是吩咐过了么！快去！”

萧老官似乎很为难，东瞧瞧，西瞧瞧，就把嘴凑到大毛耳朵边，劝他画了押，不然的话下不了台。

这么过了会儿，大毛到底听了萧老官的劝。他象另外打了个什么主意似的，脸色渐渐平静下来，在嘴上抹一抹鼻血，于是拿大拇指蘸蘸墨，在纸上印了个螺印。

大家透了一口气：事情已经办好。

可是蓝四胖子还有件私事得跟闵贵林打交道。

“闵贵林，你在外面讲了我好多空话，是不是？”

“什么，我讲过你老人家什么？……”

一只肥肥的手——一把抓住闵贵林的衣领：那领扣给扯开了，露出一段满是黑垢的脖子。

“你莫赖，”蓝四胖子眼珠突了出来。“你讲我这样荒唐，那样荒唐，还讲我妹妹偷野老公，跟我也不干不净：我要你拿出真凭实据来。不是就跟你下不得台！”

闵贵林侧着脑袋，脸红红的笑着：

“你老人家真是！……你老人家待我这么好，我还替你老人家瞎扯胡么。……是真话，我还连常讲起你老人家的好处——哪个娘卖肠子的才不感你老人家的恩！……”

“生得贱！野杂种！”

劈！——一个嘴巴。

那个给打得跌了一步。他四面膘了一眼——生怕给大毛瞧见。

大毛可走得没了影子。

于是闵贵林用力地笑起来，腮巴子发抖，一脸的汗。

“你老人家动火做什么。我实在是……”

那只胖手又猛地一抬。闵贵林打算避开一下，可是蓝四胖子的脾气他知道：打几下就完了事的，要没打着的话，也许倒要真的发作起来跟他下不去。闵贵林就只把脸子稍为移动了点儿。

劈！

许多人都拖住了蓝四胖子，大家认为这不是打架的时候。

“算了罢，明日子再讲去。”

“闵老四也是！哪里听来的这许多空话子，难怪蓝四爷要……要……”

蓝四胖子打了几下也就舒服了些，给别人拖着坐下去，只骂了闵贵林几句：

“这野杂种！自己还以为自己有个人样子，连畜生都不如！……下回你再讲——我叫人拿大粪来灌你！……”

闵贵林瞧瞧大家的脸，笑着吐了吐舌头，象小孩子摔破了一块石板挨了大人的轻轻几句责备似的，小声儿说：

“哈呀，蓝四爷这脾气！——连对我都这么不客气。”

真是这里一散了场之后，闵贵林可不舒服起来。一回到家里瞧见了贵林四娘，就觉得什么晦气都是这红眼眶的女人惹出来的。

“扫帚星！——害死了人！”

“什么！你说什么！你倒再讲一句看！”

男人就很大方地笑一下：

“我又没有说你，吵什么。嘿呀，你真多心！”

他摇晃着脑袋踱了起来，腮巴子发着热。他应该也打蓝四胖子一下的。哪，象这样：什么，竟动手打人！于是——劈！对准那肥腮巴一下。

“你妹妹分明有野老公，娘卖肠子，你还好意思来问人！”

唔，真得打他一顿，并且还得当着许多人的面打他一顿，叫蓝四胖子也知道知道他闵贵林的厉害！

闵贵林嘘了一口气。

从前他肚子里有什么不舒服，老是在南二公谈天，把什么心腹话都告诉这位把弟兄。现在可……

“如今他怪不怪我呢？”他想。“我还是……”

还是去找找他：过了三天，他就把这主意实行起来。

南二公的确在害病，脸子灰白了些，腮巴陷了进去。他瞧

见闵贵林来了似乎很兴奋，爬起来到茶堂屋^①里坐着。他没叫请坐，也没倒茶给客人，嘴闭得紧紧的不言语，只让闵贵林一个人说话。

“二哥，细毛那桩事你莫怪我……”

这没办法：大家都说要罚。他闵贵林想着他的把弟兄想着他的两个侄儿，三个整夜没睡着。啧，怎么办，这个路径！于是叹了一口气。

南二公眼睛盯着地上，咬紧着牙：

“自然罚呀，没有哪个讲不罚呀！”

那个愣一愣，就笑起来：

“二哥你莫动气：生了病顶动不得肝火。……那天子我们议这桩事，我恁得饭都没吃：什么程家里，高六爷，蓝四胖子，他们都讲要重罚，我左一个揖，右一个揖，讲了无数千万好话，要他们莫罚。娘卖肠子，不行！他们还讲我的空话，讲我是顾私不顾公——有了把弟兄就不要万仞约。……”

接着沉默了好一会，只有外面麻雀叫。

闵贵林把舌尖在嘴唇上摆了一会，就啾的缩进去，伸着脑袋凑到南二公耳朵边。

“这笔钱有没有去想法子呢？……我本来要帮你的忙的，不过……啧，真不是个路径！大家都穷！娘卖肠子，还要逼这个罚款，简直是……简直是……二哥你真要想想法子才行，还有六七天就要……”

突然——南二公站了起来。他牙齿咬得连腮巴都隆起得

① 原注：卧室以外的一间屋子：起坐，兼做厨房兼会客。那乡下的人叫它做茶堂屋，学名我不知道。

很高，嘴唇发了白，两手没命地颤着。

闵贵林退了一步，心头一阵紧。

可是南二公没命地喊着细毛，用力得全身都一阵抖。

“细毛！……细毛！……”

那孩子脸上还有些红条子：那天在山上逃跑的时候弄破的。他瞧见闵贵林还没来得及吓一跳，南二公可就拿起竹筋条在他身上使劲地一下——拍！

小孩子尖叫了一声，马上又挨了第二下。接着就——拍拍拍拍！……

“你犯山，你！……我活到了五十几了还来恼这些尸框骨头的气！……你！你你！”南二公喘不过气来。“好，拿命来抵——命还抵不得这笔数目！……你逼死一屋人！会要有活报应！活报应！……”

闵贵林轻轻地哼着“呃呃呃”：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竹筋条还结结实实抽着。南二公咬着牙，喘着气，脸上流下了眼泪。

细毛哭着滚着：

“啊呀爹爹！……啊呀！啊呀！……”

邻近的人听见了都跑了进来，七嘴八舌地说着，一面把细毛拖开。可是南二公还挣扎着要追上去打。

大毛一奔进了茶堂屋，就一把抢去了南二公手里的竹筋条。

“这不是细毛害的，打他做什么：该杀的也不是细毛，该砍的也不是细毛！……”

他狠狠地瞅了闵贵林一眼。闵贵林退了两步，掉转脑袋

去瞟几瞟——看还有退步的地方没有。接着对大毛干笑了一下，大毛可没瞧见。

屋子里许多人都骂着嚷着。

“打孩子做什么，要怪就怪那麻皮心子的万仞约！”

“哪个杂种子崽兴出来的！……”

十来几只眼睛都盯到了闵贵林脸上：使他脸子变成了几百斤重的东西，要抬起来瞧瞧他们也不能够。

“这不是路径，”闵贵林着了慌，可是又不敢逃。娘卖肠子，他不该来的。他怎么也想不到会听这么多话，看这么多脸色。唔，说不定还得……

“打这些瘟杂种！”

“世界上有这种畜生——人家做好事让一块山地给他，他如今……他如今……”

“娘卖麻皮，他们不许砍柴，没有柴——米放在肋子窝里挟得熟的么！……”

“我们又没有钱买炭。……”

“我偏不信邪！我偏……他们仗着腰把子硬，哼，他们……”

“南二公，你老人家莫出一个烂钱子，看他怎么！大家来一家伙生！……”

“哈，少讲些，慢的有家伙到他们约上去报信，把我们当土匪捉！他们有的是九爷！”

“闵老四，快些去报个信罢。”

闵老四笑得很难看，结里结巴地说：

“你们真是，我怎么去报信，我是……我是……他们要

这样，他们说……啧，实在是！……我帮南二公……帮南二公……”

“爹爹！”大毛突然叫了起来。

一下子所有的眼睛都盯到了南二公脸上：那张脸变成了死灰色，眼睛睁得大大的，呆瞧着地下，嘴唇在动着。

“南二公怎么！”

“没有什么，”南二公颤声说。

“困着罢。”

大毛和几个人扶这老头到隔壁里去睡，忽然南二公象孩子似地哭起来。

“你们走……我不走，我……我死也要死在这里……”

闵贵林还是溜不出去：留下两个人站在门边，似乎是看守着他。他想对他们笑，跟他们谈几句，可是别人老不掉过脸来。

隔壁许多人都劝着南二公，杂着南二公的哭嚷声。角落里蹲着细毛，还在抽着气，嗓子里咕咕咕的叫。

“这不是路径，这……”

可是等大毛出来的时候，他就给放了生。

“贵四叔，走罢：罚款还没到期哩，这里没你的事。”

闵贵林透了一口气，赶紧走到了门外面：腿子很快地跨着，也没来得及学九爷那么晃脑袋。脸上堆着笑，皮肤上象放了个热熨斗。

“哪里哪里！我是来看看你爹爹的。……”

“呵呵！”

大毛回到了里面。万仞约的罚款——连割下自己的肉来出卖也不够缴。那天他画押的时候就打定了主意的：把南二

公送到县城里开杂货铺的姑妈家里去，他自己就带着细毛溜到别处去。南二公可舍不得走，老是：

“你们走，你们走！……我要死在这里，我要……听话些，你们走罢，你们走罢，他们来了不得了：你们走罢，做做好事。……我横竖老了，我死也要死在这里……”

说了就孩子似地哭了起来。

可是到了要缴清罚款的那天，南二公也只好离开这屋子：约上派人来抄了家，把什么都抄走。他们把南二公打床上拖了下来，于是床也给人搬去了。什么破东西也都给抄得精光，连南二公那根旱烟杆都留不住。那两只母鸡也更不用说，现在当然成了约上的家禽。屋子变成了空的，就连小板凳也没有。只有祖宗牌位没拿去，不过给摔到了地下。……

万仞约上的人知道地方上闹着柴荒米荒，一些黑道日子生的家伙很不大安静。这回抄南二公的屋子，怕他们捣乱，怕他们跟万仞约开仗，于是还派了些拳子兵放步哨，手里拿着入子枪。

把南二公家里的东西搬空，就在门口贴上标卖屋子的告示。

大毛送南二公到县城的姑妈的铺子里，就带着细毛溜开了。南二公一到他妹婿家里就发了狂：紧抓住门帘，眼珠往上翻，嘴角上钉着白沫，眼泪涧水似地滚着，尖声嚷着：

“莫搬我的床，莫搬我的床！……老爷，老爷，留下这张床：我要死在这个屋子里，我要死在这个屋子里！……老爷，老爷，修修德，修修德：留下这张床！……”

五

这一向——闵贵林脑子里很别扭。

听说南二公死了，大毛细毛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他们的家私抄了来没一点用处，现钱可一个也没捞着。大毛的脾气有点那个：横一横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也许大毛会对他……

要是大毛打定主意要动手，那批黑道日子生的田夸老也会帮着来对付他的：他们都吐着唾沫骂他——他害他们没柴烧。

“这不是个路径，”他对自己说。“总要……总要……”

不过一个有声望的人总得给骂几句的，这怕什么。别人还敢怎么他——他是为了万仞约的事！还怕九爷他们不撑住他闵贵林么！

于是他把腰板子挺直起来。

“娘卖肠子，来就来，我不怕那些路径！”

他在屋里踱着，脑袋往两边晃着。舌尖子在上唇上舐了一遍，又在下唇上舐了一遍。他想象他自己挺着肚子站在前面，九爷他们在旁边扶着他，他就心跳起来。

“唔，一个人只要会打主意……”

可是他还有一件心事，象长了一颗鸡眼似的钉着，一个不留神就碰痛了它。他身子就一荡，嘴里低声叫了出来：

“娘卖肠子，米荒！”

他没有田。……现在谷价一天天地涨。……

贵林四娘跟他吵过许多次，骂他油渣子——榨不出一滴油。栽了些杉树卖不出钱，家里没了米，等着饿死罢！

“你靠什么，你靠什么！”

他靠的是九爷他们，靠的是万仞约。

可是那些万仞约上的人都不怕没米煮饭吃：象九爷高六爷他们——还存着一仓仓的谷子，囤着囤着，等别人饿晕了，他们才抬高了谷价出粟。要没有他们就没有米荒。

“娘卖……”

他又赶紧住了嘴：怎么，他竟骂起九爷来！……

肚子里有什么东西闷住发泄不出。他恨不得大叫几句，乱蹦一下，把这屋顶蹦塌。他不住地淌着汗，两条腿也蹬得快了些：这么着仿佛觉得就凉快点儿。

“这不是路径，这不是路径：没有田！……有钱也要得，娘卖肠子，又是……”

于是很快地又联想到了南二公一家人。大毛不知道溜到了哪里，可就挤不出一个铜子，并且还怕会……

他马上就跑了出去——打听大毛的下落。要是挤不出花边，就抓住大毛当土匪办，免得叫那家伙横一横心暗算他。他走了好几处，可是都听不出一道理，连隆记老板娘和猪屎老九他们都不肯说出来，其实他们准是知道的。他想跑到眼底坳那路去，可又没地方吃晚饭：要是大毛找不着，就白贴了一顿饭钱。肚子下面也胀了起来——总得回家上茅厕。

一回家——萧老官在等着他。还没来得及脱下那件洋纱长衫，萧老官就冲着他走过去，压着那嘎嗓子：

“约上的人都在立本堂哩，到了好久好久了，等你老人家

去议事。我在这里也等了半天……”

“什么，约上议事！”闵贵林吓了一跳。“怎么连我都不晓得呢！”他转身就走。

九爷家的厅上坐着二十来个人，在吵着谈着。闵贵林那个短短个子一出现，大家就静了下来，脸子都绷得铁紧。

头一个出来跟闵贵林打交道的又是蓝四胖子！

“闵贵林，今天我们大家都跟你有话讲，要跟你问个青白。他们公推我来开口，要叫你答个清楚。”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俩。高六爷连鼻烟都不吸，只用手指摸着鼻烟壶。九爷正抽了一口水烟，可忘了吹熄纸煤子，让它一直烧着。

闵贵林满身的汗，长衫也成了湿的：他们都只穿着小褂子，可没谁请他也宽宽衣。他很有礼貌地微笑着，嘴唇在轻轻地颤动，瞧着蓝四胖子那张光油油的大扁脸。

“一句话，”蓝四胖子斩钉截铁的声调，“你把约上的谷子都祟出去，你一个人赚那个利息，是不是？”

“我……我……”

坐在大椅子上的程家里插进嘴来，嗓子尖得象女人的：

“问他：谷子是大家的，怎么他……谷子是规定大家摊借，怎么他一个人偷偷摸摸都拿去生息……”

旁边的一个用肘碰碰程家里，指一指蓝四胖子，小声说：

“莫岔嘴。他会问的。”

“是啊，”蓝四胖子对后面膘了一眼，又老盯着闵贵林。“你只要你一个人占面子，不顾大家。……畜生，简直是！”

闵贵林全身融化成了水，舌子也怪不听话起来。

“我是……我是……喷，你们都怪我。……当着皇天讲话，真是！我……我……唉，我总算替约上出了力，我是……这个路径，我……约上的事哪桩不是我……‘好心没好报，黄泥打黑灶，’各位大家……我……我我……”

“呃，我问你：你一个人一手捺住那些谷子——总是真的吧！”

“这个路径，这个……”他求救似地转向九爷，“各位大家总看见，我总……我总……约上的事我尽了力，有没有对不住大家的……”

九爷手里的那根纸煤子快烧到了手上，他赶紧吹熄了火，对闵贵林把脸扯得很长，嘴角到下巴上的那两条皱纹又深深地刻了出来：

“你算是我一个远房本家。本来……不过公事公办，我也要讲句公话：你实在是太对不起大家。……你也总算是个穿穿长衫的人，你倒居然偷约上的谷子去生息，这是——这是——简直是要不得的举动，简直是贼是强盗。……譬如萧老官的屋子呢，你就起到你的四方牌脚下。……”

“开除你！”蓝四胖子咬着牙。

“什么，要……要要……”闵贵林惨声叫了起来。“万仞约还是我邀大家立起来的，我……”

“哼，哪个不晓得！你分明是想要大家来撑你腰把子！……你当是只有你会办事罢，老实告诉，这样的人我们有！……”

闵贵林差点没晕过去。他全身都麻木起来：不知道热，也不知道难受。他哭丧着脸瞧瞧大家，大家可没理会。

可是这么着还没完场。蓝四胖子又问他对别人说了些他的什么鬼话。

“你跟九爷高六爷讲我要捣蛋，是不是，是不是！”

大家也都趁机说了起来：闵贵林老是在这个跟前说那个的鬼话，在那个跟前说这个的鬼话。这种嘴巴就该打。

劈！——蓝四胖子真的打了他一个嘴巴。

闵贵林用手摸摸腮巴子：这副腮巴子本来不肯笑的，可是他硬叫它笑，就笑得非常吃力。一面把脑袋偏着：

“怎么动手动脚呢？”

跟着又来了第二下：劈！

顶糟的是——门口拥来许多人瞧热闹：大少爷，二少爷，甚至于还有李五那批长工。小姐站在院子对面，踮着脚尖往这边瞧。说不定九太太在房里板缝中间张着看哩。

这回闵贵林收住了笑脸：

“怎么，你真打人？”

“打你！”——劈！劈劈！

“你到底真打假打——我倒要问个青白看。”

蓝四胖子不大高兴答腔，只又给了几个嘴巴，然后提起他的耳朵——把他后脑勺在柱子上撞了一下：咚！一个大疙瘩。

那个眼面前飞了一阵花纹，手抓着拳，嘴张得大大的。

“你要打死了人了！……你要吃官司！……”

高六爷把手绢擦一下鼻孔又塞回袖子里，抬抬脸插进嘴来，冷冷地：

“要打官司啊——好，我们万仞约一起出马！……”

他们万仞约！什么，他们是……

“去告罢！去告罢！”——又挨了两拳。

闵贵林脸上红里透着青，嘴角上堆着白沫，嘎着嗓子叫：

“我倒不信斜！……你再打打看：你再打！你再打！”

他把腮巴子送过去——又挨了好几下。

“打得好！……再打！你再打！……”

“你打死了也抵不得一条狗！……打你！……”

闵贵林眨眨眼睛忍住眼泪，紧紧咬着牙：

“我拚了这条命给你打！……打呀！打呀！……只要你敢！……你倒——你倒——你倒真打！……”

那只胖拳头又没命地捶了几下，接着就站稳步子准备闵贵林冲过来。

那个可没冲，只趁这机会退了两步，瞧瞧大家。露出牙齿狞笑着：

“嘿呀，我倒想不到他会真打……”

“下回就不许你到约上来！……你马上去把约谷还清，限你三天！……”

闵贵林完全昏了似的。他忘记了有没有再挨打，也听不明白别人说了些什么。他仿佛记得在一张什么纸上画过一个押，那支笔有百多斤重。他也弄不清是什么时候跑出了立本堂的，只是走出来的时候，大少爷叫他打胯下爬过去，二少爷还吐了一口唾涎在他脸上。大家都拍手打着哈哈。

这倒是真有的事：他脸上还有那堆腻腻的东西。慢慢地流着，逗得别人发痒。

他一点什么念头也没有，什么事都想不上来。身上也没觉得痛，只不过腮巴有点发烫，后脑勺上似乎多了一件东西。

那双腿子象是别人的，自己不知道走着些什么路。他用手抹抹脸，擦擦眼睛：眼睛面前一股劲儿飞舞着一些五颜六色的花纹，天地也在打旋。

突然——他给什么撞了一下，跌开去四五步。

一群人！在他眼前乱晃着，象一些影子。似乎猪屎老九也在里面，雷十一跟富牙子也在里面。他们嘴里叫着些什么。

“到了立本堂再到高家里……”

“毛牙子，吃排饭去！^① 我们……”

于是吵得什么也听不明白。

远远的——隆记老板娘好象站着对这边瞧着，手插在袖子里。

忽然闵贵林给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似地跳了起来，嘎声嚷着：

“吃排饭去！——我也来一个！我……我是……”

“哈，”封家里的富牙子叫了起来，“闵四爷！”

许多眼睛都对闵四爷横了一眼。

“什么，闵四爷也要跟我们去吃排饭！……”

“滚你娘的臭蛋！——哪个要你！”——呸！射一口唾沫在路上。

“你还有四方牌呀！”

“娘卖麻皮，吃了雷十一一屋人，吃了南二公一屋人，还要吃排饭！……你……你你……”

一只粗大的黑手掌把闵贵林一推：踉跄了几步，腿子撑不

^① 原注：没饭吃，到囤谷的人家里去吃饭，就叫做这个。因为人多，别人不应酬是不行的。

住劲儿——戛！摔到了泥荡里。

“哈呀，这么站不住脚呀！”

“老十你小心些，”雷十一尖声地笑着，针似的刺得人耳朵疼。“慢些万仞约的老爷要捉你当土匪办！”

有谁捡起一块土来，对闵贵林身上一摔。可是没摔着，只溅了些水泥——放焰火似的。

于是大家也都捡起些土块石块摔起来，还比赛谁摔中的次数多。

闵贵林在泥荡里爬着。别人的土块石块一摔过来，他把脑袋让开一下。一直等到那些黑道日子生的家伙跑远了，他才敢爬到路上。

那群家伙叫着走着，零乱地响着步子。人家家里的狗就老远地冲着他们叫，一走近——它可又夹着尾巴逃进了屋子里。

地都给他们踏得震动起来，闵贵林仿佛坐在有大风浪的海船里似的，晕得直想呕。他没有一点力气：站起来跨出步子，脑袋才一摇晃——又撑不住劲儿倒了下去。

什么人都走远了，什么人都撇开了他，连麻雀都啾的一声飞了开去——射过这闷热的紫灰色黄昏小下去，脑袋也不掉过来一下。闵贵林忽然觉得心脏上起了一阵酸疼。舌尖伸在嘴唇外面，舐到了嘴边上的黑泥。牙齿用力地咬下去，咬得陷进了舌子——也一点不觉得痛。

“没有路径了……没有路径了……娘卖肠子……”

他要爬起来，膝髁子一软又倒了下去。

这里静静的，仿佛什么生物都消灭得干干净净，就连风也

不吹动一下。老远的可有哄哄的吵声,杂着步子响;那跟这里是两个宇宙似的。

原连载《文学》月刊 1934 年 11 月 1 日、
12 月 1 日第 3 卷第 5 号、第 6 号两期

道

上海开明书店 1936年11月初版
(开明文学新刊)

砥 柱

黄宜庵老先生斜躺在他的铺位上看书。右腿搁在左腿上，脚趾用劲叉开着——让左手在那里搓脚丫。

书上的字象水影子那么晃动着的。

“还不回舱里来！——这死丫头！”

他视线移出到老花眼镜上面，狠命斜了舱门一眼。

外面官舱客厅里嘈嘈杂杂的。还混着一些茶房兴高采烈的叫声——“客人，身体！客人，身体！”

什么地方有人在那里大笑，谈着女人的事。时不时听见吱吱的声音，他这七号官舱里就给漏进了大烟香，跟船上的鱼腥臭混出一股怪味儿。

“该死，唉！”

他把左手送到鼻孔边闻了闻，就套上了袜子，拖着他那双双梁鞋跨到门口。

这回——他无论如何要把贞妹子喊回来！一个正派的人总不能让自己的小姐那个！——成什么样子！

于是他猛地把门一拉……

可是他只开了半尺来阔：好象准备要跟人拚命似的——先凑出他那张长脸子去探探动静。死鱼样的灰色眼珠斜出了

眼镜框——往官舱客厅扫了一转。

他那死丫头还在跟那个胖女人谈天，连脸都没回过来一下。胖女人仍旧解开了衣扣，满不在乎地露出那个肥泡泡的奶子喂着小把戏。她脸上还浮着微笑，仿佛她有那么一对丰满的奶子——就值得骄傲似的！

门口这位老先生知道她这回已经换了边，他先前张望了两次——只见过她右边的那一只。原来两只都这么白漂。

有几个男子汉在旁边叽里咕噜议论着，笑嘻嘻地膘她们几眼。坐在铺上的一个小伙子可一个劲儿盯着那边，嘴张得大大的，似乎要把女人的什么东西吞下肚去。

只有躺在炕床上的那个中年人没理会这些。他拿着一本小书在看着：跷着一条腿子，把一只手在裤裆里搔着什么。

“这家伙一定有‘肾囊风’，”黄宜庵老先生想。“哼，该死的家伙！简直要——简直要——嗯，叫官厅来捉那个胖女人！……”

他关了门，挺着铁硬的腰板子又回到自己铺位上。

船身劈着水——哗哗地叫着。底下机房里打桩似地发出一下下沉重的响声，叫人觉得自己的心脏给谁捶着。

有人在打哈哈：听来似乎就在隔壁舱里。笑完了又是一阵——吱，吱，吱……

他老先生忽然又想到了那个“肾囊风”。那家伙到底看的是什么书呢，那么起劲法？

哼，一定是有伤风化的东西！——看那书壳子就有点象。

他不放心地又去拉开了门。他皱着那双浓重的眉毛等着，把脸子伸出到那扇张开一小半的口子外面，象上着夹板似

的。

等到他的小姐偶然一看见了他——他马上翘翘下巴叫她进舱里来。

“你跟她谈天的那个女人是哪个？”他拉长着脸问。

“一个同学的嫂嫂。”

“莫去跟她讲话！晓得吧？……一定不是什么正派人。……做人总要小心：总要——总要——唔，晓得吧？”

贞妹子瞅了他一眼，没声没息地嘘了一口气。

做父亲的坐到铺上，脱了鞋子。他用力突出了下唇——又慢条斯理地说：

“并不是我喜欢责备你。……做爷的自然想到儿女做个好人，没得闲话给人家讲。你看，刚才那个女人要是个正派的——她怎么会当着许多男人家的面解扣子！男女要没得个防范，何以异于禽兽呢？嗯……无论天下怎样变，一个礼字是要讲的——无论如何……”

这里他脱下了袜子，拿右手中指在脚丫里擦几下，然后送到鼻子跟前闻着。

“莫讲别的，就是在自己的私室也随便不得，更何况……”

隔壁有个响亮的嗓子打断了他：

“……哦是的！那个堂客是个三开门：嘴巴好。……”

接着就有腻腻的笑声透过板壁来。

黄宜庵老先生身子一震。可是他挺了挺腰，装做没听见的样子。干咳了一声，他又拉长着脸子谈论起来。眼珠子斜在眼角上，看守着什么似的盯着他女儿。

他认为那种伤风败俗的家伙该给锁到牢里。唔，他决计要上个条陈给省长——一定会采纳。

那位小姐静静地坐着，右肘撑在腿上，下巴搁在手上。眼睛动也不动地看着那个圆窗子：她好象在老远的想着些什么，又象什么都没想。

岸上那片田地衬着炒米粉样的江水——就更加显得绿油油的好看，叫人恨不得倒到那里去睡一觉。天上流着些白得发亮的浮云，跟远山联成了一片，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得到。

里面可只滚着黄老先生那种沉重的噪音。有时候还夹着吸鼻子的响声。

他谈到了他自己，他教训儿女的时候老是拿自己来做榜样的。于是他把擦得发了烫的左脚放下去，换上右脚来。把手指捻了会儿，他又背着他那一套：他在地方上那么有声望——并不是因为他家里每年有三百担租谷，也不是因为他当过秀才又学过法政，只是因为他做人不同些。

“哼，新派，新派！……俺，如今到底醒悟了——晓得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要有根柢的。你看，乐县长也想请我去讲经书，可见得——唔，晓得吧。……我只要你们学到我的一小半，只要你们不为流俗所染，就足矣足矣了，我也并不想叫你们当圣人。我是……”

下面的话又给埋到了隔壁的笑声里。

他皱了皱眉，把要送到鼻边去的手指停在半路上：

“贞妹子！我讲话你到底听着没有！”

贞妹子惊醒了似地回过脸来，仿佛到现在她才知道她老子在跟她谈话。

老头儿叹了一口气，摇摇脑袋——

“不开口了罢，横竖没人听……近年来做官做府的倒也上了正轨——巴着要我讲点至德要道，而亲生崽反倒把我不当回事！”

这就送手指上来嗅着，闭着眼，打嘴里哈着气，似乎专心要让自己在这里面沉醉一下——免得去想到那些不快意的事。

过会儿，他可又忍不住要开口：

“唉，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了——还不懂事！……你只要问问你姆妈就晓得：我跟你姆妈相处了三十多年，夫妇从来没说过一句玩笑话，唔。……你姆妈一辈子没在生男人面前抛头露面过。……礼也者，为人之本，女子更其要那个，晓得吧？”

他嘘了一口气，把脊背往板壁上一靠，拿起那本书来。

“倒杯茶！”——眼睛抬都没抬起，只用手指蘸着唾沫，慢慢地一页一页翻着。

伸手接杯子的时候——他瞟一下贞妹子的脸色。他心窝里忽然有痒一下似的感觉。这孩子到底算长得出色的，这回准可以把亲事说好，从此以后易总办就是他的亲家了。

于是他用种品味的劲儿啜着茶，咂咂嘴巴。说话的声调也平和了许多：

“贞妹子我告诉你：我并不想叫你继承我的理学。然而做人总是——唔，要那个些，嗯？只要……只要……”

这么踌躇了一下，他就把身子往前伸着点儿，挺有点把握地告诉他小姐：只要修身功夫做得好，连将相公卿都会来就教，来攀亲的。

说了就放心地移动一下身子——让自己靠得舒服些。眼珠子端正地盯在书上，可是怎么也看不下去。他念头老是在将来的好日子里打转，全身都热辣辣地发着烫。

女孩子又傻坐着看着窗子外面的天，仿佛要对外面的世界悟出点儿道理来。

“没带书啊！你？”她老子问。

她抬起那张做错了事似的脸嘴来摇摇头。接着她似乎要表示她也有正经事可以做——打小网篮里拿起没打好的绒绳衣动起手来。

不过她常常发愣。视线盯着前面，好象她在细听着机器响，水响，并且关切到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声似的。

黄宜庵老先生咳了一声，咽下一口痰。他两手都在狠命地对付脚丫，让那本书躺在自己肚子上。他左腮巴上的皱纹把嘴扯得歪着，一颗发亮的唾涎挂在下唇上。

隔壁仍旧在那里谈呀笑的，嗓子越提越高，似乎故意叫这边的人听见。

“哈呀，那你比小江平还厉害！……”

“什么？什么？……呃，我说……”

一阵叽里咕噜之后，又听见他们大笑起来。

七号官舱里的这位老先生马上拉长了脸。手指在脚丫里停止了动作。

“该死！”他在肚子里说。“这是些什么人？……哼，‘小江平’！”

他伸着脖子，庄严得动都不动一下。只打眼角里瞟贞妹子一眼。

还好，她不知道这一套。

什么地方有蚊子哼着，似乎还带着点颤动。这艘船的肚子里一个劲儿——Gun, gun, gun，跟那哆嗦着的哼声合着拍子。

正在这时候——隔着板壁透过来“嗯”的一声，听去活象是女人的尖喉咙。跟手还吃吃地笑着，那声音仿佛是给拚命压制住的。

黄宜庵老先生全身发了一阵紧，感到有个软毛刷子在刷着他的心脏。他两腿伸直一下又弯了起来。

“唉！”……窝着两片腮巴子抽了一口气，斜了贞妹子一眼。

那十六岁的女孩子专心在那里对付她的绒绳衣，两手灵活地动着，她对那些离奇古怪的响声没一点兴味。看来她在学堂里倒还没听到看到那些要不得的事。

“然而那个女人可就……”

他又想到那对肥泡泡的奶子，还想象得到那个：要是用手去一碰，就怎么有弹性地颤法。

现在他可打不定主意了，到底要不要叫官厅去干涉这些事——他有是有这种权力的。

虽然拿起了那本书，并且作古正经地一页页蘸着唾沫翻着，可是那些长条条的宋体字都绷着丑脸子——一个也打不到他脑子里去。

身上什么地方有股热气在流着，脚趾缝里痒了起来。他偷看他女儿一眼。干咳了一声，又瞟过眼珠去。

这回爷儿俩的视线碰了一下。他于是发气地喊：

“做针线就专心做针线！——东张西望做什么！”

茶房在外面叫着些什么，盖过了所有的人声。有谁溜着尖声音在唱着小调，叫人想象得到他一面怎样个扭法。可是这个销魂的歌声马上就给一些粗喉咙打断了：显然是有人吵架。

说不定是为了争风吃醋。唉，真该死！船上总是不安静！

吵架的刚刚住了嘴，汽笛又吼了起来，拖得怪长，听来它似乎很烦闷：好象是忍住了好久好久的某种欲念——一下子给迸发了出来。于是这声音钻进了别人脑袋，打全身透过去，给搅得皮肉都打着颤。过去了许多时候——耳朵里还嗡嗡的。

这位老先生半闭着眼，烦躁地嘟哝一句什么，仿佛青蛙关在坛子里的叫声。他脑子里乱七八糟，觉得船身在荡着。

隔壁又吱吱吱地在那里抽大烟，一声紧跟着一声，叫人疑心是有谁给压紧得喘不过气来。

他用种很镇静的派头对他的小姐瞟一眼，渐渐睁开了眼眶。这小姑娘也许什么都知道，只是在老子跟前一点都不露出来。他胸脯给绷了一下似地发一下紧，于是拿眼珠守着他女儿，死盯着一直没动。

板壁外面可越谈越放肆了。那准是些饱经世故的男子，并且是有点身份的。他们还爱看点什么书：刚才说到那个能够变大变小的和尚，接着又扯到了一种贵金属的“托子”。

于是有一个嘎嗓子很豪放地嚷：

“这部书真有道理，这部书！……经验之谈！不错！……我碰见的那个堂客就是‘吹箫’的好手……。”

另外一个很沉着的声音把这个的术语校正了一下：这不

叫“吹箫”。接着就来了一场小小的争论。

这边黄宜庵老先生把下唇一撇。

“哼，该死！他们看也没看书就瞎吹！”他想。“然而——然而——唔，那所谓堂客怕就是‘三开门’的那个。”

他眼睛往板壁上瞟了一下，又回到贞妹子身上。

她坐在窗子跟前，只瞧见一个弯着的人身剪影。可是他觉得她脸子正发着红，眼睛里闪着亮——水汪汪的！

“咳哼！”他大声一咳，拚命拉长了脸。

小姐吓了一跳，连身子都抖动了一下。

一看就知道她心虚。这老头儿就感到肚子里有什么塞住了，呼吸也调不匀称。眼珠差点没跳出了眼眶子，冲着贞妹子直冒火。他打定主意要好好教训她一顿，骂她一顿，舌子可打着结：

“贞妹子！……你……哼，该死，这这……我告诉你——晓得吧，一个人……一个人……那个那个——唔……”

嘴巴空动了几动，稀稀朗朗的几根胡子梗耸了几下，他就咳了一声，猛地爆出了一句——

“非礼勿听！……”

那个对他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

“莫光看着我！”他老人家打牙缝里压出了叫声，“一个人总要时时刻刻自省——看做了什么非礼之举没有。……一个人——一个人——嗯，非礼之言……听了非礼之言——也就是自己非礼！晓得吧！”

贞妹子愣住了：

“怎么？——我听了什么呢？”

“‘听了什么’？隔壁……隔壁……我看你是……”

做老子的狠狠地瞪了她一会儿，失望地叹了一口气，他把眼珠子移到自己脚上，移到舱顶上，又忍不住瞟到他小姐那边去。

她还在那里盯着他，他就碰了钉子似的发了气：

“没有听就没有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做你自己的事呀！怎么？……”

等贞妹子垂下了眼睛，他这才安排要认认真真看一回书。拿手指在舌头上蘸了许多唾沫。擦擦擦——使劲地翻起来。

手指有点哆嗦，并且带点儿咸味。

可是那些非礼之言一直咕噜咕噜响着——挺结实地钻过灰漆板壁来。一个唱大花脸似的嗓子正开始报告一个中年女人有什么好身手，接着就给一些笑声打断了。

黄宜庵老先生皱了皱眉。

“可恶之至！……那个堂客，是什么人呢？后来呢？……”

这里他把那本书移下了点儿，腾出一条路来让视线溜到她女儿脸上去。

窗子外面的光只把她头发映得发亮，象银丝似的。

谈着女人的几个男子汉更加胆大了些，什么字眼也没忌讳。不过到底还有点儿含蓄：跟田夸老那些村话不同。这就象个什么有力的东西揪着别人——不由你不去听它。

唉，该死！黄宜庵老先生把上唇掀动了一下。他们显然都是读书人，那种说话方法实在相当高明的：叫他感到一种所谓半推半就的特别诱惑力。

有时候他们就说得断断续续。有时候他们窸窣窸窣捣着

鬼。偶然迸出了一两个字来——就更加来得惊心动魄。

这边这位老先生叹着气，瞟着贞妹子。他身上发着热，还觉得毛孔里冒着汗。书捧得高高的挡着脸：他怕自己腮巴子红得失了仪态。

刚才谈到的那个中年女人——后来到底怎样呢？哼，竟没有交代！这批家伙——唉，该死！偏偏他这回带着自己女儿出门！

他怕房舱太杂。可是官舱里的脚色也一样的混。他们说不定是在吹牛，要不然的话怎么许多事没有下文呢……

书一页也没有翻，只是发着抖。他咬着下唇，似乎拚命要关住一些什么，不叫打嘴里迸出采。他老实想跳起来跑几步，蹦几下，到地下打个滚。

接着他又糊里糊涂地想：与其在地下打滚，还不如在铺位上的好，比起来到底……

“唉，即令朱夫子程夫子复生，也不免——不免——唉，也要那个的。”

于是他用力把书一摔。左边腮巴上的皱纹抽动着，嘴巴歪呀歪的。腿子没命地屈了起来，两手伸过去拚命擦着脚丫，好象在赶做什么工作——一下紧接着一下，连嗅嗅的工夫都没有。

嘴唇下面滴着唾涎。眼睛防御什么似地盯着贞妹子：他怕她打这个举动联想到什么非礼的事件上面去。

他嗓子不由自主地小声儿哼着：那种疼辣辣的感觉使他很舒服。

那位小姐瞅了他一眼。显见得这种兴奋的响动引起了她

的注意。然后似乎故意要避开他那严正的眼光——她移开了视线对板壁膘了一下。

一下子黄宜庵老先生两手停止了动作。

“岂有此理，简直是……好看罢。”

他很快地取下眼镜，套上了袜子，两条腿挂下来找着那双双梁鞋。

一拉了门——他就用种挺庄重挺方正的步子走出去，肚子往外挺着，跟他那驼着的脊背弯成个S形。

嘴紧紧闭着，显得毅然决然的样子。他决计要闯进隔壁的六号官舱里去，绷着脸禁止他们再谈那些有碍名教的话。该死的家伙！别人带着一位十六七的小姐在七号里哩！

假如那批东西是读过书的，那一定知道“黄宜庵”这个名字——一位理学家，一位这个乱世里的中流砥柱，一位易总办的亲家。

可是他走起路来有点瘸：脚丫里直辣辣地痛着。

“要是他们不理睬——”他咬着牙计划着，“嗯，不客气，把他们捉将官里——问他一个有伤风化的罪名！……哼，这还了得！”

他把全身的力气都运在右手上——要一下子拉开六号官舱的门。眼睛闪着光，额头上横着深深的皱纹，一看就知道他是直接继承了南宋几位夫子的道统的。

那边一个茶房走了过来，背着一大堆什么——瞧去很有点斤两。那家伙身子给压得弯着，嘴里嚷着“呃，身体！呃，客人身体！”

站在六号官舱门口的这位客人庄严地挺着，动也不动。于

是茶房脊背上的东西碰了他一家伙，他额头猛地给撞到了门板上——咚！那S形的身子一下子就给拉直了。

“呃！你你！”

他瞪着那个茶房的背影。忽然他打了个寒噤：他从这个粗人身上想到了那些下流坯子，就好象有个疮口才结上了痂——一下子又给撕破了。

如今什么都上了正轨，就只这些家伙没办法。他对着那些泥腿子就一天到晚小心提防着，计算着的。

“杀坯！杀坯！”他咬着牙叫。

他觉得对他们该用顶干脆的方法：他们还不配叫他去开化哩。值得他教训的——只是那些士子。他瞧着那个茶房在前面转了弯，他就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把个肚子挺着。右手放到额头上斯斯文文地摸着，眉毛轻轻皱着，仿佛这回是要跑到他弟子们那里去，告诉他们他是怎样吃了那些杀坯的亏。

可是这扇门格勒地响了一下。他马上把摸额头的手放下来，用力地咳嗽了一声。一面在肚子里叫着——好象他认为那些士子容易对付得多，就把脾气全部发到了他们身上：

“非严加申饬不可！非那个不可！……送他们到县衙门里去打板子！……哼，什么东西！……”

突然——那扇门自己开了开来。一个黑影子在开口缝里冲着他看着。

黄宜庵老先生吓了一跳，伸出去的左腿就缩了回来：两只脚摆成个“八”字。

房里一股大烟味儿直往他鼻孔里滚，叫他做梦似地联想

到一些什么——身子仿佛在空中飘了起来。跟着那些谈笑声也嗡的一声更放大了：等到他跨进了门，才飘过一阵风那么平息下来。

圆窗口外面的亮光射进这烟雾雾的舱里，显出一道很分明的白条子。那些人的脸子都看不清，只有站在门口的那个当着光——对他睁着那双红眼睛。

那张桌上放着几个酒杯，一大堆荷叶垫着的熟菜——黄老先生忽然有种不相干的念头在脑子里一闪：他觉得那里面一定有一样是桂皮烧的牛鞭……

靠右边铺位上躺着一个秃头在烧烟，旁边一个大个子巴巴地看守着。这里他俩打浓雾里死盯住这位客人，皱着眉，似乎嫌烟灯耀着他们的眼睛。

黄宜庵老先生仰着脸又扫了他们一眼。满不在乎地抿抿嘴巴，咳了一声清清嗓子，这就慢慢地把嘴张开……

铺上那个大块头可坐了起来，皱着的眉毛一挺，忽然冲着他豪放地叫：

“啊呀，宜翁！”

沉默了会儿，门口那个悄悄地把门一关，竟匍地发出一大声。

这位宜翁愣着，好象一块石头。他对那铺位上眯着眼，接着用力睁大，一会又眯了起来。他感到五脏都往下一沉，皮肉也麻痒痒的：连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失望，还是得意。

“怎么……怎么……”他喃喃地哼着。“俺，萧会长！……”

“哈哈，巧极巧极！”

萧会长用种跳的姿势把那坏又高又大的身子挪下了地，

那烟灯里的火心给搅得晃了一下。他带着十分随便的劲儿拱拱手，就大声把所有的人介绍了一番。

原来这些傻瞧着的脚色——都是经学研究会的会员。

这里萧会长脸上放着光，仿佛是老板对顾客夸他的货色。随后他又用顶适当的话对他的会员介绍了宜翁：

“也是一位理学先生：在他们贵县是很知名的。”

接着就捉摸不定地大笑起来。

宜翁瞟了板壁一眼，舔一下嘴唇。他想要告诉他们乐县长请他去讲经的事，还不妨说——当地省长很佩服他。说着这些的时候，嗓子该提高些。于是他又咳了一声。

那个可拉着他坐下去，并且解释地说：

“反正都是几个志同道合的，就无话不谈。哈哈哈哈哈！……但是——但是——呃，你怎么晓得我在这里呢？”

黄宜庵老先生看看所有的脸子，颤着两片腮巴陪着笑。他坐着半个屁股，小心地对那高个子欠着身，嘴里结里结巴的：

“我我……我本来……啧啧，我不晓得萧会长在这边，我是……”

“那好极了！那好极了！……唔，唔，你我差不多——唔，一年多不见了。……”

说了又响亮地打着哈哈，那声音活象鸭子叫。

其余几个似乎已经知道这位客人没什么大来头，就转过脸去啜他们的酒——有一位大声咂着嘴，仿佛故意要馋馋别人。他们又往下说他们的：看去他们没把宜翁放在眼睛里。

萧会长可用种又关切又不失身分的声调问着黄宜庵老先生——近来可好，他们贵乡怎么样。一面又老是关心着他的

会员们谈什么，时时刻刻插句把话进去，跟着就发出痛快的笑声。

“哦，不错，”这里他眉毛一扬。“易老二告诉我，说你要跟易老五结亲家……”

那个红着脸：

“是，是。……这回——这回——就是带小女送过去看看的。……在隔壁。……”

“哦？那可谓巧极。什么，那个堂客六十岁了还接客？哈哈哈哈哈！……嗯，妙极妙极！哦，你是听见这里说话——于是乎晓得我在这里，噯？”

“我是……我是……”黄宜庵老先生放低了嗓子，偷瞟了板壁一眼。“小女在那里，怕她听见这边这些……这些……那很那个的……咳哼，咳哼……有点不便……”

忽然萧会长爆出了大笑。右手在别人背上一拍，宜翁差点儿没摔下去。

“啊呀宜翁你真是！”他笑得有点喘气，手擦着眼睛。“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要紧。……俺，你老兄——大可不必，大可不必。譬如罢，在戏台上玩魔术的——自然只玩给别人看，难道对自己伙计还玩这一套么？呃，是不是？哈哈哈哈哈！……”

那位客人也笑着，嘴角抽动着，眼珠子忍不住又瞟到板壁上去。她现在干着什么呢，那丫头？

他努力要叫自己装得自然些，随便些，可是——

“唉，该死——刚巧带了贞妹子出来！……”

那位大个子转过脸去——得了他那儿位会员们的赞许之

后，就站在客面前，挺胸突肚的。

“我向来是个痛快人：我喜欢说老实话。那年我……”他又转过脸去。“什么？哦，不错，大家叫她‘小便池’的。……啊，……哦，那一种！那一种是——”

他装了个鬼脸，右手拍拍黄宜庵老先生的肩膀：

“嗯那种是——这位宜翁顶有经验了，哈哈哈……”

宜翁忸怩着，鼻尖上沁出了汗水：

“呃，呃，哪里！……”

“喂喂喂，别客气，别客气！谈谈罢，谈谈罢：你是此中老手。我晓得你的，奇里古怪的货色你都尝过。哈哈！”

一经这位会长推荐，那几个就都嚷了起来。他们要求黄老先生报告他自己那些顶出色的轶事，那些别人想都想不到的秘密花头。他们拖他过去喝一杯酒——算是订交。还有一位就声明着：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当然能够一见如故的。

他们的会长就在旁边打着哈哈，没命地拍起手来。

黄宜庵老先生嘻嘻地笑着，好象有谁呵他的痒。眼睛眯成两道线，脸子也短了许多。身子没命地往前弯着，看去简直是只干大虾。

他谦让了十来秒钟：瞅了萧会长一眼，这才凑过脸去点几点，小声儿答允了他们。

“好的好的，我源源本本讲出来……”

这里他四面瞧了一转，用手抹一把下巴上的唾涎。上唇掀动了几下，他踮着脚——用种跟他身分太不相称的步法溜到了门口。

他回过头来，耸耸肩膀，斜着眼笑着，小声儿说：

“等一等，少安毋躁。……”

一出门他就挺起了肚子。他身子发软，两只脚似乎踮在云堆里，象无意中捡到了一件宝物那么兴奋。脸子仰得高高的，只拿眼珠子瞟着官舱客厅里跑来跑去的茶房。他下唇一撇：“哼！”他隐隐觉得自己更加有办法。更加有把握了些——要对付那些杀坏的话。

他用种很稳重的手脚推开七号官舱的门，拉长了脸子，眉毛紧紧地打着结：

“贞妹子！到你同学的……同学的……到那个女人那里谈天去！”

那位小姐吃惊地瞧着他。她似乎在想着到底要不要把绒绳带出去——踌躇了会儿。末了她嘘一口气，空着手出了门。

她老子瞪着一双眼珠跟她移动着，还站在那里守了一会。他要吃人似地横了一个茶房一眼，又盯到了那个坑上：那个中年男人还在那里看书，手不停地在裤裆里直搔。然后他又偷偷地把视线扭到那个胖女人胸脯上去。

这回她衣裳已经扣得端端正正，抱着小孩子逗他玩。一瞧见贞妹子就拿笑脸子迎着她，丰满的腮巴下显出一个酒窝。

黄宜庵老先生忽然有丢失了什么似的感觉。可是马上又镇静地对自己说：

“唔，这样倒好些。不然——真那个。”

他脸上闪着微笑。觉得这位胖堂客一定爱喝酒：醉得脸红红的，眼睛也红红的——矇着象很瞌睡的样子……

有一个宪兵走过他身边，他赶紧绷起脸来。接着咳了一

声，咂咂嘴，踏着很方正的步子走到六号门口，下巴翘得高高的，眼珠子直盯着路的尽头。

舱门轻轻推开——里面冲出了一阵人声——又给轻轻关拢了。

两分钟一过去，那里面就迸出腻腻的发抖的笑声来。

原载《作家》月刊 1936 年 5 月 15 日

第 1 卷第 2 号

度 量

一辆洋车已经在这条街上走了小半里路。

走得很慢。那四五十岁的车夫耸着肩膀，两个膀子拚命往下捺住——不叫车杠往上翘。两个鼻孔里的清水鼻涕汇到了一块儿，成了个圆颗子，摇呀摇的实在想滴下来。

“哪里呀，先生？”

没答腔。

那位先生只把眼睛直瞪着前面，一张扁嘴紧紧抿着，看去象一条鲩鱼。

一些买菜的在街上挤着吵着。人行路上摆满了菜担子，可是他们还嫌地方不够似的，竟突出到街心上来。

车夫走着“之”字路。轮子一滚到凹荡里——车子一歪，他手腕就发一阵酸。

坐在车上的先生为了要叫自己坐得舒坦些，就把屁股往里移了一下，还把两手袖到了袖子里。可是车子老歪歪倒倒的叫他坐不稳，有时候竟不得不抽出手来撑撑劲。

他相信这都是走得太慢的毛病。

“喂，怎么了？拉不动么？”

拉车的正在小心着跨过地下那堆冰块，脊背拱得象座山；

只瞧得见小半个脑顶。

忽然——车杠往上一翘，叫那位先生把身子往后一仰，五脏都给搅动了一下。

先生张一张嘴吐出一口热气，齙着那排稀稀朗朗的牙齿咆哮了一句什么。

可是车夫跟前面一个提着菜篮的小伙子吵起嘴来。脸子对着脸子只有半尺来远，两张嘴起劲地动着——背熟了似地骂着。

车上的那位认为自己很有这权力来干涉那个粗人，就把脚一顿：

“吵什么！走！”

那个回过脸来瞅了一眼。额头上冒着热气。两分多长的胡子根上结着水珠。

“车板踹坏了不是玩的哩，先生。嗯，我忖你老妹子，眼睛长在屁眼里——还怪人家碰了他！”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身子往前一凑，车杠就往下沉。

“我说什么？我又不说你！”

“哼，你这你这！……你刚才说什么——车板怎么？……说呀！”

车夫偷出一只手来拿灰黑色的毛巾揩了揩脸。车杠趁这当口往上一翻，他赶紧使劲捺一下，虎口发了一阵痛。一面他挺小心地要避开路上那些膏药似的冰块，穿着老蓝布裤的腿子跨得很不平稳。看去就叫人疑心他什么地方生了疮。

嘴里可在嘟哝着，压着个嗓子——好象怕人听见似的：

“瞧着罢，车板踹坏了得做赔匠，我操你。就那么神！——四十子儿拉这么远，还使性子！……在哪一头呀，先生？——还没到么！”

脸子一皱，鼻子上那颗水珠就往地下一滴。一双黑手裂成了一道道红丝，给汗腌着老实有点儿疼。

现在大概有十一点多钟。可是也说不定已经到了十二点。嗯，吃了饭他还得赶回西城去缴班哩。……我操你，这四十枚！

那位先生可老是不开口：显得怪有把握的样子。要是车夫说得太多了，他才——

“嘟哝什么！快走！”

连假嗓子都叫了出来。

对付粗人总得这么着的。他只这么坐个把钟头，就得花上四百大钱——那家伙还嫌少！

他把屁股移进去一点儿，两手紧紧袖着。可是总觉得不舒服。他向来不坐洋车。今天要不是老陈赶着要动身，叫他不得不快点儿去讨回那五块大洋，哪个冤大头才来花这四十子儿！

一双扁嘴闭得铁紧，似乎怕有什么东西塞进去。

车夫叹了口气，又问：

“到了没，先生？”

没答腔。

车上的那一位其实已经瞧见了老陈家的大门，可是不言语。他希望这条路能够延长，怎么拉也拉不到；不然的话这车钱太不上算。

可是后面一辆汽车发狠地叫了起来。

路边虽然有个凹荡，可也只好把洋车避到那边去。

于是汽车呼的一声冲过前面而去了。

“借光，借光！”洋车夫喘着气嚷。

左边轮子陷入了低处，叫车上那位先生歪躺着。

车夫把全身的劲儿注在膀子上——拱着个脊背拚命拉车杠。他全没顾到自己那双脚：因为上身正使着力气，右脚就凌空弯着了好一会儿。

等到这只右脚踏到了地上的时候——突然一滑——
吱——百儿！

连洋车也给震得叫了一声：匡郎！

车夫仆到了地下。身子跟车杠压成一个斜十字。

那位先生往前面一倾，压过了车夫身上，滚到了旁边。

街上的人拥了过来。

那些水淋淋的菜篮子在人身上擦着。一些小伙子哇啦着一些什么。有几位年纪大点儿的就挤进去瞧瞧车子，埋怨似地嘟哝了几句。

一位太太把一双脚颠着，拿右手捺几下前面的肩膀。

“哼！”

先生已经爬了起来，对地下的车夫瞪了一眼。

接着瞧瞧自己两只手——沾上了些黄土。身上可没破皮，只不过皮袍大襟上有点儿脏。

哼，这车夫闯了这么个祸！四百大钱的买卖还嫌赚得太苦，一路上哼儿哈的没点儿分寸。好，现在他这位先生可得结实实整这家伙一下。

于是他摸摸自己膝踝，摸摸自己手腕子。脸上打着皱。

看热闹的都眼巴巴地瞧着他：显然是希望他捞起袖子来让大家验验伤。

可是没办法。这位先生只偷偷地扫了他们一眼，就象对付一桩了不起的麻烦事似的——仔仔细细去揉他大襟上的脏。一面嘴里不断地骂着——

“混蛋！真混蛋！”

周围的人越聚越多，个个都想挤进圈子里。这只有那一位挂三角证章的西装朋友成了功：满不在乎地推开了前面的插进身子来，似乎只有他有这个特权。

当事人已经把衣上的脏对付了过去，就挺着个肚子——等着跟闯祸的车夫打交道。

车夫在挣扎着，可一下子起不来。手裡裂了一条缝，大拇指上给擦去了一片肉。膝踝在这冰硬的地上擦过了尺把远，热辣辣地疼着，脚背也给拖了一点儿路，脚趾发了一阵麻。

“唉，这只好怪自己不小心了，”一个老头儿说。

仆在地下的人慢慢把手撑起来，膀子在哆嗦。他抬起了眼睛，跟那位先生的视线接交了一下。

先生两手叉着腰，弯着两个嘴角：

“怎么办罢，你自己说！”

一个不高不矮的小学生在人圈外面跳起来瞧一眼，嚷道：

“公安局去，公安局去！”

装了一下鬼脸就笑着跑开了。

车夫虽然摇摇地站了起来，腿子可还伸不直。脸上的皱纹打着结。裤子破了一个洞，露出了膝踝：黑底子上透出一块

红的——正沁着血。

他可全没理会到这些。只是在细细地察看车子给弄坏了没有，吸着鼻子咕噜：

“我操你老妹子，唉！”

挂三角证章的西装朋友瞅了大家一眼，要演说似地作一个势子，就发挥起道理来：

“这怪谁！别人坐了你的车子，别人的生命安全就都在你身上，要是……”

“是啊！”那坐过车的先生赶紧接上去，并且干咳了一声。“哼，这混蛋！他早就没上没下地嘟哝一气。你是什么家伙，你是！这趟生意是你自个儿愿意拉的呀。这会你可就来摔交玩儿。好罢，现在——哼！”

那个的右手撑在电线杆上，仔仔细细瞧了会儿轮子上的钢丝，就把脑袋弯着——等着别人的办法。

有几张嘴劝起那位先生来。车夫当然不小心，可是他受了伤，也算是给了一种惩罚。算了罢，闹到公安局去也没多大意思。

接着沉默了一会儿。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先生那张鲛鱼嘴。

那张嘴抿得连腮巴子都打着皱。这里猛地张了开来。声音可不怎么大：

“好罢，便宜他罢。”

转身就走。那件皮袍下摆一晃，就把那转成灰色的白羊毛闪现了一下。

好几个鼻孔里流出了叹声。还有些嘴喷的响了一下：那

位先生心地真好。这里西装朋友就拿这题目来发挥了一顿，脑袋直晃着。

车夫咬着牙。鼻子掀几掀，眼眶里成了湿的。

“我还要赶着到西城去。……操你老妹子，拉了这么远路。……他妈的车行还得捣麻烦。……”

“得了罢，”一个四十来岁的叹了一口气。“你幸得运气好，碰上了这么位先生——度量大。要是别的人——瞧着罢！”

另外一个小贩子也跟着重复了一句：

“度量大，真的。”

于是大家把眼睛送着那位先生——正往一家大门口走去。

那位先生伸手敲门的时候，往这边膘了一眼。接着把那只手伸到衣袋里去：那包铜子还一点都没动。

他嘴角上闪了一下微笑：

“要是回回坐洋车都这样，那就好了。”

原载天津《大公报》1935年11月10日

一件小事

“敬礼！”

黄师爷挺着个胸脯走进了连部。斜皮带。准尉领章。

弟兄们象在行注目礼，瞧着他进了耳房。

“他还只是师爷呀——一个上士挂斜皮带？这麻皮心子！——挂了上去再剥下来，好意思见人啊？”

接着就有三四张嘴小声儿咕噜着。

第八班的赵大中可摇摇头，右手一摆。他害了一场疟子才好，就那么有中气——说起话来唾沫星子直喷：

“劳班长你看——黄师爷回到连上来一定当司务长，你信不信？”

那位班长掀了掀红鼻子。没言语。他当班长的乱嚼不得舌根：慢的三言两语伤了连长，他就难做人。他只瞧瞧赵大中的脸——表示他肚子里明白。

唉，黄师爷是连长的老表，给送到教导队去学了六个月，毕业回来还不升个准尉么。

当真。这位表老爷规规矩矩管起账来。把连长房里搁着的草鞋毡子什么的点了数。把手指蘸蘸唾沫翻账簿。晚上抓着支笔在写数目字，舌尖舐在嘴角上。

于是第八班有几个弟兄向那个石秉珍道喜。

“好人，这回子你补得起这个师爷缺了。……”

石秉珍不过二十来岁小个子。灰布棉军衣包着他——就象是一所屋子装着他似的。那个二等兵的符号上有一条条的脏：显然是给桌沿磨了几个月的成绩。

大家都盯着他。他象个堂客们那么不好意思，躲开了他们的眼珠。拿手摸着颧骨上的雀斑——仿佛那些黑点子是凸出来的。

有谁斩铁截钉地担了个保：

“怎么，这婊子养的！你代理了六个月师爷的事，如今出了缺——还不替你升补啊？”

代理师爷那张蜡黄的雀斑脸发了点红，小声儿哼：

“唉，怎么讲得定呢？”

梁克斌可拍拍大腿打了个赌；要是石秉珍这回升不了文书上士，那就——

“那就我甘愿剥了裤子让你们‘起早’！”

弟兄们都打起哈哈来

石秉珍呛得直咳。嘴边两条唾丝在飞舞着。他脊背显得更加驼，脖子上突出了一条弯头扭脑的青筋。

末了他累慌了似地叹了一口气。眼闭了会儿。他感到太阳穴在一跳一跳的。

劳班长还是不开口。只看了那黄脸一眼，笑了一下。

“哼，升上士！”他红鼻子皱了几皱。

瞧着自己班上的一个二等兵——一脚爬就爬到了师爷位子上，总不大服气。他劳班长上过这多趟火线，带过三次花，

也不过才升到中士。这里他嘴动了儿动，拿右手掌在脸上使劲一抹。他很想开石秉珍几句玩笑。可是只打了个嗝儿。

那个瞟了劳班长一眼。好象要做桩别的事来遮遮羞，把干巴巴的右手伸到袋里去掏什么。

一些嗓子在压着谈着，仿佛石秉珍不在场似的。梁克斌咒了一句娘，他知道喝过墨水的人到底不同些。边说边拿两颗骰子在地下扔着玩。另外一个嘎嗓子在替石秉珍抱屈：这牛鸟禽的！——一个什么中学生来当二等兵！

“鬼摸了脑壳！你当是这碗饭容易吃啊？”

石秉珍就照例叹口气，红着一张脸。声音小得象蚊子叫：

“唉，我到哪里找生路呢？”

他还是个大少爷出身。他家开的匹头铺一倒，他老子一死，家里就只剩了一条光卵。

于是有谁在嘴里响了两声——“啧啧。”

这时候连长在房里找他有公事了。他们听见了软嗓子：

“石秉珍呢？”——听去简直象是叫自己的小老弟——顶疏也得是个侄儿什么的。

大家互相看了一眼，又看着石秉珍走进耳房去。

他们连长原来是讲求一条什么人材主义的。动不动就挺着个食指斜冲着天上，嘴唇肉用力得打起百十来根直皱，叫他们学点真本事：

“吃过五两墨水的，就还他五两墨水用处！上得操的，叫得口令的——就提他副班长！连长是不亏负你们的！完了！”

这么着就叫个二等兵去代理文书上士：一个月在黄师爷饷项里挪去四块大洋来贴给他——并不打八折。

只要一得空，他们连长就把虎口叉着下巴，偏着个脑袋看石秉珍摸笔杆。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跟他搭讪。脚后跟轻轻儿在地下顿着。

“你中学读了几年？……你老娘舍得放你出来吃粮啊？
嗯？”

那个就吸着鼻子，咬着嘴唇。眼睛眨呀眨的。

这几天他们连长可在打着什么主意。在屋里踱了一转，又站定了看看石秉珍。有时候跟新当司务长的黄师爷叽哩咕噜，四只眼睛还偷空儿膘几下那张雀斑脸。

石秉珍那颗心急跳起来。他写字写得更加卖力，并且还跟黄司务长谈了许多他家乡的事。声音小得象隔了一座城。

唉，他家后面那块竹山可以出十来担笋。塘里多的是青鱼。现在可都连着屋子卖掉了。这里他叹了一口气，眨眨眼睛。只有那只老狗是自己的：跟着老母亲住到了舅舅家里。

说着总把眼睛盯着那个墨盒，一支笔老在那里抹着。

听的人也叹着气，摇摇脑袋。接着就用那手老套头来安慰别人。嗓子放得很低，仿佛谈着什么机要事似的：

“这回子你总可以寄几个钱回去了：连长要保你升上士的。唉，真的：你帮了我六个月忙，就是帮了连长的忙。连长就那样不讲情面——让你白卖力啊，难道？……没那个事！放心！”

于是到了他们快要出发的时候——这桩事就定了局。

营长喊了连长过去，用五成打商量五成命令的口气交一个人给他——要补文书上士。连长把一双橄榄形的眼睛盯着营长那撮小胡子，嘴里很脆爽地答：

“是！”

第二天营部里就派一个勤务兵送那位新师爷来到差。他姓黎，才剃了头，满脑都放着青光。只有顶门是秃的。笑起来——一口雪白整齐的牙。

梁克斌吐了口唾沫，懊悔自己打赌打得太早了些。

“噢，怎么搅的！这麻皮心子！”

有几个就竟动手动脚——要他践他那句约言。笑声骂声打成了一片。

那位劳班长扁着个嘴笑一笑：

“哼，上士！就那么容易升？——才不过吃了七个多月粮。一跳就跳五级啊？”

石秉珍可在房里办交卸。脸在窗子跟前映得发灰，跟天气一样，他关上了公文箱，又打开了公文箱：铁板皮给搬弄得锵锵地响。

他手哆嗦着。声音也哆嗦着。

“哪，这里是……”

最后交出了那些纸笔。还有连部的长戳子——梨木的，可是成了黑色；这上面总有他的许多螺印。

新来的黎师爷很客气地点着头，用种老公事的派头盖上那洋铁箱子。

于是石秉珍低着脑袋走了出来。他那双脚踏在地上没一点弹性，好象蹒着棉花似的。他知道弟兄们正在瞧着他，他故意不抬起眼睛来。

“我怎么那样早就发信呢？”

他坐到自己的毡子上。两手袖在空空洞洞的大袖子里。眼睛盯着前面铺着的一些稻草。

谁都没言语，仿佛有什么压在了他们脑顶上。连梁克斌跟人扔骰子——也不出一点声音。这里静得使他反而觉得耳朵里在嘤嘤地叫。

十来分钟这么过去，梁克斌可沉不住气：

“怎么了，你？这有什么好急的？”

“不是，”他嗓子里有块东西梗着。一方面他要装出副不大在乎的样子，这么着就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我……屋里怎样呢？……”

眨了眨眼睛，慢慢把额头贴到了袖筒子上。他鼻尖子在发痛。没得说的，唉。他老娘一定眼泪巴巴地在对舅舅诉苦，嘴巴扁呀扁的。一接到他的信，又感动得哭起来，用颤声谈起她那升了上士的儿子。说不定还会烧一炷香请给他们连长添寿。……

他声音小得听不见地说：

“我写过一封信。……老娘接着空欢喜一场，空欢喜……”

说了就唏唏嘘嘘吸着鼻涕。他额头发着烫，连两手隔着个棉袖子也感得到热辣辣的。接着他吃力地咳了几声。

什么都变了样子。这世界越变越小，挤得他不能呼吸。他简直不知道往后要怎么过活了。

那边响来了劳班长那个高嗓子：

“赵大中！教石秉珍擦擦枪！——这戾心子不比写字，大意不得！”

“这狗婆养的！”赵大中嘟哝了一句。那个“婆”字把对面一个人溅了一脸唾沫星子。

石秉珍用力擦着枪膛，嘴都发了白。心脏似乎收缩了起

来。他有种被谁骗了一笔钱去似的感觉。

可是这天下午——他心宽了些。原来连长还是关切他的。

“石秉珍，你下到你们班上去——你也算是个顶行的，晓得吧。你只要好好地搅，嗯？”

连长背着两只手踱了几步，又回转身来挺出根食指指着天花板：

“我晓得你的才能：我不得放着你不管的。……文书上土没多大意思。在班里搅些时候——耐心些！将来我送你进教导队，进讲武堂：那样倒有个好出身。哪个连排长不这样磨打出来的，嗯？……晓得吧？”

这里把双橄榄似的眼睛眯起来看着石秉珍。

石秉珍笔直地站着。拼命把凹进去的胸脯往外挺。

“是！”

连长又背着手——一来一回地踱。嘴里斩铁截钉地说着一些升迁的道理，土话里面夹着许多军语。

立正着的这个拿眼珠跟着长官移动着。有许多话他竟没有听进去，只瞧着连长那根挺有劲食指发着楞。连长挺着那结实的胸脯跨着步子，身子稍微有点往前面斜。脚踹得很重，一步步来得很稳：看去他对什么大事都把得定的样子。

一会儿这位长官又站到了这二等兵跟前，把脸俯着点儿。视线射到了石秉珍眼里，软着个嗓子：

“俺，好好的，好好的，嗯？听见没有？”

石秉珍嘴唇颤动了几下。他忽然又来了平素那怪念头：觉得连长这样子很象他家乡的一个什么人。他眼睛翻了几翻，

无缘无故淌下了眼泪。

等到行了个室内礼出了房门，他竟忍不住要哭。于是他赶快躺下来，把脸紧紧地伏到那有点豆豉味的军用毡上。

“好人，连长对你怎么讲？”

“连长讲……连长讲……”他抽着身子一阵咳。“唉，连长对我这么好……”

旁边劳班长掀了掀他那红鼻子：

“好啊，你们看罢：石秉珍再吃两个月粮——就升得督办了。……梁克斌，你跟我打这个赌不打？”

说了就一个人格格格笑起来。一会儿又累了似地嘘一口气。

可是石秉珍倒花了许多工夫去想心思。他那张黄脸在毡子上压得发了点红。眉毛那里沾着几根毡子毛。眼睛老盯着自己那双脚——老布鞋子给灰盖得成了黄色。

几个弟兄们在那里赌钱。蹲成一个圈：几个脑袋都撮在一堆。

梁克斌把手里的骰子摇了几摇没去扔，回转头来看了一看。

“喂，一个人发什么鸡巴闷？……来，你来一个！”

大家的脸都转向着石秉珍——等他答腔。石秉珍只摇摇头，吃力地笑了一下。

“什么鬼，这是？”梁克斌问。

“我没钱。”

“噢？”

“不是。……借的饷寄回屋里去了。……”

“这狗婆养的！——你真是个好崽！……哪，这个你拿去做本！……来！”

梁克斌掏出了一把铜板票。这里面还夹着些烟丝，两根断了的洋火棒。还有一小块萝卜干——掉到了地下。

那个拿两只手摊开来接着。脸红红的苦笑了一下。

自从石秉珍加入了之后，这里的空气渐渐不同了。大家没那么多嘴，还时不时要对石秉珍膘那么一眼。这小个子穿着那套大棉军衣虽然不好看，他到底是代理过师爷的脚色：他喝过墨水。谁也摸不准他肚子里转着些什么念头。

梁克斌做着庄。可是他好象不愿意赢钱似的——凭他平素赌钱的经验教石秉珍捞点实惠。

“这狗婆养的！——下这多做什么！这回庄家起码也有个‘分厢’。”

于是大家都看看那个生手，笑小把戏不懂事似地笑一下。

石秉珍脸更红了点儿。咳了几声。拿骰子的手竟有点哆嗦。还没扔下去的时候，他带着新兵常有的那种小心劲儿——往耳房门膘了一眼。

“怕什么！如今要出发了——还管这些？”赵大中说。

“这家伙！”梁克斌快活得压着嗓子叫。“好人，你赢了！——赌鬼收徒弟。”

石秉珍全没注意自己扔下去的骰子。可是瞧着别人的铜板票往他这边推，快活得脸都发了热。

脸上有许多黑块子的那位弟兄咂咂嘴。吃力地搬动着那大舌头告诉石秉珍：吃粮的全靠这么点儿外快。“官长靠土，弟兄靠赌。”接着掀开了军衣，把板带系紧了一下。那里插着

一把雪亮的小刀。

石秉珍很快地扫了他们一眼。他心腔忽然感到一阵紧，象闯下了一个祸事似的。踌躇了一会儿什么，就突然问：

“那——那——上火线呢？”

“什么？”

“我讲……我讲……”

这里赵大中翻着两片大嘴唇插了进来：

“上火线啊？——这麻皮心子好耍得紧，只要你不死，总就是个活的。”

石秉珍悄悄地揉着那双蹲酸了的腿。要站起来——可又觉得这是不大名誉似的。

唉，连长讲过的——磨炼磨炼。接着又拼命去想——连长到底象家乡里的谁。他脑子里一团糟。隐隐地似乎看见一大把结在一起的麻线什么，怎么抽也抽不好。

太阳穴跳了起来。耳朵里嗡嗡地叫。他一半清醒一半糊涂——感到自己在对付一个什么难题。

别人可在谈着火线上的事。嗯，哪个也巴不得打胜仗。找到个敌人官长，搜搜身上，倒有几回可以发一注小洋财。这里就有谁嘟哝着：他把这麻皮心子比做赌宝，不过头上还加了一个上峰命令。……

“升官呢？”石秉珍想。

可是红着脸说不顺嘴。

梁克斌看看石秉珍那身蜡黄的瘦肉。抿了抿嘴。这狗婆养的还上火线？——上上徒手操怕也经不住拖。于是他把视线移到了地下，又猛地抬起来嘴里粗声粗气地：

“莫扯什么卵谈了！……到底下不下注呀，你们？噢？”

他把几颗骰子在手里摇一摇要扔下去。嚷了声——“看底！”肚子里可在替石秉珍打着主意：这脚色顶好是发了注小财就开小差。

可是石秉珍替自己打着别的主意。好几天他兴奋得连觉都睡不着。身子发着烫。咳着。

晚上他听着别人打鼾，听着别人手淫。他在黑地里看见许多熟悉的脸子在晃动，在对他笑，对他皱眉。

外面呼呼呼地刮着风：看这劲儿是想把这世界连地皮都卷去。狗颤声叫着，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仿佛它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

“唉，真象那个花崽子。”

他眼睛有点闭不住：眼皮打抖。他看见他家那只老花狗在对他摇尾巴，呜呜地哼。于是舅舅大声咒了它一句“娘的”，又去愁眉苦脸地抽他的烟。旱烟筒老是脏得吸不动，他老人家就发气地敲烟袋——在石头上磕出了火星子。……

这里他微笑一下，跟手叹一口气。他翻了个身，毡子下面的稻草擦啦擦啦一阵响。他把枕着的衣包移动了一下。可是下面横放着的两枝步枪梗得他脑袋总不舒服。

跟他同睡的梁克斌动了一动：

“做什么？……嗯。……”

“我想到了我屋里……”他马上接嘴。他很高兴这时候有人跟他谈谈。“我舅舅挂牵我，不过在娘面前不讲出来：我晓得的……”

那个只嘟哝了一句——“四红！这狗婆养的！”就再也没

声音了。

这醒着的人轻轻喊了梁克斌一声。接着叹了一口气。他眼面前又显现着老娘那张打着皱的脸。她老人家眼眶红着。唏哩嘘噜在擤着鼻涕。盯着他——看他更瘦了些没有。

他这做儿子的仿佛穿着军装。尉官领章。娘儿俩抱着哭了起来。他们谈到连长，谈到梁克斌。……

突然他身子一抽，好象有谁扯了他一下。鼻尖子上一阵刺痛，他睁大了眼不叫泪水淌下来，仿佛怕别人笑话他。他拿手摸摸脸——滚烫。于是他打衣包里掏出那个康熙钱来——贴到左腮巴上，又贴到右腮巴上。这钱有一根红丝线吊着。这是他老娘拿给他辟邪的。

地在荡着，吊床似的。说不定是因为风太大。

他一下子忽然把念头转到了火线上：他模模糊糊觉得上火线这件事又可怕又可爱。心就狂跳起来。

接着他抽着肩膀咳了一阵。把冰冷的指尖掩住嘴。等到闭住眼喘气的时候，他又觉得自己在那里抽一根线——老抽老抽不尽，弄得头脑子发胀发晕。

第二天他眼圈上画了一圈青色。赵大中拿种过来人的口气劝他别打手铳，唾沫星子往他脸上直喷。劳班长只横了他一眼，皱了皱鼻子。于是梁克斌瞟了班长一眼，动动嘴唇骂了句什么。

那位黎师爷可拿了一包神曲给他。象笑不笑地把嘴咧开点儿，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眉心里直皱着：

“呃，安心些罢：好歹有个命。……我要是还有一口饭吃——哪个来当这尸框子上土！……”

石秉珍有气无力地瞅了他一眼，没去接他手里的东西。

“我不是病，”苦笑了一下。

师爷拿大拇指摸着那包神曲。眼睛守着那代理过文书的人一会儿，轻轻抽了一口气。

石秉珍好象什么都不觉得似的——又呆坐着出他的神。现在他连白天里也仿佛看见一些熟人的脸子在晃。一面他还觉得在抽着一团线，越抽越快。眼睛就一阵花。……一会儿忽然想到家里的芥菜炒春笋：他老娘亲自上厨，让他吃了进学堂。接着他记起了那些读不准的英文生字。头脑子又昏了起来。

“好人，”有谁在他耳朵边说着，“到卫生队去看看罢。”

那边又溜起了劳班长的嗓子：

“哼，代了六个月师爷——倒养得娇嫩起来了！”

石秉珍一句话不说。他静静地听着耳房里连长踱步子，在肚子里数着。一给别的声音搅乱了，他就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失望，好象丢掉了一件什么宝贝似的。

到了要出发的那几天，他脑子里更乱了些。心也跳得急了些。他模糊地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有好处——可又没危险。

那晚他就几乎整夜都没睡着。翻着身。咳着。他觉得时间在倒退着走。

可是有两个弟兄起了身。这是派去打前站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院子里也有了响动：火伙已经在那里煮饭。破窗门上——映得红光在闪呀闪的。

这么过了半点钟——起床号震得人耳朵发麻。

大家的牙齿打着颤。他们忙着穿衣。他们掸掸各人的毡

子——就弄得到处都有股豆豉味儿。

两三盏马灯挂在那里懒懒地亮着。玻璃罩熏得成了黑的。照着这些兄弟们黑魆魆地在活动，看去象在梦里面。

梁克斌边嘟哝边替石秉珍收拾。把几张草纸塞到了石秉珍的粮食袋里，就牛头不对马嘴地嚷：

“狗婆养的你好阔！——打算穿着布鞋子行军啊？……脱下来！”

接着——一把抢过那双布鞋去——往石秉珍粮食袋里一塞。他硬逼着石秉珍套上草鞋，一面骂着。

那个做梦似地由别人摆布。他糊里糊涂想着行军的事，记起了从前在学校里的远足会。他紧着牙忍住寒噤。时不时打着颤抽气。只要连长有点声息——他就身子一震，拚命地听着。

赵大中全身发着抖。他怕自己又发了疟子，可是这麻皮心子又说破不得。饭倒一口气吃了五六碗，还对石秉珍压着个嗓子叫：

“怎么只吃这点？——走得饿了喊娘叫爷可没人理哩！二十岁不到的小伙子——还不装些货？”

碎饭和着唾涎掉到了下巴上，他拿来抹一抹送进嘴里。

那个小伙子摇摇头：他吃不下。他呆了似地看他们鼓动腮巴子。咽下去的时候——似乎还听得见“咕”的一声。然后把那洋磁饭碗挂到腰里，揩也不揩。筷子拿来往绑腿里一插。

天还是黑的，他们已经走出了村子。擦擦擦的步子声。铁器碰铁器的响声。

石秉珍什么也没看见。什么声音也都象是远处飘来的。

他身上这许多东西拌得他走不顺畅。那条枪皮带似乎挺不愿意搭在他肩上：他觉得它老是往边上移。

眼睛发着烫。额头给什么箍得紧紧的。仿佛有谁强逼着他去解答那个难题——连长到底象谁。

他感觉到枪皮带已经滑到了膀子上。他吃力地把它换到左肩上挂着。可是仍旧趴不住。他干脆拿这枝枪托着：耸起肩膀来撑住这重担。他走一步——它就移动一下。于是他吓了一跳，赶紧歪一下肩膀：生怕它掉下来。

挂着的饭碗水壶什么的一下一下打着他的腿，打着他的左面屁股。他竟有点撑不住劲。全身有什么热东西戳着。

天色淡了些。什么地方渐渐显出了点儿亮光。

前面那些走到了高处的人——在天底下画出了漆黑的剪影：晃着走动。要不是他们有时候轻轻说句把什么，那简直叫人疑心这不是人类。

石秉珍把枪移到右肩上背着。牙齿咬得发酸。那一高一低的路往他后面移。他腿子一感到有什么千把斤重的东西拖着——跨一步就酸痛一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在上斜坡。身子一觉得往前冲，两腿简直要溜得他仰天一交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在下斜坡。

可是——唉，到骡儿集怕还有四五十里吧。

他用冰冷的手抹抹额上的汗。背脊心里一阵冷。牙齿使劲一咬，听得见嘴里的沙土吱的一声叫。他仿佛给谁推着，又给谁揪着。身子歪歪倒倒地前进，摇得那些挂着的东西锵郎锵郎地响着。

于是他又觉得自己在抽着那团乱线。老娘哭丧着声调祷

告着：似乎他们石家全家的运气就在这团线上。……他尽抽尽抽——连气都透不过来。

一会儿他又用力把眼睛睁得大些。他拚命叫自己清醒点儿。

“留神！……莫给连长看见！……”

并且他还用眼睛在行列前面找着——看看连长走在哪里。这么着他仿佛就安了点儿心。不过他到底还是想不出那位长官象家乡里的什么人。太阳穴竟一阵阵发着胀。

不知道什么时候天亮起来的。全世界都给灰色的云罩着，好象有一口铁锅覆在自己头上。在远处看见模糊的地平线跟天连成了一片。

那个石秉珍全身的血都凝成了冰块。

看来骡儿集离这里——可不止几十几百里。那数目不是人嘴巴里说得清的。

他们竟走到了沙土的国度里。没有一所屋子。没有一棵树。

弯着个腰往斜坡上跨着：看看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一到了高点儿的地方——才发见这条路又无穷无尽地伸了开去，歪歪扭扭不知道拖到了哪里。

突然——他觉得有什么猛地压了下来似的。他想要大叫，想要把这枝枪扔给梁克斌他们。他膝踝子仿佛脱了节：一屈一屈地老要往地下扑。

他希望连长走在他们的后面。别人一定会抬起那双橄榄似的眼睛看顾着他，叫别的弟兄代替他背一程枪。

可是他一发觉自己在那位长官眼面前的时候，马上又咬

着牙沉住气。并且胸脯也打算给挺出点儿。背着的衣包毡子什么的就扳得他几乎仰天一交。

许多花纹在他前面旋转着。大地在簸动着。肚子里老在反复那句话：

“留神！……留神！……”

队伍里有谁忽然顿了下步子。后面的人就猛地给挡住停了脚——一个个胸脯靠脊背地挤着。

这里石秉珍可收不住他那双腿子。身子往前面一撞，额头碰到了那位弟兄的枪准头上。膝踝一软——他倒到了泥地里。

他全身融成了水似的。

又是那团线。舅舅帮着他抽。连长跟梁克斌他们也帮着他抽。老娘在旁边哭着：她老人家看儿子太辛苦。可是那根线似乎穿过了他的脑心，叫他身上发麻。于是又穿过他的胸脯——不断地还在抽着。他发了狂似地要叫喊。可是发不出声音。

两手抓着沙土。腿子直哆嗦着。他用力狠命地一挣，才把胸脯里的线头吐了出来。

他看见前面冒着许多火花。他仿佛记起这是舅舅磕烟袋。……

“怎么搅的！”梁克斌站在石秉珍跟前叫。“吐了血！”

石秉珍喘着气瞧着他。眼角上挂着雪亮的泪颗。

那位劳班长掀了掀红鼻子。侧过脸看梁克斌一下：

“你走你的！”

躺在地下的那个可没有爬起来的意思。他眼睛象在闭

着，又象瞧着地下，颤着声音问：

“连长呢？……”

“找连长怎么？——你要他抱你啊？”

那队伍还是不停地走着，在石秉珍面前移动着模糊的影子。每个人总在这里稍微打一下顿：显然是怕自己不留神端着这个地下的弟兄。

劳班长抡着眼珠看梁克斌追上了队伍，才往石秉珍跟前跨进了一步。那红鼻子皱着，恶狠狠地笑了一下。

“走不走，你到底？”

那个挣扎着把身子撑起来。腿子狠命地哆嗦着。嘴巴动几动可没出声。于是又倒了下去。

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说。他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脸子成了灰色，眼眶外面那个黑圈就显得格外深。身子什么地方似乎给谁推着揪着。

“我……我……”——他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一下子他又忽然给叫醒了似的——用力抬起眼睛来。他怎么也得撑住劲：要是给连长看见他这样……

那位班长猛地在他的腿上踢了几脚。

“走都走不动——吃什么屎心子的粮！你当你是个生就的师爷命啊？……怎么样，你！”

石秉珍张开嘴在喘气。干巴巴的手指陷到了泥地里。他肚子里仿佛有融化的锡水在滚着荡着。他脑袋顿了下去，半闭着眼——只露出一线灰黄色的眼白。胳膊贴在枪上：梗得发了痛也没去移动一下。

队伍的步子声混到了嗡嗡的叫声里，就渐渐模糊得听不

见了。他不知道是自己耳鸣，还是风响。

班长咬一咬牙骂了句什么，就拿脚踢开地下那满是黄土的身子，拣起那枝枪来。他用牙齿刮了会儿嘴唇，又蹲下去——拿那副精细快当的手脚来解下了别人的子弹带。

临走的时候还回过脸来瞟了石秉珍一眼，嘟哝了一句什么。

灰黄色的天似乎又压下了些。这里的空气变成了摸得着抓得着的东西——把这条战壕样的黄泥路塞得满满的。

石秉珍哑着嘴。模里模糊知道自己在挣扎着。仿佛他正躺在一堆乱线里，一些亲人很忙乱地替他抽。老娘扁着个嘴——忍住眼泪不叫掉下来。他觉得他自己有知觉，可是不能动。他任随别人摆布，不过他老是提醒自己似地记起这团线是在卜他的命运的。

千万根线象水蛇那么流着。他瞧着感受到了一种压迫，觉得有什么硬东西把他越箍越紧。一面他可又禁不住要看见：眼睛躲到哪里——它也跟到哪里。

瞧见老娘拿出了平素那种小心劲儿，她老人家生怕这件事给连长知道。好象那位长官也跟他爹一样——会无缘无故发脾气。……她老人家还仔仔细细理着那一根根的麻烦东西，不叫它穿到儿子的脑心里或者胸脯里去。……

石秉珍想要大叫。叫不出。嘴张一张咬着了一口什么。他闻到了一股土味——很亲切的。

于是他记起自己是倒在家后面的竹山上。老娘边揪他边哄他别哭，还用小脚顿着土——“打它！打它！”一会儿他又看见这所家园卖给了别人，七手八脚地拿铲子把他连土铲了起

来。……

天地都翻着筋斗。一些怪脸子，一些好看可又可怕的花纹在旋转着。他瞧见自己嘴里吐出线来，好象前面有谁在抽着。他肚子里的东西渐渐给抽空，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队伍已经隐到了前面的土丘里。两三个落了伍的——零零落落地拐着步子。反正没谁管束他们，他们就把衣包跟毡子挂到了枪上，叫自己走起来不费力些。走过石秉珍跟前还满不在乎地对他瞅一眼。

这么着弟兄们都到了骡儿集。只少了那个喝过墨水的二等兵。

赵大中认为那个人总会赶来。他赵大中那个病还没全好——可也跟队伍走上了这么多路。石秉珍那么个小伙子怕什么。他喷着唾沫星子，老半天还没说明白：那个鬼病是讲不得的。

另外一个知道了他的意思，大声附和着：

“是啊。娘卖麻皮那条鬼路！——几十里没人烟，他不赶队伍赶哪里？”

“他有病，”梁克斌绷着个脸象在说什么了不起的事。“这狗婆养的！”

劳班长把嘴角一弯，掀了掀鼻子，用种沉着的声调解释者。想想罢：石秉珍那么个人吃得了粮啊？这里他扫了大家一眼。他们说不定看定了石秉珍将来有出身——就想去巴结巴结。他姓劳的可比他们明白：那个中学生要不代理六个月师爷，可早就开了小差。

“他有什么屁心子病？哼！……这样他倒也好，横竖有一

天会拖死的。”

这里还想再说一句什么。咂咂嘴可没往下开口。

真的。这天晚上石秉珍没来归队。第二天晚上石秉珍也没来归队。

于是第三天。连长用食指在桌沿上一敲，叫黎师爷打报告——把石秉珍这名字开了缺。

“这种书生摆在部队里横竖没用处，倒多吃了一份口粮。……等了他老人家三天，我这个连长也算对得人住了。”

黄司务长眼巴巴瞧着这个报告送了出去。他挺着个胸脯，右手抹一下皮带。嘴巴爱笑不笑地咧开点儿，埋怨上司太认真；如今当连长的当司务长的吃不到那份截粮。

“老黎你看：那个家伙代六个月上士，打我饷里挖四只花边给他——没折没扣。他如今呢没给我一丝好处。”

接着就带种俏劲儿笑起来。

梁克斌又抓起了那副骰子往地下扔。嘴里说到了别的：

“那狗婆养的跑到哪里去了呢？……看底！”

五天这么混了过去，可又有了石秉珍的讯息。

“那个真命天子又给拣回来了，”劳班长皱了皱脸皮。牙齿刮着下唇，好象要忍住笑似的。“他不升上士是不甘心的。”

本班上的弟兄已经渐渐忘记那个小伙子，现在可又在他们嘴里提起了那个名字。

石秉珍给××团卫生队收容了去，带到了骡儿集。他们已经通知了这里连部，并且连长已经派刘连附去办这交涉——要把那个病兵接到本团的卫生队来。

他们亲眼看见刘连附拿着公函出门的。

就在这天晚上，劳班长沉着一张脸子，象丢失了一件什么似地告诉他们一个消息：

“他死掉了，他。”

“哪个他？”

“石秉珍。”

嗓子放得很低，他似乎在懊悔。那家伙一死——他姓劳的就总觉得自己有些事做得过头了些。他偷偷地嘘了一口气。

一些弟兄们小声儿咕噜着。他们早就知道石秉珍混不了。这狗婆养的——希望还大得很哩。于是赵大中皱皱眉毛说了一句：石秉珍不明白这些情形。

他们把那个死了的弟兄看做另外一种人。吃什么粮呢，他？他们自己没喝过墨水，也不巴望什么。

“嗯，石秉珍真是！——一鸟屎洋财也没发得！”

可是那边屋子里——他们连长发了毛。

“这瘟家伙！——早死不死，抬到本团卫生队里来死！这笔埋葬费呢？”

那位黄司务长把笔咬在嘴里。埋怨地嘟哝了一句什么。

桌子边俯着个光脑顶在写字的黎师爷知道连长正看着自己。他没抬起脸来，只压着个嗓子劝连长修点阴功。那个小伙子巴巴地帮了他们两老表六个月忙，总不能光抹抹鼻子不去收尸。

闭了会儿嘴又晃晃脑袋，那枝水笔在空中摇动着。

“并且——石秉珍到底还是个人才：连长自己讲过的。”

连长眯着那双两头尖的眼睛，鼻孔里唔了一声。他有点

埋怨自己：办事太认真，竟把那个二等兵这么早就报了缺。

“有什么法子呢，”终于他掏出了四块钱——叫黄司务长跟劳班长带个伙子去办埋葬的事。“唉，到底是个人才。”

这件差使干得很快当。下午六点多钟他们就回连部了。黄司务长笑嘻嘻地拐着步子。时不时打着嗝儿——喷出了一股酒气。他用力要睁开眼皮，连眉毛都扬了起来。接着看看劳班长，似乎要拚命忍住笑声，弄得喉管里格格格的：

“唔，这回石秉珍还算够朋友。……”

劳班长摸了摸发红的脸。那只红鼻子发了紫。他记起石秉珍实在没什么开罪他的地方，死了竟还给了他一点好处。只花一块六毛买了一匹布——包着那坏尸扔到了坑里，剩下两块几毛让他跟司务长开了一次荤。

好象为了要报答这点实惠，又似乎要叫自己对那个死了的弟兄补过，他竟数说了石秉珍的许多优点。他认为这些话碍不了他自己的身分。声调里还带着怜悯的成分。

“真作孽！他老实想带几个钱给他老娘哩。”

他把那个满长着紫色颧子的鼻子掀几掀，又告诉了些埋葬的情形。卫生队的人告诉他——那位弟兄临死时候很清楚，挣扎着拿出一个吊红线的康熙钱来，托人带回给他老娘。不过他嗓子嘎得不成声，谁也听不出他家在哪里。他眼皮有气无力地眨着。干巴巴地没什么眼泪。……

这叙述的人声音渐渐低了下去。然后叹了一口气——喷出一口酒味儿叫人发馋。

沉默了会儿。梁克斌嘟哝了一声“狗婆养的，”声调很不自然。

他们连长可认为这件事还没办妥。他背着两个手踱着，嘴抿得紧紧的。一会儿他又转过身来，站得挺直，用种商量的口气叫黎师爷打个报告去请埋葬费。

黎师爷搔了搔头皮：

“哪，报告是可以打的，麻烦一点就是了。不过——不过——这四只花边连长也是该出的……”

那位长官愣了会儿，才挺出个食指讲起理来。他认为吃粮原是个苦生意。捞不到什么不谈罢，倒还白贴洋钱？他冲着黎师爷苦笑了一下，那根手指在空中动了几动。

“呃，报上去罢，还是。他给开了缺。后来据××团卫生队的公函……”

黎师爷抽风似地摇摇头，到底把这报告打了出去。

等团部里批准了——把这二十块钱埋葬费发下来的时候，他们又预备要开拔。

他们只知道连长眯着双眼，带着笑把这二十只花边敲了一遍。他用种朋友口气要请黎师爷吃一顿。黎师爷用种苦笑的脸嘴谢绝了他。于是这件事再没什么别的下文。

班上的弟兄只忙着自己的事，渐渐忘记了有过石秉珍这么一个人。只有梁克斌在扔骰子的时候。有一两回模糊地想到了那个套着大棉军衣的瘦小个子，于是自言自语地说：

“唉，这狗婆养的！”

收上海开明书店 1936 年 7 月《十年》初版本

照 相

——写给牧良夫妇

星期日上午。

姜太太抱着八个月的孩子，跟她邻居素二小姐在人行道上走着。

这天是个好天气，太阳整个儿露了面，把那条柏油路晒得发白，那些行人跟车轮的影子就格外分明。有时候似乎怕别人走得有点热，于是轻轻地飘阵风来调剂一下。

可是姜太太脸上出了汗。她把那孩子抱上些，理理他那条淡红色的披风，一会儿他身子又坠了下去。这小鬼瞧着这热闹世界显见得又高兴又奇怪，老睁着一双大眼，嘴里嘟哝着一些单音，膀子扬呀扬的。

素二小姐摸摸那孩子的脸，一面象对大人说话似地叫他安静点儿。

那些店家竖着旗子，写着“血本大减价”，“彻底大减价”。楼上就弄两三个吹喇叭的吹打着，听来觉得他们在那里打瞌睡。

一走过布店门口——这位太太跟这位小姐就得往里面瞅一眼：那些伙计把手袖在袖子里，挺安静地坐着，眼巴巴地盯

着街上。

她俩并不停步。只不过随便议论几句，一面很小心地让开那些故意闯到她们身上来的一些男子汉。

姜太太把抱孩子的手膀换一换，抽空儿揩揩汗，失望地嘘了一口气。

那位小姐对一家店面的玻璃膘了一眼，轻轻地摸一摸自己的头发。然后又把那位同伴的袖子抹几抹，可是那些皱纹总弄不平。

穿着新旗袍抱孩子——总是不合适的，唉。

她仿佛为了要安慰那位太太，就打着本地的官话说：

“我们一定到真我去罢！只有那家照相店又好又公道。”

过会儿又补了一句：

“开了十来年了哩。”

于是姜太太想着她在照相镜跟前——到底该站着还是坐着。她儿子总得骑在小马上，再不然就坐在红漆小汽车里，做娘的扶着他。

素二小姐得站在她旁边：并且准会对镜头微笑着。

这件事原来早已经打定了主意。这位太太一结了婚就跟她先生离了家乡——足足过了两年，生了孩子，她觉得实在应该寄一张照片回家去。

可是她那位邻居好朋友硬要跟她合照，还斩铁截钉地主张由她素二小姐出钱，据说今天的光线该是怪好的。她俩就拿火剪互相烫了头发，穿着各人的新旗袍上了街。

姜太太可不愿意叫她朋友多花钱。四寸的只要八毛：不错。不过只有两张——不够分配。这么着她们竟问过四五家

都没照成。

现在就只看那家什么真我了。

姜太太一想到——心就一跳。

那个朋友还替那家照相馆吹了几句。手可拍了几下要抱那个不安静的孩子，步子停了那么一下。

做母亲的把身子一让：

“你抱他不动。吵死了——简直。……快到了吧？”

素二小姐似乎总想要替人尽点义务。这就又扯扯别人的衣裳，抹抹别人的头发。一到了真我照相馆门口，手脚就更加忙乱起来，连小孩子的袜子打了皱——也都顾到了。

这的确是一家象样的照相店。

于是这位小姐把孩子的帽子移正些，拿出那副做主人的派头，指指点点地告诉姜太太：

“哪！这个是梅兰芳。这是胡蝶。这个呢——就是那顶会皂水的那个——那个姓杨的，杨什么的……嗯！她怎么也在这里照相呢？……你看：这里也是大减价。……”

那些银色的相片框子给太阳照得直发光，衬得那些人物格外漂亮。

一个老板娘似的女人坐在太阳下面做针线。一瞧见走进了两位女客，她吃了一惊似地站了起来。

“照相啊？”

这店里就起了一点响动：那两个下着象棋的男子汉移动了一下椅子。在旁边瞧得正入神的那个中年人抬起了脸来，接着跨着很重的步子，走过来打招呼，脚还绊着个什么东西——空隆的一声。

那两个男子往这边瞅了一眼又俯下脸去：

“要吃炮了。我们走罢，让他们做生意。”

“碍不了事。我跳马。”

中年男人可在跟两位女客谈生意经。他穿着一件旧西装，里面可是一件中国的小褂子。脸上笑得再殷勤不过。腰老是弯着；不知道到底是鞠躬还是个驼背。

老板娘眼巴巴地在旁边瞧着，时不时插句把嘴：

“是嘎！我们这里顶便宜了。人家四寸的要八毛，我们只要七毛。”

这个交涉全是由素二小姐出面的。姜太太手里的孩子一个劲儿把上身倾着门口，叫着挣扎着，她只好拿全副精神来对付孩子。

“啊呀，林林！吵死了！捶你一顿！”

她身子用力一摇，让她的林林看不见门。那孩子就哇的哭了起来，老半天才换过气来哭第二声。

素二小姐瞅了他一眼可没理会，只一个劲儿挺着胸脯跟店里的人说话。

“总而言之是这样：我们要三张。三张——我们照。少一张就不干。……其实你们照得并不好，你看这个人的嘴：你看。什么东西嘎！”

她两个嘴角往下弯一弯。

那个中年男人合着两只手，往前面伸着脖子。他笑嘻嘻地分辩了几句，叫别人知道这里是十几年的老店。本地有美术照相——还是它头一家“新发明”哩。可是价钱倒又比别家的公道。

这么着就几个嗓子同时哇啦哇啦起来。三个高音里面夹着个次中音。那孩子可还不住嘴。

姜太太脸有点发红，轻轻皱着眉。她习惯地摇着林林，一面插进嘴来，照一般买主对付老板那套老手段——打了句谎话：

“公道哩！人家三张只要六毛，你两张要七毛！”

然而那位老板很有点硬劲：加洗一张得加两角大洋。不过他脸上还陪着笑，上身顿呀顿的象在鞠躬。

最后素二小姐把嘴一堵，掉脸就走。

“我们到别家去罢，姜嫂子。”

那两个下棋的往这边看了一眼，低声说了些什么。

老板楞了这么一下。他跟老板娘互相丢丢眼色，就马上追了出来：

“呃呃，呃。回来回来。”

这回又讲了两三分钟，于是成了交。算八角钱。三张。不过要照得好。要是有一点儿毛病——包退还洋。

老板笑了起来：

“哪里哪里。包你不错。”

他瞧着老板娘迟疑了一下，又说：

“不过——不过——呃吓，钱请你先付。”

“怎么？”

“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呃吓，规矩。”

于是所有的视线都钉着素二小姐的右手：巴巴地看着它插进衣裳里去。她脸红红的，好一会儿才掏出一块光洋来。接着又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叮地一扔。

老板娘马上抓着这块还有点暖气的洋钱来。五次六次地在桌上顿着，嘴里含糊地说着，可没抬起眼睛来：

“等一等找你罢：我们要拿去换一换。”

这才让老板把两位客人招待到里面去。

林林还是不依。他老挺起肚子来叫娘不好抱，哭着嚷着，连帽子弄得掉到了地下。

做娘的举起手来要打，可是到底只拍拍他的背：她怕他照相的时候发拗。

“放乖些，放乖些。林林照个好相寄给外婆去：外婆看了要疼你哩。”

素二小姐站得挺直，眼珠子跟着那个老板在转动。他拿鸡毛帚掸掸照相机上的灰，又掏出自己的毛巾布手绢来揩椅子。

太阳光下面就飞舞起尘来，象起了旋风似的。

“啊呀你看！——多脏！”那位小姐用右手在自己鼻子跟前掸着。

“那不妨事。照相——灰是横竖照不进去的。哪个照相铺都一样，呃吓。……你们要什么布景呢？哪，这里。”

老板把那三幅布景都拖出来一下。那些东西下面的小轮子都已脱掉了：一拉——就“卡！”的一声叫，听去象凿锯子似的那么难受。

这里姜太太抬了抬手，说出了她的布置方法来。可是反复了三遍——别人才听懂。

“马啊？”那个中年人简直吓了一跳，眼睛睁得大大的。“这种马我们店里没有。”

“人家照片上怎么有的呢？你看。”

“哦，这是——这是——呃吓，人家自己带来的。”

那位太太忽然发气地把身子一揉：

“不要闹啊，林林！唉，真是！那么小汽车有没有呢，小汽车？”

“也没有。那都是主顾自己带来的。”

素二小姐嘴里“啧”的响了一声，嘟哝了一句“倒楣”。她看看姜太太的脸色，觉得别人并没有什么要坚持的意思，就去拣下那幅家庭式的布景来。接着又挺内行地安排这样那样，自己退了几步，偏着脑袋瞧了瞧。

“这样好不好？”她问。

她那朋友随意答应了一个字，眉毛深深地皱着。原来她已经给孩子吵得十二分烦躁了。

老板可把老脑袋钻进了那块黑布里面，用猫要扑耗子的姿势弯着身子，对她们瞧着。时不时伸出手来打手势，叫她们微笑，叫这个把脸仰起来点儿，叫那个胸脯挺起点儿。不错，抱孩子的那位还得把脚伸出来些。

“俺俺，好，就这样。”

姜太太给安排在一张椅子上——那坏了的弹簧老实有点硌屁股。素二小姐拿手搁在靠背上，全身歪成个S形，还把右脚点在左脚的左面。

这种姿势再合适没有：又好看又大方。得，不要动！

可是那孩子不依。他挣扎着身子，用了那副叫人动火的大声音嚷着：怎么也不肯这么给抱着坐在娘腿上。

“怎样啊，林林！照相哩，照相哩：外婆看见要欢喜死了。

放乖些，放乖些。看，看！——噢，这是什么东西？”

做娘的抱着他，摇着他，还指指窗子叫他看。

不行。这孩子的脾气竟象他爹一样。

有谁叹了一口气。

老板把那块黑布的红里翻了出来——扬几扬，嘴里只是“噢，噢。”

林林可一个劲儿不理睬。

那位小姐也帮着拍了会儿，象对大孩子似地叫他明理，还告诉他——不听大人的话的是坏孩子。她顿顿脚，堵堵嘴，可是那孩子总不睬她。

最后她想起了她的经验来。她对老板说：

“拿个东西逗逗他就好了。小孩玩的铃子有没有？摇咕咚也行。”

“没有啊。我们哪里会有这样的东西呢——我们自己又没有孩子。”

“倒楣死了！人家怎么有的呢？”

“他们自己带来的。……等一等罢。”

于是他听天由命地在照相机旁边等了两三分钟。

姜太太抱着孩子踱着，拚命忍着她一肚子气。一到房门口的时候那孩子住了会儿嘴，打转身才跨了一步——他就又挣扎着哭起来。

显见得他还是要去那些大减价的店面，要去听那些吹鼓手。

他娘可撑不住劲儿了。她站着瞧着他，接着就咬着牙——狠命地在他屁股上打了几下。

“哇——”又是好久才透过气来哭第二声。这下子当然不会马上就收场的。

“不照了，不照了！”姜太太烦躁地嚷着。

那位老板把一脸的皮肉都皱了起来，好象他在熬着肚子疼。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他主张等一下再照。

姜太太可抱着孩子出了门：心里不高兴，照出来的一定不会好。

还有一位主顾只是埋怨这家照相店里怎么没有摇咕咚。

老板拿手绢揩了揩额头，解掉西装上的扣子——让小褂子上的油斑全露到了外面。他苦着脸说：

“再等下子好不好？小孩子总是一下子哭，一下子又会好的。”

小孩子的娘并没停步，只大声答：

“林林的脾气我还不知道？！”

那个中年人只好跟了出来。看样子他现在似乎非常虚弱，仿佛刚刚发过一阵疟子。

太阳渐渐往天中央移：大门口射进来的那块光——差不多要变成了矩形。

老板娘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只是那两个下棋的还在原处。他们瞧了她们一下，又互相换换眼色。

“那块钱还我！”素二小姐堵着一张嘴。“闹楣死了，真是！要有个东西逗逗他——早就照成了。哼，这么一家照相店！”

等到店里人告诉她那块钱拿去换去了，她嘴就堵得更高了些，还顿着脚。

“耽误人家工夫嘛，简直是！”

姜太太站到了门口，让她那孩子吵着。脸色还是很不耐烦，腮巴子发红。眼睛冲着街上瞧着，一会儿又转过来看看那老板。

她听见她那朋友在嘟哝着什么。老板用干巴巴的声音说了几句，叹了一口气。他站到门外看了会儿，又弯腰蹇了进去，好象怕大门太低——会碰着他的脑顶似的。

二十来秒钟之后，老板就跟那两个下棋的打起商量来。

“到你们店里借一块来罢。”

可是不成功。别人出去了一趟又回来，只对他摇着头：

“不够：今天只有一个乡下人来买了两尺厂布。”

于是素二小姐顿着脚，一面怕自己头发摇乱了，就用手去抹了抹：

“怎么的嘎，怎么的嘎，你们！”

老板把西装扣了起来，还拉了拉小褂的领子，他搔搔头皮，嘴里“啧”的一声，这就跑出了门。两条短腿的影子在街上一掠一掠的：想不到这么个驼背跑得这么快。

下棋的人傻瞧着她们。有一个悄悄地掏出一截香烟屁股来点着，好象在做着犯法的事似的。

姜太太把孩子挟得很紧——不让他挣扎。她一句话也不说，身子也不动一动，连林林的帽子歪着也没去扯一下。一瞧就知道她现在十二分不高兴，摆着一副丢了什么东西的那种脸色。

那位小姐解释似地说：

“真倒楣，真倒楣！……还没回来哩，你看！”

然而等到那老板回来也是没用。老板娘提着菜篮子，还打了半斤豆油，竟动用了五毛钱。于是老板并不一脚就回来，只到邻近那些店家里去借。

这位太太跟这位小姐埋怨着，拚命撑住性子瞧着那老板——正在弯着腰打一家镶牙店里出来又冲进那家杂货铺里去。接着又是布店，鞋子店。她们似乎还听得见他喘气的声息。

“可恶嘛，简直是！”素二小姐叫。“这么一家好店，这么一家好店！”

她朋友附和了一句“真是的”！脸更红了起来。

那个抽烟屁股的拍了拍烟灰，好象并不是跟她们答腔似的——连头也没抬起来：

“唉，什么办法呢，都是这样！这家照相馆还是出过大风头的哩。”

原载《国闻周报》1936年1月13日

第13卷第3期

旅途中

“快车在蓝庄出事，迟五小时到。”

八九个要搭车的人见了这几个粉笔字，都嘟哝着离开了车站。

车站里冷清清的。只有一列装货的灰色铁篷车停在月台边。第三节那一辆是空车：铁门打开一大半，象开着黑嘴在打呵欠。这列车当然不许客人搭上去。

可是到了一点三十几分的时候，一个站警照拂着送两个乡下人爬上了这节空篷车。

一个是红鼻子，厚嘴唇翻了上去，龇出那排大板牙。还有一个年青点儿，尖脸，眼睛里老象有沙土飞了进去似的眨着。

那个站警是他俩的亲戚。得了站长的允许，就把他们的热水瓶装满了茶，送他们上去，还塞了八九块葱油饼到他们灰色包袱里。

“还有两三分钟就开车了，”那个站警说。“你们可以打开包袱来躺一躺。不过千万不要把腿子伸到车门外面去——危险哩。”

红鼻子的那个把包袱往车板上一放，嘘了口气，不放心地

问：

“三点钟一定到得了马坡啊？”

要是迟一点那就赶不到家：打马坡还得爬三十里山路哩。

于是他们把脑袋伸出门外瞧着车头——巴望它快点开。可是马上记起站警关照过的话，又不安地缩了进来。

正在这时候又有一个人上车了，还有个搬夫替他提着一个藤包。一瞧见那两个乡下老——就怕脏地皱皱眉。嘴里嘟哝着一些什么。一面拿手拍着身上那件线春夹袍。

太阳正发狠地晒着，铁板上有一阵阵的热东西冒出来——仿佛竟能看得见，摸得到。

三位乘客额头上都有点汗。先到的两位还趴在门边跟那当站警的亲戚说着话，有时候红鼻子还得吹着哨招风。

站警瞧着那位穿长衫的先生忙着开藤包，就踮起脚尖来轻轻地问：

“你们认不认识他？”

尖脸的掉过头去瞟一眼，可没看清楚。

接着那位亲戚小声儿告诉他们：那是马坡地方上的一个脚色，除了镇董就算他顶有声望。他跟这里的站长有点认识，并且据说有公事来的，赶紧要回马坡去，就让他搭上了这辆车。马坡人都赶着他叫计三钻子。

听的人吓了一跳。他们家乡虽然跟马坡隔着一条山岭，可是计三钻子的事常听人说起的，不过想不到就是这么一位先生。

尖脸的眼睛眨得更厉害了些，还扬了扬眉毛。他跟他同伴眼对眼装了个鬼脸，又掉过脸去看了一下。

那位脚色不过四十来岁。不论看起什么东西来总仰着脸，视线浮过自己的腮巴上射出来，好象世界万物都比他矮似的。其实他这位先生顶多不过四尺高。

红鼻子也瞅了他一眼，哑哑嘴自言自语地说：

“作孽，叫他老人家也坐这种车子！”

现在那位计三钻子脱下那件夹袍了。规规矩矩折好装进了藤包，然后掏出些草纸来揩着地板。嘴里还一个劲儿嘟哝着。等到在地上撑着手，把屁股安顿到铺好四张草纸的地方，嗓子就放大起来。脸子仰得几乎跟车顶平行，下嘴突出了半寸长，象对那个站警发脾气似地把视线往车门边溜过来。

“真该死！出了钱坐这种火车！……哼，办铁路——办来办去叫人家坐货车！中国人做事最不讲目的！最不讲公德！真可恶！……只要赚钱，……只要赚钱！……目的呢——一点不管！……哼！……”

这里他抬起了屁股，扭歪了身子往后面瞧瞧脏了没有，又坐了下去。

车头嘶嘶地叫了起来。接着空隆一声响，这灰色东西就震了一下。可是还没有开。

计三钻子鼻孔里也响了一声：又象是冷笑，又象是叹气。一双细致的腿子伸得长长的，竟把脚尖搁到了那个灰包袱上面。过会儿又嫌不舒服似地耸动一下屁股，嘴角上皱纹扯了几下骂了一句什么，于是带着九成鼻音大声说：

“喂，这包袱是不是你们的？”

并不等回答——他就用脚把包袱拨过来：

“借给我坐一坐。”

红鼻子赶紧把包袱移开，一面不大顺嘴地——

“这个……这个……呃，这里面有一本黄历的。”

那个想不到他会碰这种人这么一个钉子。脸上热了一阵，瞪了对方一眼，咕哝了一句“蠢家伙！”

站在对面的红鼻子分辩着。嘴唇翻呀翻的，露出那口大板牙：看来要跟人打架的样子。可是尖脸在他肘上打了一下，不耐烦地皱着眉：

“五哥，别说了，五哥！”

站警没插嘴，只紧瞧着计三钻子。等别人停了口，他就用种很周到的劲儿叫他两个亲戚坐下来，别让这凉快的地方给别人占了去。

于是尖脸躺了下来，拿左肘枕着后脑。红鼻子靠门边坐着：不敢伸直腿子，就曲着拿两手抱着膝头。他们轻松地透了一口气。并且故意要表示自己的舒坦似的，拿水瓶里的茶倒出来喝着：呷一口咂咂嘴，仿佛在喝鸡汤。

计三钻子瞧瞧这个的嘴，又瞧瞧那个的嘴。用手绢揩揩额头，嘘了一口气。

“嗯，没有带水瓶，”一个人嘟哝着。“真该死！哪个料得到会要坐货车！……”

他打开藤包找什么，一会又发恨地盖了盖。手里还是只有一块手绢。

这么过了两三分钟，他舐舐嘴唇，到底忍不住又要跟那两个人打交道了。可是还带着十足的鼻音。脸子仰得高高的，下唇象掉下来似地荡着动着：

“借口茶喝喝，办得到办不到！”

茶太烫了点儿。可是他喝得很快，又倒上了第二杯。他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于是用种不失身分的口气跟他们搭讪着，仿佛法官问案那么个劲儿：

“哪里人？……到哪里去？……有什么事，唔？……”每个音都拉得很长，都吐得很清楚。

把空杯子还了他们之后，这位马坡的大脚色又扮起一副难熬着肚子疼似的脸色：嘴角的皱纹凹了进去，下唇突了出来。

他渐渐感到受了侮辱。他瞪了对方一眼：这两个蠢家伙！——凭着他们带了一瓶茶，就叫别人低声下气敷衍他！

“真该死！……坐了货车还要受气！……哼，中国人办事——哼，真该死！……”

捞一捞袖子，腿子伸了开去，可是又怕弄脏裤管似地马上缩回来。

一阵风挤进了车门，卷来了一蓬凉气，也卷来许多煤烟灰。车头那里老是一声一声的——突，突，突！好象铁铲打着锅子响。

计三钻子皱着眉，往站警这面转过脸来，仿佛这列车是他包定了神气：

“到底什么时候开车呀，喂？”

立刻他又转过脸去，似乎并不要听别人的回答。用手绢掸掸身上，嘴唇一开一合尽在说什么。有时候瞟那两个一眼，好象要叫对方知道他看不起的正是他们俩。

车刚要开，他老先生忽然高兴了一下，眼巴巴地盯着月台。

原来又是一个来搭货车的：看来跟他差不多是同样身份的角色。有点灰白胡子，头上秃了顶。还带了个跟班，提着一口皮箱。

眼珠子老跟着新来客人转动，计三爷一面舐舐嘴唇，打算等别人一坐定就攀谈。大概那两个乡下老粗还不知道他姓计的是个什么来头，他得借此介绍一下自己——叫别人吓一跳，他还预备结结实实把现在的泥腿牛开销一顿。那位胡子先生大概会了解他的：他希望那一位对手跟他一样，也是个靠天吃饭的爷们。不过顶好是——地位比他稍微低一点的。

于是他象碰见了一个亲人似的，竟忍不住微笑了一下。接着他忽然把脖子伸长起来，眼珠往别处转了几转。

“这个什么人呢？”他想。他觉得这脸子很熟，可想不起是谁。

车子开动了。两个乡下老跟站警互相说了许多吉利的话，显见得他俩是不大出门的。

空隆一阵响，车子猛的往前推动了一下，胡子先生差点儿没蹶倒，可给旁边的尖脸一把扶住了。那秃脑顶点了点，笑一下表示谢意，然后很随便地坐下，就带着十分随和的样子跟红鼻子他们谈起来。

那个跟班呢——看来似乎十天十晚没睡觉，一上车就坐到角落里打起盹来了。

谁也没理会他计三钻子。

他要弄出点响声叫别人注意他。他咳了一下。他打个呵欠。他很用力地咂咂嘴。可是这些都给埋到了空隆空隆的吵声里。

“哼！”他用鼻孔说。

这么着他又来了原先的派头——把脸孔没命地仰着。他决计要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舒坦的样子，就把腿子伸了出去：右脚踏到了那个包袱上，左脚挨近了胡子先生的裤子。

这秃顶的老头儿到底是谁呢？

计三爷见过的世面太大——谁记得这么多！

捞了捞袖子，把自己突出的下唇抹了一下。肚子里可恶意地推测着对方——叫自己痛快。一会儿。

嗯，那家伙准是从小就当花花公子的：所以要打家里带个把长工出来当跟班——摆摆架子。现在家产大概给他浪光了，要不然他怎么不穿得亮烫点儿，只着上这么一件阴丹士林长衫，既然他那么爱撑场面？

“真该死！”他冷笑着。“这种家伙就只有个空壳子，一点范围也没有！”

轻松地嘘了一口气，他两条腿子伸得更远了些。

那位灰白胡子的花花公子瞅了他一眼。可是什么也没说，只拍拍裤子上的泥。

车子开得快了点儿，铁门口兜进了一阵一阵的风。煤烟灰也往里面卷，扑得人满脸满身都是小黑点子。机器没命地响着，叫耳朵都胀疼起来。车厢簸得坐不住，那几位客人的脑袋就浪似地荡着。打着盹的那个跟班老是不留神把额头撞到了铁板上，张开眼睛矜持了会儿，又挂下了眼皮让脑袋碰上去了。

大概是由于震动还不知道是怎么，计三钻子的左脚又触到了那胡子的裤腿上，弄脏了一大块。

这回花花公子可忍不住叫了起来：车子空隆隆的太吵，就不得不把声音提高，倒想不到他有大花脸那么粗的嗓子：

“这位先生，喂！请你的脚移开点儿行不行？对不起！喂，先生！”

那位先生绷着脸，嘴动了儿动——谁也听不出他说什么，左脚挺勉强地缩了点儿，脚尖翘了起来。

“什么家伙，哼！”

不服气地这么咕噜了一句，就狠狠地一下子——把左脚归并到右脚那里，于是这一对东西整个儿踏在包袱上。视线浮过自己的颧骨往对方抛去：他准备别人跟他发作一下，那他就得使点儿权力给他们看看。譬如说——一到马坡就叫民团逮起他们来：这是一点都不费力的事，尤其是对那两个乡下蠢家伙。

红鼻子瞧瞧计三钻子又瞧瞧胡子。他试着要拿开他们的包袱，可是只用手去轻轻拨了一下，仿佛有点不好意思。末了他咽了口唾涎，正式要求那双脚的主人：

“老爷，请你老人家……请你老人家……这里有一本黄历的。”

那个没理会。

“呃呃，老爷，包袱踹不得的。”

接着把这话说了三遍。

“啊？”那位老爷这才知道有人跟他打交道，皱着眉。

“这里面有一本黄历。”

“什么？”

可是那事不干己的胡子插嘴了：

“你这位先生！——不明明是欺侮乡下人么！……出门人大家客气一点。……”

他显然发了脾气，连秃顶都发了红。

计三钻子跳了起来，脖子伸得挺硬，眼睛瞪得大大的：

“你贵姓？”

胡子抗声说：

“陈！——耳东陈！陈季渔！”

陈季渔！——这名字竟象一把锤子似的，叫计三爷脖子短了两寸多，软软的再也挺不起来。

真该死，竟记不起他就是陈季渔！怎么这么粗心——把这么一位人物得罪了！别人在民国元年时候就是将军府的将军，以后就专门办赈务，黎大总统还颁给过他一块金字匾哩。

“鬼摸了脑顶！”计三钻子九死一生地埋怨自己。“真该杀，真该死！怎么猜他是个败家子呢——少说说他家里也有两百多万！”

只是这位将军待人不大讲情面：什么话都当面开销。那年大水，到马坡放赈，他计三钻子在中间捞了点儿，这姓陈的就一定要拿办他：要不是地方上的大绅士讨保，还吐出了那二百来块花边，那他准得坐十年班房。

于是他全身都缩了起来。皮肤上象有什么热东西在刺着。手呀脚的都没地方摆，并且觉得它们在那里抽痉：仿佛它们很不愿意留在他身上。

两个乡下人互相瞧一眼，那尖脸还狡猾地闪了一下笑容。然后这四只眼珠又溜到了陈季渔脸上：瞧来他们已经看出了这是怎么回事。

计三钻子的眼睛可只钉着他那个藤包，同时又不放心地要偷看胡子一眼。

两双视线一碰到了一块儿，他手脚忽然感到一阵麻。

那位陈将军趁此就摄住了他不肯放松，用种巡捕问小偷的口气请教他贵姓。剃光了的下巴还那么翘一下，嘴角旁边带着叫人捉摸不定的微笑。

对面的一个扭了一下身子：似乎要站起来的样子，可又不好意思。他热着脸吃力地报了姓名，偷偷地叹了一口气。他希望别人是个聋子，可是同时又希望别人听明白了他的——免得再说第二遍。

“啊？”陈季渔学着他刚才对付红鼻子的那付劲儿，皱着眉毛。

这时候他仿佛还看见尖脸鬼头鬼脑在红鼻子肘上碰了一下。

计三钻子打了个寒噤：大概那个已经听明白他是马坡的计三爷了，竟把身子往他移近了些。

“哦，你就是计……计那个。难怪：你们这种人凌辱乡民是凌辱惯了的！”

声音提得很高，似乎打算要叫车头上的司机都听得见。嘴里喷出了些唾沫星子，就用手抹抹胡子。

尖脸跟红鼻子好象忍不住笑地掉过脑袋去，还叽叽咕咕捣着鬼，一面用了要看把戏似的脸色膘计三钻子一眼。那个红鼻子把嘴唇翻得更开，仿佛还滴了一滴唾涎。尖脸不停地眨着眼睛：叫人摸不定他到底是在装鬼脸，还是假正经。一等陈季渔开了口，他们马上就闭了嘴，瞧着别处想什么似的——

其实是在用心听着。

计三钻子脸发了青，咬着牙不言语。

那位留着灰白胡子的将军越说越激动，齐胡子到脑顶都发了红。瞪着眼死盯住对手没转动过，声音粗得震耳朵。末了他干脆伸出个食指来指着别人的脸，发脾气地嚷着，活象在那里唱文明戏。

“你老兄的功绩我都记得！”一些唾沫星子直往对面的脸上冒着。“人家赈灾——你也要措油！中国就糟在你这种人手里！你简直的是——简直是——败坏我的名誉！幸而那回我觉察了。……我真不明白你这种人是何居心！总有一天——总有一天——嗯，国法人情都容不得你这种人！看罢！”

这里他抽空看了两个乡下人一眼。

他的跟班吓了一跳，张一张眼睛。可是这种事他看惯了的，就又低着脑袋——一栽一栽地打他的盹了。

陈季渔一点也没歇手的意思：索性把屁股坐正些，似乎这才正式开始。鼻子上的皱纹扭在了一堆，说一句——身子用劲抖动一下。右手食指几乎触到了对方脸上，那张淌着汗水的青脸就痉挛地扯着抽着，眼皮象在抵御什么似地眨着。

“你们这些人！”他叫。“你们仗着自己有钱有势，把地方上的事弄得不可收拾。……只要你们有钱赚，就不顾人家死活——甚而至于赈灾的时候也要措油！……”

这里他拍一下自己大腿，睁大了眼睛对在座的人说：

“这种害群之马——要不严办一下，什么事都会弄糟的！”

他瞧瞧四面，象要取得听众的同意。

可是尖脸躺着闭上了眼睛。红鼻子在掀开袜子搔脚后

跟。准是人家说得太多，只当做是爷儿们起哄，就引不起什么兴味了。

陈将军有点觉得扫兴。他把视线又注在计三钻子脸上，嗓子没刚才那么有劲了：

“我懊悔我那回没有办你！今晚我到周庙镇耽搁一晚，明天就到马坡来：要是你故态复萌，那我不客气，那我就……我就……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瞟了两个乡下人一下：跟红鼻子的眼睛对了一会儿。接着用力地回过脸去，声音又放得很粗，咆哮着。

“听见没有！说呀！——听见没有！”

计三钻子喘着气，哆嗦着嘴角陪着笑，装着没听见似的脸色，用种很愿意受教的客气劲儿问道：

“你老人家是——？”

那个又嚷了一遍，然后使劲捶着自己的大腿，竟骂起街来：

“混蛋！简直是混蛋！”

对方咬着牙，发白的咀嚼筋动呀动的。嘴角上可还挺吃力地挂着那一丝笑容，声音打着颤：

“你老人家怎么动这大的气骂人呢？……”

“骂你！——你这混蛋！混蛋！连放赈的时候都要揩油：混蛋！”

姓计的喘定了会儿，低声下气地小声儿说：

“办赈务揩油的不止我一个，我不过是……”

这一下子——仿佛陈季渔肚子有个炸弹爆裂了似的，他猛地蹦了起来，袖子捞到了肘弯上：连膀子都发了紫。他往前

面逼紧一步，看来要跟别人拚命的样子，愤怒得下气不接上气：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你指出那个人来！你指出那个人来！……混蛋！……你说谁！你说谁！……你！你你！……混蛋！混蛋！……指出来！……”

计三钻子指尖发冷，小褂裤上全透着汗水。他用种很关切的口吻请人别生气，一面颤着嘴唇结里结巴分辩着：他刚才并没指谁，只是想来一个地方上总有几个这样的人。为了要叫别人更加放心点儿，他还加上了一句声明：

“我不过是说——是说——马坡这个小地方的事。……”

“嗯！”陈季渔累了似地嘘口长气。“假如有——我是要查的！”

接着又板起脸来开教训：那些话都是背熟书那么流利地泻出来的：

“办公益不比别的事，何况是赈务！……宁可自己刻苦，这种钱可一点也不能揩油：一个人可以丧尽天良么，我问你？……你摸摸心坎想想看，你！……”

那两个乡下老可睡着了。

计三钻子只是缩着全身，给割下了一块肉似地皱着脸。

一直到了周庙镇那位将军才住了嘴。瞧来他怒气还没消，烦躁地推醒了他的跟班，他又忿忿地警告计三钻子：

“你留神！你假如再说那些捕风捉影的话——那我就不客气，我就——我就——嗯！”

车子只停了三分钟，就疲倦地叫了一声，空隆一下往前面拖起步子来。再过九分钟就得到马坡了。

计三钻子咬着牙，涂着红丝的眼睛瞪着车门。这么过了好一会儿，他忽然疯了似地叫了起来，声音发了嘎，手呀脚的都乱晃着。

“什么家伙！……你两百多万的家财从那里来的！真畜牲！……老子怕了你！你——你——畜牲！总有一天我要……这包袱是谁的！”

他脚绊着了那个灰色包袱，于是狠命地把它一踢。

两个乡下人吃了一大惊，慌张地抬起脸来。

那位马坡的大脚色冲到了他们跟前，两个拳头在空中甩着，叫得连脸都涨紫了：

“尽看着我做什么！——要同我打架是不是！……蠢家伙！猪都不如的东西！……”

他脾气发得过了火，竟踢了尖脸一下：因为他的是一副八字脚，触到别人肉上就只脚的里侧的一面。

“踢人？”尖脸闪电似地眨着眼睛。

“踢了你，怎样！……你们刚才笑什么？挤眉弄眼的捣什么鬼！真该杀！你们是土匪！是畜牲！……”

尖脸爬了起来。红鼻子手抓着拳，齜着牙仿佛要吃人。他们两张嘴同时动着，跟车子的响声混成了一片：简直不知道在嚷些什么。

计三钻子退了一步，挂下了下唇，膘着眼睛打量他们一下。于是又往后面移动了一步，挨到自己那个藤包跟前。

“畜牲！”他咬着牙，用了种挺有把握的声调。“到了站非抓起你们来不可！”

别人可没听见，只翻翻眼皮，哗啦哗啦没住嘴。尖脸扬

着手，晃着脑袋——又象是对计三钻子说话，又象是跟红鼻子说话。红鼻子捧起包袱来掸着，说了几句就得停一停，咽一口唾涎。

可是车子越走越慢了，拖不动似地渐渐停下来，还嘶嘶地抽着气。

那小车站的煤屑月台滑到了车门旁边。

计三钻子迟疑一下，让那两个先下了车。他打不定主意要怎么对付：要是真的把他们抓到民团里去——可会有麻烦惹出来的。他咬着嘴唇，一面拿出藤包里的夹袍穿上身。

“混蛋！”他咬着牙叫。

他跟着他们出了站，轻轻踏着步子。突然——他把藤箱交给了左手，用种跟他身份很不相称的姿势跑了上去，伸出右手在那尖脸上打了个嘴巴——劈！接着赶紧退了四五步，仰起脸来瞧瞧路上的人，嘎声嚷着：

“你两个畜牲！土匪！连猪都不如的蠢家伙！……”

没瞧一瞧对手有什么反响——就抽起柴根似的腿子走开了。这才透了一口长气：觉得轻松了点儿。于是又用了平素那种雍容大度的步子踏起来，那件浅蓝色的线春夹袍往两边晃着，在太阳下面闪着光。

原载《文学季刊》1935年12月16日

第2卷第4期

蛇太爷的失败

—

十来只脚在这条弯弯扭扭的路上踏起黄土来。这歪头孔脑的地上掠着这些人影儿——很快地变着样子：一会儿很长，一会儿忽然缩短了许多，接着马上又伸得挺直。

他们步子没往日那么起劲。有几个卷到膝踝上的裤脚掉了下去——也忘了给捞起来。说话的声音象给什么重东西压住了似的。

“赈米再不来的话——你跟我都会跟刘三胡子上路！”

“唉，刘三胡子！”——有人打了个寒噤。

“福生你看见没，刘三胡子那个——？”

那个福生颤着嗓子低声说了句什么，抽痉似地点点头。

接着大家紧紧闭着嘴。嘴唇有点发白。

“他那副骨头……”

于是有谁哆嗦着叹了口气。

刘三胡子孤孤单单活到七十岁，昨天晚上竟饿死了。这是地方上从没碰见过的事。

他们闭了会儿嘴。只有凌乱的步子响。刘三胡子那个尸

身又分明地显到了眼面前，他们胸脯上就觉得有谁拿汗巾揩紧了似的。

那尸身挺在稻草堆上，灰色的眼睛半闭着。颧骨跟下巴骨没命地突出来，腮巴子陷得象一个小饭碗。锁骨仿佛两根柴棍似的横在肩膀前面，上面也窝成两个大洞。骨盘显得格外大。膝盖象杉树节疤那么隆出了一块。

有几个娘们瞧见了就吃了一惊，吓得叫了起来，哭着跑了开去。

一些男子汉只睁着眼盯住那副骨头架，手心里淌着冷汗。

刘三胡子那么一个穷快活的老头，可是现在活活饿死了。身上只蒙了一层腊肉似的皮——还隐隐透着青色：紧紧地粘在骨头上，似乎连用小刀子都剔不起来。

那片灰色嘴唇还张开一小半，露出一粒焦黄的牙齿：仿佛想要别人拿山芋汤去喂他。……

他们觉得他们就会要轮到的，如今是——看罢！不过——

“蛇太爷总该有点法子吧：他老人家总不会看着我们捺紧肚子困门板。”

福生咽了一口气，那张大脸拉长了许多。手掌在突出的额头上擦了一把。他微微侧过脸去吞吞吐吐说着：他的意思是——谁也说不定。

别人瞅了他一眼。

他象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似地闭住嘴。他鼻尖上冒了儿粒汗颗子，半张着嘴在吸气。随后他仿佛要给自己解释，话可是

结里结巴的：

“蛇太爷向省里请赈，请了——请了——嘖，你看！——旬把旬日子还没个音讯。我们……我们……蛇太爷自然不会亏待人的——我晓得。”

这几句话似乎说得挺吃力，黑黄色的腮巴上有点发红。接着他把扎在腰上的汗巾解下搭到肩头，那件黑棉背心就往两边晃。

谁也没答腔。眼对着前面那些庄屋，脚步子加快起来。

树上的乌鸦吃惊地飞了开去，一些叶子就一抖，索索地掉下了好几片。两三只狗迎着福生他们叫着，可不怎么有劲，这些畜生比以前瘦得多——露出一条条肋骨，毛色也不那么有光泽了。

他们并不停住步子：只一面走一面喊出屋子里的人来。四五张嘴一齐张开，一齐喷着唾沫星，谁也听不明白他们说些什么。只有一个粗嗓子顶响亮，不过声音有点打颤：一听就知道这是那个笊帚把公：

“来呀，人！地方上有了饿死的！我们去问问奉三阿公他们——要打主意呀！”

“刘三胡子饿死了，我们如今！——”

“民老弟！民老弟！”

那个民老弟正往这儿奔：其实不用说他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两手全是土，紧抓着一把落花生似的的东西——在他手里不耐烦地晃着，沾着的黄土往地下掉。

他后面跟着民弟嫂：喘着气，额头上淌着汗。睁大眼睛瞧了他一会，忽然张开那两片泛白的嘴唇，怪不相称地尖叫起来：

“去呀去呀！把山芋给我！”

民老弟手里的真是山芋，不过结得只有落花生那么大。他那六七岁的儿子老盯着这把东西没放松，金黄的脸上画着青筋。一趁别人没瞧见的时候，这小鬼就伸个食指在泥山芋上抹一把又戳到嘴里去，然后偷偷地瞧别人一转——看有谁发见了这桩事没有。

“看！——落花生样的山芋！顶多熬得两天吧！”

“走呀走呀，柴十三！去问问奉三阿公的主意看！”

“喂喂喂，昌牙子！”

到了奉三阿公那里，他们这队伍已经有了二十来个人。

于是许多男男女女都拥成一个大圈，晃着土黄色的脸子。

在月塘里捡萝卜菜的娘儿们也竖起脖子往这面看着。塘里的水干得没剩一点，大家就在这灰色的塘泥底里种了些萝卜：菜叶总算发了青，可是给虫咬得一个个的洞，干巴巴的撑不起一点劲。

“啧，连肥塘泥都结不出货来：萝卜只有镰刀靶大。看怎么过罢！要象刘三胡子那样倒也……！”

不过她们还舍不得丢掉手里的工作：她们小小心心捡掉那些瘦得不成形的菜叶，这么弄稀点儿好让萝卜长得结实些。一面不时侧起脑袋来——听听这边他们跟奉三阿公怎么谈。

奉三阿公是个高个儿，胡子头发成了灰色，眉毛老是皱得紧紧的。眼睛仿佛给太阳刺得不大睁得开。

“我晓得我晓得，地方上饿死了人。不过我们到底不比刘三胡子。天无绝人之路：蛇太爷请赈还怕请不来呀？——他老

人家还是旅长呐。”

“等呀，是呀。怎么十多天没有影子呢？”

福生眼对着笊帚把公，一面说话一面脸上打着皱，好象求他什么事的样子。

“等到赈米来的时候——我们或者不晓得怎样了。”

大家瞅了福生一眼。大家打了个寒噤。

“你看罢，逃荒都没处逃：就这样！”

于是一个女人压着嗓子叫起来：

“枣林那里连柳树皮都剥光了。……”

“这不是路！奉三阿公你老人家晓得：秋干接夏干，山芋也结得只有眼屎大，返了冬，萝卜又——哪，大家看见的。”

民老弟插了进来，放低着声音：

“这些东西呀——我们顶多熬得两天吧，你讲是不是？这样每天吊着一口气。……劫数，劫数！刘三胡子倒比你跟我干净些！”

“莫讲这个话，莫讲这个话！”奉三阿公熬着痛似的脸色，干桔皮样的手轻轻摆动了几下。“你们年纪轻轻的……”

“光着眼睛打饿肚——年轻力强的也会死的呀，阿公！”

奉三阿公腮巴子抽动了一下：

“啧啧，你真是！”

停停又——

“昨日子蛇太爷不是亲口对我们讲过的啊？——省里赈米就会来的。蛇太爷不会白眼睛翻翻看着人家饿死的：真的赈米落了空——他老人家总要……”

“是罗是罗，赈米——不错。不过远水救不得近火：你跟

我如今是——唉，还不晓得什么下场哩！”

“啧，你们！年轻轻的就说下场！”

奉三阿公怕他们乱谈了就真的会碰到不吉利的事，埋怨地嘟哝着。二三十双眼睛都盯到了他脸上。他拿手背抹抹额上的汗，嘴唇又一开一合的——可没说出声音来。

沉默。

福生把眼睛偷偷地扫大家一转，小声儿自言自语着：

“年岁荒到这样。……哼，看罢，还等什么呢，让刘三胡子带我们上路。……”

所有的眼睛都盯到了他身上。

他忽然象做了亏心事似的脸子发烫起来。

别人或者也有福生那样的感觉，可是谁都不敢开口，一面努力叫自己别想到这些不吉利的事上去。救星总是有的。

奉三阿公身子一震，土色的脸有点发红，眼睛也睁大了些：

“什么，你还怕赈米落空啊？蛇太爷……”

“哼！”

大家闭住嘴，连出气也不叫放出点声音。瞧一眼那个老头，又把视线回到福生脸上。

接着老头叹了一口气：他觉得年岁一荒，人心变坏了，连福生都不识好人。于是他费力地往前跨了一步，放软了嗓子对那年轻伙子开导起来，声音有点发抖。

“我也跟你一样打饿肚啊！这年岁哪个肚子里有货？不过讲话应该凭凭心的。蛇太爷待我们的好处是……唉，头上三尺有神明，讲话真要小心呐，福生！去年你们老母亲生鬼

病——要没有蛇太爷……”

“是啊！”民老弟叫，看福生一眼。“是啊，是啊！”

这件事大家都记得：那回福生并没开口，蛇太爷就自动地借钱给他——没押头，也不谈起利息。并且还亲自到福生家里去过两次看老太婆的病，叫她老人家宽心。

蛇太爷的好处大家都沾到过的。蛇太爷还办了个农民借贷处周济大家，利钱只要一分五。有时候还低些。福生那回就这么着。还钱的时候算做一分五的利，可是蛇太爷只肯收他——一分二！于是福生感激得哭起来，跪在蛇太爷跟前磕了一个头。……

“唉，”奉三阿公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们真不好怎么报答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为了我们真是——唉，他老人家招了史六刮肉他们的怨，不是为了你跟我啊？”

借贷处的利钱要得这么轻，史六刮肉的印子钱没人借，就恨死了蛇太爷。是啊，这是为了他们。

福生鼻尖有点酸疼，没命地眨着眼睛。他视线移下到自己脚上，手伸下去把掉到脚边的裤腿卷到膝踝上来。

“我讲的，我讲的，”民老弟侧着脸对着福生，“蛇太爷总有主意的：他老人家怎么会看着我们饿死！”

“地方上哪桩事不亏得有蛇太爷？要没有他老人家——你跟我如今还不晓得是死是活呐。”

有谁叹了几口气。

要是连蛇太爷都靠不大住，那他们就简直不知道要怎么过日子。从前他们吃乱兵的苦，给民团榨着钱——那些“油渣副爷”只会到老百姓家里抢鸡牵牛的，一瞧见土匪就得溜。自

从蛇太爷一来办团练，这里就没了土匪乱兵影子。团丁没有骚扰老百姓的事，连买东西也不许赊账。

于是他们脑子里都浮起了蛇太爷那坏胖身子，和和气气的脸子。于是他们那一直提绷得紧紧的胸脯——暂时可松了点儿：象赶了百来里山路，现在可能够坐在石头上憩一会。

民老弟小声儿嘘了口长气，眼睛垂下了会儿，又瞧到奉三阿公脸上去。

他和这几个年轻伙子并不象奉三阿公那么——把蛇太爷当做佛菩萨看。可是他拚命叫自己去相信那老头的话，让自己安安心。现在只有蛇太爷那里还有一条活路：蛇太爷那号仓里都满满地屯着谷子。蛇太爷决不会筒着袖子满不在乎地看他们大家活活饿死的——凭他老人家平素的为人。

蛇太爷不许过路军队向老百姓捐钱。就是县太爷想要征耕牛税——蛇太爷也不准。蛇太爷还常来找他们问他们的苦处。

他老人家是这么一个人——要象福生说的靠不住的话，大家就只能跟刘三胡子那么挺在草堆上了。

福生舔舔嘴唇，结里结巴告诉别人：他的意思只是怕赈米来得太迟，他们也许吃不到赈米就已经……

可是笊帚把公扬扬手，用粗声音提醒大家：蛇太爷有的是谷子，有的是一副菩萨心肠；还是再去求求他老人家看。

“再去请他老人家开仓啊？”民老弟象问什么秘密似地放低声音。

“另外还有什么路呢，如今？”

还是那个老主意：大家向蛇太爷摊借一点谷子，等省里赈

米一到就还他老人家。昨天他们也去求过的，蛇太爷好象慈悲得要掉眼泪的脸色，亲亲热热地叫他们等一两天再说，别这么白着急。

“难道你们怕我叫你们上当啊，喂？”

今天可又要去找他。于是三十来个脑袋都晃动起来。

奉三阿公隐隐觉得这些年轻伙子都有点信不过蛇太爷的样子，就用眼睛扫了他们一转。嘴一张——可又没说什么。把视线移到了地下，眼皮眨几眨，轻轻地嘘口长气。

“好吧，实在要去就再去一趟罢。”

一见到了蛇太爷——奉三阿公忽然有点惭愧似的，脸上烫烫的不大说得出口。这一趟似乎是胡闹：年轻人总爱翻翻花样的。可是他这么个老头也混在里面跟他们闯。

“他们信不过蛇太爷，啧啧，唉！”

他抡起眼珠扫同伴们一转，又偷看蛇太爷一眼。

蛇太爷当然吃了一惊。他瞧瞧这个，瞧瞧那个，嘴角上吃力地微笑着：

“怎么又来了？”

大家不言语，瞧瞧奉三阿公。奉三阿公也瞧瞧他们，用手背抹抹脸上的汗。接着就咳清了嗓子，对蛇太爷弯着腰，舌头打着结，老半天才说明白。一面老瞧着蛇太爷那张鲜红的嘴，把抹过汗的那只手在衣襟上擦着。

还是那句老话！

蛇太爷把那张白胖胖的脸皱了起来：仿佛吃得太饱，别人还在他面前放了一碗肥肉勉强他吃似的。眼睛给圆厚的眼泡皮挤成了一线，眼角那里的皱纹一直拉长到太阳上。下巴肉

一共有三层，边说话边颤动着。

“嗯，你们当我哄你们么？我说过的呀：赈米天把天内就会来的。”

于是打左手袖子里掏出一块光光烫烫的手绢来扒住鼻子，叱的一声。他老人家老是把鼻涕擤在干净手绢里的。手绢一拿开，脸上表情就变了样子：眼睛下面堆起一层肉来，鼻边两条皱纹把两个嘴角拉住往下弯着点儿。

“地方上饿到这个样子，难道我就不管，嗳？光是着急没用处：我有我的办法。嗯，我有把握！……”

蛇太爷眼睛在那些人脸上扫一圈，肚子里说：

“看样子——这些家伙不大稳当！”

这些人可七嘴八舌说了起来，苦着脸象在求救；声音给压得很小，似乎报告一些秘密事。他们怎么也熬不下去了：今年比往年还糟得厉害——竟活活地饿死了人！……

一提到刘三胡子，他们心就往下面一沉。说话的声音打起颤来。有几个用冰冷的手去抹抹脸。

福生嗓子比谁都放得低，象只是说给他同伴们听的。那条汗巾已经扎到腰上：他觉得这么着有礼貌些。他左手插在汗巾跟肚子的中间，脸侧着对着民老弟，告诉别人——这几晚他心慌得厉害：怕他老娘会有刘三胡子那么一天。

“她老人家晓得刘三胡子饿死，就怕……怕……”

眼睛眨几眨没往下说。

接着来了笄帚把公的粗嗓子：声音给压得很低，听来就有点含糊：

“如今连仓门板都洗了两三回——一点谷子味也没得

了。① 这样熬下去……”

奉三阿公不大开口，谁说话就瞧瞧谁，然后把眼睛转到蛇太爷脸上，好象要看看那位大老官打了什么主意，又象是怕他老人家听了这些话会见怪。只要他觉得同伴里有了点冒犯东家的意思，他马上就把腰伸一下想解释几句。可是作势了一会还是想不出怎么说，别人就又岔了开去。

那位大人物可挺耐烦地听着。他并不预备插嘴，象他从前当旅长时候听下属报告什么似的。鼻孔里轻轻应着，还时不时叹一口气，于是又从从容容打左手袖子里掏出那块手绢来。有时候还回过脸去瞅后面几眼。

后面厅门口站着那位舅太爷，托着个水烟袋往这边瞧着。当家的苗大先生挨紧在他旁边，比他矮半个脑袋。

奉三阿公两脚站正了些，似乎准备跟那两个打招呼。那俩可只绷着脸冷冷地瞧着这边，嘴动动说几句什么。苗大先生身子那么一晃，舅太爷手里那纸煤的一缕烟——就一下子给荡散了。

他们闭了会儿嘴。只有短促的出气声音。

有谁把脚动了一下，张嘴要说话，奉三阿公就马上侧过脸来不放心地瞧着他。可是那家伙才吐了一个音，蛇太爷就开口来，一面摆摆手叫别人闭嘴，手上那个金戒指在闪亮。

“唉，我晓得的，我晓得的：你们是……”

① 原注：荒年有几家把发育不全的萝卜山芋之类也吃完之后，就用水洗一洗谷仓的门板，拿这水烧着吃。因为平素堆了谷子，仓门板到底有点谷子味，洗下来的水也就可以暂时对付肚子一下。这么来过一两次，连这点谷子味都冲净了，那就只好打别的主意。

这里他老人家用鼻孔咳了一声，就叫他们别慌：省里的赈米——顶多只要三天。

民老弟不由自主地叫起来：

“要三天！”

接着觉醒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把脖子缩了一缩。

蛇太爷用力地膘了他一眼。

“哼！”

他们虽然觉得民老弟说错了话，可是他们也跟民老弟一样——认为这三天很难熬过。他们巴望再快点儿。他们想请蛇太爷去看看这些人：真的，唉，一天好象比六十年还长哩。他们一面吐出这个意思，一面瞧瞧奉三阿公，似乎问这老头他们说的这些话有没有开罪大人物的地方。

那位大人物皱了皱眉，接着嘴角上闪一下微笑：

“但是赈米一下子是筹不到的。……唔，好罢：我再催。大概明天下半天可以运到，唔。你们的苦处——唉，我真是！……如今你们听讯好了，难道我——噯？”

可是他们还不走。他们简直钉定了蛇太爷：

“要是明天还不来的话……”

“说的是明天傍晚！”

“是，明天傍晚。要是还不运来，那我们——我们只好又到你老人家这里来请示。你老人家……”

几十双眼睛都闪着亮瞧着蛇太爷。他们都闭住了嘴，连呼吸也小心着不叫有大声音——可是还很响，跟着一掀一掀的鼻孔很急促地一声接一声，象伤了风似的。

只要蛇太爷稍微动一动，他们就全身一震。他们大家都

在一条狭路上挤着——一边是活，一边是死。蛇太爷只要随随便便一哼，再不然嘴巴皮稍微动一下，就能够决定了他们的死活。他们的脚象钉死了似的没想去移开一点，静静地等那位救命王菩萨开口。五脏六腑都似乎给抓得紧紧的，急着等他老人家来松开。这一会儿比哪一天的挨饿还难受。于是有几个象祷告似地在肚子里嘟哝着一些话。他们拚命叫自己相信那位大老官会打救他们。这么一位好人——就是点了香烛去磕头，也不能算是折磨了他老人家的，唉！

蛇太爷咬着牙，白里泛红的腮巴边堆起一块肉来：

“嗯，这样罢：赈米再等不来——我就开仓罢！”

一下子——那些脑袋都松动起来了。发光的眼睛睁大着互相瞧瞧。

奉三阿公眼睛边打起许多皱纹，看看他的同伴又看看蛇太爷，嘴唇颤动着。他似乎觉得这回蛇太爷舍己救人，牺牲太大了些，有点过意不去。两只手在衣襟上擦着：老实想要一把扑过去跪着。可是同时又觉得这是早就料到了的事：他老人家仓库里屯着这多谷子——那是应当救救大家的。于是他眨眨眼睛，叹了一口气。

许多嘴在一开一合。可是找不到一句适当的话：要对蛇太爷表示感激——什么字眼都不够用的。他们只小声嘟哝着。有几个还打算叫自己堂客吃长斋，替这位活菩萨添寿。结果他们什么都没说出来，仿佛认为蛇太爷也象神明一样：他们只要心里想想，他老人家就知道他们的意思的。

福生连眼眶都发红了。他用手抹抹眼睛，念佛似地说着：

“唉，蛇太爷，蛇太爷！唉！……”

那位蛇太爷可还咬着牙，脸上的红色褪了点儿，他发了一阵晕，把一只手撑到桌沿上。两脚还是没动，一直等他们那些人响着杂乱的步子退去。

他们那些人一面出去一面还低声嘟哝着。有几个到了门口回头看看蛇太爷，有点舍不得走似的。

二

蛇太爷一摆一摆地走到上房里的时候，牙齿还没放松：咬得这么久——咀嚼筋都有点发酸。

舅太爷老托着他那水烟袋：不管抽不抽，那纸煤可老是点着火。他肚子紧紧贴在桌沿上，似乎在熬着肚子疼。

这屋子里什么都跟往日一样。太太在逗着少爷，把那张肿脸偎到孩子的脖子边，她脸子跟舅太爷一点也不象。姨太太也还是低着脑袋做她的扣子，仿佛不知道有人进来似的：她在太太的管教下面过日子，就成天的不大开口。她只是给蛇太爷买来专门生孩子的。并不漂亮。这就可见蛇太爷并不好色。不过也有人说他老人家在牛头镇养了一个下江女人，还造了一所屋子，那可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架座钟还是的达的达响着。那本《牙牌神数》^①和《群学肄言》^②也老是挨在座钟旁边。

① 《牙牌神数》 旧社会民间流行的一种用骨牌占课的迷信书籍。

② 《群学肄言》 社会学旧名“群学”。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H·Spenser 1820—1903)著有《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书，严复(1854—1921)译本名为《群学肄言》。严氏提倡新学，借此介绍西方民主思想，是当时维新派人士的案头书。

可是蛇太爷总觉得有点不平常：空气里似乎有种说不出的东西。

太太把肿脸侧过来，嘴一张刚要说话，蛇太爷可走出了房门。他反着两只手，很吃力地踱到自己书房里。可是一会儿又不耐烦起来，于是再回到里面房里去。

“他们又要我们开仓啊？”太太怕他又会走开，就赶紧问一句，一面瞧舅太爷一眼。

她丈夫鼻孔里哼了一声。

舅太爷嘘了一口气，用手指弹弹纸煤灰，脑袋摇几摇：

“我不赞成你们这些新派，我不赞成。”

忽的一声吹燃纸煤，抽了一口烟，又慢条斯理地发着议论。声音混着那口烟进了出来——听着就似乎有准在他嘴上蒙了一块薄布。

他不赞成蛇太爷的办法。他一面用着打蛇太爷那里学来的新名词，一面摇着脑袋。

“你太纵容那些家伙了——这办法我根本反对。我在你这里做了五天客，我看来真是不对劲。你看罢：他们竟爬到你头上来了！”

可是蛇太爷笑了笑，似乎在说：“你不懂！”于是坐到一张椅上，抽出手绢来。

“他们不可怜么，”他装着一副笑不象笑，哭不象哭的脸，眼睛眨呀眨的象在开玩笑。“他们需要的是我的同情：唔，同情。但是——但是——呃，不讲也罢：横竖你不了解。总之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莫以为一味压迫他们，就算是好主意：那个反而坏事，嗯！”

“然而……然而……哪，那些家伙实在不宜好的：我有这个经验。你不信——哪，你看，他们就会……”

少爷不耐烦地哭了起来。太太专心在听那两个男人谈话，随手拍拍少爷的背，接着对姨太太撮撮嘴叫她抱开去。

其实那郎舅俩常为这些事辩论的。舅太爷相信自己比他妹夫明白，不那么闭着眼做烂好人。田夸老谁都不知好歹：要是你待他们松点儿，他们就把客气当福气。

这里他弹弹纸煤灰，把托着水烟袋的手轻轻打着手势。

“你一客气呀——哼，他们就对你玩狡猾手段：还租他们也要赖赖皮，欠你的钱也就不打算还。还有呐——哪，分明他们有一块块的花边埋在土里，他们倒来求你接济，讲他经济困难，又是儿子女儿生病。……这些路径讲不完，讲不完，简直是！要我啊——我一点不客气！……”

“嗯，史老六呢——你看！他待他们那样厉害，一点不客气，那些家伙总该不会爬到他头上来了，依你讲。但是——哼，他家里怎样遭抢的？不是那些佃户么？这就是报应……土匪哪个不是逼上梁山的？”

他对着手绢擤了一把鼻涕，就对舅太爷谈起大道理来，那三层下巴肉一颤一颤的。眼睛送走姨太太的背影——肩膀伏着少爷的脑袋。接着他把视线回到了舅太爷脸上。

舅太爷只是为了关切他妹夫，就打算说服他，别人的答辩可不怎样去注意。他呼哧呼哧抽着水烟，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

蛇太爷从前当过旅长，又是将军府的将军，旧部里面还有许多带兵的。这五六年来他在家乡守着那三千担谷田，就决

心要把地方上弄得很太平，不叫出乱子。哪，这里于是没有那些不讲理的杂税，也没有土财主欺凌老百姓的事：他说这些常会激起骚动来的。县太爷也只好跟着他做好人。

就这么着——平平安安的没一点骚动。

“这就是我的成绩。你还讲什么呢，喂？我是有事实证明的。”

并且他还主张什么“平等”。待那些粗家伙象好朋友：这并不费什么力。

停了会儿嘴。两双眼睛对着瞧了会儿。

说话的人要证明他的话不错，于是又叙述别地方闹了些什么乱子。这里呢——他可放心着过好日子，并且还得了奉三阿公他们许多方便。总而言之地方上大家都感激他恭敬他，连私底下说起来都不直提他永士龙那个姓名，叫“永太爷”又显得太生疏，可是乡下人忌讳“龙”字，就改成了“蛇太爷”。

于是蛇太爷下巴点几点，叫他舅子知道做好人的好处。他觉得自己很骄傲似的，脸都发起红来。先前的烦躁——连自己也忘记了，只用食指敲着桌沿，嗓子越提越高：看这劲儿似乎全世界什么都是他的，要什么就有什么。不过有时候他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祸事，心头一阵紧。皮肉也得跳一下。

他劝舅太爷也学他做个好人，不知道怎么一来就谈到了胡适。

那个猛的抬起脸来：

“哦，胡适啊？——那个提倡白话文的！”

太太仿佛怕他们岔开去，就自言自语地说着，眼睛对着地板：

“那么利钱呢？——人家都是三分：这是规矩。”

这句话她也常说的，说了就得瞧瞧姨太太：似乎要叫别人知道自己的权力和精明。可是这回眼光扑了个空：那里只有没做好的扣子放在茶几上——用一支针钉着。

舅太爷象嫌妹妹措词不大好，瞅了她一眼，就又看着蛇太爷。

那个叱的擤了一把鼻涕，费劲地笑了笑。他不言语：这些说了又说的话没多大意思。那两兄妹早就知道了他的办法。可是他们眼光太浅。他们只贪图重利，没看清那些放印子钱的逼得别人没办法还钱，只好逃走，只好去拚命，连老本都没了着落。

“只有存在银行里顶稳当。但是银行里有多少息金，我问你，喂？——顶多九厘！我如今放给他们——有一分五。他们欢喜得了不得，哪个也不想赖我的账：千稳万妥。……嗯，你想想罢，就是银行也有倒闭的时候呀。”

并且——印子钱常常逼得地方上不安稳。……

可是蛇太爷并没兴高彩烈地讲他自己的主张。可是他也不把肚子里的别扭放到脸上来：要不然就是对舅太爷屈服，同时也就是表示对奉三阿公他们没办法。脑子里有点乱，听着少爷在外面又哭起来，他就皱着眉，仿佛打喷嚏打不出的样子。太太咕噜了一句怕少爷是有点什么毛病，一面往外走，蛇太爷就轻轻踢开她坐过的藤心凳子，腿子伸出了些。

天色渐渐往下沉，屋角落里的东西也渐渐模糊了。时不时有点风声，那些掉在瓦上的枯叶就沙沙地响着。

明天这时候——那些家伙就得来请他开仓。

他现在那个借贷处没什么用：奉三阿公他们借到了钱也没处去籴谷。可是他怎么能够让他们来开仓：那不笑话！

舅太爷老偷瞧他的脸，替他耽心着开仓的事，可又隐隐地感到赢了钱似的快意。还杂着五成好奇：要看看妹夫硬撑到那一天。到吃晚饭的时候就忍不住对蛇太爷说了些话：

“你不信我的话罢。好，那些家伙真爬到你头上来了。开仓——自己的仓要人家开！打饿肚子的人这么多，摊完了你的谷子还是不够吃呀！你想想！善有善报：哪，开了仓你有好日子过！这是你的好心政策！唉，好心政策！”

蛇太爷嘘了一口气，红着脸辩解了几句：他并不是用的什么政策，只是他向来做事都顾到别人的苦处的。

于是谁也没再开口。太太跟她哥哥换换眼色，又去看蛇太爷脸上的表情。姨太太低着头喂少爷的饭，夹菜的时候总得瞧瞧太太，似乎问这个可不可以给孩子吃。

蛇太爷只吃了一碗半饭，还是泡了鸡汤才送下肚的。他打算好好地想一想那个明天这时候就要来到的别扭，可是给一个不相干的思想梗住了：他待别人这么好，就只是一种手段么？

“手段么，暖？”

自己不明白。他把空饭碗一推，把杨五捧过来的漱口水接着，手有点打颤。心跳得不算轻，象感到了一桩祸事似的。

“没那回事！”他努力说服他自己。“一个人就能做得那么假么？”

从前他府上没这么阔气，只守着那八十担谷田的时候，他一面吃着史六刮皮他们的亏，一面瞧着田夸老熬苦，他就决计

要同情那些比他更不如的人。他到后来可就发见了做好人的好处。于是这些好处使他的好心更坚决，更维持得长久，一直到他成了大老官，还这么维持着。

这里他觉得轻松了些，很响地呷了一口漱口水。可是偶然一跟舅太爷的视线碰着了——瞥见别人绷脸在警告他似的，他心就往下一沉，全身都冷了一下。

晚上他钉着想这件事：省里的赈米是句空话，只是安安那些人的心的。并且他为了要要做好人，竟答允他们——赈米不来就只好开仓！

舅太爷认为没什么了不得。

“认真他们要抢米，你有你的团练，怕什么！再不然就请别地方调兵来，还怕人家不肯调么。哪，王师长就会巴巴地派兵来：他们都极尊重你这个老上司的。要我做了你——我才不怕呐。然而你……”

那个心一跳，狠命瞅了舅太爷一眼。接着麻烦地摇摇脑袋，一句话也不说。

第二天蛇太爷脸上有点发白，眼珠上涂着红丝：看去象有几个整晚没睡觉。他并不怕。他只是觉得有什么伤心的事梗在心里，象辛辛苦苦弄来的好枪械，收集的精锐部队，一下子给缴了械似的。

于是他趁着这上午安排了些事：叫当家师爷苗大先生去提醒车家赖皮他们——叫他打听地方上的动静。还差人去喊杨队长来。然后又一来一回地踱着，连姨太太亲手端来的燕窝也没去理会。牙齿又那么咬着，嘴唇一动一动的，那排白牙就显一下隐一下。

“要对付是容易的，唔。但是……”

“但是你怕人家议论，是吧，”舅太爷小声儿说。

蛇太爷脸上一下子发了烫，手可在不耐烦地打手势——似乎是说“这当然不对！”并且还不很高兴别人打断他思想似的皱皱眉，嘴里“啧！”的一声。

他想到了那个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他的团丁跟那些家伙准得干一手的。

于是他平日的那些好心就给一笔勾消，换来了一件切齿的仇恨。别人甚至于还要不怀好心地说到他——他以前的那些同情都是假的！他是个笑面老虎！

从此以后他就不能在家乡过安稳日子。……

他轻轻叹了口气，又怕别人听见似的瞧了舅太爷一眼。脸上拚命装个不在乎的样子，可是没做得合适，就象吃得太胀了要打饱嗝的脸色。右手摸着左手无名指上的金戒指：手指触到那冰冷的东西，稍微感到舒服点儿。

杨队长一来的时候，蛇太爷就挺起胸脯，脸绷得没有一点表情：吩咐他部下——下午两点派一队弟兄去守永家仓。他的声音铁硬，什么犹豫也没有：叫人感觉到自己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专为来听他调度的，并且叫人相信他的一切都是真理。

话里面夹入许多步兵操典上的术语：他对他的团防队当做正式军队那么训练的。于是——“完了”！可是马上又加了一句：

“没有命令——绝对不许乱动。”

“是！”杨队长第二次行了个室内礼，挺直着身子退去。

蛇太爷于是一个人呆到那书房里，把门匐的一关，不让别

人进来。他静静地坐着，手支在脸上，腮巴肉给挤得堆着。他想起从前他对那些人——和他一样受了史六刮肉他们的气，可生活得比他更苦的那些家伙——所生的好心。

“这当然不是做假，这当然！”

当初的那副慈悲心肠的确是真货色。现在他还是好得叫他们感激。这就尽够了。可是目前那些人却要求他割自己的肉来做好事，这是——哼！

做好人也得有个限度，唔。

他站了起来，两手反到了后面。他突然看到了亮光似地悟出了一个道理，就再也不用那么麻烦着去对自己辩解了。是啊，管它是不是真的，那些人总得过他实惠。只要有点实惠就成，那些家伙。

“我怕他们骂？！哼！”

到了晚上他想了许多对付方法：舌子解决不了的就只好拿别的东西来解决——不过他还希望不会到这一步。可是车家赖皮他们一来报告了那些不大稳当的情形之后，蛇太爷就正式发起脾气来：

“什么，他们讲我如今靠不住！哼，要我把我自己挖了肉去布施他们——那就不行！我生平做事总凭天良，他们倒叫我……叫我……仓是我的！他们要抢就来抢！我还怕！”

太太不放心地抬起那张肿脸要开口，舅太爷可抢了先，他把纸煤交给左手——压在水烟袋下面，空出一只右手来扳住蛇太爷的肩膀，脸子也凑了过去：

“你千万不能叫你自己的团防去对付。”

“怎么？”

“人家有口舌，”舅太爷指指自己的嘴。

那个睁大了那双涂着红丝的眼睛：

“我怕什么！”

“不是这样说的。你的地位不同。你怎么不去请兵呢。譬如这么说，哪，打个电报给老王……”

沉默了会儿。两双眼睛对着似乎在说着些什么。

于是蛇太爷咬着牙，用鼻孔应了一声——“唔！”

“这不能够怪我，”蛇太爷把冰冷的手反到后面去互抓着。“这是他们太无情。嗯，他们这样来报答我——逼我开仓！……真伤心，真伤心，嘖，唉！”

第二天上午奉三阿公那批人果然又来找蛇太爷。他们人更多，脸色比上一次难看，仿佛在拚命忍住怒气似的。要是一个生人瞧见他们，准会觉得他们六七十个人的模样都没有什么分别：腮巴都陷了进去，牙齿都显得有点大。那百多只腿挺吃力地在路上踏着，发出一种沉重的声音，震得叫别人心都怔忡起来。那许多黄黑色腿子杂乱着往前伸，走一步——腿肚肉就拉动一下。

可是蛇太爷没出来跟他们会面，只派苗大先生来对付他们。

这回没一点结果。苗大先生没说过一句着实的话，只是听他们说，点着脑袋：“好的，不错。”再不然就——“唔，我去请示你们蛇太爷。”

一到中饭边，蛇太爷府上关了大门，四面有团丁放着步哨。

傍晚开到了一营兵，扎在永家仓南边那个三圣庙里。

蛇太爷灰白着脸，嘴里再三再四地说着那句话：

“这不能怪我，这不能怪我……”

三

地方上的人本来奇怪蛇太爷的话为什么会靠不住，现在可着起慌来。到处都有五六个脑袋凑在一块，压着嗓子谈着。他们渐渐耐不住性子，有时候竟说了些不恭敬的话。

福生他们又到了奉三阿公那里。他们走得很急：两只脚似乎不是自己身上的东西，踏在路上没一点感觉。谁也不言语，仿佛这世界上的话都已经说尽了似的。他们彼此都知道各人心里转着些什么念头：他们现在想不到明天，也忘记了昨天。大家都只看见同伴们慌张的脸，急促的呼吸，此外——就简直想不起世界上还有别的事物。

这时候他们把那活着做人的大道理看成非常单纯的东西，他们全部的生活也缩到只有一根纱那么细，那么不结实了。

他们的衣裳都差不多：有的夹衣，有的单衣，外面罩着一件棉背心，不过颜色不同。脸上都扎着他们的汗巾——多半是成了灰黑色的。只有笪帚把公的是一条黑棉袄，扣子一颗也没给扣上。他张着嘴在出气，声音象打鼾那么响。

两三条狗冲着他们叫着，别处的也就汪汪汪地和起来。可是这些人全没理会，只加紧踏着脚，眼睛空空洞洞地对着前面。这些脚步响声仿佛在威胁着别人，于是那几条畜生叫着冲上去又退下来。

一到奉三阿公家门口那块坪里，许多手就都挥动着，许多嘴都在说话。看来他们并不象是来商量，只是已经打定了主

意，来告诉这老年人一下的。

奉三阿公全身没一点劲，手哆嗦着撑在门板上。灰色的脸上全是些汗，张着嘴在喘气。

“奉三阿公怕不能经久了，”民老弟嘟哝着，打了个寒噤。

“赈米是句空话呀，人！一天挨一天叫我们等！……”

那老头抬起了他的脸，眼睛给汗淹得更睁不大。皱纹全结了起来，象在熬着痛似的：

“他老人家答允开仓，他老人家亲口对我们讲的，唉！”

笊帚把公要跟人打架似地把膀子一晃，声音震得别人耳朵发胀，两排牙齿中间喷着唾沫星子：

“答允开仓！好，如今连大门都关得结结实实的！”

“我晓得，我晓得，”奉三阿公颤着嗓子说，声音颤得几乎听不见。

“这是什么路径呢，这是！”

有一个娘儿们插进嘴来：

“蛇太爷亲口答允的——不算一句话么！如今……”

接着好几个尖嗓子都一齐嚷着，谁也听不明白她们说的什么。那一串串的似乎并不是人类说的话，只是一些害怕的叫喊：仿佛她们给冤冤枉枉判了死刑，拚着全生命的劲儿挣扎着在喊冤。

那些尖声里夹着民老弟的男人嗓子，可是谁也没听见他的话。于是他抓着拳的两手抽动了一下，很累似地蹲了下去，散松了拳头——搁到膝踝上。嘴还在一动一动地自言自语着。

奉三阿公觉得五脏六腑都给挖空了似的难受。活到了五

十几，现在一下子可不知道要怎样做人了。他觉得这世界走到了尽头：没有了太阳，没有了活路。

真奇怪，唉！蛇太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别人瞧见他嘴唇发白，都吓了一跳。

“奉三阿公你老人家怎样了？！”

“饿的，”福生感到了会有什么祸事，全身长了鸡皮疙瘩。

“你老人家去躺躺罢，好不好？”

老头坐到了板凳上闭着眼睛，把俯着的头摇一摇，喘着说：

“不要。等一下就……等一下……”

“看罢，看罢！”福生咬着牙说。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大家的话都渐渐不客气起来。平日不敢想到的一些事——现在可打嘴里迸出来了，还杂着说惯了的骂人的话。地方上的人眼看着都得跟刘三胡子上路，别人可把整仓的谷子囤着。

他们灰黄的脸上突出了青筋。有几个紧紧咬着牙，说起话来就嘶嘶的。

笊帚把公嚷得嗓子发了嘎声，告诉别人他再也熬不下去了。枣树坪的人已经剥柳树皮煮汤喝，大家只喘着等死：这种日子太叫人难受。这里他操了一句别人的祖宗，鼻孔里“嗯”了一声。

一个带哭腔的娘儿们试探地说了一句话：她觉得答允了开仓的总会开仓，要不然逼得大家没办法——也没什么好处。

他们把这几天闷在肚子里的气——都发泄了出来：谁也没留神到该说不该说，也没去拣选句子。可是大家都似乎在谈世界上一般的坏人，没明指是谁。要是干脆的说到“蛇太爷”这三个字——那仿佛还有点顾忌什么的。

这里民老弟可就提到了苗大先生：

“总会开仓啊？——怕靠不大住！前半天我们去，只有苗大先生出来说话——没有一句落边际的！”

福生的胸脯绷紧得很难受，他深深地嘘了一口气。冰冷的手抹抹那突出的额头：

“蛇太爷平素不是那种人呀。……”

他想到了他老娘生鬼病的那个情境：阿弥陀佛，蛇太爷这么好心好意借钱给他，还亲自来看老太婆的病。可是这似乎是前一生一世的事了：现在——这世界上并没有那么个蛇太爷。现在——他老娘几天来都伤心地哭着，说她会跟刘三胡子一样。

“我一定会死！……福生，福生！……我一定会死！……”

他这做儿子的就得全身都哆嗦起来，粗声粗气地叫老太婆别这么想。他很烦躁的样子，又象是在安慰她：

“啊呀，总是讲这些话！我讲过的呀：赈米就会来的。不来——蛇太爷那里还有谷子借哩。……莫这样想罢。姆妈，姆妈！嘖，真是！”他挺费力的微笑着，嘴角酸得在打颤。于是老娘索性抽咽出来。

其实福生自己也不大信得过自己的话。他早就瞧见自己的一家人直挺在草堆上，突出的骨头上蒙紧着一层蜡黄的皮——用刀子剔都剔不下来的。大家都半露着灰色的眼珠，

谁也不能给他老娘收尸。

他偷瞧一眼奉三阿公。胸脯那里又紧了些，感到鼻尖子给刺了一下。他把抹着额头的手移到眼睛上揉着。

“到底会救我们么，那个蛇太爷？”他问自己。

突然有谁嚷了起来，嗓子不象是人嗓子：

“蛇太爷分明反了水！苗大跟我们说什么！如今——他们的大门也钉了钉，他反水！……”

“是啊，等着跟刘三胡子上路——总不是个路径！”

“他囤着那多谷子——看着我们打饿肚！”

许多嘴都喷着唾沫星子，手呀脚的都晃起来。笊帚把公盖过了大家的声音，嚷着要到永家仓去，接着这句话就潮水似的在人堆里滚着。

奉三阿公使了大劲站起身来，可是腿子发了软：斜倒了一步，把肩膀撞到了门上靠着。他用劲睁着眼睛瞧着他们，手乱晃着叫：

“呃！呃呃！……”

他知道事情已经到了这地步。他身体内部有团什么热东西在发胀，汗淌得更多。可是他总觉得他们的主意不大稳当：象耽心他的小儿到塘边去玩——一个不留神会掉下去的。可是他又想不出别的路子：就动动膀子一句话也说不出。

接着五六双手把他扶进茶堂屋，他就瘫了似地往下倒。

“唉，他老人家反了水，……反了水……”他说梦话似的。

民老弟嘴里衔了什么东西那么含糊着说：

“唉，蛇太爷变到这样！不过如今事情是——嗨，好菩萨！——”

“嗯！”福生用鼻孔叫了一声。

奉三阿公在里面叹了一口气，嘟哝着些什么。他可还没忘记蛇太爷的那些好处：他只是没把那个反了水的蛇太爷跟好人蛇太爷联想到一块儿，似乎他现在的忿恨——是对另外一位蛇太爷发的，跟那位慈悲的蛇太爷不相干。

他顾到的只有目前的这个关头，就是前一个时辰的事都想不起来了。

站在沟旁边的笊帚把公把手一挥，连假嗓子都叫了出来：

“今晚到永家仓去呀！”

高音低音都响成了一片。每个嗓子都用劲地叫，响音象扔出来的石子。许多腿也动了起来，栗子肉一跳一跳的。

民老弟揩着福生的膀子说了几句什么，笊帚把公的粗嗓子可又在他们耳旁响起来：他叫大家准备好麻布袋。

“拿了家伙就取齐呀！拿了家伙！”

“我到长冲去喊他们去！”

福生说了就走。可是一会又站住，回过脸来瞧着那堆人，张一张嘴可又没叫出什么。他心跳得要蹦出口里来，身体内部的五脏，肌肉，血管，都在打着颤，似乎有东西在一下下耸动着。手绞着汗巾，象要把它弄断似的。

这么愣了会儿，就一跳似地跑了开去。

奉三阿公挣扎着要走出坪里来，可给按住了。于是他嘴里乱骂着：自己也不知道是骂谁。

太阳成了黯红色，渐渐往西边沉了下去。满天的乌鸦叫着，穿过了紫灰的空气，就都停在树上，象是些墨点。

那些茅屋都蒙了纱布似的——轮廓模糊了下去。人们只

显出黑脑袋，五官糊成了一片。许多黑腿子象影子什么的在路上掠过，踏着杂乱的步子。

七点多钟的时候，田野里响起锣声来：一下紧接着一下，震得大地都在打颤。

脚步子象浪头打在岸上似的，分不出一双双脚的踏声，全都打成了一片。他们身子都向前俯着，似乎有谁在前面拖着走。

到处有狗叫着，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一声接一声的。

那两百多人似乎什么也没有见，只是加紧了他们的步子：那整片的步声就更响，使人感到一种压迫。听着叫人想到——他们走过的地方准会给踏成一条深坑的。

乌鸦惊得飞了开去。狗退得远远的：它们现在的叫声仿佛并不是为了要吓退这群人，倒是在警告自己。那群人只突出了上身往前走，瞧这劲儿——就是有大海横在他们前面，他们也得踏过去的。

奉三阿公也在这群人里面拖着双发软的腿子，笞帚把公跟柴十三扶着他。本来别人怕他在半路上死去，怎样也不让他来。可是他一听见锣响，听见这许多人的步声，就忽然给什么抓住了似的，发了狂地拍着自己胸脯，又向空中搔着手：那劲儿就象一个人愤怒得横了心——连自己那条相依为命的耕牛都要一刀宰掉它。

“我要去，我要去！这日子我再熬不下去了，我再不能够……我不管这许多……我要去，我要去！……”

他在这群人里给拖住走的，前后还似乎有种重东西催他往前，要停一步都不能够。他狂跳着，血在皮里面奔——快得

要绽开皮肉迸出来。有时候他忽然触动了一个念头：觉得这件事干得有点——

“有点对不起人，对不起人……”

可是他喘得不能够开口。

于是身子往前面推动着：常是这只脚踹到了那只脚。

风卷着锣声——一会儿隐下去一会儿又响起来，象一远一近地在飘动。

所有的屋子都给波动得荡着，所有的人心也都在荡着。守在家里的女人们在提心吊胆地等着，压紧着嗓子谈永家仓今晚上会不会出乱子。

只有蛇太爷府上是静悄悄的。太太们睡了觉，让蛇太爷呆在他书房里。他脸子发了灰，牙齿咬着嘴唇，似乎在等着意料中的坏消息。

舅太爷把着水烟袋没去抽，也不言语，有时候冷冷地膘蛇太爷一眼。

突然——蛇太爷身子一震，右手凌空着轻轻打个手势：

“听！”

那个眼睛抬了起来似乎在问他。手不知不觉一动，纸煤灰掉到了衣襟上。

“发生了！”

远处那片潮水似的声音里——夹着枪响。

蛇太爷眼睛低了下去，避着舅太爷的视线。他似乎听见奉三阿公他们的叫喊，看见他们倒下去。他嘴角上忽然闪了下微笑，隐隐地感到一种痛快。可是马上又给什么虫子咬着似的不舒服。他叹了一口气，猛地抬起那张胖脸来，声音打着

颤：

“失败了！”

“什么？”舅太爷当他是句反话，脸上的肌肉也就放松下来。

“我——我——我做人做失败了。”

他眼盯着自己的手：那些白胖的手指象一条条的蛆。

于是又叹了口气，象要呕吐似的脸色：

“真奇怪，真奇怪，这世界！连做好人都不许做，嘖，唉！”

原载《文学时代》月刊 1935 年 12 月 10 日

第 1 卷第 2 期

中 秋

酒菜已经在桌上摆得舒舒齐齐的。

葵大娘子把一张椅子稍微移动一下，就殷勤地招呼那位客人：

“三舅舅，这里请坐罢。”

那位三舅舅把一张金黄的瘦脸笑得满是皱纹，舌子在干枯的嘴唇上舐了一舐。可是身子没动，只用着希望什么似的眼色瞧着葵大爷。

葵大爷可没就席的意思，一个劲儿在发议论：

“我真不懂，我真不懂！如今这个人心真古怪！早先佃户还象个佃户，对东家恭恭敬敬，屁也不放一个。一到过年过节就来送鸡呀肉的，倒讲究这个礼数。如今哪——你看！你过你的节，他理都不理。送礼的就没有几个。来拜节的就没有几个。他们全不想想——他们吃的饭是哪里来的！”

“是，是，”三舅舅眼巴巴地瞧着男主人，微微点着头。

那个叹了一口气站起来：矮矮的身材竖着象一个罐头。

三舅舅轻松了点儿。不过视线还注在这位男主人身上，仿佛想把他吸到桌子边来。

八岁的小少爷干脆把上身往前倾着，偷空儿还得对那儿

碗菜扫一眼。

可是葵大爷没理会这些，只再三再四地告诉别人这世界变得太古怪。他脸子侧过来对着三舅舅，嘴里把这个世界比成一所屋子——墙快要倒了可没人来修理。

“真精心。譬如屋子漏了……唉，真的，三舅舅你早年造这房子——朝南怎么不多开几个窗户呢？”

三舅舅一下子想不到别人突然会问这么一句话，愣了一下：

“啊？”然后又——“是，是。”

这所屋子本来是他三舅舅的，拿来向葵大爷押了一百块钱债——到期还不起，就正式归了这位妹夫。

事情已经过去了八年。三舅舅做人向来只顾到目前的事，他现在只巴巴地望着马上就坐下来吃东西。他肚子里是空的，咕咕咕地直叫着。他简直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葵大爷的话。

好在葵大爷似乎并不要他插嘴。咕噜了一大气，就这么结束下来：

“不瞒你说，三舅舅，有好多的事情我简直看不顺眼。”

“是的，”他干皱的脸上应酬地笑一笑，同情地叹一口气。

于是他妹夫把圆筒筒的身躯向桌边移过来。

“好了，”他想。嘘了一口气。

他的小外甥起劲地往前面一蹦，赶紧就占了一张凳子。眼睛生了根地钉着那些菜。手扶到了桌沿上。

三舅舅也打算坐下去，眼睛睁得很大，膝踝有点发颤。碗上的热气直往他鼻孔里冲，舌子底下就突然变成了水淅淅

的。

葵大娘子担心地瞧着他，他是她的嫡堂哥哥，她怕娘家的脚色在丈夫面前丢丑。她很有把握地相信一个人一穷——就常常有些不大好看的脸嘴。

“好好的家产浪个精光，唉！”她肚子里说。

现在这位三哥成了光杆，一个人借住在城隍庙东厢楼上，有一餐没一餐地混日子。别人都在家里团聚着过节，他可是个孤老：一个独生儿子在外省七八年没个音信。于是她跟葵大爷商量了一下，就用着五成客气劲儿，五成象施主似的声调——请三舅舅来过中秋。

这里她瞅一眼她丈夫的脸色。

做丈夫的突然加快了步子，冲到小少爷跟前就是一掌——劈！

“这小鬼！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大人没上桌你就先上桌！等一下就饿死了么！你这……你这……”

劈！劈！

那位客人赶紧哆嗦着腿子站直，悄悄地退了两步，好象表示他并没要坐下去。一面把嘴里沁出来的唾涎咽下了肚。

“唉，孩子这么大了不懂规矩，”太太眉毛打着结，把哭着的小鬼拖开。“你也真是！发这样大的气做什么呢——好好地过节不好！”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三舅舅把身子移动一下，右手没劲儿地挥着。他想走过去劝劝可又不敢，就哀求似地对那边仰着一张苦脸，嘴里只是——“呃呃，呃。”

天也象他妹夫那么阴沉着脸，灰色的云打东边滑到西边。院子里一些枯叶打阵旋，不耐烦地响着。

他这做舅老爷的打了个寒噤。背脊似乎贴在一块冰冷的铁板上。眼珠子往桌面上一溜，他忽然有种制止不住的疯念头——恨不得把那壶热酒一口气灌到嘴里去。

葵大爷可一个劲儿跳着，仿佛要跟三舅舅比比高低。眼球突了出来，嘴里下雹那么撒出些话——又多又快。

“混蛋！混蛋！……这日子真不好过，真不好过！哼，这样好一个儿子——好极了！你真管教得好！嗯，人家还说我有福气：两个儿子。看看我们大少爷！——他把我当做个什么！人家过中秋讲究一个团圆，好啊，我们大少爷连家也不回！……”

太太轻轻地插进嘴来：

“他学堂不放假——怪得他么？”

“不放假！哼，不放假！都是他自己要进这个瘟学堂！”

三舅舅坐到了一张椅上，全身发软。肚子突然收缩得很紧，一会又觉得渐渐在膨胀。

那几碗菜已经没了热气。可是风一飘过，就得卷起一些油腻腻的香味儿。他深深吸一口气，眼睛半闭着。接着他五脏都晃动了一下，他突然觉得有什么痛心的事似的，直想要叫着哭一场。

小少爷早已经给噤住了哭声，只挨紧在他娘身边，一个食指衔在嘴里咬着，眼盯在桌面上没移动过。他似乎不知道他爹的脾气是他引起的。

别人听着也很难相信这是对小少爷生气；葵大爷的话头

分明已经转了方向——在嘟哝他每天要说几遍的那些话了。

“我辛辛苦苦经营这四五十担租谷，一年忙到头。我自然只配当牛马，赚了钱来望你们享福。不过你们也要拿点良心出来呀！……”

只要眼睛一盯到三舅舅，三舅舅就吃了一惊似的，身子移正了一下，嘴里赶紧说着“是，是”。

男主人反着两手踱来踱去，声音干巴巴的好象风刮着枯树的响声。

这个世界完全变了颜色。葵大爷用种很自信的口调警告他的家人：这么下去总有不得了的一天。谷子老是收不足，钱老是不够用，人心又那么坏。

于是他叹了一口气。

做客人的受了委屈似地问自己：这位姑老爷干么要趁着开饭时候发牢骚呢？

葵大娘子可装做什么也没有听见的脸色。眼睛盯在地上，有时候眉毛轻轻扬一下。这里似乎是静悄悄的，连三舅舅的小声儿喘气都听得很分明。于是她慢慢抬起眼珠子来瞧她堂哥哥——那张骨头堆得凸凸凹凹的苦脸叫她打了个寒噤。

她丈夫捞一下袖子，大声说：

“人家有亲戚——靠亲戚帮忙。我呢，哼，什么亲戚都用我的钱，揩我的油。我真不懂，我真不懂，唉！”

他扫了三舅舅一眼。三舅舅哼了一声。

“揩他的油？”这位舅爷模糊地想。他记得葵大爷没给过他什么东西。倒是他自己从前还有田产的时候——那很慷慨；一句话就把块竹山送给了这位妹夫。他俩从小就同学，很

要好，这头亲事也还是他三舅舅做的媒。

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只颤动了一下嘴唇，视线对桌面上溜了一下，肚子又缩紧起来。

葵大爷叹着气，咕噜着自己的景况不好。然而别人还拚命用他的吃他的。说不定还有谁拿他的钱去做烂好人。

“横竖是我倒楣就是了。好极了好极了，哼！”

“你这个话就说得太那个，”太太到底插了嘴，撒沙子似地说着。“哪个亲戚揩你的油？哪个拿你的钱去做烂好人？……真是！好好的平空要发脾气！”

“什么！什么！”

每回太太一顶嘴，葵大爷就照例用这些语句。下面的话可一句也说不上，于是急得跳着，把茶几什么的用手拍着。

三舅舅痛苦地抬抬手仿佛要打喷嚏打不出的。

“呃呃，呃。……其实……其实……”

接着忽然眼面前一阵黑，舌子也有点发了麻。

葵大爷大概还打算把他的脾气发下去。拳头晃了几下，嘴张了开来，正要……

可是佃户浪大呆子闯进了门。笑嘻嘻的露出那些大板牙。手里拎只大阉鸡。

男主人嫌那家伙打断了他的怒气似地瞪着眼。

“嗯，你倒还记得今天是中秋么？”他咆哮着。

“有什么法子呢。我们如今——葵大爷是晓得的：打了饿肚不算，还背了一屁股印子钱，娘卖屁的真是！”

三舅舅要站起来可又倒了下去，身子成了三伏天的洋蜡，指尖发着冷，掌心上全是汗。他不懂别人干么要请他来过

节——好象安排一个圈套来叫他那个的。

什么地方的肌肉一阵收缩，嘴里又满满的全是唾涎，他偷偷地咽了下去，一面把哆嗦着的手挡住喉头。

屋子在打着旋。可是葵大爷还脚跟站得很稳地在那里说什么。

“这忘八蛋！”三舅舅想。

他糊里糊涂瞧见他妹夫拿一杆秤来称那个阉鸡。于是一些刺耳的话声在屋子里滚着：

“三斤都不到！三斤都不到！”

然后又来了那一套：“揩油，”“我横竖是牛马，”“大家用了我的钱还这么没良心。”

三舅舅张一张嘴要说什么，可是嗓子里有东西塞住似的。

忽然那个浪大呆子收了那副笑容，脸子拉长起来：

“怎么！我们几时用了你老人家的钱？问你老人家借借债是有的：八分息，还出了押头。哪个娘卖的揩了你葵大爷的油！”

这家伙说话向来就没个分寸。

三舅舅身子一震：仿佛束紧着的一些什么——陡然放松了。他忍不住感到一阵轻快，竟有喝了一杯酒那么舒服。

他眨眨眼，用了全副精力来瞧着那佃户那张粗脸。

可是他脊背上一阵冷。一下子回复了他的意志，他嘴角上就卷起两条皱纹——显出五成轻蔑，五成愤怒。牙缝里迸出了一些抱不平的话：

“了得！对东家这个样子，这个……”

虽然他落魄到饿肚子，他到底还是个世家子弟，他到底还

穿着这件灰布长衫——不过里面没衬短褂子就是了。

葵大爷的嗓子盖住了他的话。这位妹夫手拿秤杆跳着，似乎想把自己弄高些去打浪大呆子的脑顶，嘴里喷出些十分恶毒可又不失身份的咒骂。这么跳了会儿——就竟举起秤杆要往对方劈过去。

小少爷慌得哇的哭了起来。太太跑过去拖住她丈夫，一面求救似地瞧瞧三舅舅。

舅大爷用劲站起，屁股又重甸甸地顿了下去。他挣扎着再起来，可是两条腿撑不住劲：身子摇晃了两下，赶紧靠上了香几——那副红烛的火光就一跳。

“呃，呃，”他嘶声说。眼面前旋着许多花纹。

那个浪大呆子发了牛劲：一把抢过秤杆来，喷着唾沫星子叫：

“说得好！说得好！你赚的钱！——娘的，你的钱是你赚的？”

他们似乎打起架来了。

三舅舅紧靠着香儿不敢走开，眼睛半闭着，脑袋晃着。

那田夸老的粗嗓子震得他耳朵发胀：

“我不租你的田——我退佃！明天找中人来——你还我的租金！”

浪大呆子还没把这些话说完，拾起那只阉鸡就往外走。

怎么！——那家伙把那份礼物收回了！

女主人宁可暂时说丈夫的不是，不能叫浪大呆子就走。

“不要走不要走！真是，有话总说得明白。葵大爷向来是这个坏脾气——你还不晓得？”又着急地向着三舅舅：“三舅舅

三舅舅，你劝劝他！”

那位发了晕的客人猛地醒了过来。他当然得替妹妹夫打算一下。于是象初学走路的孩子似的，冒着险一口气冲到门边。

“喂喂喂！喂！……他不听！……他去了！唉！啧！”

他手撑在门上，忽然感觉到要呕吐的样子。扁平的胸脯一高一低的喘不过气来，满脸的汗汇到下巴尖上往地下滴。

葵大爷的怒气转了方向。一双吊桶似的短脚子跳着踩着。右手一会捶茶几，一会拍拍自己胸脯。

“我真不懂，我真不懂！我的亲戚朋友只会占我的便宜！一有得吃他们就赶紧来，一有事情他就只袖手旁观！好亲戚！好亲戚！——好极了！嗯，好极了！……”

三舅舅咬着牙——哆嗦得咬不紧。他狠命地瞅妹夫一眼。

他仍旧什么也没说。他不打算顶嘴：跟他来往的只这么一家亲戚，要是断绝了——那简直就是断绝了他的一线生机。现在他只是靠这么一点儿希望在过活，希望这家亲戚会可怜他。

他让腿子颤着，靠着门框没移动一下。

葵大爷老是拿眼睛瞪着他，嘴没停过。他可象天生成那么驯伏似的没一点反响。并且刚才那个浪大呆子来了那么一手，要是他三舅舅现在有点不愿意的表示——就显得他是跟那田夸老站在一条线上的。

于是他把跳动着的眼皮眨几眨，视线给移到了别的地方。

桌子似乎在蹦着。摆在右角上的那碗红烧肉——一块肥的在那里颤动，很有弹性的样子，有时候几乎要跳出来。酒壶也晃呀晃的，仿佛瞧见壶嘴里淌出了一点儿东西。

他嘴唇成了灰色。他耳边断断续续跳着蔡大爷的话。

“揩油……好亲戚……只要吃酒吃肉……好极了好极了……”

可是这些声音渐渐远去，渐渐远去，听来竟象隔了一座城墙似的。一会儿就连这一点点也听不见了。

蔡大娘子叹了一口气。她怕丈夫对她娘家人说出更加不好听的话来，就轻轻推着三舅舅：

“你还是回去罢，你还是回去罢。”

三舅舅摇了两步，这院子忽然象海船那么荡着。越荡越快，越荡越厉害，一下子天地都倒了过来。他站不住脚，一交就扑到了地上，昏过去了。

院子里的枯叶就沙沙响了一阵，听来好象对酒杯筛着酒似的。

原载《文学时代》月刊

1935年11月10日创刊号

追

“啊哦——哦，哦，哦！”

秦秘书打着呵欠，把两条膀子举得高高的。他哑了哑嘴，又俯下脑袋来看桌上那本书。

挂钟满不在乎地响着。几位同事在谈笑着，互相讨着便宜，还有意无意地把话题牵到一些女同志身上去。连勤务也叽叽咕咕的，好象在说着哪位官长的隐事。

“讨厌！”秦秘书想。“一点正经事不做，只瞎扯！”

他拿手在剪得平平的灰白头发上抹了一把，舌尘顶到了上唇上，眼睛紧对着那一行行的五号字。太阳穴那里有点发胀。

唉，讨厌。干么现在的书——字都是那么小呢。

后面忽然有人提到了他秦秘书。他脸一热，回头冲着别人笑一笑。

“秦秘书，秦秘书！”那位章科员对他晃着手，“请你做个见证：孟密司的确是女权会的委员，是不是，是不是？”

其余几位就提高着嗓子吵了起来。一面还打着哈哈。直到秦秘书开了口——他们才一阵风似地平息下去。

这位秘书把书合上。脑袋摇了个圈，还维持着那副笑脸。

话来得慢条斯理的，声音放得很低。

“俺，俺，是倒是的。但是孟密司——”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俺，其实是要出出风头而已。她们能做什么事，她们？如果妇孺也可以救国，那我们……”

他照例把下面的话梗在喉管里，并且格格地笑着。一面又努力撮着嘴唇——不叫牙床肉露出来。

有几双贪馋的眼睛膘到了朝西的窗口——那边那位女同志一直没理会他们，只一个劲儿临着她的“张迁碑”。

个子顶小的刘科员耸了耸肩膀，吐出了句俏皮语：

“管它呢！国家横竖不是我们这几个人的。”

他忍住笑来看看其余的脸上有没有什么反应，干咳了一声。

章科员接了上来：装着副摸捉不定的正经脸色：

“不过秦秘书倒是关心国家大事的。”

那位秘书觉得身上有热辣辣的东西流过，仿佛给说破了什么丢脸的勾当。他忸怩地笑着，把那本书小心地推开，让自己的胳膊搁上桌子。

“章先生总是同刘先生唱双簧，哈哈哈！”

瞧瞧角落里的两个勤务，又瞧瞧那几位同事，他觉得他应该解释几句。于是他腮巴上的弧形皱纹渐渐往嘴那里收缩，脑袋轻轻点着，用种办公事的派头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并不是喜欢那套什么时髦东西，只不过想看看那些新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俺，真讨厌。

“往往看了许多——还不晓得它说的是什么。总是‘的’。总是‘的’。……字又那么小。……”

停了会儿又说：

“俺，不过自然也有许多好书。譬如这个问题……”

章科员用力点一点脑袋，哼了句“是啊”，就没那回事似地跟刘科员逗起眼来。他俩提高嗓子嚷着笑着，弄得四壁都嗡嗡地起了回声。

仍旧是那一套——什么孟密司，什么冰淇淋。

秦秘书还打算谈几句正经话，脸对着他们等了好一会。末了他只好把那本书拖过来，轻轻嘘了一口气。

“奇怪之至！”他摇摇头对自己说。“他们没有儿女啊，难道？”

他带着骄傲的脸色——把那本书在折着角的一页上翻开来，一面忍住呵欠。他眼睛老盯在一个句子上，在肚子里反复念着：

“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化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可是那些嘈杂的人声总叫他读不下去。他烦躁地皱皱眉毛，把脊背靠到后面。他拿烟斗来装上了淡巴姑，^①盯着前面那张办公桌出神。

他想到了他儿子的前途。

“克实将来呢？”——一提到这个，他就感到有千万条绳子乱结在一堆，叫他脑袋发胀。

那孩子也许算得上是个好的：吃呀穿的都不讲究，只在书上花了些钱。那孩子尽看些许多“的”字的文章，许多倒装句子的小说。唉，有什么用呢，但是？

^① 淡巴姑 旧时通用的外来语。Tobacco 的音译，即烟草或烟丝。

秦秘书紧紧咬着烟斗，让唾涎滚进了管子里——吱吱地叫着。

“将来大学毕业——顶多也不过当个科员。”

接着他又想象克实坐在那张办公桌上，一面拟着稿，一面跟同事们谈到什么冰淇淋。……

忽然他很快地把那本书装进皮包里，看了看钟。他决计要跟克实再切实谈谈这个问题。他这下子就再用不着啃这本书来伤脑筋了。

这一天他一回到寓所，连拖鞋也没换上，就走进克实的屋子。

他瞥见那小伙子在写什么。他一进去，那个就拖一张报纸来盖着，两肘搁在那上面，手托着下巴。可是他用种很了解的样子往那边瞅一眼，满不在乎地坐上一把太师椅。

为了要努力使自己别太庄严，别叫儿子害怕，他说话的声音放得特别低。

“今天我又想到这个问题，”他脑袋画着圈子，用种商量的口气说。“你到底——你高中毕业之后，学哪一科呢？”

儿子抱歉地笑一笑。

做父亲的拿手摩着靠手——冰冷的，倒有种清凉的感觉。他又说：

“你自己不主张升学，固然。但是生活问题……俺，生活问题呢？在现在社会上——无论如何，资格还是要讲的。……”

他一住了嘴，沉默就好象是个固体的东西——紧紧地挤到了他身上，叫他感到了一种压迫。

这孩子！遇见他那批同学的时候就尽是不闭嘴。可是在

他爸爸跟前——唉，怎么的呢？自从他母亲死了，他姊姊出了嫁，这两父子就一直没离开过，并且这个作长辈的从来没摆出过什么严厉的脸色。

“他还是有点怕我，”秦秘书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念头反而叫他安心，叫他平素那种失掉了什么似的感觉给冲淡了些。

于是他把声调放得更柔软了点儿，对他现在这种生活发了点牢骚。他认为吃饭不容易：他混了这么多年，到了五十九岁还依然是个秘书。这里他叹着气，拿手在眉心里抹着，又擦擦额头。

末了他试探地发了几句议论：

“一个人要进步，固然。但是衣食的工具不得不有一个的。所以我——唉，你看呢？我还是主张你学工程。”

克实把眼睛空洞地对着前面，似乎希望老头儿快点走。嘴里随随便便地答：

“我数学不好嘛。”

“那倒可以预备起来的，呃？杂里骨董的书少看些，外界的是非不要去管它：专心在数学上用功。”

他等着他儿子答话——闭了会儿嘴。

“其实——你现在这样真叫我不放心。万一要有点那个，我以为……”

这些意思克实早就明白：他父亲婆婆妈妈地常对他这么噜嗦着。这小伙子就照往常一样，露出那副总是说不清的烦劲儿，很急地晃一下脸。

“你总是这样！”他皱着那块丰满的印堂，声调有点不自

然。“除开办公厅——世界还大得很哩。当工程师也好，当秘书也好，我们没工夫想到那上面去！……”

克实大概觉得自己太使性，说了就赔罪似地微笑一下。

那个没再言语。他看看窗外青灰色的天，看看已经模糊下来的那架书，把电灯开开，就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我何必干涉他呢？”他难受地责备他自己。

他知道他儿子喜欢文艺：干起数学来准太苦。于是他感到有个疙瘩钉在心上——连自己也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

屋子里渐渐暗了下来，只有靠窗的桌上——还瞧得见那些雪白的纸，摆得挺整齐的书。他要开灯，手可在半路里停了下来。

这黑暗点儿的空气于他也许适宜些。他躺到了藤椅上，用脚把一张椅子钩过来搁着腿。他抽着烟想着。

有许多事——自己还看不开。儿子渐渐离开他，怕他，一定是为了这个，唉。

他闭上了眼睛：

“不要资格就让他不要资格好了。他将来可以做高尔基。……”

可是他总有种不满足的心情：仿佛一个失掉了的东西已经给找到了，然而不是本来的那一个——没有本来的完全，也没有本来的合用。

他听见隔壁掀纸的声音，又听见隔壁慢慢脚步响。

“克实，克实！不要写了罢，要吃饭了。听见吧？”

“我没有写了。”

“唔。……你写的是什么？——小说？”

“一篇杂文。不相干。”

停停他又很内行地问：

“谈文艺的吧？”

这时忽然有个奇怪的想法在他脑子里电光似地一闪：将来他儿子的传记里——得提到这位中国高尔基也受过他父亲的影响。……

心窝里一阵麻痒痒的，他身子就象开足了发条一样——有力地站直起来。

一开了灯，他用种要搏斗的手势打皮包里掏出了那本书。他怎么也得把这些文字啃进去，叫克实老是跟他在一起。每逢星期日他儿子就得跟他在后湖坐船，跟他看电影，甚至于跟那些毛脚毛手的同学们都疏远了下去。

于是他专心对着书本子，一字一字地掀动着嘴唇。

“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化了……”

同时他又想象着克实跟他谈到一个什么作家，谈到中日问题，连上了床也叽叽刮刮的，克实兴奋得嗓子越提越高。

他呢——他到了适当的时候就得很慈爱地劝儿子安息。

“明天再谈罢，好吧？今晚是讲不完的，帝国主义是……”

嘴唇不知不觉动了几动。可是他念头一触到这些议论——那些字句就全成了不连串的模糊东西，似乎那是从另一个世界钻来的，跟他自己不相干。

唉，真不容易。这些东西怎么讲得上嘴呢。

一直到吃晚饭，他又在对付那本书。他眼珠照着那句句子的长度——一上一下地打来回。

他觉得头疼。脖子也发痠。鼻孔象给这些五号字堵住

了。

“嗨，讨厌！”他压着嗓子叫。“尽是一些鬼话，尽是的！外国人都是强盗——要抢中国，这就行了。它偏偏要牵涉这么多，说这么一大套！……什么东西！……”

这晚他肚子里饱饱的不大想吃。不过他为了要叫自己相信他的胃肠没有什么别扭，拚命地装进了两碗半饭。

第二天他仍旧带着这本书到办公厅去，另外还在皮包里装着一部《畏庐漫录》^①。他对“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发着愣，生着气。

那位章科员走过来问他这书好坏的时候，他竟有点奋激起来：

“怎么能说它不好呢！这种书你要是批评一个坏字，那——嗯，那些青年就骂得你狗血淋头！……”

他脸子发红，鼻子胀大些。随后又笑了笑，行一下深呼吸。

现在那一个问题又乱线一样在他脑子里打着结：这问题比到国际形势，比到中国的出路什么的，还重要得多。他摸着灰白的头顶，又在后脑上搔着，打算把儿子那顶含糊的一面——悟出个道理来。

对他家那个克实——他有许多事情想不通。那孩子仿佛简直不知道他们家乡里还有田，不知道老头儿是什么地位，只任着性子写些偏激的文章。

“其实……”做父亲的对儿子吃力地陪着笑，一面隐隐觉得所写的那些人物是影射着他自己，“其实靠租谷的人——并

^① 《畏庐漫录》 林纾(1852—1924)著。林纾字琴南，号畏庐。

不一定要剥削。他们中间有许多倒对那些佃户很体贴，很客气的。……还有，你写的那个荐任官，是不是指那个……呃，你是有模特儿的吧，嗯？那未免太卑鄙，太——”

然后他装着事不干己的样子，格格格地干笑起来。

他还打算提醒这个中学生——会考期来得那么近了，为了怕出什么岔子，他认为他该少管些闲事，少看些闲书。可是看着他儿子那一脸执板劲儿，他这些意思忽然好象泼了的水似的——分散得聚不拢了。

那天——结果他只是暗示了几句：

“你姊姊进了这许多学校，考试起来总是五名以前。操行也好：连小过都没记过。”

“那不难，”克实很平静地说，“只要把教科书念熟就行了。操行的话——只要装作个白痴，九十分是会有的。”

这孩子！——他总是这一套！仿佛他现在的生活是跟他自己不相干的！

秦秘书就 hands 使劲抵在办公室桌上，瞪着眼对同事们吐着自己的见解。声音提得相当高，字眼说得挺用力：似乎他这几年来受到了的某种伤害——要在这尽量报复一下。

他斩铁截钉地说：他不相信妇孺之辈会干出什么事来。

“他们好高骛远，不落边际，而又自以为是。中国之所以糟，也未始不是他们的……”

办公室里几张嘴都活动了起来，发表着各色各样的意见。向来不大开口的那位邱书记官——认为女子也有女子的能力，有时候比男的还干得周到。章科员可主张老邱请一次客：因为他讨好女子，准是在进行吃谁的冰淇淋。

刘科员照例附和着，怪俏皮的样子嚷着：

“一定是孟密司那队娘子军里的一个！老邱既然跟了娘子军去救国，当然会请客的，不然他就是汉奸！”

另外几位谈到了学生们的救亡运动。他们问秦秘书：

“你少爷进的那个学校呢？”

那个等别人都静下去，等别人正经着脸色对着他，然后心平气和地说：

“唉，他们倒是——他们功课太紧。我那小孩只有工夫预备会考。唉，暑假也还有得忙哩：要投考大学。……”

说了看看大家的脸，舌尖在上唇上舔着。可是一下子他忽然感到他心头变成了空荡荡的，好象有谁一把抓走了身体内部的一些什么。他搓着的两只手似乎有点发软。

五分钟后他点着了烟斗。大概他为了要补足那个说不出的缺陷，他又翻开书本子来。他埋怨自己似地想着：

“何必虑得那远呢！年轻人总是这样的，况且——说不定他有他的道理在。只要他不会泯灭了他那良知。……”

两手捧着脑袋，吃力地睁开那双发胀的眼睛，仿佛要把这本东西整个儿塞进眼眶里去。他知道只有靠这条路子——才能够叫他儿子偎在他身边。

就这么着。他这个星期里面——把这本书读了上十页，把一个个字硬吞下去，并且死记住那些术语。另外还埋着头看了小半部高尔基的《母亲》。星期六提早回了家，他就鼓起勇气来发点儿议论，一面瞟着那个年轻人，好象小学生在讲台背着演说词，怕老师说他讲错了似的。

“唉，一个人进步起来真是讲不定：你看《母亲》。……”

他叹着气，脑袋在空中画着圈子。

克实两手叉在后脑勺上，眼睛紧盯着老头儿，用种很平淡的声调答道：

“那是。不过她的进步——不单是靠人家说服，也不单是靠书本子。”

“那么是——？”

“主要的是她的生活，”那小伙子的脸上显得热心了些。“她的生活给了她顶大的教训。那些理论只不过是提醒了她一下就是了。”

这个似乎全身都来了劲，胸脯往前面伸出点儿！

“对了，对了，生活。……一点不错。生活的教训……唉，生活的教训——唉，你看多重要！啧啧！一个人的生活真是……”

于是他谈起那些同事们的生活。左手拿着烟斗，刚要送到嘴边又挪开了，只用来轻轻地打着手势。话定来得慢条斯理的，脸上还有点忍不住要笑的样子——“嗨，滑稽，滑稽。”

最后他把题目扯到了那位孟密司身上。他用种谈家常话的派头，叙述她活动了一些什么。他没加什么意见，并且还小小心心挑选着一些字眼——不叫自己有一点点称赞的口气，或者轻蔑的口气。

克实微笑着：

“她们——没有什么的，只是说几句漂亮话，号召一班人，将来好选她们进议院就是了。”

那位长辈发了愣，眼睛里发了光，就象听见了什么意外的好消息。他用牙齿咬着烟斗，使劲抽了两口，然后又带着断然

的手势把它拔出来。

他的起身——几乎是跳起来的。

“俺——真不错，真不错！”他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胜利劲儿。“真是的，唉！她们有什么道理呢，她们！……什么也不懂。……思想不正确。比如：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嗯，她们懂什么呢！……”

两手摆动了几下，瞧着儿子一会，他就在屋子里踱着。他身子仿佛浸在了温水里，那种暖暖的软绵绵的感觉使他很舒服。

看来他儿子还是跟他很接近。他们爷儿俩——什么见解都差不多。竟好象是天生成的——在他们秦家的血统里凝着的东西。

他在书桌边停了步子，把熄掉了的烟斗点上火，又对女权会批评起来。他反复地说着：

“我也是这样的意见……你竟跟我有同感……”

那个年轻的嘘了一口气：

“对她们——那倒也不要看得那么单纯。其实她们也做了一点儿事。”

“做事！——做什么事？”

“救亡工作。她们也到外面去宣传的，据说。”

“但是她们有什么思想呢。……比如国际形势……”

克实紧盯着他，他什么话都给堵住了吐不出来。为了要避开那个视线，他又装了一斗烟。

在这静悄悄的场面里——似乎看得见夜色一阵阵打窗口滚进来，打地板升起来。于是这里的空气给凝得紧紧的，腻

腻的，叫人连呼吸都不大灵便。

末了，做父亲的好象要打开这个僵局似的，他提议道：

“呃，新开了一家四川馆子，去试试看罢。你去邀你那两个好朋友来。”

“今天明天都没有工夫，”那个要求他原谅似地抬起了脸。
“我有约会。”

沉默了好一会儿，秦秘书问：

“那是——讨论什么问题呢？”

可是儿子回答的——他没有听进去。他眼珠斗了拢来，看着那个一亮一亮的烟斗。他内部也仿佛给这兜火炙着，胸口那里热辣辣的。

他叹了一口气，瞅克实一眼，回到自己房去了。

“明天呢？”他问自己，心头发了一阵紧。

一想到放假的日子——他就感到了一种压迫。别人都有儿女陪他们玩，陪他们谈，来酬谢长辈六天里工作的劳苦。可是克实——唉，好象这个父亲竟不存在似的，只顾自己去找那些毛脚毛手的小伙子。

星期日这天怎么消磨法呢，他？

他坐了下去又站起来。一会儿腿子又顿得发了痠，于是斜躺到自己床上。

“看罢，他们今天一定又是商量那一套：下乡……宣传……要弄到学校里除名——哼，自作自受！……”

隔壁唏里索啰的。接着又听见皮鞋响。克实似乎动作得很轻很小心，说不定是觉得有点对不起他爸爸。随后可响起了固执的步子——进了房门。

“爸爸，你不出去吧？”

“我有什么地方好去呢？”

那青年刚要跨开去，可又迟疑了一会儿。手里拿着帽子旋转着，带着可怜对方似的眼色瞧着床上。

爷儿俩的视线互相射着。谁也没再开口。

“没办法，”克实想，很快地带上帽子。一记起一个同学叫他去改造他爸爸的那些话，用很重的步子慢慢拖出房门。

这孩子并没有把老头儿看得比别人父亲高明些。有一次还听见他压着嗓子跟他同学说过这些话：

“我并不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就要硬揪着他来跟我们一道。干么呢？白费时间就是了。”

这位父亲抽了一口气，跟手又来了第二声。他胸脯总觉得有什么紧紧缚着，腿子在床沿上也搁得发了麻。他把烟斗使劲往桌上一摔，静静听着橐橐的皮鞋响——连屋子都给震得一跳一跳的，于是一下下低微下去了。

他在肚子里嘟哝着，好象在教训儿子似的：

“到底不彻底。……何以就断定人家一定不会前进呢？《母亲》那部书……甚至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也可以进步，并且是女的。”

四面静得怕人，几乎连自己的存在不存在——都有点疑心起来。表躲在什么地方嗒嗒嗒地响着，叫他更加觉得寂静，仿佛这是个没有生物的世界。

这天晚上，他一个人到小酒店里喝了斤半竹叶青。他用种潇洒的步法踱回家来，袍子下摆往两边晃着。他想：

“一个人——只要能够自得其乐。”

没有儿子的——也照常活了下去。嗯，真是的：自己已经到了五十几了，何必还在这些地方费心思呢。

可是他瞧见有一老一少对面走了过来，微笑着谈着，似乎天地间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年青的那个穿着一件蓝布袍子——显得很乡下气，可还骄傲地瞟了他一眼。

他站了一会，眼睛送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他摇摇头：“未必是两父子。……”

回到屋子里之后，他又感到空洞得受不住。他觉得有一肚子话要对谁吐个痛快。他想到那位拔贡出身的杜科长，又想到嘻嘻哈哈的章科员他们。

那些同事——有些见解倒的确很实际的。

他点着了烟，把洋火狠狠地在桌上一顿。

“好好的功课不管，凭空讲求什么思想，思想！——一天到晚看些鬼书！……”

于是他决计要跟克实谈一次，他得用严厉的口气去命令他儿子——“你给我升学！你给我学工程！”这么着就用不着再去硬啃那些书本子了。

“一定！一定！”他斩铁截钉地说。“不然太不成话……”

第二天起了床，他全身软瘫了似的没一点劲儿。他咂咂嘴，记起了昨晚那种兴奋劲儿，他觉得那仿佛是前一辈子的事情。嗯，那些想头简直是酒精蒸发出来的。

他想：怎么可以强迫他呢？要是闹翻了——他走掉了呢？

“现在这些年轻人啊——你只好将就将就他，”他在办公厅看着书的时候，脸红红地对杜科长说。

他抹抹平顶的灰白头发，眼睛沉重地盯到了那版小字上

面。耳朵边响着章科员跟刘科员的笑声，勤务们的叽叽咕咕，他觉得额头一下下胀大起来，好象有谁在里面吹着气。那些捉摸不定的文句碎成了一截一截的，在他的脑子里摇晃着，旋转着，他感到脖子有点支不住头部的重量了。

脊背往后面一靠，他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唉，真是的。头发都白了，还来看这些不相干的文章，跟着谈不相干的大题目。……真莫名其妙！……”

他打了呵欠，马上又缩起嘴唇——包住了牙床肉。

“真莫名其妙！”

这么休息了十多分钟，他重新拿两手抱住了脑袋，俯下脸去——掀动着嘴唇一字一字地念了起来。

原载《现实文学》月刊

1936年7月1日第1期